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语史通考

〔日〕太田辰夫 著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重庆出版社 出版

汉语史通考

重庆出版社

〔日〕太田辰夫 著

汉语史通考

江蓝生 白维国 译

重庆出版社 出版








太田辰夫
中国语史通考

本书根据日本白帝社198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刘世龙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忠凤

〔日〕太田辰夫著　江蓝生　白维国译
汉语史通考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插页4　字数280千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
ISBN 7-5366-1280-X/H·21
定价：5.70元

内容提要

本书以汉语历史语法为研究对象，收录了作者自1950年代到现在所发表的与汉语史、尤其是语法史有关的论文。其中既有通论性的，如“上古汉语略说”、“中古语法概说”；又有专论性的，如“《祖堂集》语法概说”、“《老乞大》的语言”，等等。著者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与发掘，均以对专书的语言研究为坚实的基础。本书掌握资料丰富，选择用例审慎，所下结论精当，显示了著者深厚的汉学功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Summary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by the author since 1950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icularly of its grammar. These essays include both general surveys such as *A Brief Account of Archaic Chinese*,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and specific studies, such as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Zu Tang Ji'* and *On the Language of 'Lao Qi Da'*. The author's studie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linguistic phenomen on of each historical period are based on his detailed investigations of special books. This collection i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for its rich data, carefully selected examples, and Precise and appropriate conclusions.

中译本序

太田辰夫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汉语研究专家。他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已有中文译本出版，这部《汉语史通考》是他又一部重要著作。两部书都以汉语历史语法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要问这两部书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许可以说，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着眼点的不同。《中国语历史文法》，如著者所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现代汉语语法的，所以，那些和现代汉语没有直接关系而仅仅是古代汉语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而这部《汉语史通考》却不受这一限制，著者有关汉语史（特别是语法史）的论文几乎全都收入了。换句话说，本书的视野比《中国语历史文法》更加开阔，研究的范围也更加广泛了。

翻开本书，读者会发现，这里所收论文，既有通论性的，如“上古汉语略说”、“中古语法概说”；又有专论性的，如“《祖堂集》语法概说”、“《老乞大》的语言”，等等。当然，这两者也很难截然分开。“《祖堂集》语法概说”也可以当作晚唐五代的语法概论来读，“《老乞大》的语言”也不妨当作元宋明初的语法概说来读。著者的功力在这些论文里充分表现出来：他对于每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与发掘，正是以对专书的语言研究作坚实基础的。至于著者掌握资料的丰富，选择用例的审慎，所得出的结论的精当，都早已为学界中人推许称道，无须多所辞费了。

回忆我初次见到太田教授，是1981年秋天，在神户。太田教

授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从他的名字里的“辰”字推想他属龙，那一年该是65岁。不过他的外貌似乎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大概是多年辛勤的书斋生活影响了他的健康吧。1986年秋天在京都第二次见到太田教授，他已是古稀之年，而精神矍铄胜过五年以前。我很高兴，祝愿他为汉语研究作出更多贡献。果然，事隔两年就读到了这部《汉语史通考》。

江蓝生和白维国两位同事合作译出这部著作，让我略缀数语于卷首，我乐于从命。是为序。

刘　坚

1989.2.12于京郊小汤山

中译本序

拙著《汉语史通考》由江蓝生、白维国二先生用正确、流利的译笔翻译成汉语，使这部书可以供广大的中国读者批评和参考，作为著者，我感到不胜欣快。

关于此书的编集方针，请参看前言。这里想补充一下前言里未曾提到的两点。

本书对于宋元明部分的叙述是不充分的，这是由于这个时代的语言资料的特点和写作时期的推定很不容易之故。又，在近代（本书指清代）部分，对最为重要的《红楼梦》的语法的记述十分缺乏，本应另撰新稿加以概述，但终因没有时间而未能赶上付印。以上两点只好期待于将来了。

最后，我要感谢翻译此书的二位先生，他们把原书中的误字、误录以及意思不明确的表达加以订正，从而完成了这一困难的译作。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太田辰夫

1989年3月

前　言

本书选收的是笔者以前发表的论文中跟汉语史、特别是语法史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早的是《唐代文法试探》，写于1952（昭和27）年，于次年以誊写版刊行（数量较少），到现在已经过了36年的岁月。1958（昭和33）年，笔者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出版了，此后发表了长短不一的各种论文，但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近来，随着中国“近代汉语”研究的盛行，有人要求重印我过去的论文，本书就是应这种需要而出版的，作为笔者自身，也想借此机会鸟瞰一下汉语史的全貌。因此，本书的编集方针考虑为下面两点：第一，所收论文与发表时间无关，以研究课题的时代为序；第二，对于以前撰写的尚未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时代的语言，则另写新稿，以便能通观全体。

所收论文原则上保持发表时的原貌，除作一些订正误字、使文章的句读便于阅读等等修订之外，未做改动，因而可能会产生叙述的重复、矛盾和不统一。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只有最早的《唐代文法初探》一文，不得不对其中的一两个语法用语做了修正。例如在这篇论文里把“的”（底，地）作为介词，这是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的用语，如此之类可能招致误解，故径改为助词。另外有称作句终词的地方，这指句末助词。但是，即使是句终词，由于大体都带上推测，所以也有坚持未作改动的情况。《唐代文法试探》里引用了许多敦煌资料，但出处的表示有很多不易明白。总之，由于比《敦煌变文集》(1957、8 初版)的出版早五

年，所以使用了许多难以到手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出处表示也一依原样。除了《唐代文法初探》，其他文章里没有难懂的用语。

新写的稿子中有《中古语法概说》和《〈祖堂集〉语法概说》两篇，为节约篇幅，采用了《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体例。这两篇文章的章节号码是把《中国语历史文法》的章节号码减去10。比如，《中古语法概论》2.2人称代名词跟《〈祖堂集〉语法概说》2.2人称代名词相当，这不须说，它们又跟《中国语历史文法》12.2人称代名词一节相当。两篇新稿重点补充了《中国语历史文法》所未言及或言之不足的地方，把它们彼此对照来谈，可能便于理解。当然，笔者在写作时是打算让读者无须对照，不论读两稿中的哪一篇，都能在该文的范围内充分理解的。

另外，本书第19的《社会小说〈北京〉的语法和词汇》，是以民国时代的语言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这部小说不能包括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内，应看作晚清小说的末流，故收置于此。

本书的编集和出版，得到关西大学日下恒夫教授莫大的帮助；白帝社的高濑先生也付出了许多辛劳，谨志于此，以示谢意。

太田辰夫

1988 5

目　录

中译本序……刘坚（1）
中译本序……太田辰夫（1）
前言……（1）

第一部　上古、中古（周汉、魏晋南北朝）
1. 上古汉语略说……（1）
2. 中古语法概说……（10）
3. 中古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63）

第二部　近古（唐宋元明）
4. 唐代文法试探……（74）
5. “甚麽”考……（88）
6. 《祖堂集》……（105）
7. 《祖堂集》语法概说……（106）
8. 宋代语法试探……（152）
9.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166）
10. 《老乞大》的语言……（168）
11. 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181）

第三部　近代（清）
12. 近代汉语……（212）

13. 《红楼梦》的语言……………………………………………(215)
14. 《儿女英雄传》………………………………………………(220)
15. 《儿女英雄传》的语言………………………………………(222)
16. 《儿女英雄传》的副词………………………………………(244)
17. 以《金瓶梅》为题材的满汉语并用的俗曲
《升官图》…………………………………………………(259)
18. 《小额》的语法和词汇………………………………………(272)
19. 社会小说《北京》的语法和词汇……………………………(304)

附录

译经引用书目……………………………………………………(321)
语词索引…………………………………………………………(324)

译本附录:

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348)

译者后记…………………………………………………………(351)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tatatsuo

Translated by
Jiang Lansheng and
Bai Weiguo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Liu Jian
Preface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tatatsuo
Preface

Part One Archeaic Chinese and Ancient Chinese (The Zhou and Han Dynasties, the Wei,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1. A Brief Account of Archaic Chinese ……………… (1)
2.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 (10)
3. Forms of Specific Interrog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 (63)

Part Two Ea rly Modern Chinese (The Tang,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4.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of the Tang Dynasty ………………………… (74)
5. A Study of *Shen Me* ………………………… (88)
6. *Zu Tang Ji* ………………………… (105)
7.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in *Zu Tang Ji* ………………………… (106)
8.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Grammar of Chinese of the Song Dynasty ………………………… (152)
9. *Lao Qi Da Yan Jie* and *Piao Tong Shi Yan Jie* …… (166)
10. The Language of *Lao Qi Da* ………………………… (168)
11. About the 'Han-er' Language ………………………… (181)

Part Three Late Modern Chinese (The Qing Dynasty)
12. Late Modern Chinese ………………………… (212)
13. The Language of *Hong Lou Meng* ………………………… (215)
14. *Er-Nu Yingxiong Zhuan* ………………………… (220)
15. The language of *Er-Nu Yingxiong Zhuan* ……… (222)
16. Adverbs in *Er-Nu Yingxiong Zhuan* ………………… (244)
17. The Folk *qu* (曲) *Sheng Guan Tu* Making Vse of the Material of *Jin Ping Mei* and Using Both Chinese and Manchu ………………………… (259)
18.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Xiao E* ……… (272)
19. Th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Social Fiction *Bei jing* ………………………… (304)

Appendixes
1. Translated Scripture Cited in This Book ……… (321)
2. Index ………………………… (324)

Appendix to the Chinese Version
Grammatical Term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348)

Translators' Postscript ………………………… (351)

第 一 部

上古·中古（周汉·魏晋南北朝）

---

1. 上古汉语略说

序 说

中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语言的变化极为缓慢。这可能因为汉语是孤立语、文字为表意文字的缘故。现代人对于古代文献所表达的意思的大概，能够较容易地理解，这是因为，不管文字的形体（即篆书、楷书、现行的简体字）如何，其声音如何，总之字形和字义的结合体是超越时间而存在的。例如“天”“地”“人”“马”等超越了其字体和字音在时代上的变化，现代人能够理解其基本意义。不知道这类“古今通语”占基本词汇很大百分比的事实对于理解古代文献起了多大的帮助，我们可以并无很大困难地看懂两千年前的文章的概略（实际上这个概略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造成“古今通话”的汉语的稳定性主要反映在实词，虚词中这种稳定性不强。虚词随着时代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如果不正确地把握虚词的意义和功能，对于古代汉语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极其概略的地步。在汉语的文法（中国称“语法”，最近日本也有人这样称用）研究中虚词成为中心，汉语史的研究事实上也必须以

虚词为中心。

把连贯的历史依次划分为什么时代，这种区分时代的方法有问题，但是完全不加区分，也不便于说明和理解。为了方便起见，笔者把汉语史的时代大致区分如下。

上　古

第一期　　商（殷）周

第二期　　春秋战国

第三期　　汉

中　古

第四期　　魏晋南北朝

近　古

第五期　　唐五代

第六期　　宋元明

近　代

第七期　　清

现　代

第八期　　民国以降

在以上各期中，第一期过于远古，没有成为后世即大约第五期以后的文言文（拟古文）的规范，只是模仿其若干语句罢了。在第二期中，新兴阶级使用的语言兴起，其具体面貌可以据《论语》、《孟子》为首的诸子典籍而知，方言的差别不少。在第三期，方言趋向于混合、统一，后汉渐次看到变化的征兆。第二、三期是成为后世的文言文的规范的时期，后汉作为第四期的先驱，也可归在第四期里。第四期是古代汉语发生质变的时期，可以说是向下面将要到来的白话时代的过渡期。

第五期是晚唐五代（9—10世纪），也略称唐代，但不包括唐的前半期。在这个时期，白话（唐宋以后的口语）的成立得到确认，可能由于安史之乱等社会的变动使语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第六期为宋元明，在这个时代，随着都市的发达而形成的市民社会很繁荣，从中产生了大量的口语式的通俗文学作品。当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就知道这个时代白话极其发达。但是现存的作品几乎全部是经明代整理、修改的，即使文学史上当作宋元作品的，作为宋元的语言资料使用也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个时期白话的断代研究留作将来的课题，现阶段的实况是只能作一概括的说明。

第七期是清代，笔者称之为近代。中国史上近代指鸦片战争以后，这种时代划分跟语言没有关系。在中国所谓“近代汉语”是指唐以后的口语或大量含有口语的文章。其下限，似有五四以前之说和明代之说，若依后者，清代归在现代。由于清代是现代汉语基本上成立的时期，把清代作为现代汉语的开始期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清代以北京话作为规范，与此相对，现代以普通话作为规范；另外所谓欧化语法在清代也不存在，凡此等等，清代跟民国以后有很大差异，笔者采取只把清代作为近代的观点。

在中国最早写成的文言文法书——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里，很少引用第一期（商周）和第四期（魏晋南北朝）的作品，限于引用第二期（春秋战国）、第三期（两汉）的文章，以及第五期韩愈等人的拟古文。作为文言的规范文法，这一作法完全妥当，在学术上可以说也是正确的。学者刘復曾批判《马氏文通》云：“中间有近千年的空白。”（《中国文法通论》）这个空白指第四期。这个时期是此前的古代汉语发生质变的时期，作为规范的文法，不从那里取材是理所当然的。刘復接着说：“完全无视韩愈以后的千余年。”请问无视了1000多年的什么？如果说无视了白话，那么作为文言文法是当然的；如果说无视了1000多年的文言，那么宋以后的文言文在语言上看不出新的发展，只是在模仿过去的样子中有所不同，作为文言的规范文法的《马氏文通》不以此作对象是理所当然的。

第一期商周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所谓礼，指道德文物制度的文化，之所以说"可知"，是因为三代在根本上具有同样性质的传统文化，语言大概也不例外。但是，通过《论语》而得以窥见的孔子的语言是属于下一期即第二期的。

作为第一期语言资料的有商代的甲骨文字，周代的金文。这些是同时资料，但由于成为读解基础的后时资料《诗》、《书》的研究没有进展，所以可能对这些同时资料的研究也很有限。

正如韩愈所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书》（书经）里的诸篇极其难懂，不允许后人加以模仿。现存的《书》为东晋元帝时候梅赜奏上的《孔传古文尚书》，其中除古来伏生传下的28篇之外，又有增补的25篇，据说这是梅赜的伪作。伪作部分要易懂得多，这说明《书》在东晋时候已经难以读懂，很难模仿了。

《书》的语法特征是：句末助词极少，大量使用前置虚词。这些一向称作发语辞，句首（也有句中）助字等，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词。但只是对于后人来说其意义用法不明罢了，并不是没有语法功能。

《诗》（诗经）的语法特征跟《书》有许多共同点，但不像《书》那么晦涩，尤其是《国风》部分比较浅显。现以《桃夭》为例，讨论几个问题。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华、家押韵）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实、室押韵）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蓁、人押韵）

一读这首诗就知道这是一首把到了结婚时期的少女比作花、实、叶，祝福其前途，在婚礼之际送嫁的歌子。就是说，知道这首诗说的是什么，但怎么说的不太清楚。首先"灼灼其华"的"其"，

刘大白把它释作形容词的接尾辞，就是说“灼灼其华”为“灼灼的花”（“花”字始用于南北朝时候，古代用“华”，此不赘言）。与此相对，胡适不同意刘说，认为用普通的“其”义也可通（《论诗经答刘大白》，《胡适文存》第四集）。像这种乍一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怎么会成为问题了呢？这是因为把“灼灼”作为“华”的修饰语，日本的训读文读作“灼灼たる其华”，跟汉语一般的语序相反。汉语在名词“华”前加上“灼灼”和“其”两个修饰语时，“其”必须放在前头，而且“灼灼”的后面还希望有什么接续的词。如果把“灼灼”看作“华”的修饰语，“其”就如刘大白所说只能看作接尾辞。如果把“其”看作普通的“那”义，那么“灼灼其华”就应视为“其华灼灼”的倒置。胡适没有这样明说，但恐怕他是这么考虑的。因而训读文应读作“灼灼たり，たの华”（灼灼，其华）。

根据同样的理由，把“有蕡其实”读作“蕡たる其实有り”是错误的。如果把“蕡”作为“实”的修饰语，就不得不把“其”看作一种接尾辞。这一句的“有蕡”实际上有疑问。王显把这类句式叫做“相当于重言作用的有字式”，“有蕡”为“蕡蕡”的意思（《〈诗经〉中跟重言作用相当的有字式，其字式，斯字式和思字式》，《语言研究》1959，4期）。如依此说，则此句为“蕡蕡其华”，就跟前面的“灼灼其华”，为同样的形式了。从意思上可以这样解释，郑玄很早似也注意到了。《诗·郑风·女曰鸡鸣》“明星有烂”句笺曰：“明星尚烂烂然。”但是，何以重言用“有”表示，尚不清楚。此外，关于“之子于归”的“于”毛传云：“于，往也”，释作动词。但是“于”可能是表示将然的副词。

总之，第一期的语言很难懂，尤其是虚词有不少疑问点。目前还不到全面究明其语法的时候，先将其概略叙述如下：

（1）多用前置式的虚词。这些虚词的意义有不太明了之处。

例如：诞，迪，俟，时，维（惟），言，于，粤（越），允。

（2）句末助词的发达似很迟晚，只可见以下几个：哉，矣，焉。

（3）没有代名词“吾”，具有特色的是“台”（yí）、“厥”、“兹”、“曷”等。用“攸”表示“所”意。

第二期春秋战国

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新兴阶级之中思想家辈出，以他们的口语为基础的大量著述问世了。这个时期的语言资料以《论语》《孟子》为首，还有《左传》《国语》等史书，《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之书。在这些资料中，第一期的前置式的虚词几乎不用，相反大量使用句末助词。但是这些资料里所反映的语言有不少的差异，而且由于这些差异错综复杂，所以把它们按系统归纳很不容易。《论语》、《孟子》、《礼记》的《檀弓篇》等是以鲁国的方言为基础的，这没有疑问。另外，可以说《左传》《国语》为一组，《墨子》《庄子》是以宋国方言为基础的一组，但是同一组内的差异还很大。《左传》《国语》没有助词“与”，介词“乎”，表示可能的“得而”等，这一点跟《论》《孟》《墨》《庄》不同。但《左传》有代名词“兹”、助词“夫”，而《国语》没有这些。再有《墨》《庄》有助词“邪”（耶），这一点跟《论》《孟》《左》《国》不同（《国语》有少数）；有表疑问的“胡”，跟《论》《孟》不同，跟《左》《国》相同。但是，《墨子》里有疑问的“焉”，而《庄子》里没有；《庄子》里有副词“其”，而《墨子》里没有。

《论》《孟》可以说同属鲁方言，时代的差别很明显。从文章的风格说，《论语》简洁朴素，《孟子》详密雄浑，这一点恐怕谁也没有异议。但是在语法上这两本书也有差异，比如，《论语》中用“斯”不用“此”，《孟子》两者并用。“所”用在动词前的名词性词组（比如“吾所居”）在《论语》中不能做修饰

语，而《孟子》里可以（吾所居之室）。

孟子称楚之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滕文公上），说到齐和楚在语言上的不同：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滕文公下6）

这些材料表明，当时可能形成了南北两大方言，从诸文献的用词特点可以推测，在南北两大方言之下又存在着一些小方言。

这样，在第二期中方言分立了，在对后世产生影响这一点上，没有超出《论》《孟》等以鲁方言为基础的儒家语言之上的，也可以说，鲁方言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现在从《论语》中寻检用例，从语言史的角度把最重要的语法特点叙述于下。

（1）在否定句中，宾语为代名词时，置于动词之前；宾语为名词时，位于动词之后。

否定词——宾语（代名词）——动词

否定词——动词——宾语（名词）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

但是也有例外，尤其是“不——动词——之”的时候，《论语》里不倒置。

（2）宾语如为疑问代名词，置于动词之前；宾语如不是疑问代名词时，不倒置。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3）在主谓词组中间用“之”，使句子失去独立性。在这种场合，成为名词性词组，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主语、宾语、复句里的从句等）而被使用。

不患人之不己知……

如果是“人不己知”，就是独立的句子，由于在其间加上了“之”，就成了名词性词组，表明它是“患”的宾语。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论语，泰伯）

上句用“之”，表示这一部分为从属句。如果不用“之”，“鸟将死”就成为独立的句子。

以上语法特点，在当初并不是那么严格遵守的，例外也很多，后世渐次消失了，但在拟古文里依然十分正确地被继承着。关于其时期和过程，现在尚未充分研究，可能在后汉的口语中就消失了吧。

第三期两汉

汉朝全中国的统一使用的方言逐渐向着混合、统一的方向进展。从前汉的代表作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的《史记》里，可以窥见过去只出现在特定文献里的词被混用的倾向。以前面提过的助词为例，《国语》里没有的“夫”，《左》《国》里没有的“與”（后作“歟”），《论》《孟》《左》《国》里没有的“邪”（耶），《史记》里全都使用了。第二期开始广泛使用的“也”“矣”“焉”“哉”（第一期里也有少数）等词，不用说继续被使用着。不过由于《史记》大量利用古代文献，其中有的不是作者自身的语言。即使是那一部分，也肯定是把认为一般可以理解的东西照搬过来，或者按当时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程度修改之后采用的。这样，后世的文言中使用的助词群就出现全了。这种混用不限于助词，所有的方面都可看到。比如只在《墨》《庄》等极有限的文献里出现的“船”这个词，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的《方言》说是关西方言，而《史记》里经常使用，汉武帝的《秋风辞》里也用了。在此之前几乎毫无例外地使用“舟”。又，“从”为动词，介词的用法很少见，这个意思的介词用“自”等。但是到了第三期，“从”的介词用例多了起来。在现代汉语中，“舟”“自”为文言，“船”“从”为口语（白话）。如果在《史记》里，前者用于叙述部分，后者用于对话部分的话，就可以认为当时有了文言和口语的区别，但好像并

无那样的分用。因而我们推测，当时尚无文言与白话的质的区别。像桓宽的《盐铁论》（写于宣帝时候，公元前49年）可看成句式均称的文章，恐为当时的文言。杨雄的《法言》可以说是模仿《论语》文体的一种拟古文，但这只是个人的拟想，把它看作普通的文言是不妥当的。

后汉的代表作应推《汉书》，据说此书是班固（公元32～92年）继续其父班彪（公元3～54年）的著述而完成的。在内容上比较它跟《史记》相重复的部分，它比《史记》来得概括、简洁，这或许表明有了书面语的意识。其作法是除了削减虚词之外，也尽可能节约实词。但是尽管如此仍有冗赘的表达。据唐代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史通》的叙事，《汉书·张苍传》里有"年老口中无齿"一句，刘非难说只作"老无齿"不就行了吗（今本《汉书》句子有异）?刘知几的这一指责，只是书面语的语言的量的问题，即修辞上的问题。《汉书》中像这类反映口语的地方也不少。

在后汉时代，渐渐地文言和口语分家了。第二期的正统语言在这个时代变得有些难以理解了。《孟子·梁惠王下》第一章里，王询问孟子：

曰："可得闻与？"

后汉赵岐（？—201年）在注中解释此句为"宁可得闻耶"。原文跟注解意义内容相同，如把两者共同的"可得闻"相抵消，就成了与=宁…耶。这可能意味着原文的助词"与"当时已经须要加以注释了；并且同时表明这个"与"在当时的话里说"宁…耶"。在这种场合不只是"耶"，用"乎""不"也都可以。总之，这里记录了中古口语里普遍的疑问形式。接着，孟子问道：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孟子》的这段原文，赵岐解释作："孟子复问王，独自作乐乐

耶，与人共听乐乐也？”原文的“独”，注作“独自”；原文的动词“乐”，注作“作乐”，“听乐”；原文的“与”，注作“与…共”，使其意思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原文用“孰”发问，注中不用“孰”，改为普通的选择问。原文和注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语法形式全然不同。可能后汉时代像原文那样形式的疑问句在口语中已不用了，此外可以看出第二期语言的三大语法特点在后汉时代已经崩溃了，关于这些，为方便起见，在下一章里一并叙述。

2. 中古语法概说

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前已说过，这个质变可能开始于后汉时代。更早的例子有《汉书·外戚传》里前汉末年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对话记录，它反映了中古汉语的特征。作为后汉的资料，前述赵岐的《孟子》注里偶而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另外，后汉末建安年间（196—220年）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乐府《陌上桑》等也有一些跟中古汉语共同的词语。此外佛教传入以后，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佛典里也包含着当时的口语，但关于译者有疑问的很多。《大正新修大藏经》里汉代的译经有近百部，但超过一半为汉以后译的。E.zürcher: Late He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1977）列举了29种确为汉代的译经。但跟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1980)对照，有一些不同，而且这些译经整体上非常难懂，无法作为口语资料。总之，这个时期的口语资料除了赵岐的《〈孟子〉注》，其它成立时期有很多不能确定。而且口语的出现方式过于零碎，所以把这些资料里出现的语言现象放在中古汉语里叙述。

下面谈本章的叙述范围，本章将以中古语法所特有的事项为

中心提出讨论。笔者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中，对中古语法中跟现代汉语直接有关系的方面大致没有遗漏地谈到了，重复这些，要浪费许多篇幅，所以选择重要的简单加以说明，为了表示是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中提出的问题，附上简称的《历》注明，有时省去了该书中的页数。此书有索引，易于检索。

引文除了正史等单行本外，散文依据清严可均校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影印本），标其卷次及页数上下栏。诗依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83年，中华书局），标其卷次及页数。小说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沉》（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二册本），标明小说名及《钩沉》的页数。《钩沉》也有一册本，页数少，内容同样。二册本跟一册本页数不一致，请加注意。译经全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略称“大”），除经名及其卷次外，还注明《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卷，页，上中下栏。

1. 名词

1.4 接头辞

在表示人的名词上冠以接头辞“阿”，有后汉的用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里有“阿母”、“阿女”、“阿妹”、“阿兄”。在人名前用“阿”也是汉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9“妇人称阿”条已指出。“阿”最初用于女性，用于男性好像稍稍晚起。《杂譬喻经》（后汉？大4，502中）里也可见，如：“有一老母，名阿龙。”关于魏晋以降的用例，请参照拙著《中国语历史文法》（以下简称《历》）。

1.5 接尾辞

“子”从中古以前就渐次使用，“头”稍晚些，中古也出现一些。（《历》）

现代汉语的接尾辞或助名词“边”“里”中古已开始使用。

（《历》）

1.6 助名词

所（许）

中古使用特殊的助名词“所”（也作“许”）。

（1）为“处”、“跟前”之意，指近的场所，近处（类似的词有“边”）。后来失去实义，仅仅表示“对于…”，类似于元代“行”的用法。

前至门所看额。（旌异记，钩沉540）〔“所”相当于“边”〕

有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外。（幽明录，钩沉300）〔“所”指家〕

身所恶露众恶，悉当随水而去。（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后汉，迦谶译，大14,440下）〔“身所”指身体〕

夫人于尊所，不应生恶意。（杂宝藏经10，大4，498下）〔“尊所”即指尊一父亲〕

往迎太子，碍水不得渡，但念太子所，即得过去。（太子须大拏经，大3,423下）〔“太子所”即指太子〕

于父母所，少作供养，获福无量；少作不顺，获罪无量。（杂宝藏经1,大4,450下）

王於佛所，生尊重心。（佛本行集经3,大3,666下）

（2）为“所有”之略，意为“…的东西”，“…的所有物”。

心持非我所是我所。（遗日摩尼宝经，大12,192上）〔大意：心中把不是自己的东西看作自己的东西。〕

此果我所，汝等勿取。（生经1,大3,73下）〔“我所”即“我的东西”之意〕

许

跟“所”相同。

（1）…处，…跟前，对于…。

永无复心在诸鸟许。（生经5,大3,104下）王有大恩在我许。

（旧杂譬喻经上，大4,514中）

（2）…的东西

身不我有，财物非我许。（成具光明定意经，后汉，支曜译，大15,453上）

女年四岁……即取先者曰：“此是儿许。”（冥祥记，钩沉489）

此袍是市西门丁与许（幽明录，钩沉306）

〔这个袍子是买的西门丁与的东西。〕

2. 代名词

2.2 人称代名词

一人称代名词继承了上古的“吾”“我”，但中古的用例中“我”占压倒多数。另外方言的“侬”也有一些用例，《集韵》冬韵注云：“我也，吴语”。也有带接头辞作“阿侬”的、

道子頷曰：“侬知侬知。”（晋书64，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秋歌十八首，晋诗19,1046）

阿侬已复得壶矣。（幽明录，钩沉309）

“侬”在中古民谣中由女性使用，但在语言上并不只是女性使用，而是男女无区别都可使用。

第三人称在这个时期用“其”和后出的“渠”，以及方言的“伊”，这些都来源于上古，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上古的用法（《历》）。另外，上古用作第三人称的“彼”“之”在这个时期也可见。现代汉语的第三人称“他”，在中古尚为他称，但也偶或作第三人称用：

彼实不食，我妄杀他。（百喻经，大4，557中）

疑问代名词除了多用“谁”外，又有“何谁”，“阿谁”。“何谁”上古有用例：

吴王闻袁盎来，……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史记106，

吴王濞列传）

“阿谁”为“谁”加上接头辞“阿”的形式，或许是“何谁”的音变也未可知。

家中有阿谁？（古诗三首，汉诗12,335）

人称代名词作定语时，古代汉语里在它跟中心语之间不用“之”，只有“谁”为例外，可用“之”。如“吾党”，“尔言”，“其志”，“谁之过”（均引自《论语》）。在现代汉语里如“我的国家”，“你的家”，在二词中间使用“的”，只在特定的场合才可以省略。像以上把古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相比较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说“我之国”“尔之家”的时期。《孟子》赵岐注里有下面的例子：

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公孙丑，下13章）

且舍置汝所学而从我之教命。（梁惠王，下9章）

像这种在人称代名词作定语的结构中加上“之”的用法可能产生在后汉，在文献范围内极为罕见。

2.2.2 复数

可能在中古时代人称代名词的复数表达渐渐产生了，用“等”、“曹”、“辈”等表示。这些词上古也有，不仅是复数，到了中古出现了看作纯粹的复数也无妨的用例。首先是加上“等”的：

知汝来欲噉吾等，吾等是僧中最小……（杂譬喻经上，后汉？大4，503下）

汝等夜行，密采人来以供厨。（又，大4，503下）

遭值圣师，过踰仁等百千万倍。（贤愚经12，大4，431中）

卿等不足严驾欲还去。（兴起行经上，后汉，康孟祥译，大4，169下）

用“曹”的例子：

我曹言愿自杀。（汉书97，外戚传下）

汝曹见是梵志不？（义足经上，吴，支谦译，大4，174中）

“辈”也附在人称代名词之后表示复数，似稍微文一些。“谁辈”“鼠辈”等保存有同辈、同类的意思，不能说是表示复数的接尾辞。

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世说，德行)

见汝辈来乎乎尔。(世说，贤媛)

君辈无为尔。(世说，文学)

2.2.4 尊称、谦称

以名词为尊称或谦称，用如人称代名词，古今相通，极为多见。中古常常使用的，第二人称的“君”“卿”“仁”“仁者”等大致用如尊称；一人称的“仆”“妾”等用为谦称。唐代刘知几《史通》卷十七云：

“渠們底箇，江右彼此之辞；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义。”（“們”，当为误字；“我”，应为“尔”之误）

“君卿”在语源上为尊称，从上引《史通》的叙述来看，几乎没有尊敬的语气，仅为人称代名词。“卿”有对下辈随便称呼的语气。都有后汉的用例。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诗10，283)

便问道人：“……卿是何人?”(中本起经上，大4，148中)

卿且出去。(杂譬喻经，后汉，迦讖译，大4，499中)

“仁”是由“仁者”之意而来的，“仁”的用例要多得多，都是确定的尊称。

仁者欲得知不?(生经2，西晋，竺法护译，大3，80上)

仁从何来?(生经1，大3，71上)

当授菩萨记，今说仁谛听。(无量寿经下，曹魏、康僧铠译)

唯听仁教。(榇女祇域因缘经，大14，901中)

用作谦称的“仆”“妾”有上古的例子，下面与中古的例子一并列举：

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战国策，齐，下）
君与仆有何亲？（世说，德行）
妾亦惧矣。（国语，晋语一）
因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诗10，285）

2.2.5 “你”是“爾”的古体“尔”作为简体字用，加上“人”字偏旁而成的，传达了“爾”的古音。中古是否使用了“你”字，没有十分确实的用例。正史里有八例，但由于这些正史都是唐代编集的，故多少有点儿疑问。

……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周书5，突厥传）

2.2.6 自称、他称

自称有“自”、“己”、“身”、“身己”、“还自”。

“自”，用自上古，有“自己把自己…”之意（如“自杀”）和“由自己…”（如“自识”）之意。前者的“自”可释作代名词宾语的倒置，后者的“自”为副词。这二者为古典语中的用法，到了中古又产生了破格的用法，即用于“他人把自己（即‘我’）…”之意。这种场合的“自”不能称作“自称”，应看作已转化为第一人称。

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三国志32，先主传）

“自”的这种用法是中古特有的，在正统的古典语语法里见不到。

自称“己”，上古用于主语、宾语、定语。到了中古，它产生了第三人称的用法。由于原本是自称，所以可以通用于一二三人称，大概是从“他自身”而产生的“他”意。下面的例子很能表明派生出这一意义的原委，不过这是不同于常格的用法，在古典语语法里未被承认。

某甲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已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曲，赞之，己亦学人仰赞和。同时

人士令己作主人……（笑林，钩沉71）

上文三个“己”中，前两个释作自称、第三人称皆通，第三个“己”只能看作第三人称。

“身”在上古也有用例，宜称作第一人称的例子也有。

彼身织屦，妻辟纑。（孟子，滕文公，下）

我是摩竭提王瓶沙身也。（中本起经上，大4，152中）

“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数千年矣。”（荀氏灵鬼志，钩沉198）

“身自”上古就用，而且必作状语，故为副词。

广身自射彼三人者。（史记，李将军列传）

又太后王后，身自临合，信其非毒。（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900中）

“还自”“是反从自己”的意思，跟“身自”一样为“副词”。

从身火出，还自烧身。（阿阇世王经下，大15，403中）

表示他称的用“他”、“餘人”、“外人”等。

往有商人，贷他半钱，久不得偿。（百喻经1，大4，545中）

过去有人，共多人众，坐于屋中，叹一外人德行极好。（又，544下）

昔有一人，欲得王意，问餘人言…（百喻经2，大4，546下）

2.3 指示代名词

中古继续使用上古代名词“是”、“尔”、“此”、“彼”、“其”、“之”等，但用法跟上古有不同之点。这里应注意的是“其”，由它派生出第三人称代名词。（《历》P101）又，“尔”在上古为第二人称，汉代成为指示代名词。不过，如“尔时”为那时，“尔夜”为那夜，“尔日”为那日，多用为时间词的定语。（《历》P124）另外连词“尔故”的“尔”恐也是“那”的意思。“尔”用作一种述词，作“如此”“然”解，在中古尤多。中古的指示代名词中，有特殊的“阿堵”，十分有名，但用例极少。

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规箴；《世说》另外还有二例）

"阿堵"后来似变化为宋代的"阿底"、"兀底"，元代的"阿的"、"兀的"。

2.3.3 疑问

上古多见的疑问指示代名词（及疑问副词）几乎不用了，广泛使用"何"以及由"何"派生出的复合词。下面举一些中古使用的疑问词语（一部分在上古就有用例）。

何等

"何等"为"什么"意，从汉代可见用例，到了中古盛行起来。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云，此词后来省去"何"，作"等"，"等"又变作"底"。不过"等"的用例极少。

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汉书97下，外戚传）

今者独处，思忆何等？（中本起经上，后汉，昙果、康孟祥译，大4，154下）

手中持何等？（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后汉，迦谶译，大14，438下）

夫人言："何等笑？"（旧杂譬喻经上，吴，康僧会译，大4，514下）

释摩男在水中何等作？（义足经下，吴，支谦译，大4，189上）

"等"的用例：

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应璩，百一诗，魏诗8，469）

"底"的用例：

郎唤侬底为？（秋歌，晋诗19，1046）

持底报郎恩？（欢闻歌，晋诗19,1050）

何物

"何物"也是"什么"之意，上古也偶或可见，到了中古经常

使用。本来"物"为名词,"何"作定语附在前面，保存原义的例子也很多。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祸福何为?"(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何物"犹"什么兆头")

牛屋下是何物人？(世说，雅量)

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世说，言语)

何当

此词为"何时"意，用于问未来之事，皆用在述语(其前也可带状语)之前。这表明"当"是中古多用的能愿动词"当"(这种情况下表示未来)。因而光用"何"就是"何时"之意，例如:

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史记，留侯世家)

上例的"何自"是"自何时"的意思。"何当"用于中古，在唐宋时候诗语化了。

卿国史何当成？(世说，排调)

唐诗的例子是: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

何许

跟问场所的"何所"(见下)相同，汉代少见，中古多见。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许人。(论衡，道虚。史记，孝武本纪里文句相同,"何许"作"何所")

卿何许宿还？(郭子，晋，郭澄之撰，钩沉60)

那

问场所的代名词，意为"哪里",另也作问理由的副词用。(《历》)

问梵志曰:"道士那来，今若行耶？(中本起经下，后汉，昙果、康孟祥译，大4，157a)

今欲那去？（贤愚经11，大4，428中）

"那"又多作"那得"。"那得"为"怎么能"意，也有仅为"怎么"意的。

吾欲拟奉圣僧，那得与汝？（冥祥记，钩沉515）

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阖？（又，511）

卿那尔？（幽明录，钩沉316）

2.5 代名词的倒置

2.5.1 疑问句

当宾语是疑问代名词时，上古汉语将其倒置，放在动词之前，不消说现代汉语不这样倒置，放在动词的后面。关于这类倒置消失的时期笔者避免下明确的断语（《历》P130—131），下面补充中古的用例（这里把介词也包括在动词里叙述）。

曰："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赵注：季子曰，敬谁也〕曰："敬兄。""酌则谁先？"〔赵注：季子曰，酌酒则先酌谁〕曰："先酌乡人。"（孟子，告子，上，第5章）

比较《孟子》的原文和赵歧的注，可以知道，上古的语序在后汉时代已经变化为现代汉语式的了。即，在《孟子》里作"谁敬""谁先"，宾语"谁"在动词之前。"谁先"或为"谁先酌"之省略。赵歧把这二句换说为"敬谁也""先酌谁"，这表明上古的语序已经不实行了。或许在当时说"谁敬"，"谁"是主语，不是"敬谁"的意思。在上古汉语里，"谁"虽然可以作主语，但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如果不是那样，"谁"究竟是主语还是宾语就无法区分了。

宾语"谁"放在动词后面的例子：

我今先当治谁？（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8中）

梵志大恐怖，不知当以与谁。（又，897上）

汝天上识谁？（冥祥记，钩沉531）

"何"在中古常用，继承上古语序的很多，按现代汉语语序的也有。

何谓善？何谓善？〔赵注：不害问，善信之行谓何〕（孟子，尽心下，第25章）

上例的赵注作"谓何"。一般来说，"何"在中古也经常单独按上古汉语的语序使用。

涅今何在？（幽明录，钩沉269）

舍我等为欲何去？（出曜经21，姚秦，竺佛念译，大4，719中）

今欲何至……汝欲何趣？（贤愚经11，元魏，慧觉等译，大4，428下）

自问其妇，欲何志求……复问其女，欲何志愿？（生经5，西晋，竺法护译，大3，101a）

当"何"作名词的定语时，就是现代汉语的语序，不倒置，这是个原则（但也有例外，如"何所"）。

王言："今在何处？"（贤愚经9，大4，414上）

"何"作介词宾语时，有按上古汉语的语序倒置的，也有按现代汉语的语序不倒置的。前者复合得紧密，意义经常转化。例如：

我已许之，何从得止？（太子须大拏经，西秦，圣坚译，大3，422上）

佛从何来？（修行本起经上，大3，462上）

"何＋名词"作他动词的宾语时，在中古为现代汉语的语序，这从上述"在何处"（贤愚经）的例子可以推测，但跟上古汉语的语法相比较，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赵注：王问何卿也〕（孟子，万章下，第9章）

在上古汉语里，除了像《孟子》这个例子的说法之外好像没有别的方式。其他书的例子：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子何术之设？（庄子，山木）

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庄子，大宗师）

赵注把“何卿之问”转换为“问何卿”，两者在意思上是相同的。把语法作平面的即无时间观念地考虑时，也可以把“何卿之问”看作“问何卿”的强调形式，但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何卿之问”比“问何卿”早出现。像“问何卿”这种有疑问词作定语的名词当宾语的疑问句大概成立于中古。下面补充其例。

本行何术？致斯巍巍。……始修何法，得成为佛？（修行本起经上，后汉，竺大力、康孟祥译，大3，461上）

今用何书？（又，大3，465中）

今此世间，作何事业，可得多财？（贤愚经9，大4，411中）

汝有何意，而欲入海？（又，411下）

2.5.2 否定句

当否定句的宾语为代名词时，在上古汉语中把宾语倒置于动词之前。像现代汉语那样不倒置，出现在动词之后的例子上古有很多，这表明这一规则并不稳固。但是在正统的文言文里，似乎意识到倒置的为正则。下面略述一下中古的状况。

心知其不义，以他辞让无受之。（孟子，万章下，第4章，后汉，赵歧注）

取之惧殷民不悦，故未取之。（孟子，梁惠王下，第10章，赵歧注）

王不杀汝（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9下）

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幽明录，钩沉285）

八国诸王皆为子求，悉不与之。（修行本起经上，后汉，竺大力、康孟祥译，大3，465中）

象奉三尊终不害汝（杂譬喻经上，后汉？大4，504下）

从以上例子来看，可以推测，上古否定句代名词宾语倒置的语序在后汉时代已从口语中完全消失了。从较多反映口语的资料里搜

寻倒置的例子很困难。

3. 数词

3.2 不定数

关于数词的事项，别处已言及一些(《历》)，这里补充一下表示不定数的“所”“许”。

3.2.2 所 许

表示不定数的“所”从上古开始使用，以后，大约在中古之后写作“许”了。上古用于名词或度量衡单位之后，中古用于位数词或度量衡单位之后。

今庆已死十年所。(史记105,扁鹊仓公列传)

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史记109,李将军列传)

高四尺所。(礼记，檀弓)

十八日所而病愈。(史记105，扁鹊仓公列传)中古的用例：

赴河死者五万许人。(后汉书71，皇甫嵩传)

士大夫从者百许人。(又，82下，方术列传)

收殷将佐十许人。(世说，德行)

食顷，吐出三升许虫。(三国志，魏书29，方技传)

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同上)

此外，中古还有“多许”、“多多许”、“诸许”、“少许”、“尔许”。

命骑追之，已觉多许里。(世说，假谲)

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又，赏誉)

周侯说王长史父，形貌既伟，雅怀有概，保而用之，可作诸许物也。(又，容止)

“尔许”意为“这些”，由于是跟多少无关的词，故随文理而可多可少。

此鼠子自知不能保尔许地也。(三国志，吴书2，孙权传注引魏略)

刘淇《助字辨略》引上文云："尔许，少辞也。"但根据文理如何，不限于表少。

是时五百亿童子……时诸童子，各振其手，我等尔许人，不如女人也。(增壹阿含经10，大2，596中)

阎浮利人皆大悲念，亡我尔所珍宝。(般舟三昧经上，后汉，迦谶译，大13，907上)

4. 量词

4.1 名量词

使用名量词(包括名词的量词用法)时的语序，通观古今有以下三式(此外也有只用"数+量"的)。

A式　名+数+名　乱臣十人

B式　名+数+量　车一两

C式　数+量+名　一两(辆)车

A式把"数+名"放在名词之后，因为没有述词，故陈述作用不明确，现代汉语里不用。B式使用量词或按量词用的词，现代汉语限用于记帐的场合。B式上古就有一些，到了中古激增起来，中古使用量词的用例多为B式。C式为现代汉语的说法，上古极为罕见，中古以降才多用起来。上古的例子：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史记123，大宛列传)

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一封书。(史记43，赵世家)

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汉书89，龚遂传)

以上是上古的用例，中古这类例子明显地增加(《历》)。

枚　中古最为常用的是"枚""箇"。《说文》"枚"字段注云，称一茎为一枚，由此凡物皆以枚数。C式的例子：

妃手中先握三枚枣。(真诰，运象篇)

可顿啖数十枚瓜。(博物志10)

见有刺虫、大小相生，乃数百枚。(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9上)

施列金鼓、银鼓、鍮石之鼓、铜铁等鼓，各有七枚。(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28下)

箇(个)

“箇”“个”很早就共用，写作“個”的时代应较晚。《集韵》箇韵:箇，居贺切，“《说文》:‘竹枚也。’或作‘个’‘介’，通作‘個’。”所以“個”应是宋代使用的字体。上古的用例全是用B式的:

负服矢五十箇。(荀子，议兵)

《汉书·刑法志》中作“负矢五十个”。作为例外有以下一例:

若有一个臣(大学)

如果此例的“个”为量词，那这就是C式的用例。但在《书·秦誓》中作“如有一介臣”，故“个”应是“介”之误。“介”，《广雅·释诂》作“独也”。“一介”可看作一个复合词。“介”在后世被误解，用如量词，但所使用的数词限于“一”，故不是量词。在这点上，只能说上引《集韵》的记述不正确。以下列举“箇”的C式用例，“箇”用于C式是中古时候。

莫惜床头百箇钱。(鲍照，拟行路难，宋诗7，1278)

可更觅数箇刀子，合置一处。(冥祥记，钩沉480)

便唤一箇得通比丘尼来。(佛本行集经47,大3，870下)

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箇三箇日，万物何以得安?(隋书84，西突厥传；又，北史99)

以下列举中古时量词用于C式的例子:

卖酒七条衢。(王褒，日出东南隅行，北周诗1，2335)

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世说，赏

誉）

一张纸，两张纸，客量小儿作天子。（北史71，隋宗室诸王传，并州童谣）

垄种千口牛，家连百壶酒。（高昂，征行诗，北齐诗1，2257）

潘尝梦得三口刀。（华阳国志11，后贤志）

猎得十余头猪。（三国志7，吕布传注引九州春秋）

有数头男，皆如奴仆。（虞翻，与弟书，全三国文68，1421下）

昔有一人，有二百五十头牛。（百喻经2，大4，548下）

昔有夫妇，有三番饼。（百喻经4，大4，553下）

譬如有人，因其饥故，食七枚煎饼。（百喻经3，大4，549下）

从以上数例也可以看出跟现代汉语的明显差异。就是说，用“口”数“刀”中古和现代相同，但数牛现代一般不用“口”。数牛、猪用“头”，中古和现代相同（猪现在也用“口”），但现代数人不用“头”。又，数饼（这里是印度的什么食品）中古用“番”“枚”，现在都不用了，一般用“张”。总之，名词跟用于它的名量词的关系没有逻辑上的一贯性。

4.2 动量词

动量词自中古始用（《历》），以下作些补充。

反（返）

如是前后七反见之。（杂譬喻经，后汉，迦谶译，大4，500下）

自前已曾数返入海。（贤愚经9，大4，412上）

今欲思论一过。（三国志63，赵达传）

即鞭十下，如是五人各打十下。（百喻经3，大4，550下）

必当先读百徧。（三国志13，王肃传引魏略）

但读千遍，自得其意。(抱朴子，祛惑篇)

如此者数十次。(幽明录，钩沉298)

6. 动词

6.3 同动词

6.3.1 一致

是

当表示A是B这类判断时，上古作A、B也。不用同动词（系词），句末加助词“也”表达判断的语气，这是最普通的表达方式。也有用动词“为”的，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带有认定的语气。像现代汉语那样用“是”的，在上古也并非不见其例，但那是例外性质的。中古用“是”的判断句极为常见(《历》)。但是在用“是”的判断句成立之后，由于上古汉语的惰性，句末仍往往添加“也”字。

柳下是其号也。(孟子，公孙丑上，第9章，赵歧注)

今此时亦是其一时也。(又，公孙丑下，第13章，赵歧注)

“为”和“是”同义复合的例子：

此非婆罗门，为是鬼耳。(太子须大拏经，西秦，圣贤译，大3，422上)

如果“是”跟“为”同义，“为”有认定的意义，那么“是”也由此产生了认定的意义。

譬如持灰作城，持无常作有常，譬如持钩行钓鱼，得(？)心持非我所是我所。(遗日摩尼宝经，后汉，迦谶译，大12，192上)

“是”的否定中古作“非是”(《历》)，“为”否定时作“非为”：

此非为人，大力魔王耳。(修行本起经，大3，466上)

6.3.2 类似

表示类似的动词相互复合作二音节，另外也有到中古才出现的形式：

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幽明录，钩沉247）

妇于后掷饭物，如欲祭之。（又255）

我先愚痴，欲酒所醉。（摩登伽经上，吴，竺律炎、友谦共译，大21，401中）

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虞翻，与某书，全三国文68，1421上）

必当选择端正良匹，才德超绝，类如吾子。（同上）

提篮负担，若类田人。（冥祥记，钩沉518）

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后汉书82下，方术列传）

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幽明录，钩沉303）

城色青黑，状锡。（冥祥记，钩沉453）

寻见一物，状人两唇。（旌异记，又541）

在现代汉语中，有在表示类似的动词后面加上表示类似的助词相呼应而用的，如“像…似的”，“似乎…一样”，中古也有这一形式的用法，现举数例于下：

见诸妓女，皆如死状。（中本起经上，大4，149上）

复有万婆罗门，皆如编发等，从四方境界来诣佛所而听法。（维摩诘经，吴，支谦译，大14，519中）

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陶潜，和刘柴桑，晋诗16，978）

冰泉常若冰生。（幽明录，钩沉240）

6.4 补动词

补动词（能愿动词）也多作复合词而使用，下面举例谈谈到了

中古才开始用的。

6.4.1 可能

可得

上古也时或可见其用例：

不如烧之作炭，可得速售。（百喻经2，大4，546下）

堪能 堪任

意为具有那个能力，能够。

堪能修彼八正圣道（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44中）

我年长大，堪任行来。（贤愚经12，大4，431中）

能得

在山石室，峻险卒无能得往来者。（杂譬喻经，后汉，迦谶译，大4，500中）

经历多日，不能得售。（百喻经2，大4，546中）

能善 善能 巧能

与上古的“善”同义，也作“善能”，同义词有“巧能”。

善守梵行迹，亦能善修道。（增壹阿含经27，大2，702下）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世说，尤悔）

犹如巧能屠牛之士，若屠牛弟子，解牛节解，而自观见此是脚，此是心，此是头。（增壹阿含经5，大2，568上）

解

“解”在中古多用于“理解”意，也用于现代汉语的“会”，即作为习得某一技能的结果的意思。

解作彼家端正舍不？（百喻经1，大4，544中）

若是汝之祖父已来所有衣者，应当解著。（又，544上）

6.4.2 义务、当然

得

表示可能的“得”上古就有，而且表示义务、当然的用法上古有时也可见。

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史记7，项羽本纪）

祇域神乃如是，我促得报其恩。（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9上）

当

"当"自上古即用，中古使用更为频繁，有几个意义。

（1）相当于"应该"，上古即用，中古复合为"应当"、"当须"、"当复"等。另也用于命令。

臣当从死而不能。（史记87，李斯列传）

王当为我觅之。（九色鹿经，吴，支谦译，大3，452下）

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后汉书82下，方术列传）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三国志29，方技传）

当复庄严彼外园林，倍令光丽。（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31下）

（2）相当于"会"，表示未来和推测，说有可能性，中古使用，另外经常构成复合词。

不有外难，当有内病。（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全三国文47，1322上）

年少当老，虽复长寿，会当归死。（生经2，大3，82下）

太子当是不乐在宫行夫妇礼。（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29下）

应可

我应可伺诸女睡卧。（佛本行集经49，大3，880上）

6.4.4 意欲

表示意欲的补动词中有很多是中古特有的，一部分被唐代继承下来。

"规"是意为"图""欲"的动词，它作补动词的用法也很多，而且有种种复合形式。

兄见意盛，察其所规，知弟怀恚。(贤愚经6，394上)

欣然规往。(陶潜，桃花源记，晋诗16,986)

今此鬼女复逐我后，规欲害我。(出曜经21,大4，719下)

"规"作"贵"的例子也有：

太子虽无所有，贵欲相见耳。(太子须大拏经，大3，421下)

"欲"自上古即用，中古有多种复合词，如"欲得""欲拟""意欲""思欲"等等。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相当于"要"，但中古这个意思的"要"尚未使用。

今若大王，云何直欲得闻？(大方便佛报恩经2，后汉？大3，133中)

吾欲拟奉圣僧，那得与汝？(冥祥记，钩沉515)

意欲揆作如日月宫殿，令高无不见者。(道行般若经4，后汉，迦谶译，大8，447上)

太子夙夜专精志道，不思欲乐。(修行本起经下，大3，466中)

"欲"只表示未来的例子：

气微力竭，食不消化，骨节欲离，坐起须人。(修行本起经下，大3，466中)

唾欲出口，举脚先蹋。(百喻经4，大4，551中)

行欲至宛市(列异传，钩沉142)

乐

上古的"愿"，中古多说"乐"，另又复合为"愿乐"。

请弃此牛，不乐剜眼截他舌也。(贤愚经11,大4，428下)

师若去者，愿乐随从。(过去现在因果经1，大3，421下)

愿得

这是“愿”成二音节的形式，意思同“愿”。

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古诗十九首，汉诗12，333）

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那呵滩，晋诗19，1065）

喜

转用于“常”“频”之意。

惟有二过，一者喜嗔，二者作事仓卒。（百喻经1，大4，544下）

此医师辈多喜行毒。（捺女祇域因缘经，大14，900下）

6.4.6 难易、适否

上古的“难”复音化为“难可”：

其教如利刀，难可亲近。（义足经上，大4，175中）

汝今苦痛甚难可忍。（大庄严论经12，大4，322中）

忍能

与“忍”同义。

婆罗门各掩其目不忍能观。（同上）

中

义为“适宜”，也用作动词。

共舍利弗，按行诸地，何处平博，中起精舍。（贤愚经10，大4，419下）

乃相知此女中天下母。（众经撰杂譬喻下，大4，542上）（此为动词）

6.4.7 否定（反诘）＋补动词

补动词以及动词的否定（或反诘）往往转有特定的意思。这里列举中古的例子：

不肯

今朝燃火，了不肯燃。（中本起经上，大4，151上）

医药疗治，竟不肯差。（生经1，大3，76下）

是老翁头白如霜著树，朝暮欲令其死，但无那其不肯死何！

（太子须大拏经，大3，421中）

朝欲破薪，斧不肯举。（过去现在因果经4，大3，647上）

不足　何足

是委婉的禁止词，意为“不必”。另“何足”是反问形式的禁止词。

不足为外人道也。（陶潜，桃花源记，晋诗16，986）

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世说，文学）

无为

意为“不必”“不应”“不可”，禁止词。

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世说，雅量）

不办

意为“不能”“不会”。

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世说，假谲）

而今不办动于瞿昙。（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40中）

不烦

意为现代汉语的“不必”，是委婉的禁止词。

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烦造恶自招祸咎。（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39下）

6.6.2 动态

在各种动态之中，持续态（现代汉语用助动词“着”）和完了态（现代汉语用助动词“了”）两种最为重要。中古动态尚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但先谈一下完了态的来源还是有必要的吧。

完了态

现代汉语完了态的源流“了”在中古已可见。魏张揖《广雅·释诂》云：“了、阕、已，讫也。”故知当时这四个词有终了之意，其中的“讫”是一般性的。

晨起早扫，食了洗涤。（王褒，僮约，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全汉文42,359上)

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三国志9，夏侯玄传)

我到长安，则自了矣。(三国志28,钟会传)

父已死了，我终不用此婆罗门以为父也。(贤愚经12,大4，429上)

“了”本为明了之意，转为终了之意。上引《三国志》的例子也是动词，《僮约》和《贤愚经》的例子表现出助动词化的倾向，但在中古作为明确的助动词的用例极为罕见。

已

主人闻已，更为益盐。(百喻经1，大4,543上)

食六枚半已，使得饱满。(同上3，大4,549下)

讫

刈讫则速耕(齐民要术2，大豆)

思惟已，便画作城池莲华及女像讫。(众经撰杂譬喻下,大4，541下)

“竟”“毕”，《广雅》未收，它们也是“终了”意的动词。

竟

歌竟长叹息(陶潜，拟古其七，晋诗17，1005)

我已饮竟(百喻经2，大4,548下)

我等食竟(过去现在因果经1，大3，620下)

看书竟，默然无言。(世说，雅量)

作数曲竟，抚琴曰……(世说，伤逝)

毕

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战国策，齐，下)

哭毕，向灵床曰……(世说，伤逝)

王饮酒毕(世说，方正)

以上表示终了的动词在中古有时复合而用。其中像“已毕”

“已竟”“已讫”和“毕竟”“毕讫”解释作副词“已”“毕”置于动词之前也成立，但也有像“讫已”“毕已”这类应看作同义复合词的。

洗浴讫已，心念欲出。（过去现在因果经4，大3，648下）

供养毕已，示夫人右胁，并说瑞相。（同上1，大3，624中）

以上各词的动词性都很强，不能说已助动词化。另外“却”也有作助动词用表示完了的情况：

举却阿堵物。（世说，规箴）

即为挽却，牵余处去。（百喻经2，大4，548下）

长者唾时，左右侍人以脚蹋却。（又3，大4，551中）

武平二年童谣曰：……小儿唱讫，一时拍手云：“杀却。”（隋书22）

十一月出却赵老。（同上）

君可拔却死名。（冥祥记，钩沉495）

“却”从“退”意而出，附加上动作离开原处所而消失的意思。刘淇《助字辨略》引唐代方泽的诗“贪吞飞花忘却愁”等云：“此却字，方言语助，犹云了也。”上引中古的用例也以看作完了态为直截。

6.7 兼语句

6.7.1 使役

用于使役的“教”中古很多，尤其是上古就有其例，笔者认为这个词是从教唆的意思转而成为使役词的（《历》P240）。但是，由于“教”有命令、吩咐的意思，可能是从命令之意变成使役词的。“教”还与同义词复合为“教令”，在这种场合构不成兼语句，故应叫补动词。构成兼语句时“教”和“令”要分开用。另外“仰”用在皇帝之前，这是原义，转而指皇帝自身或者上层向下层下命令的场合。又作“仰令”“仰使”等，复合形式很少用在兼语句里，这可能因为语调不顺之故，它跟“教令”应同样

视为补动词。

公教人噉一口也。（世说，捷悟）

恒以严勅，教令诵经。（贤愚经10，大4,417上）

捉一贤臣，仰使剥脊，取百两肉。（百喻经1，大4,545下）

普告天下，不听弃老，仰令孝养。（杂宝藏经1，元魏、吉迦夜，昙曜译，大4，450上）

汝行教五百亡去比丘令来还。（遗日摩尼宝经，大12，193中）

近代汉语使用的“遣”，中古就有用例。在下面的例句中“遣”没有派遣的意思，是完全的使役：

其师患脚，遣二弟子，人当一脚，随时按摩。（百喻经3，大4，551上）

王遣著衣（百喻经1，大4，544上）

6.7.3 被动

上古的被动句有以下八式（1—8），到了中古又有11式（9—19）成立，其中有三式（8—10）现代汉语仍使用。（V表示动词，…表示施事者，即动作的主体）

（1）“见V于…”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史记63，老庄申韩列传）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史记81，廉颇蔺相如列传）

（2）“见V”

这是省略了前式的“于…”的形式。

妪子何为见杀？（史记8，高祖本纪）

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荀子，非十二子）

（3）“为…所V”

如姬父为人所杀。（史记77，信陵君列传）

（杨仆）为荀彘所缚。（史记122，酷吏列传）

(4) "为…V"

这是省略前式的"所"的形式。

吾子……今为赤帝子斩之。(史记8，高祖本纪)

(5) "为V"

父母宗族，皆为戮没。(史记86，刺客列传)

(6) "为所V"

若属皆且为所虏。(史记7，项羽本纪)

(7) "被V於"

以万乘国被围于赵。(史记83，鲁仲连列传)

(8) "被V"(《历》)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84，屈原列传)

(9) "被…V"(《历》)

(10) "被…所V"(《历》)

以上是文言(上古汉语)中安定的形式和现代汉语使用的被动形式。此外中古特有的形式有九种。

(11) "为…之所V"

这一形式不过是(3)式加上"之"。

兼为蚊虻之所唼食，昼夜受恼。(百喻经2，大4，549上)

(12) "被…之所V"

这个形式是(10)式加上"之"，中古多用。

果被众人之所怪笑。(百喻经1，大4，545中)

(13) "为…见V"

这个形式上古也偶有用例，但可能是中古使用的形式。

列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庄子，至乐)

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全三国文47，1321)

为豪贵见夺其妇。（出曜经 4，姚秦，竺佛念译，大4，627下）

（14）“为…所见V”

这是(3)和(13)的混合形式，中古译经多用。为诸债主所见催逼。（贤愚经11，元魏，慧觉等译，大4，428中

为诸五亲所见轻忽。（出曜经 8，大4，653下）

我为摩竭鱼所见坏船。（同上21，大4，719上）

（15）“…所见V”

这是前一式的省略形式，相当于“为…所V”或“被…V”。

是时有梵志…然满财长者所见贵重。（别本须摩提女经，吴，支谦译，大2，838下）

（16）“所见V”

只表示被V，没表现被什么（施事者）V，即相当于“被V”。

若复有人所见侵欺，不兴恶怀有瞋怒意。（出曜经 30，大4，770下）

（17）“…所V”

是(3)式“为…所V”省去“为”的形式。

王是智人，而于今日如似颠狂，鬼魅所著耶？（大方便佛报恩经2，失译，后汉？大3，133下）

卿为当盗贼所侵，为当死亡不埋，何故忧色乃尔？（须摩提女经，吴，支谦译，大2，836中）

奔问巫觋，皆言鬼神所凭。（冥祥记，钩沉514）

我先愚痴，欲酒所醉，扰乱贤圣。（摩登伽经上，大21，401中）

归纳以上17式被动句的特征，大致如下：被动句以“见”、“为…所”、“被”为中心构成。这些成分因附加、省略、混用而各产生稍有变化的句式。古代汉语以“为…所…”系统(3—6)为盛行，现代汉语以“被”的系统(8—10)为有势。中古虽然产

生了九式（9—17），其中只有二式（9—10）被现代汉语继承，这表明中古是古代汉语的末期，即发生质变和混乱的时期。

除以上之外，中古还产生了使用“受”的被动表达，因为不构成兼语句，所以是补动词，这里附记于下。

(18) 受V

何不避去，乃往（住？）受打（百喻经1，大4，543中）

昼夜受恼，甚以为苦。（同上2，大4，549上）

(19) 遭…V

於时鳖王，身遭火烧。（生经4，大3，96上）

后邺城遭石氏败（幽明录，钩沉263）

7. 介词

关于介词，在语法上不是那么有问题，故以下只举稍微特殊的。

7.5 到达

次

意为“轮到”，依次轮到。

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幽明录，钩沉296）

却后

放在数词之前，表示“在…之后”的意思。“却”也是“后”的意思，很少单用。单用“后”表示此意的上古就有。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史记62，管晏列传）

佛告优陀，却后七日，必至舍夷。（中本起经上，大4，154中）

君却后二年，当得长生之道。（冥祥记，钩沉512）

却十余日，参军行至东桥。（幽明录，钩沉291）偶或有不用时间词的，在这种场合是副词，意为“其后”，“后来”。

却后国王崩亡。（菩萨本行经，大3，111上）

7.7　经由

缘

意为“沿”，另指（抓住某物）上或下。

缘穴行而食此物。（幽明录，钩沉255）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陶潜，桃花源记，晋诗16，985）

翁缘柱而下。（幽明录，钩沉244）

扶

意为“沿”。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鲍照，结客少年场行，宋诗7，1267）

扶道觅阳春，佳人共携手。（沈约，初春，梁诗7，1649）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陶潜，桃花源记，晋诗16，986）

7.8　原因

缘

意为“因”“因为”，也兼作连词。

婢缘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杂宝藏经10，大4，499上）

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幽明录，钩沉247）

坐

兼作介词、连词。

痴男子坐妇欲杀身也。（旧杂譬喻经，大4，514下）

坐汝令吾忧耳。（修行本起经上，大3，465中）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汉诗9，260）

7.11　材料、用具（7.12处置）

持

用作“以”“用”之意。

当持竹园，作佛精舍。（中本起经，大4，153中）

持头而著地作礼。（三摩竭经，吴，竺律炎译，大2，844中）

见被鞭持热马屎涂背。（杂譬喻经，道略集，大4，527下）

《汉书·外戚传》对话部分有“持儿与舜”之语，就在此句之后的叙述文里作“以儿付舜”，据此知“持”为“以”意。

“持”又作单表连结的词用，在这种时候也作“持用”。

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古诗三首，汉诗12，336）

酌酒持与客。（陇西行，汉诗9，268）

欲乞我身，持用作奴。（六度集经，吴，康僧会译，大3，7中）

将

“将”作动词为“带领”意，也有作介词相当于“以”的用法。

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幽明录，钩沉264）

各将无价妙好衣裳布于道上。（佛本行集经3，大3，667中）

方始将诸商人辈置一铁城。（同上49，大3，879中）

如上所示，“持”“将”也有可以说是广义的处置句的用法，在这种场合可用“以”来代替。但在现代汉语中有像“把书看了”这种不能用“以”代替的处置句，这是现代汉语特有的处置句（狭义的处置句）。这种狭义的用法，中古的“持”“将”没有。

“取”用如“把”意，而且有表示狭义的处置用法：

儿语母曰：“速放我去。若违我情，当取母杀。”母报儿言：“宁取我杀，不忍见汝为他所害。……”儿即拔刀取母刺杀。（出曜经4，大4，627中）

我今当取黑石蜜浆与富人。（百喻经1，大4，544下）

猎者便取婆罗门缚著树。（太子须大拏经，大3，421下）

7.14 除外

正如据现代汉语的"除非"所知，除外还有表示唯一条件的。

唯除

唯除定业，无如之何。（摩登伽经上，大21，400下）

我与父王，唯除今生有此一苦，将来自当永绝斯患。（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36下）

自非

上古也有少数用例，中古时多用，只见到除外的用例：

自非中宫尊贵美人，不得啖此榇果。（榇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6下）

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幽明录，钩沉241）

7.15 共同

共

过去有人，共多人众，坐于屋中。（百喻经1，大4，544下）

8. 副词

8.1 接尾辞

中古副词接尾辞有"自""复""乃"等。"自"稍早，上古有其用例。

～自

推人正自难。（世说，方正）

王本自有一往俊气，殊自轻之。（世说，文学）

既具香汤，于自洗像。（宣验记，钩沉441）

观其情貌，必自不凡。（世说，雅量）

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世说，雅量）

窦太主以宿恩，犹自亲近。（汉武故事，钩沉339）

～复

现代汉语里不用，但从汉至唐用得极多，“复”的意思已消失。现举若干例子于下：

明年又复求割地。（史记69，苏秦列传）

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史记77，信陵君列传）

虽得医药糜粥含之，必复苦极，不能消化。（生经2，大3，83上）

求愿已讫，倍复欢喜。（贤愚经12，大4，121上）

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世说，方正）

以上只列举了极有限的一部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动词加“复”如“非复”“无复”，补动词加“复”，如“当复”，连词加“复”如“虽复”“若复”“况复”“为复”等用法。

～乃

接尾辞“～乃”似比“～复”稍晚使用，中古种类不多。

顷来始乃有称之者。（世说，赏誉下）

上不得已，遂乃杀婴。（汉武故事，钩沉339）

此外中古常用的补动词“当”有像是它前面的副词的接尾辞的用例，如：

数代天子，故当所乐。（幽明录，钩沉251）

此例的“当”可以理解为接尾辞，但仍保存着“当”本来的“当然”义。又：

汝正当欲得吾钱耳。（世说，俭啬）

此句如省去“当”（和“得”）意思也通，上古一般不这样多地使用虚词，因此使人感到“当”像接尾辞似的。但补动词“当”有推测的用法，此例以看作这一用法为妥当。“当”是中古生命力很强的词，它的被使用是求得那种细密的表现，可以说“当”的功能退化为接尾辞了。

8.2 程度副词

颇

上古也有其用例，到了中古它是常用的副词。《广雅》释为“少也”，故较早时候为“稍稍”之意，时代后移，转为“甚”意。现在为后者之意。此词也经常用于疑问句。

延颇能未善也。（史记121，儒林传；此为“少”意）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论衡，别通；此为“稍稍”意）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陌上桑，汉诗9，260；此为“少”意）

酷

“甚”“极”之意，中古始用。

家酷贫。（世说，夙惠）

郭氏酷妒。（世说，惑溺）

甚大

“甚”和“大”上古就常用，中古经常复合起来作动词的状语用。

甚大欢喜。（修行本起经上，大3，461下）

甚大愁忧。（道行般若经9，大8，471上）

偏

“最”“尤其”之意。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世说，文学）

渐层副词跟时间和程度有关连，在《历》书渐层表现(P178)一节作了说明。

转、转更

“越发”，“更”之意。又用作“倒”（反而）意。

尔时恶龙，毒心转盛。（过去现在因果经4，大3，645中）

大王威德，转更增进。（同上1，大3，625下）

时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头，复以鸽身著秤一头，鸽身转重。

（大庄严论经12，大4，322下；此为“反而”意）

8.3 时间副词

8.3.1 过去

前后

“向来”“一向”之意，指此前的长时间。

王前后所作功德，不可计数。（杂譬喻经上，失译，后汉？大4，503上）

青洪君以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录异传，钩沉414）

由来

“向来”“从来”之意。

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世说，尤悔）

向

“方才”“刚才”之意，也为名词。

向所问诸事，皆是我师历世疑义。（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7下）

方始

“方才”之意。

时罗刹女，已共商人，生男生女，方始将彼诸商人辈，置一铁城。（佛本行集经49，大3，879中）

尔乃

“这才”“总算”之意。

须我师来出上高座，说般若波罗蜜，尔乃坐耳。（道行般若经10，大8，474中）

却后一月，尔乃设会，延置宾客。（百喻经1，大4，543中）

8.3.2 现在

於即

“立刻”“马上”之意。

自念……我今宁可还本国始开医道，於即还归婆伽陀城。（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8中）

夫如其言，为作火坑，投身焦烂，於即永没。（杂宝藏经10，大4，498下）

便

副词，意为“立即”，经常承接上文用作连词。

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三国志3，魏书，明帝纪引魏略）

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三国志29，魏书，方技传）

即便（便即）

言竟即便飞去。应时四方，便即云起，合于虚空。（菩萨本行经上，失译，东晋？大3，110中）

例句中的“应时”也是“立刻”意。

于是即便远方取药。（百喻经1，大4，545上）

8.3.3 未来

方将

上古的用例为“正在”之意，中古产生了“正要”“将要”之意。中古的例子：

方将献楚王，经宿而鸟死。（魏，邯郸淳，笑林，钩沉67）

垂、垂欲

“快要”之意。

修於苦行，垂满六年。（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39上）

垂欲命终，发誓愿言。（杂宝藏经8，大4，487上）

牛奔直趣水，垂堕，忽转。（幽明录，钩沉291）

8.3.5 不变

故

“本来”之意，另也用作“仍旧”“依然”之意。其他又有

情态副词的“故意”之意。

天命修短，故非所计。（世说，文学）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诗10，283）

问言：“死活？”答言：“故活。”（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7中）

犹自　犹故　犹尚

是上古“犹”的复音节化词。

陈皇后废处长门宫，窦太主以宿恩犹自亲近。（汉武故事，钩沉339）

閈生念已尽，恸哭而已，犹故一心呼观世音。（冥祥记，钩沉514）

向虽得琮实，犹尚虚弊。（幽明录，钩沉248）

8.4　范围副词

8.4.1　单独

正(政)

“正”用作“只”之意。

汝今云何正食一雉望得愈病？（百喻经3，大4，552中）

居家贫穷，正有一牸牛。（众经撰杂譬喻，大4，532下）

但

“但”也为“只”意，又表示情态，为“只管”之意。古时写作“亶”。

但地有常，人无常也。（中本起经上，大4，153上）

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云气。（玄中记，钩沉374）

从此西行有大井，其中有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幽明录，钩沉256）

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啗鳆鱼。（汉书，王莽传下）

8.4.2 个别

各自

上古也用，在现代汉语里为代名词。

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史记122，酷吏列传)

各自取刀处处刺身出血。（道行般若经10，大8，474下）

8.4.3 相互

共相

为“互相”和“共同”之意。

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共相谓言……（过去现在因果经1，大3，624中）

更相

“相互”之意。

观诸众生，更相吞食，甚可伤愍。（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29中）

递相

“互相”“依次”之意。

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也。（列异传，钩沉142）(法苑珠林、太平广记、搜神记里如上作“递相”，太平御览里作“迭相”）

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颜氏家训，杂艺）

8.4.4 共同

共同　同共　与共

人民但共同快乐。（阿閦佛国经上，大11，756中）

同共安乐自然生。(同上，757中）

皆来至是菩萨所，与共相见。（般舟三昧经，中，大13，913上)

8.4.5 统括

并　并皆

可能是从“(二物)哪一个都…”的意思产生出“全都”的意思的。

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汉书68，霍光传)

与谏议大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后汉书64，卢植传)

何意前二师并皆打死。(旌异记，钩沉539)

悉皆 皆悉

诸来决艺，悉皆受折。(修行本起经上，大3，466上)

各与无央数众，皆悉来会。(同上，461上)

都悉 都皆

……都悉来会。(同上，461上)

十二部经都皆堕三十七品经中。(大安般守意经，下，大15，172下)

都卢

用两个字表示“全都”之意。“卢”的意义未详。

都卢悉取一一尘。(般舟三昧经，中，后汉迦谶译，大13，907下)

佛声音都卢见如是。(道行般若经9，大8，471下)

亦复

中古副词“也”也偶或使用，但一般用“亦”，带接尾辞的“亦复”用得也不少。

我曹尔时亦复得是三昧。(道行般若经9，大8，472上)

仙经及流俗书亦复具足。(杂譬喻经下，大4，507上)

永

“永无”连用，是强调“根本没有”的副词。

若应呵责，由此神呪威德力故，永无呵毁，坦然安乐。(摩登伽经上，大21，400下)

绝岩邃涧，永无登路。(幽明录，钩沉247)

我於此时，随从太子，永无归意。（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35中）

慎

是禁止及强调否定的副词，为“决”意，尤以“慎莫”用得多。

卿当在后，慎勿供办。（中本起经下，大4，161下）

慎勿为妇死。（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诗10，283）

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陇西行，汉诗9，268）

向彼人王，慎无怨矣。（六度集经3，大3，12下）

一一

“每一个”（一个一个全部）之意，上古也偶或可见，中古多用。

季龙取十三种物著大箧中使辂射。……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为枇耳。（三国志29，管辂传）一皆

“全都”“全部”之意，从汉代至中古使用。

大禹之治天下也，诸侯万人，而禹一皆知其国。（贾谊，新书）

得一窖钱，料之百万亿，大惧，一皆藏闭。（幽明录，钩沈260）

8.5 情态副词

8.5.1 真确

定

“定”为“确实”“一定”之意，也指“必定”。另也用作“到底”“毕竟”之意，往往表示意外的语气。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籍。王敦护其兄，故於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世说，方正）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

艾？”（世说，言语）

瞿昙无恙。本谓龙火，定是佛光。（中本起经上，大4，150中）

必定

若我去者，必定多得。（杂宝藏经10，大4，498下）

会

“一定”“必”之意。

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汉10，283）

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宋子侯，董娇饶，汉诗7，199）

会当

“会”是上述副词“一定”之意，“当”是当然或为表示未来的补动词，但也有稍稍接尾辞化的。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颜氏家训，勉学）

虽复长寿，会当归死。（生经2，大3，82下）

要

作为副词为“一定”之意。我国《类聚名义抄》（平安朝末期）里有对此词的训释，释大典的《文语解》（1772）里云：“用作‘要当’时义为‘一定’。”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24，马援传）

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水经注，河水）

8.5.7 相反

反 返

为“反而”“反倒”之意。上古就有，中古使用频繁。它的同义词“却”“倒”等中古不用。

应在手者，著于脚上。应在腰者，反著头上。（百喻经1，大4，544上）

我视子曹，皆不如我，而反骂我言，无父之子。（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7下）

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世说，品藻）

8.5.8 仅差

危

为"险""差一点"之意。

今儿安在？危杀之矣。（汉书97下，外戚传）

颜师古注云："危，险也。犹今人言险不杀耳。"不过未见其他用例。

8.5.9 推测

将无 将不 将非 将

均为"莫非"之意。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世说，文学）

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后汉书70，孔融传）

是何哭声？将非我子死耶？（杂宝藏经10）只用"将"也表示推测之意：

卿太重，将非鬼耶？（列异传，钩沉142）

将是王意，故使尔耳。（贤愚经9，大4，411中）

得无

"得无"也表示推测，上古就有一些用例。

得无是白净王子悉达者乎？（中本起经上，大4，150上）

今民生长於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傥能

“傥”作副词表示“或许”或“偶然”之意。上古也用，但到了中古则作“傥能”。

宜复聘娶增其伎乐，傥能迴志，乐於世间。（修行本起经上，大3，466上）

今者唤卿，将贪卿象，傥能便夺。（贤愚经12，大4，431下；“将”也是推测副词）

8.6 否定副词

古代汉语的否定词极多，在中古其意义、用法渐次变化，而且种类也少了。比如上古的“勿”主要(不是全部)用于不带宾语“之”的动词表示禁止，但在汉代又用作“无”“不”之意(上古也有极少用例)，到了中古，其本来的禁止意义被“莫”夺去了。“莫”在上古为代名词，为“没有…的人(物)”之意，但在中古用作表示禁止的副词。下面把中古特有或以中古为上限的表达简单叙述一下。

(1) “是”的否定多作“非是”。

(2) “无”的意思也说“无有”。

(3) 禁止用“莫”，有时用“勿”，较少用“休”(《历》)。强调禁止时用副词“慎”的极多。又有用“不足”“不烦”表示委婉禁止的。

8.7 疑问副词

在疑问句开头添加的词有“宁”为“颇”，这些词渐渐失去疑问意思，不过是个形式。

宁

(……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孟子·梁惠王》下，第一章)后汉赵岐注云：“王问古今同乐之意，宁可得闻邪？”《孟子》原文的“可得闻与”相当于注的“宁可得闻邪”，所以如果把两者共同的“可得闻”去掉，就成了：与＝宁…邪。而且，“邪”跟“与”同义，所以“宁”在意义上是零。

可能在当时的口语中，习惯于说“宁…邪”。不过并不是句末一定要用“邪”，用“乎”也好，“不”也好，只要是是非问就可以。

奴宁欲卖耶？（王褒，僮约，全汉文42，359上）

太子出游，宁有乐乎？（修行本起经下，大3，467上）

欲寄一宿，宁见容不？（中本起经上，大4，150上）

为

今为尽不？（阿阇世王经下，大15，400中）

仁者睹此音声丛树，为快乐不？（生经2，大3，81上）

此中应有黄色之山，汝为见未？（贤愚经9，大4，412中）

佛为从何所来？去至何所？（道行般若经9，大8，473下）

佛为树下六年得道耶？十二年得道乎？（修行本起经上，大3，461上）

由以上诸例可知，“为”可以用在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的任何问句中。

颇

今此都下，颇有神人可师宗者不？（中本起经下，大4，162下）

颇疑钟会不？（三国志28，钟会传）

卿颇能作饮食不耶？（长寿王经，大3,386下）

颇有如此过患已不？（佛本行集经55，大3，906下）

“颇”只用于是非问，这一点跟“宁”相同，但比“宁”语气要委婉似的。

云何

相当于“如何”的疑问述词，也用作状语。这个词很早在《诗经》里就看到，中古以后盛用。在《诗经》里只作状语用。

既见君子，云何不乐？（诗，唐风，扬之水）

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世说，文学）

人问："见王公云何？"（世说，排调）

若为

为"如何"的意思，关于语源尚待后考，是用作述语、状语的疑问述词。上古未见，中古有用例，到了唐代似稍稍文语化了。唐诗里也见，《贞观政要》、《唐律议疏》〔永徽四年(653)〕里也有用例。

后当若为死？（幽明录，钩沉249）

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宋书，王景文传）

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南史，明僧绍传）

上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贞观政要10）

若有殴杀他人部曲奴婢及殴己父母不伤，若为科断？（唐律疏议 4）

9. 连词

9.1.1并列

以下列举中古所特有的连结两个体词的连词。

及与(及以)　并及

上古"与"多用，"及"有时也用，中古时二者复合作"及与"。"及以"或许是"与"音变为"以"而成的，因本子不同，同一处的"与"作"以"的例子也有。

汝以手足及与头，一切诸物悉以著。（杂宝藏经 8，大 4，487下）

又雨天衣及以璎珞。（过去现在因果经1，大 3，625中；"雨"为动词）

今遣香来请我并及卿等。（须摩提女经，大 2，836下）

9.1.2　累加

现代汉语的"不但"在中古也有用例，但多数情况下用"非但"，后句用"亦"相呼应。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景亦谓不可。（郭子，钩沉52）

此婆罗门非但今日蒙我恩泽离苦获安，过去世时，亦赖我恩，免众厄难，复获安快。（贤愚经11，大4，428上）

非但今日，过去世时，亦复曾於迦尸国比提醯国二国中间……（杂宝藏经8，大4，487中）

9.1.3 选择

选择或并列用"若"从上古即可见。在这种场合，似以仅一个"若"放在第二个体词之前的格式为一般用法。

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杀父之仇。（史记107，魏其武安侯列传）

父子有婢子若庶子庶孙，甚爱之。（礼记，内则）

在中古表示选择时似以把"若"放在两个体词之间为普遍，表示并列时似以把"若"分别放在各个体词之前为普遍（后面的体词之前有时省"若"）。

欲以臣女，若吾之女，当以相配。（生经2，大3，79上）（选择）

若男子若女人，当作清净戒。（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后汉，迦谶译，大14，436中）（并列）

我不见世间，若天魔梵，有能捉我作如是者。（杂宝藏经8，大4，487中）（"若天魔若梵"的省略）

国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无数，尽出作道，诵习佛经。（出曜经21，大4，720上）

或复

自余比丘，或复化作提头赖吒，或复化作比楼勒叉，或复化作阿修罗王乾闼婆王。（须摩提女经，大2，837中）

为…为（为是，为当）

是构成选择问的连词。这个"为"是直接从疑问副词来的，借助于迭用"为"，明确地表示了选择问。但是，因为作为疑问

副词的“为”是从同动词“为”派生出来的，所以连词的“为”也有使人感觉是直接从同动词出来的情况。“为”又复合作“为是”“为当”，除了分别单用之外，也有连用同一形式的。唐以后又加上“为复”，而且像“为复…为当…”这样复音节形式相混用，但这在中古是没有的。

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幽明录，钩沉262）（“礼”为人名）

汝为如形象作也，为使好乎？（众经撰杂譬喻下，大4，542上）

殷仲堪常用字训，亦引服虔俗说，今复无此书。未知即是《通俗文》，为当有异？（颜氏家训，书证）

何以故事不宜尔，为当门望不齐，为当居生不等？（须摩提女经，大2，836上）

为是自知？有人教汝？（杂宝藏经1，大4，450上）

昨夜光明照于祇洹。为是梵释四天王乎？二十八部鬼神将也？为是他方诸大菩萨来听法耶？（撰集百缘经5，大4，226中）

知色受想行识，为是常，为无常耶？为是苦，为非苦耶？为是空，为非空耶？为有我，为无我耶？（过去现在因果经3，大3，645上）

9.2.1　时间

“比”及其复合词“比及”“比至”等，意思是“到某时”，作连词、介词。上古也有，这里取一些中古的例子。

比得药顷，王要莫看。（百喻经1，大4，545上）

驰往观之，比及到门，奄然都灭。（冥祥记，钩沉513）

迟

与“等到”同，意为“到那时”。上古有“迟明”（到天明）“迟旦”（同左）等。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一把“迟明”看作

"比明"。

迟守者寤，甥得脱走。(生经2，大3，78下)

9.3.1 因果

用于因果句前一句的连词，现代汉语中以"因为"为代表，中古与此相当的特殊词语有"用…故"。

用欢欣踊跃故，即得见十方诸佛三昧。(道行般若经9，后汉，迦谶译，大8，472上)

"用…故"有时还用在主句(后句)里：

百鸟皆悲鸣，用失太子故。(太子须大拏经，大3，423下)

用于因果句的主句(后句)的连词中古有"尔故"，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所以"。

我所说无有异，尔故说是语耳。(般舟三昧经上，大13，907下)

跟现代汉语相同的"所以"中古也有，但用例很少。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与。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梁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全梁文11，3010上)

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梁，钟嵘，诗品，中)

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裴子语林，钩沉28)

9.3.4 假定

傥(倘) 傥若 傥或

这些是假定可能性小的连词，意为"万一""如果"。古时也写作"党"。本为副词，意为"或许""偶然"。这些是转作连词的。作副词作连词上古都有用例。在中古，"傥"跟"若""或"复合。它跟下一条的"脱"声母同为透母，可能是同一类的。

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宋诗3，

1175)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三国志54，鲁肃传注引江表传）

脱　若脱

脱有得失，互相开悟。（过去现在因果经2，大3，631上）

若脱知我将阿难来，椅陀罗辈，皆被残灭。（摩登伽经上，大21，400上）

若其

沙门若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贤愚经10，大4，420上）

设　设当　设令　设使

“设”表示假定的用法上古有，到了中古产生种种复合形式。

设当有水至此，此之众宝，饮食衣被，婇女五乐，何由而有？（兴起行经上，失译，大4，169下）

设令破是器失是紵木，不复共汝作居家。（杂譬喻经下，后汉？大4，506中）

设使见者，当如之何？（生经1，大3，77下）

如其

汝等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将去。（佛本行集经49，大3，882上）

9.3.5　纵予

“即使…也”，在主句的连词中，具有中古特点的是“正使”。

正使死至，不能有恨也。（杂譬喻经上，大4，503上）

正使在我脊上，犹不得去。（出曜经21，大4，719中）

10. 助词

10.1　连语助词

10.1.2　类似

现代汉语中，如“像…似的”，“如…一样”，一边用同动词表示类似之意，有时另外又跟“似的”，“一样”这种后置词即助词并用。中古的同样用例已经说过(见6.3.2)。

10.1.4 假定

“者”被用来作表示假定的助词，句中有时也用表示假定的连词，但有时往往不用。

若不许者，恐见诛罚。(修行本起经上，大3，465中)

唯佛肯者，乃敢问。(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迦谶译，大14，435中)

我闻者当行守之。(道行般若经9，大8，472下)

与我者善，不肯者已。(般舟三昧经上，大13，907中)

10.2 句末助词

《马氏文通》把古典语的助字(即助词)分为传信(也、矣、耳、已、焉、者)和传疑(乎、哉、邪[耶]、与[欤]、夫、诸)两大类。其中，在中古口语资料里时或可见的是“也”、“矣”、“耳”、“者”、“乎”、“哉”、“耶”之类，推测其用例的多数可能是文言的表现。以下越过古典语的范围，把上面这些助词在中古口语里所具有的特殊语气和用法叙述一下。

也

(1) 跟“邪”(耶)相同，用于选择问、是非问，后者转于反诘。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把“邪”作为未定之辞，引用了《庄子》的“天邪地邪”(现在的《庄子·大宗师篇》作“父邪母邪”)和《汉书》(外戚传)的“是邪非邪”，云：“北人即呼为也”。用于选择问，上古也有：

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史记118，淮南衡山列传)

上例的“也”只是跟“邪”共同构成选择问。但在中古见到只是连用“也”构成选择问的用例：

汝见形作也？虚作也？(众经撰杂譬喻下，大4，542上)

（2）“矣”的变化了的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了”。

(孙敬)尝入市，市人见之，皆曰：“闭户先生来也。”（晋，张方，楚国先贤传，蒙求注引）

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死也。（宣验记，钩沉443）

人曰：“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幽明录，钩沉321）

处处逃走，作如是言：“我今败也，我今坏也。”（佛本行集经50，大3，886中）

那

与“耶”同，为带有疑惑、推量、反诘语气的疑问助词。一般都知道《助字辨略》里引用的下面一例：

韩康，字伯休…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后汉书83，逸民列传）

此外，下引之例语气、用法也相同。但有的本子又作“耶”，故有问题。不过因为《广韵》箇韵释作语助，所以这个词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吧。

见彼容悦，疑得甘露，即问优波替：“得甘露那？勿违本要，惠及少少。”（中本起经上，大4，153下）

王见优陀，已受法服，而问优陀：“卿作沙门那？”（同上，154中）

10.3 准句末助词

中古在句末附上否定副词“不”“否”“未”构成疑问句，很多见（《历》P360）。

否（否）

在平叙句的句末附上“不”构成是非疑问句的用法始自汉代。

秦代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记81，廉颇蔺相如列传）

问："张王果有计谋不？"（史记89，张耳陈余列传）

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止者不？（孟子，梁惠王上，后汉，赵岐注）

这类"不"可以用"乎"替换，但是作为古典语应该用"乎"，而不用"不"。这类句末的"不"应该读fǒu，一般认为跟"否"同音。另据说在"不"和"否"中，"不"用得早，"否"用得晚。由于没有同时资料，不能说是定论。据现存资料来看，把"否"看作书面语这一意识似在起着作用。

人言伊尹负鼎俎而干汤，有之否？（孟子，万章上，赵岐注）

问此人可杀否？（孟子，公孙丑下，赵岐注）

"否""不"有跟"乎""耶"等并用的例子。

有之否乎？（孟子，梁惠王下，赵岐注；又，公孙丑下，赵岐注）

许子宁以釜甑炊食，以铁为犁，用之耕否邪？（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

吾今欲得见汝所事师，能使来不乎？（别本须摩提女经，大2，839中）

儿在胎中，若其盲聋，母豫知不耶？（中本起经上，大4，153上）

未

副词"未"是"已V"的否定，所以当它用于句末表示疑问时也相当于"已V乎"。

佛告拘怜："解未？"拘怜退席对曰："未悟，世尊。"（中本起经上，大4，148下）

问："儿死未？"……儿见在，未死。（汉书97下，外戚传）

3. 中古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

“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因此本文所称“中古”，不包括唐代在内。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周汉的汉语）合称古代汉语，但它跟上古汉语有不少不同点。上古汉语到了中古渐次变化，产生了上古汉语所没有的新的语法。这里不能述其全貌，举例来说，“相”“见”置于动词之前替代宾语的用法，就是中古语法的显著特征。关于疑问用法，中古汉语里也能看到许多新的用法，比如：

（1）否定副词“不”“未”等用作句末助，构成疑问句。

（2）选择问句用“为…为…”的形式，“为”又作“为当”“为是”等，也有单用一个连词的用法。

以上问题也应该讨论，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另外一些以往未被注意的特殊疑问形式。下文的1.1、1.3上古已经存在，不能说成中古特有的语法，只是本文为了说明上的方便一并论及的。1.2上古也有其例，但到中古才多用起来的。以上几点，过去也有很多文章谈到，现将其中主要篇目列举于下：

张志明　《论在古代汉语中“为”不能作语气词》（《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1期）

朱运申　《关于疑问句尾的“为”》（《中国语文》1979年6期）

廖振佑　《也谈疑问句尾“为”》（同上，1980年5期）

洪成玉、廖祖桂　《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同上）

王克仲　《略说疑问句尾“为”字的词性》（同上）

徐福汀　《“何以……为”试析》（同上）

巢山恒明　《“为”字的语法理解及其训读》（《汉文教室》135号，1980．11）

户川芳郎　《关于句末的“为”字》（同上，136号，1981．2）

《关于句末的“为”字》（补）（同上，139号，1981．10）

西田太一郎　《“为”字的特异用法》（同上，138号，1981．6）

《“为”字的特异用法》（补）（同上，140号，1982．2）

1.1　何以…为？

《现代汉语词典》“为”（wéi）字项有如下说明：“〈书〉助词，常跟‘何’相应，表示疑问：何以家～(要家干什么)？”《新华字典》的解释也大体相同。

根据以上说明，这个形式在现代汉语为书面语，“为”是助词，它跟“何”相呼应表示疑问。“要家干什么”跟单纯的疑问略为不同，是反问的语气。

作为现代的书面语，以上的说明也就够了，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有必要作些补充：

1）“何”，古代又用“奚、恶、安”等；

2）“以”，又用同义词“用”；

3）句末有用助词“乎、哉”的例子；

4）对于这一形式的分析目前尚无定论。以往诸家论文中，对于“为”的词性认定分别有动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几种说法，本文在此不加详论。

“以”后面经常跟名词，有时也跟动词（例2）、形容词（例3），这类动词、形容词大概是作为名词化的成分而使用的。

（1） 君子质而已，何以文为？（论语，颜渊）

（2）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论语，季氏；集注云："何以伐为"为"不必伐"）

（3） 臣亦柔耳，何以刚为？（说苑，敬慎）

（4） 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吕氏春秋，异宝篇；此为用"乎"例）

（5）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此为用"哉"例）

1.2 何用…为？

这一形式只是把1.1的"以"改作"用"，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6） 何用故人富贵为？（西京杂记，公孙弘粟饭布被）

（7） 男儿欲相知，何用钱刀为？（白头吟，汉诗9，274）

（8） 我已破一戒，既不具足，何用持为？（百喻经2，大4，548下）

（9） 我为医师，周行治病，居无常处，何用婢为？（榇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9中）

1.3 何…为？

这个形式省略了前二式的"以、用"，"何"的后面接动词。

（10） 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史记，周本纪）

（11）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史记，项羽本纪）

（12）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3）上谓日磾曰："何怒吾儿为？"（汉书，金日磾传）

（14）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

（说苑，建本）

例(13)动词带宾语，例(14)句末又有“乎”。

以上三式上古汉语里用例很多，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变式，因与中古汉语无关，故略而不谈。

这三式有个共同点：使用疑问词“何”之类。杨伯峻《古汉语虚词》说：“以上都是疑问句，无论单用‘为’字，或者连用‘为乎’‘为哉’，都少不了另外一个疑问词，如‘何’‘奚’等。”

但是，到了中古，在这类疑问句里出现了不用疑问词的例子，其中有的形式很常用，下面所举三式就是这类现象。

2.1 以…为？

这是“何以…为？”省去“何”的形式，其用例很少见：

(15)吾以无嗣，故育异姓；天授余祚，今以子为？（六度集经5，大3，25下）

2.2 用…为？

这是“何用…为？”省去“何”的形式，中古极为常见，“用”的后面多接名词，但有时接动词。跟上面诸式一样，这种形式也是反问句，不是单纯的疑问。

(16) 我为医师，周行治病，病者之家，争为我使，当用奴为？（棕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9中）

(17) 诸臣即问：“所从得此儿？”婆罗门言：“我自乞得，用问我为？”（太子须大拏经，大3，423上；“用问我为”，宋本作“用为问我”）

(18) 得便存活，不得便死；审当尔者，我用活为？（出曜经16，大4，694上）

(19) 已失一牛，俱不全足，用是牛为？（百喻经2，大4，548下）

(20) 我今躬持此酪，往施如来，复用祀天为？（增壹阿含经

25，大2，685下）

（21） 若用是臭豆羹为？（𫘦吒和罗经，大1，870上）

（22） 汝刹利种，用出家受戒为？（十诵律2，大23，64中；此经以下有40例同样的疑问句）

以上一类例子在应该用“何”的地方有用“复”“当”的，大概因为要把句子调整为四个字的缘故。

（23） 如来弟子遇苦恼时，亦复求刀自杀。我今用此命为？不能从此岸至彼岸。（增壹阿含经19，大2，642下）

2.3…为？

这个形式不用疑问词“何”，也不用介词“以”等，仅在句末搁上“为”。句子表达的意思跟上述各式相同，并有在句末加疑问助词的例子。

（24） 今故告之，反怒为？（汉书97下，外戚传，孝成赵皇后传；颜师古注：“何为反怒”）

（25） 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相别时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琴歌，先秦诗2，27）

（26） 汝自有妇，藏著瓮中，复迎我为？（杂譬喻经下，失译，后汉？大4，509下）

（27） 我亦无所有，复见我为？（众经撰杂譬喻下，大4，542上）

（28） 布施济众，命终魂灵入于太山地狱，烧煮万毒，为施受害也，尔惠为乎？（六度集经1，大3，1上）

例（28）“为乎”并用，如果不用“乎”也可以。

3． 用为…？

这个形式可能是“用…为”紧合为“用为”而成的。这一推测的根据是，例（17）的“用问我为”在宋本作“用为问我”。但是，如果“用”的后面是名词的话，这种转换就不成立（例19的“用是牛为”就不能转换成“用为是牛”）。

分开使用的两个词合为一个复合词的例子有"如…何"（如何），"奈…何"（奈何），故而"用…为"也有合成"用为"的可能性吧。

（29） 舅告女曰，"用为牵衣？可提我臂。"（生经2，大3，78上）

（30） 其人白佛言："用为问我诸根变异？"（生经2，大3，80下）

"用为"是反问意思的"怎么""干嘛"，故有"没有必要做某事"的意思。

附："用为"除上述用法之外，还常常用作"以为"的意思：

（31） 我若本知有是厄难，宁住在彼，飡啖牛粪，用为活命。（佛本行集经49，大3，881中）

（32） 我常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幽明录，钩沉295）

4． 何所

这个词用法有二，一是询问场所（＝哪儿），一是询问事物（＝什么）。

4.1 问场所

在名词"所"前加上作定语的疑问词"何"，构成一个名词性短语（词组），这在上古已有，不过用法有局限。

（33） 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左传，哀公十四年）

（34） 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国语，郑语）

（35）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史记，孝武本纪）

上古的用例不多，大体如上，用作主语、宾语。"何所"作动词、介词的宾语，好像是到中古才有的用法，其语序有两种：在动词前和在动词后。下面例（36）中两种语序混用：

（36） 今者舍我，欲何所去？……欲诣何所？……今何所诣？

（佛本行集经49，大3，882上）

（37） 贤者从何所来？（长寿王经，大3，386中）

（38） 何所从来？行道得无疲极？（太子须大拏经，大3，422上）

（39） 其人当今，为在何所？（七女经，大14，908下）

（40） 但问仕当何所至？（冥祥记，钩沉471）

（41） 鬼问："欲至何所？"（列异传，钩沉142）

4.2 **问事物**

当询问事物时，"何所"一定位于动词之前。

（42） 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史记，孟尝君列传）

过去一般把"何所V"分析为"何/所V"，"客何所为"被释为"客所为(者)何"的倒置，就是说，用现代汉语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食客所干的是什么事呢？"若以上古汉语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是否也适用于中古汉语则有疑问。中古时期"所"的前面可以有能愿动词和副词，如果按照上面的看法对这类句子进行分析，则不成句。比如：

将何所作（例48）——>将所作何*

欲何所说（例45）——>欲所说何*

另外，如果"何"是被倒置而提前的成分，那么"何所"的结合就不坚固，二字之间会有插入别的词语的情况。比方说"何所为"应有"何哉所为""何客所为"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似没有把这种"何所"拆开来的现象。看来，中古的"何所"应是一个词，意义跟"何"一样，"所"已经词尾化了。不过，中古汉语这种用法的"何所"继承了上古汉语的语序：放在动词之前，没有见到像现代汉语语序（作何所，说何所）的例子。

（43）不知鬼悉何所畏忌？（列异传，钩沉142）

（44）君欲何所见？（祖台之志怪，钩沉208）

(45) 悲声极苦，欲何所说？（杂宝藏经10，大4，498下）

(46) 欲何所求索？（太子须大拏经，大3，419中）

(47) 圣师来此，欲何所为？（立世阿毘昙论2，大32，179下）

(48) 将何所作？（贤愚经10，大4，418下）

(49) 不知枝上，当何所有？（㮈女祇域因缘经，大14，897上）

(50) 刹利顶生王复白父曰："天王，我今当何所为？"父坚念王仙人告其子曰："汝当应学相继之法。"（中阿含经15，大1，520下）

"何所"即"何"，故"当何所为"意思相当于"应当学什么。"

5. 所＝何

在中古汉语里，有时把"所"用作"何"意。在这种场合，"何"可以说相当于上述第4节的"何所"。现将推测为显然是依据同一原文而翻译的两个不同译本加以比较对照：

《六度集经》卷2：梵志八人……到叶波国，俱拄杖翘一脚，向宫门立。太子闻之，欣然驰迎，犹子睹亲稽首接足，慰劳之曰："所由来乎？苦体如何？欲所求索？以一脚住乎？"

《太子须大拏经》：道士八人……到叶波国，俱拄杖翘一脚，向宫门立。太子闻之，甚大欢喜便出迎之，前为作礼如子见父，因相劳问："何所从来？行道得无勤苦？欲何所求索？用一脚为翘乎？

据《出三藏记》，《六度集经》为吴康僧会译，据《古今译经图记》，于太元二年(252)译出。《太子须大拏经》在《出三藏记》中作失译，《历代三宝记》作乞伏秦(西秦385—431)时圣坚译。比之前一译本晚了100多年，句子比前译本容易。引文中的"梵志"指婆罗门教徒，又称道士。引文记录了八个梵志拜访叶波国时太子所说的话。其中前译本的"所由来乎"在后译本中

作“何所从来”。这是把“从何所来”的介词宾语倒置而提前的形式。前译本的“由”同于“从”，因而“所”就跟后译本的“何所”相同，知道这个“所”的意思是“哪儿”。另外，前译本的“欲所求索”在后译本中作“欲何所求索”。“何所求索”意为“求索何所”，同样把宾语倒置提前了。前译本与后译本的差别不过是“何”字的有无。很清楚，前译本的“所”在后译本中作“何所”。这个“何”(=何所)是问事物的，意为“什么”。另外也有“所”问人，“何”=谁的用法，不过上引例文里没有出现。再有，上引例文中前译本的“慰劳之”在后译本里作“相劳问”，这足以做“相”=“之”(相字偏指)的例证。

5.1 问场所

动词用“在、之、诣”等跟场所有关的词。

(51)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搜神记11)

“所在”应释为“何在”。

(52) 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王羲之，杂帖，全晋文卷22，7页，影印本1583上)

“为”是疑问语气副词，“所在”即“何在”(在什么地方)的意思。

(53) 王问曰：“人有智慧，痴愚所在？”……王言：“人智今所在？”(那先比丘经，上，大32，709中)

如果把上面的“所在”看作上古汉语的名词性词组，把这些句子解释成省略了述语动词的疑问句，恐不正确。

(54) 贤者从何所来？将欲所之？(长寿王经，同例(37))

“所之”为“何之”意，动词“之”作述语用。

(55) 是时夫人白道人曰：“比丘今为所诣？”(增壹阿含经23，大2，667中)

“为”跟例(52)相同，是表示疑问语气的副词。

(56) 为从何来？为欲所至？（同上14，大2，618下）

如果“所之”“所诣”“所至”等是古代汉语的名词性词组，那么例(54)、(56)的“欲”就不能用，可见“所”的意思是“哪儿”。构成名词性词组的“所”是一个关系代名词(relative pronoun)，它转为疑问代名词是很好理解的(英语的关系代名词which when、where等兼作疑问代名词)。

(57) 诸臣即问：“所从得此儿？”（太子须大拏经，前出，例(17)；“所从”意为“何从”）

(58) 提无离菩萨问佛，是叹声从所出？（伅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上，大15，352中）

5.2 问人

(59) 即问：“是学当所从闻，当所从学？”（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大14，438下）

上面例(57)“所从得此儿”解作“从谁那里得此儿”也可以。

5.3 问事物

例见前举《六度集经》2的引文(101页)

5.4 问原因

(60) 见彼人舍有七重莲华，怪而问言：“尔舍所以有此莲华？”（杂宝藏经1，大4，451下）

此处“所以”为“何以”意。

6. 许＝何

中古时候，“所”还经常写作“许”，因此，“许”有时用作“何”意，用于“奈许”(奈何)、“几许”(几何)、“持许”(用何)、“为许”等固定结构(熟语)中。

(61) 双灯俱时尽，奈许两无由。（读曲歌，宋诗11，1343）

(62)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古诗十九首其十，汉诗12，331）

(63) 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颜氏家训，归心）

（64） 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桃叶，晋诗13,904；“持”，一般为“以”意，此处为“因”意）

初唐有“为许”，多被误读。

（65）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唐，杜审言，赠苏绾书记）

上古（周汉）汉语发展到中古逐渐变化，中古汉语往往有字面上跟上古汉语相同而表达的意义不同的现象，而且有不少在用法上也不相同。过去一般用上古汉语的知识解释中古汉语，当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时，就牵强附会。须知中古汉语是上古汉语变化后的语言，不完全相同，应该探究其特殊的词汇和语法。本文只是对中古的特殊疑问形式所作的初步考察。

（原载于《中国语研究》1987秋季号，此处有所改动）。

译者注：

本文曾以《中古（魏晋南北朝）汉语的特殊疑问形式》为题发表在《中国语文》1987年第6期，此处有增改。

第　二　部

近　　古（宋唐元明）

4．唐代文法试探

I

跟唐代语法研究有关连的论文不少，但其中较有系统的有以下两篇：

Maspero: Sur quelques textes anciens de chinois parle.
（BEFEO 14 1914年）

高名凯：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燕京学报第三十四期，民国37年）

Maspero使用的资料有《庞居士语录》、《传心法要》、《宛陵录》、《临济录》、《赵州语录》五种。选定这五种资料的理由是，这些资料都是他们的门人弟子直接编纂的，可以信用。高名凯氏使用了收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七的洞山和曹山的语录。由于此二种语录分别有两种本子，故合计为四种。大正藏卷四十七里另外还收录了几种唐代的禅家语录，高氏没有说明未加使用的理由。

Ⅱ

唐代的语法资料大致分两类，再把它们各一分为二比较合适。不过不可忘记，所说唐代是指从中唐到晚唐，并且也包括续后的五代在内。

A. 敦煌出土的写本[1]

a 文学 (一)

变文、诗歌、杂曲、赋、杂文等

b 佛典 (二)

以禅籍为中心

B. 后世的资料

a 文学及其他 (三)

诗、随笔、小说、史书等

b 佛典 (四)

禅家的语录等

不消说，Maspero和高名凯所使用的九种资料全都属于(四)，不过Maspero引用了一些属于(三)的资料作为旁证。

清代的校勘学被引进中国佛教史学，其结果是把属于(四)的禅籍跟《传灯录》、《祖堂集》等进行比较，这一方法近年在日本盛行（如宇井博士的禅宗史研究）。这是对内容相同的部分进行字句上的比较，如果同一内容没有在两种文献里重复出现，就不能进行比较。不仅如此，《传灯录》是宋代编纂的，《祖堂集》是五代（952年）编纂的，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刊本是1245年开版的，所以不管如何不能说是同时期的资料。此外再往前有《宝林传》，如果有内容相同的部分，同样可以使用，但现在只存有其卷六的平安朝写本（这部分可以按同时资料对待），现存的其他部分是宋代（金）刊行的本子，仍不能说是同时资

料。总之这个方法是在属于(四)的资料之间的校勘，作为佛教学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但在语言研究方面须要另外考虑其他方法。

总的说来，作为唐五代的语言资料最可信用的不消说是敦煌资料。但是这些资料误脱很多，十分难懂，而且迄今公开发表的还不很多。因此如果可能，一并使用占据唐代文献之大部分的后世资料是合适的。但是在这种场合不能毫无批判地使用那些资料，在这一点上，Maspero和高名凯对于唐代语法的研究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为了推测这些文献作为语言资料在哪种程度上可以信用，我首先选择以唐代为上限的有特点的语法成分[2]，调查它们在上述四种资料中是怎样出现的。不过我想预先声明的是，现在一般可以利用的资料中大致全部过目的目前只有(二)，(一)还只见到其中一半左右，(三)一小部分，(四)借用Maspero和高氏的研究成果，并调查了其遗漏的一些内容。另外，必要时还援引了(五)宋代的资料作为参考。

1. 這

(一)“這”极为多用，不胜枚举。仅举其一为例：

牟尼這日发慈言。(维摩变文P. 2292)

(二)“這”多见，《历代法宝记》里作“赭”字：

若觅远公，只這贱奴便是。(惠远外传S. 2401)赭回好好，更看去也。(历代法宝记P. 2125)

(三)用“这”“遮”“者”

這回归去免来无？(白居易，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

况伊如燕這身材。(才调集，无名氏诗)却骂曹将军曰：“這胡误我，這胡误我！”(旧唐书卷二百上，史思明传)

老夫似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箇矣。(唐摭言卷三)

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唐摭言卷五）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王衍，醉妆词）

（四）Maspero和高名凯都收录了"這""者"，都没有列举"遮"，但"遮"用得相当不少。

平日只学口头三昧，说禅说道，喝佛骂祖，到遮里都用不着。（宛陵录，缩藏腾帙四，又大正藏卷四十八）

遮沙弥争敢取次语！（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备考〕据以上引用数例可以推测，"這"（"者""遮"也同）在唐代还没有成为自立语，因此不存在"這是狗"的用法，一定用在名词或量词之前。作自立语用的还是"此"，代替"這是……"的是"此是……"(3)。

宋代也大致同样，作自立语用的例子很少。比如"娇痴后是事撋就，只這难依口。"（芦川词）另外，也无法证明"遮"和"者"是比"這"更早的标写法。

2. 地

"地"为"的"的前身，为副词词尾，这样说有语病，但大体是那样用的。这个词是否以唐代为上限有一些疑问，或可更往上追溯，因与下面叙述的"底"有关系，故觉有必要先叙述一下。

（一）暗地思量奏对言。（八相变文，云字二四号）闻语惨地敛双眉。（目连变文，S. 2614）

（二）恰似壮士把一瘦人腰急腔腔地大好。（历代法宝记P.2125.此句有误）

（三）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李白，越女词）几时来翠节，特地引红妆。（杜甫，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

忽地下堦裙带解，非时应得见君王。（王建，宫词）

（四）这类"地"高名凯注意到了，Maspero没有注意到。

〔备考〕《禅会语录》里有跟下述“底”同样用法的“地”，对此现在尚不能解释。

3. 底

“底”为“的”的前身，助词。用作“…的”、“…的东西”、“叫作…的”之意。

(一)(二)都未见到确实的用例。

(三)诗中“底”多见，如不是本义“底面”，就是表示“何”意的疑问词。像这里所说的助词“底”尚未找见。但在《隋唐嘉话》里有“崔湜为中书令，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的用例。

(四)用得极多，Maspero和高名凯都已收录。

(五)“底”在宋代文献中多用是不消说的，杨万里的诗里也多见，如“天上也无甜底冰”，“祇今开底是红梅”之类。

4. 争

此为用于反问的“争”。

(一)多用

如此丽质婵娟，争不妄生动念。(维摩变文，光字九四号)

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云谣集杂曲子，洞仙歌)

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争处断？(叹五更)

(二)用得极少，下例极为罕见：

争得知道他讲赞不能平等？(惠远外传S．2401)

(三)诗里用得很多，但管见所及，如下所述初盛唐时极少见，晚唐五代作家的作品里多见。以下每个诗人各举一例：

邑人争识马相如？(李嘉祐，赠肃兵曹)

争敢三年作归计？(白居易，江亭夕望)

苏武争禁十九年？(杜牧，边上闻笳三首)

争拭酬恩泪得干？（李商隐，送郑大台文南觐）
争知天上无人住？（陆龟蒙，自遣）
争肯潜忘秣饲恩？（曹唐，病马）
杏花争忍扫成堆？（郑谷，长门怨二首）
争似山中隐，和云枕碧湍？（吴融，早发潼关）
争得东阳病骨肥？（胡宿，次韵和朱况雨中之什）
争教人少年？（栖蟾，宿巴江）
争忍暮年归故里？（郑文宝，读江总传）
六宫争肯学梅妆？（牛峤，红蔷薇）
官高争得似君闲？（李珣，渔父歌）
争及尧阶三尺高？（江遵，长城）

对话中的用例如：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唐摭言卷十二）

（四）高名凯指出此词的存在，而Maspero未言及。

5. 怎

（一）未见只用"怎"一字的，"怎生"有下面的例子，但在其他文献里似未见。

准承佛果理全亏，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变文，P.2292）

（二）（三）里均未见。

（四）《庞居士语录》里有下面的例子。Maspero从此语录里采录了很多用例，但未注意到"怎生"，高名凯也尚未言及，大概极为罕见吧。

士曰："犹是抛身势，怎生是嚬呻势？（庞居士语录）

［备考］"怎""怎生"在宋代以后多用，这不消说，宋诗里的用例如下：

王孙心眼怎安排？（范成大，戏题赵从善两画轴）

6. 麽

此为句终词（句末助词）“麽”。可能先是“無”作句终词，进而如下所述字体改为“磨”“摩”等，最后作“麽”。

（一）磨

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磨？（云谣集，凤归云偏）

损失酬高价，求嗔得也磨？（王梵志诗P。2718）

摩

体挂毳衫惭往日，青天空照得知摩？（杂诗，殷字四一号，敦煌杂录）

这类资料里不用“麽”。《疆村遗书》里所收《云谣集》中把“磨”改作“麽”。

（二）极为罕见，有以下例子：

张眉努目喧破罗，牵翁及母怕你摩？（悉昙颂，鸟字六四号）

没有用“磨”“麽”。

（三）使用“摩”，如有名的顾夐《荷叶杯》词九首里“来摩来”“知摩知”。自胡适释“摩”为“未”“没有”之后，《国语辞典》、高名凯等依照其说（注4）。但《词律》云：“摩字应系麽字，设为问答之辞，当于知摩二字略豆”，应该依从这种意见，因而应标点为“来摩？来。”使用“麽”字的诗人为王建、贾岛、殷文圭、贯休、韦庄等，从唐末到五代特别多，现每人各举一例：

拾得从他要赎麽？（王建，宫词）

南斋宿雨后，仍许重来麽（贾岛，王侍御南原庄）

拟把公卿换得麽？（殷文圭，题吴中陆龟蒙山斋）

不知更得及门麽？（贯休，酬韦相公见寄）

(四)使用"麼"，未见"磨""摩"的用例。

7. 甚

意思为"什么"。

(一)多用。

耶孃甚处传书觅？(雀踏枝)

你等是甚人？(句道兴，搜神记)

借问孃孃，趣向甚处？(目连变文，成字九六号)

早简缘甚不应？(目连变文S. 2614)

今日礼拜甚人？(八相变文，云字廿四号；乃字九一号里也有同样的句子)

(二)即问上人涅槃经疏从甚处得来？(惠远外传)

(三)诗里表示"什么"之意用"何"和"底"，几乎不用"甚"。作为对话的记录有以下的例子：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唐摭言卷七)

这段有名的故事又见于《幽闲鼓吹》、《尧山堂外纪》，表达上文言成分更多一些。

(四)多用。Maspero、高名凯均言及。

8. 甚麽

(一)用"是没"表示，尚未找出其他标写法。狱主问言："寄是没物来开？"(目连变文S. 2614)

(二)用"是没""是勿""是物"，未见"什麼""甚麼"〔参照注(7)〕。

是没是佛？……是没是真如？……是没是三义？……(大乘

无生方便门S．2503）
远法师言："见是没？"（神会语录，石井本）
空便有是没物？（神会语录P.3047）
空更有是勿在？（神会语录，石井本）
是勿是生灭？（神会语录P.3047）
虽见不唤作是物。（神会语录，石井本）
不唤作是物。（神会语录P.3047）
（三）下面的例子最为有名：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因话录）
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麽？"（唐摭言卷六）
（四）"甚麽""什麽"都用。

9．只麽

大体相当于现代的"这么"，不只作副词，也作形容词用。
（一）以"只没"的字形出现：
积善之家有余庆，皇天只没煞无辜。（目连变文S.2614）
（二）仍作"只没"，频频出现于《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中，各举一例：
我今只没离，无作没生离。（神会语录，石井本）
我只没立。（历代法宝记P.2125）
（三）没有找出用例。
（四）常作"只麽""秖麽""祗麽"之形而用．Maspero和蒋名凯都全然未注意到。不用"只没"。
苦亦空只麽难忍。（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下）
大丈夫儿，莫祗麽论主论贼，论是论非。（临济录）
（五）宋代的文献里多用"只麽"。虽然唐诗里不用，但宋诗里

用“只麽”，这尤可注意。

只麽情亲鱼鸟，倘然图画麒麟。（黄庭坚，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

只麽功名是，如今悟解不？（杨万里，腊夜普明寺睡觉二首）

10。 舆麽

（一）任何字形的用例也未找到。

（二）可见“异没”，没有“舆麽”。

异没时作物生？（神会语录，石井本）

如似异没禅，我嫌不行。（历代法宝记P.2125）

（三）全然未见用例。

（四）用“舆麽”，Maspero高名凯均已收录。

［备考］“异”跟“舆”不计声调则同音，这从敦煌出土的《开蒙要训》的注音例子等可以推测(5)。因此如果敦煌资料里有“舆没”，后世资料里有“异麽”也是正常的，不过尚未见到。

“恁麽”“舆麽”，高名凯均释为“这样”，这可能由于不知道“只麽”一词的存在。另外如不搜集众多的用例就不能断定“恁麽”“舆麽”是中指还是远指。再有，“只麽”为近指大体没有疑问。

11.恁

（一）（二）均未找到用例。

（三）在大典禅师的《诗家推敲》里列举了白居易使用了“恁”的七例诗句，但在白氏本集里似未见到，权且引用二例，其他存疑。

并槛穿篱只恁骄（笋）

扑洒衝琴时恁狂（蜂）

终是为伊，只恁偷瘦。（欧阳炯，贺明朝）

（四）"恁麽"常用，Maspero高名凯都已收录。

12. 没 阿没

"阿没"为"甚麽"之意。一解"阿"为疑问词，"没"为"物"意；也可释作"阿"为接头辞，"没"为疑问词。从现代方言来看，似以前者为当，但在敦煌资料里没有"阿"用于疑问的例子。与此相反,如下所举"没"单独表示疑问的用例有不少。

和言："觉是没？"答："觉是离。"……"佛是没？""佛是觉。"……"法是没？"……"佛是何？"……（赞禅门诗S.2503）

缘没唤无闻为根本……缘阿没由先证离身心？（大乘无生方便门，S.2503）

金刚经道没语？（神会语录，石井本和P.3047）

佛道没语？（直了性壇语，寒字八一号）

尤其是"缘没"同时又作"缘阿没"，再把当时口语中"阿谁""阿你""阿那"等很多接头辞的"阿"一并加以考虑，哪一种解释比较妥当自然就清楚了。

（一）於身有阿没好处，乃是自招祸恤。（燕子赋P.2653援项三）

思量阿没有恩慈？（劝戒杀生文P.2809）(6)

（二）缘阿没不觉不知？（大乘无生方便门S.2503）

自性从阿没处？（同上）

（三）天下祗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唐摭言卷十二）

（四）无。

13. 作麽

（一）未见用例。

（二）有"作没""作没生""作勿生""作物生"，没有"作

麼”“作麼生”。（参照注7）

作没无住？（直了性壇语，寒字八一号）

作没生开慧门？……作没生开智门？（大乘无生方便门S.2503）

作没生即是不分别智？（顿悟真宗论P.2162）異没时作物生？（神会语录，石井本）

（三）诗里用“作麼”“作麼生”。

皎然易解事，作麼无精神！（寒山诗，四部丛刊本）

好句慵收拾，清风作麼来？（贯休，秋居寄王相公三首）

白发应全白，生涯作麼生？（贯休，怀周朴张为）

（四）有“作麼”“作麼生”，Maspero高名凯均已收录。

（五）宋诗里也见到“作麼”“作麼生”。

半岁作麼度居诸？（杨万里，晓登子城）

南人到此亦肠断，不是南人作麼生？（杨万里，过真阳峡）

淮南得道岑南行，岑上回头作麼生？（戴复古，题梅岑云封）

Ⅱ

我们调查了以上13个词的有无及其标写形式。其中1.“這”，2.“地”，4.“争”三个词四种资料里都用，因为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不再提出讨论。5.“怎”的用例极少，而且由于资料里有一些疑点，故这里略而不谈。剩下的九个词，既出现在（一）和（二）的敦煌资料里，又出现在（四）的禅家语录里的只有一个词（7.“甚”），其他全不一样，就是说可以概括如下：

A．属于（四）的禅籍中，助词“底”多用，但在敦煌资料里未见有确实的用例。

B．句终词“麼”在敦煌资料里的写法是“磨”或“摩”，不用“麼”字。但在Maspero和高名凯使用的属于（四）的禅籍中“磨”“摩”都不用，只用“麼”。

C. 关于8、9、10、12、13五个词，尽管敦煌资料用入声字“没”“勿”“物”(-t)，但属于(四)的禅籍中用不是入声字的“麽”。不过Maspero和高名凯都没有注意到。这些“麽”字在稍早一些的刊本里作“磨”。但不管是“麽”还是“磨”都不是入声字却是清楚的。由此来看，不得不认为使用“磨”和“麽”的资料是在这些词脱落了入声韵尾之后的东西。

从以上各点来看，属于(四)的资料是最不可信用的，以此为中心来研究唐代的语言，恐会招致错误的结论。宇井博士在岩波文库本《传心法要》的后记里引用他书的用例说明：《传心法要》里可以见到宋代盛用的词语如“什麽”、“與麽”、“甚麽”、“者箇”、“如许”，他说这些词语在唐代已经日常习用，语录里有这些词是不足为怪的。

这些词中“者箇”和“如许”不成问题，但把“什麽”“與麽”“甚麽”仍作为唐代的词语来看则是有问题的。在这一点上宇井博士的阐述有些勉强，如上所述，这从跟敦煌资料的比较就可以看清楚。

下面拟检查一下属于（三）的资料。这类资料种类繁多，把它们总括而论无疑是困难的。现在无暇就一个一个的文献进行论述，只极粗略地考虑。如上所述，使用6“摩”，8“是勿”，12“阿没”等，显然是继承唐五代之旧，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用了显然是后世用语的词语。作为语言资料，可以说只处于比(四)的禅宗语录稍高一等的地步。“阿没”之类的词存留在《唐摭言》里，也是由于这个词早先已废而不用，后人自作聪明，写时未作改动之故。如果这个词是从“是勿”“是没”“是物”变化为“什麽”“甚麽”而传至后世的，那么这个“阿没”或许会被改作后世的字形也未可知(8)。更大胆地推测，在属于(三)的唐诗中尽管助词“麽”（本文的6麽）用为平声，而同样在唐诗中，“作麽”“作麽生”的“麽”用为仄声，这可能是“麽”本

来是入声字，作者自身大概用“勿”“没”“物”等入声字书写，由于后世改写为“麽”而产生了那种矛盾的(9)。总之，应该用同时期资料敦煌写本来研究唐五代的语言，除此之外的资料不能作为根本资料。不过，作为辅助性的资料而援用当然不妨，而且不这样做，期待于完璧是不可能的。

（1952.5.25发表于大阪外大，6.24完稿，8.17订正）

[附注]

（1） 已经公开发表的敦煌口语资料的目录由笔者编纂油印，目前正进一步作增订。

（2） 本文不过是试着为唐代语法体系的研究所作的准备作业，因而本文没有网罗唐代语法中的一切主要问题，但这里所选定的13个词都包含重要的问题，这是无须怀疑的。

（3） 比如“此是何人”“此是死事”，均见于《八相变文》(云字二四号)。

（4） 胡适《词选》（P.23）。又，高名凯《汉语句终词的研究》（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

（5） 参照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另外经常可以看到“以”“已”跟“与”混用的例子。如：“父母早亡，兄弟义居，与我未学，遣我往边先生处入学。”（句道兴，搜神记）

（6） 此二例据畏友入矢义高氏的教示。

（7） 作为例外，有《三宝问答》（S.2669）里的“甚謨”，《禅宗安心义》（宿字九九号）里的“作無生”。“謨”，普通为平声，但《汉书》叙传“謨先圣之大繇兮”，颜师古注云“謨音摹，又音莫”，所以也读入声，只是要注意这是-K尾入声字。“無”或是由于跟“没”同义而通用的吧。

（8） 或许因为“阿没”成为废用词，其意变得不明了，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里把“阿没处”改为全然不相干的另一个词“若箇”。

（9） 刘淇的《助字辨略》里，“麽”分属平去两读。分属平仄两读姑且不论，读去声的根据不清楚。

（《亚洲言语研究》5号，1953）

5. “甚 麽”考

关于“甚麽”一词，早就有很多人谈到(注)，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作介绍和评价，而直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跟“甚麽”相当的词自唐代始见，隋以前未见用例。在唐五代时期这个词有各种标写形式，现在根据这些形式的文字在音韵上的大的特征，分类如下（o表示开音节）：

a型	－o	－t	是物　是勿　是没
b型	－m		甚
c_1型	－m	－t	甚物　甚没
c_2型	－p	－t	什没（拾没）
d_1型	－m	－o	甚謨　甚摩　甚麽
d_2型	－p	－o	什摩　什麽

下面举例逐个加以说明。

a型　－o　－t

这一类型的词出现最早。

是物

1　未审马别驾疑是物？（神会语录，石井本）

2　唤作是物？（神会语录p.3047）

3　见无物唤作是物？（同上）

是勿

4　是勿是生灭法？（神会语录，石井本。伯希和本同）

5　未审别驾疑是勿？（神会语录，伯希和本。跟例1为同一处）

6　空更有是勿在？（神会语录，石井本）

7　玄宗问黄幡绰：“是勿儿得人怜？”对曰：“自家儿得人怜。”（因话录卷4；又，太平广记卷164引）

是没

8　是是没？（神会语录，石井本。伯希和本没有相对应处）

9　唤作是没勿？（神会语录，石井本。跟例2为同一处。“勿”或为“物”意？或者“没”“勿”有一为衍字）

10　空便有是没物？（神会语录，伯希和本。跟例6为同一处）

11　是没是四魔？……是没是如来？（大乘五方便p.2270）

12　是没是因？是没是缘？（大乘无生方便门S.2503）

13　寄是没物来开？（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S.2614）

a型的词是什么时候使用的呢？最早是《神会语录》。神会生于总章元年（668），于上元元年（760）示寂。查此语录，其中有跟张说（667—730）的问答，而且有王侍御即王维在南阳跟神会相问答的记录。王维于开元二十八年(740)任殿中侍御史，据其《哭孟浩然》诗注知道他又被差遣而知南选，恐怕就是那个时候的问答。又有跟王琚(天宝六年[747]卒)的问答，仍是开元末年的事情。另外在该书里面可以看到跟神会开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大云寺排击北宗时的语言相同的文句。总之，这本书不是一定时期的问答的记录，而是集前后许多问答于一编的语录集，应是开元至迟是天宝年间完成的。石井本里有“唐贞元八年岁在未□”的题记。贞元8年(792)为壬申年，铃木大拙氏认为或是贞元7年之误，不管如何这是写本完成的时间。再有卷末有“唐癸巳年云云”，这应是元和11年(813)的东西。

其次，《因话录》不是同时资料，作为资料的可依据性小，在这里保存了“甚麼”较早时期的写法，值得奇怪。撰者赵璘，据《因话录》的记事，他开成三年(838)进士及第(卷3)，大中七年(853)为左补阙(卷1)，又做过衢州刺史(卷4)。总之，认为这本书大体完成于九世纪后半期是合适的。这里所引用的部分在《稗海》本里注为：“是勿儿犹言何儿也。”《因话录》里的注

有显然是原注的，但此注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后人加注的不清楚。又，《唐语林》卷5（古典文学出版社）作："'是物儿得人怜'是物儿者，犹何人儿也。"除了注进入正文之外，"勿"作"物"。"是勿"相当于"甚麽"是无疑的，但岑仲勉氏把"勿儿"作一词，认为这相当于广东话的"乜野"（"何"意）(隋唐史660页)。这样，"是"成了同动词，"儿"就不是孩子之意了。这种解释对于通常的问答形式来说是不自然的，恐怕不应信从。

《大乘五方便》P.2270本，P.2058本与之内容相同但后部阙失；又，位于S.2503首部的是其异本，相同的部分很多。〔S.2503由三个部分组成，其第一部分如上所述为《大乘五方便》之异本，为方便起见称作(1)。第二部分以照片说是第15张之后，仍无题名，最后为赞禅门诗一首，暂称之为(2)。第三部分是照片第18张之后，题作《大乘无生方便门》，称之为(3)〕《大乘五方便》大概是阐发神秀(606—706)的教旨的。据宗密的《圆觉大疏抄》(三之下)及《禅门师承袭图》，神秀也是以五方便通一切经的，这表明了他的根底。又，韦处厚的《大义禅师碑铭》里也有"秀以方便显"之句，显然神秀是以五方便作为其教旨的中心题目的。不消说《大乘五方便》不是神秀亲自执笔的，而是他跟弟子之间的问答的记录，大体上说，认为它比《神会录》等还早是合适的。P.2270的书写年代不清楚，卷末有"三界寺道真"的名字。出现道真之名的敦煌写本有不少，比如北京本余字18号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鹹字75号的《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服字30号的和戒文背面，P.2865《佛说护身命经》，S1634《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此外还有很多。道真是沙州三界寺的僧人，《诸祖师颂》背面有"释法僧正京城内外临壇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道真"的题记。再有，在《程氏女惠意在三界寺授戒牒》里有他作为师主于雍熙二年(985) 5月14日的署名，故知他是五代宋初的人。

《大乘无生方便门》书写在S.2503的第三部分，后部欠缺。这也是有关北宗禅的资料之一，跟前面的P.2270、P.2058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S.2614里有贞明七年(921)的题记。但《目连变文》似在很早就已问世。即在《本事诗》记载白居易为苏州刺史时的逸话里出现了《目连变》的名字。白居易做苏州刺史为宝历元年(825)，那时《目连变文》已经有名，上升为文人们的话题。这段记事又见于《唐摭言》卷13“矛盾”(古典文学出版社本)，句子稍异，开头的《目连变》作《目连经》，后头的《目连变》作《目连访母》。另外《太平广记》卷251“张祜”条里也有同样的文句，记作出自《摭言》，但文字跟《本事诗》所引几乎完全相同。

总而言之，盂兰盆的活动在《荆楚岁时记》虽已见，它从很早就已流行是确实的，尤其到了唐代更为盛行。可以说这是凭借着跟成为中国伦理思想之中心的孝的结合而形成的。支撑这一活动的正是目连救母的传说。玄宗亲自为《孝经》写注，而且从他在天宝三年(744)命令天下每家收藏一本《孝经》也可以看出对孝道的奖励和盂兰盆会的盛行是不能跟《目连变文》的讲唱割裂开来考虑的。关于盂兰盆，有杨炯的《盂兰盆赋》，写于则天武后的如意元年(692)，开头云：“粤大周如意元年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根据这个赋仿佛可见当时的盛况。更为盛大的是代宗大历年间，《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768)云：“七月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目连变文》可能就是乘着这一风潮而创作的。它的完成时期即使不能说盛唐也不会比中唐还晚。

由上可知，“是物”“是勿”“是没”大致用于盛唐时候，这三者因本子不同而在同一个地方书写为不同的字形，所以它们是相同的词，三者仅仅是标写上的不同。在高本汉的中古音里，

"是"作źie，"物、勿"作miuat，"没"作muat，但在盛唐时候的俗音里，"物""勿""没"或许已成为同音词。

b型 -m

这一类型的词只有"甚"。"甚"在唐代比起其他型的词要用得多得多，例子不胜枚举。首先拟举同时资料里的例子，一种作品只举一个例子（变文的标题暂依《敦煌变文集》）。

14 来者甚人？（汉将王陵变）
15 何姓何名甚处人？（捉季布传文）
16 缘甚於家不孝？（舜子变）
17 姓名是甚？（前汉刘家太子传）
18 此是甚山？（庐山远公话）
19 排此阵是甚时甚节？（韩擒虎话本）
20 判官名甚？（唐太宗入冥记）
21 於身有甚好处？（燕子赋P.2491）
22 酒不得水，作甚形容？（茶酒论）
23 夫人索酒亲自发愿浇来，甚道？（太子成道经）
24 今日拜甚人？（八相变）
25 缘甚此汤空闲？（难陁出家缘起）
26 未审此经何说，甚人闻法，唱将来！（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27 甚时政见一花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
28 未审大王缘甚事，心中斗不恋娇奢？（妙法莲华经讲经文P.2305）
29 不知有甚因依，遣池内之〔水〕却令清净？（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
30 因甚得见佛国严净？（维摩诘经讲经文S.3872）
31 为甚如今谦退？（维摩诘经讲经文P.2292）
32 十短九长解甚事？（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

33 揀甚僧尼及道侣。(无常经讲经文)

34 因甚自从亡没后，阿娘特地落三塗？(目连缘起P.2193)

35 早箇缘甚不应？(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P.2614)

36 借问娘娘趣向甚处？(目连变文，北京本成字96号)

37 前生修甚因缘，今世形容转差？(丑女缘起)

38 有日无夜着甚眠？(不知名变文P.3128)

39 当初缘甚不嫌？(齖魺书P.2564)

40 你等是甚人？(搜神记,中村本)

41 共耶输陀女，修甚种果，复与太子，同为眷属？(悉达太子修道因缘，龙谷大学藏本)

42 交他耶孃，甚处传书覓？(鹊踏枝,敦煌零拾P.4017)

43 愁甚不团缘(圆)(送征衣S.5643)

44 甚人踏缀裙(P.3836)

45 前程将甚为支准(P.2054)

46 问："自性共甚离？"答："本性理中有无具不可得。"(大乘中宗见解，42行)

在同时资料中"甚"的用例大体如上所举，但判定其时代是非常困难的。先看变文，抄写时代清楚的有相当数量，但写作时代几乎都不清楚。其中如《韩擒虎话本》显然是会昌毁佛（845）之后的作品，还有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这种年代明确的作品，但其他作品从内容上不能决定其时代（目连变文如前所述可知大概）。

《大乘中宗见解》有光是汉字的、只用藏文记录其译音的和汉藏对音的。这里所引用的《大乘中宗见解》是汉字附上藏文注音的，卷末题有"大乘中宗见解义别行本，吴法师"。托马斯氏等人的文章中省去了"义"字，仅称《大乘中宗见解》（F.W. Thomas, S.Miyamoto, andG.L.M.Clauson: A Chines Wahayana Catechism in Tibet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JRAS.1929.

以及宫本正尊《敦煌出土大乘中宗见解及其研究》，《宗教究》新第6卷第4号，昭和4年）。省去“义”的根据不清楚，姑且从之。托马斯氏把这个对音的写本推定为七世纪到八世纪的东西，又把光是藏文的本子定作八世纪到九世纪的东西。罗常培氏从音韵史的立场出发对托马斯氏所举的对音的例子跟藏文译音的差异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两个写本的完成时代顺序相反，只有藏文的要早，对音的本子时代要晚（唐五代西北方音，70页），而且认为《大乘中宗见解》的注音比唐蕃会盟碑（长庆二年，西历822年）要稍晚一些是无疑的（同书189页）。可能罗氏的见解是正确的，但这终究讲的是其注音，《大乘中宗见解》的本文，即用汉字书写的东西的成立年代仍当别论，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不清楚。由于以上的原因，“甚”字使用的上限根据同时资料不能确定。因此，拟检查一下可信性差的后时资料。唐人诗里用作“何”意的“甚”决不多，现在把它的不多见的例子列举于下：

47 人生随处堪为乐，管甚秋香满鬓边。（牟融，重赠张籍，全唐诗，同文书局本，17卷80叶里）

48 虽然占得笙歌地，将甚酬他雨露恩？（唐彦谦，牡丹，全唐诗25卷23叶表）

49 为甚竿头挑着走，世间难遇识鱼人。（黄冠道人歌，钓矶立谈引）

50 晋刘道真遭乱，於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启颜录，太平广记253）

51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唐摭言卷七，知己）

除上之外有时代稍晚的用例，这里就不举了。下面拟粗略地检讨一下以上四例。关于牟融，《全唐诗》里云："牟融有赠欧阳詹、张籍、韩翃诸人诗，盖贞元元和间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其传记等并不清楚。例47的诗是赠给张籍的，而张籍确切的生卒年也不清楚，并且张籍不曾赠诗给牟融。最后只能说牟融是785年—820年时候的人。关于此诗的字句，没有见到有异文的资料。把"管甚"置于句首的形式在唐诗中未见他例，后世大概也极少有，例如：

52　怎如臣向青山顶上，白云堆里，展开眉头，解放肚皮，且一觉睡，管甚玉兔东升，红轮西坠。（陈抟，对御歌，坚瓠续集卷3）

陈抟的诗收于《全五代诗》卷17，但未见此诗，忽然出现在清人的随笔《坚瓠续集》里令人怀疑。不过，牟融不是有名的诗人，即使他把俗语的"管甚"用于诗里，由于没有模仿这种写法的作品，所以也可认为这个用例是孤立的。

下面谈谈唐彦谦。他的传附载于《旧唐书》卷190下其祖父唐次的传里，又附载在《新唐书》卷89唐俭传里。另外在《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里也可见。他的确切的生卒年不清楚，但他生活在咸通到光启年间（860—887）是确实的，所以可以说他是九世纪后半期的人。唐彦谦的这首诗在《全唐诗》里与其他七言绝句相差甚远，放在倒数第二。由此来看这首诗可能是《全唐诗》或是它的某一本子从别的系统的本子增补的。但是在宋代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卷71(文学古籍刊行社本，2177页)里有这首诗，不应对此诗加以怀疑。《钓矶立谈》里引的黄冠道人的诗又收在清人李调元的《全五代诗》卷23里，引自《十国春秋》。这首诗作于十国吴的高祖（杨行密）称王的时候，故应作于910年。《钓矶立谈》在《宋史艺文志》里被当作史虚白的著作，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是他的儿子所作，《总目提要》里看得很清楚。

《启颜录》是笑话集，为侯白所撰。侯白为隋初人，其传见于《隋书》卷58陆爽传，《续高僧传》卷2及《达摩笈多传》。此书已佚，完全的本子未传下来，但留存下来的部分有敦煌本，《太平广记》所引用的，《类说》所引用的等六种（据王利器《历代笑话集》），不过其中也出现了唐代的内容，看来后人的增补也不少。

从以上各方面来看，认为“甚”是从九世纪时使用的大致不会有误。这个词似是“是物”等a型的音的缩约，高本汉“甚”的中古音作źi̯əm，现在要说明źi̯e+mi̯uat>źi̯əm似有点勉强，但是“物”失去意义，又写作“勿”和“没”，由于用两个字表示“什么”的意义，所以发音极弱，韵尾几乎消失，故有可能从“是物”变为“甚”。下面据S.2736、S.1000的汉藏对照语汇集（九世纪时，A Tibeto-Chinese word-and-Phrase Book BSOAS，Ⅻ，3/4；1948）来看一下，作“何”意的词有śima和śim，引其两三个例子于下：

tsi ma ra （做甚麼了）

yihu si ma bur （有甚麼慕）

sim he ra （甚晓了）

（汉字不一定正确，“慕”显为“物”之误，“了”恐为“罗”，“做”也可疑）上例中的sim是“甚”是无疑的，但Si ma应该填写什么汉字呢？不须说，si不是“甚”，也不会是“什”“拾”。不仅没有用藏文把这些字注为si音的例子，连《集韵》也已注意到“拾没”的“没”的变音，把它收在智韵，但关于“拾”（与“什”同音）却什么也没说。si没有疑问是“是”，在用藏文书写的部分，“是”字毫无例外地注上si音。下面看ma，这肯定是“没”（也包括“物”“勿”）的入声韵尾脱落之后的音，后面叙述的《大乘中宗见解》里，“没”的注音为ma。但是不能认为a型的词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入声韵尾，正因为当初有入声韵尾

才使用了入声字的，但这个入声韵尾不久就脱落了。就是说，汉藏对照语汇集里同时反映了跟“甚麽”有关的a型的“是没”的音变（未见用汉字标记的例子）和b型的“甚”，可以说是过渡期里的形式。因此可以说，关于“甚”的来源，用藏文的注音解释为：śi＋ma＞（śima）＞śim 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吧。

C_1型　－m　－t

属于这一型的词是“甚”再带上“物”“没”。先举其用例：

53　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太平广记卷248引，启颜录“吃人”）

54　三藏曰：“问我作甚没？”（宝林传卷6）

55　唤作甚没物？（大乘中宗见解105，6行）

56　久境唤作甚没物？（同上，109行）

57　是甚没人？……作甚没来？（李陵变文，北京本）

58　问曰：“甚没人？”（太平广记卷400引博异志）关于《启颜录》前已谈过。《宝林传》原来有十卷，现存不足七卷。为贞元十七年（801）朱陵沙门智矩所撰，圆仁的《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里著录。这里所引用的卷6，现存有推测为我国平安朝末期的写本。《李陵变文》写作和抄写的年代均不明。《太平广记》卷400里引用的《博异志》题为苏遏，因为是天宝年间的传说，所以只能确定是在此后写作的。《博异志》的著者被当作谷神子，但不知此是何人。一般认为是郑还古所作（参照拙著《中国历代口语文》）。

这种接尾辞化的“没”同样失去了入声韵尾，这从具有藏文对音的《大乘中宗见解》可以明白。比如例55的“甚没”注音为Sibma，例56的注音为zimma。

C_2型　－p　－t

属于这一型的只有“什没”。例如：

59　前生为什没不修行？（阿弥陀经讲经文，S.6551）

据向达说，这个变文是居住在于阗的僧人写的，而且其中有“圣天可汗大回鹘国”之语。“圣天可汗”是于阗国王，于阗在9世纪之后被维吾尔族占领，故称“大回鹘国”。另外文中也可看到维吾尔的官名。“什没”据例55的注音šibma可以理解，用例当不只这一个，详细情况不明。

此外又有写作“拾没”的，很早就被注意到。没有见到实际的用例，但《集韵》上声智韵母果切收有“没”，云：“不知而问曰拾没。”又，《康熙字典》和《通俗编》里也引用了。

d_1型　－m　－o

这一型的词有“甚謨”“甚摩”“甚麽”，C_1型的入声韵尾失去之后才这样写的。

60　毕竟唤作甚謨物？（大乘中宗见解43行，注音为Simma）

61　甚摩处来？（祖堂集卷20，14叶里）

62　甚麽处人？（景德传灯录卷8，大正藏卷51，261页下）

63　这不是心是甚麽？（张子语录后录）

“甚謨”只找出上面的一例，另在三宝问答(S.2669)里也可见，但这是《大乘中宗见解》的断片。“甚摩”是五代的写法，到了宋代写作“甚麽”，用例不少，此不赘举。“甚麽”也见于唐代的禅家语录，但这肯定是宋代的写法。例如：

64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麽人？（庞居士语录上，和刻本1叶表）

d_2型　－p　－o

属于这一型的有“什摩”和“什麽”。“什摩”是五代的写法，“什麽”是到了宋代才产生的写法。其用例极多，现各举一例：

65　贵姓什摩？（祖堂集卷4，15叶里）

66　在什麽处？（景德传灯录卷8，大正藏卷51，261页）

“什麽”的唐代用例除了《通俗编》里引的《摭言》之外，几乎

很少有。不过禅家语录里很多，大概还是到了宋代而改写的吧。同时资料里绝看不到。下面是禅家语录的例子：

67　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麽人？（庞居士语录上，1叶里）

68　箇俗人频频入院，讨箇什麽？（同上，2叶里）

庞居士即庞蕴，其生年不详，卒年据入矢义高氏推定为元和十年（815）。《祖堂集》卷15只说“偈颂可近三百余首，广行于世”，没有提到有语录之事。《景德传灯录》卷8也同样。他的语录据传为唐代于頔（？—815）所编，但可能是假托，恐不能以此为资料来研究九世纪的语言。这不只限于《庞居士语录》，唐代禅家语录整个都可以这样说。

考虑d_2型的来源似有困难的问题。是把“什摩”看作出于C_2型的“什没”呢，还是出于d_1型的“甚摩”的呢？有难以决定之处。如前所述，C_2型极少见，或许看作是d_1型变化了的形式为宜。

在唐五代的西北地区，入声韵尾－p变为－b，因此近似于－m，而且有例子表明在某种场合可能跟－m相同。比如《教坊记》里又把“踏谣娘”称作“谈容娘”。这本书是把开元年间所见所闻的教坊乐曲在安史之乱的当时或在其后追忆并记录下来的，如果认为这书保持了当时的原貌，那么作为－p和－m相混同的记录只能说是相当早的。另外还有把“十”念作ɕin（准确地说是ɕim）的，比如：

腾衫红栏干，三百六十桥。（白居易诗，但今本无）

红栏三百九十桥。（白居易，正月三日闲行，全唐诗卷16，83叶里）

其他把“十”－P读作“谌”－m的，以《宋景文公笔记》为首，宋人的诗话、随笔等里面也都说到，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十”读ɕim，我们也都知道，十分有名。

又，“二十”的缩音为“廿”ɦʑiəp，此字又音“念”niem。

把“二十”读作“念”始于何时不能确知，晋吕忱《字林》（青照堂丛书本）里说：“廿音念，二十併也。”也未免太早了。后来韩愈有《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有的版本把这里的“二十”作“念”。还有，五代末宋初邱光庭的《兼明书》卷5云：“由吴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为念，而北人不为之避也。”此说有些过于牵强附会，但总而言之唐宋时候“二十”读作“念”。

以上是推测在某一方言中入声－p可能发音如－m的根据，但在藏文对音资料里情况稍异，即在藏文资料里，“十”只有位于鼻音之前时变为－m。首先在前述有藏文注音的《大乘中宗见解》里，“十”字共用了22个，其中20个注作śib，2个注作śim。现将注作śim音的地方引用于下：

问何者十二入（第15行）

内外二六为十二（第18行）

（以上关于《大乘中宗见解》据 A Chines Mahā yana Cātechism in Tibet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JRAS, 1929）

另外P.1256记录了乘法的九九运算，在八九七十二　五九四十五　四八三十二的场合，“十”用śim表示。

还有，P.1239《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二十五的注音，在这个“五”之前的“十”音为śim（W.Simon: 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SOAS, Vol. XXI, part 2. 1958）

以上是“十”在鼻音之前出现时音变为śim的例子。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如下记述：

> 故都里巷间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谓十为谌，盖语急故以平声呼之。白傅诗曰：“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宋文安宫词曰：“三十六所春宫馆，二月香风送管弦”，晁以道诗亦云：“烦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诗”，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卷5，商务排印本，5叶表）

由上来看，入声－p发－m音是只限于其后为鼻音的场合，还是其他场合也有？还是有入声－p一般发作－m音的时期乃至有这样的方言？这些变化还不清楚。但是不管怎样，“什”在鼻音“摩”的前边转成了－m韵尾。由于这个原因，才用“什摩”的汉字来标写śimma的吧。但是在前举《大乘中宗见解》(第105行)里“甚”作śib一事成了这一论考的反证，不过只见到这一例，其他证实这一点的材料未见。因此认为“什”在前，后又变成了“甚”的想法似有些勉强。“什”在后来常用，也因为“什”的笔画少，写起来方便。还有“甚”常用作“很”意，因此把它用作“什么”之意感到不太合适，所以就拿使用较少的“什”来充当“什么”的意思了。

归纳以上内容大体如下：

a型	是物（是勿、是没）		8世纪前半
	↓		
b型	甚		9世纪
	↓		
c_1型	甚物（甚没）⟶C_2型	什没	9世纪
	↓		
d_1型	甚摩⟶d_2型	什摩	10世纪中
	↓		
	甚麼	什麼	10世纪后半以后

“是物”等的“是”是从“舍”而来的说法见于《新方言》，杨树达的《词诠》也原样引用，但是不仅用例极少，而且读音本身也很勉强，终究不可信。那么应该如何求其语源呢？“是”本为指示代名词，意为“这”，它又用作“所有”之意。这个时期无法确定，恐怕初唐已经产生了这个用法。下面列举若干唐五代时转用作“所有”之意的例子：

是处清晖满，从中幽兴多。（张九龄，商洛山行怀古，全唐

诗卷3，12叶里）
是物关兵气，何时免客愁？（杜甫，归雁，全唐诗卷8，93叶里）
长年是事皆抛尽，今日栏边暂眼明。（韩愈，戏题牡丹，全唐诗卷12，80叶表）
是客相逢皆故旧，无僧每见不殷勤。（白居易，狂吟七言十四韵，全唐诗卷17，58叶表）
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姚合，赠张籍太祝，全唐诗卷18，90叶表）
园林是处总残春。（顾非熊，暮春早起，全唐诗卷19，32叶表）
是物寒无色，汤泉正自流。（项期，晓发昭应，全唐诗卷21，10叶表）
是药皆谙性，令人渐信仙。（贾岛，送孙逸人，全唐诗卷21，81叶里）
是物皆磨灭，唯师出死生。（林宽，哭造微禅师，全唐诗卷22，85叶里）
佛经是处皆尊重，王勅何人不敬崇。（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敦煌变文集417页）
是阐提人能救度。（维摩诘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602页）
是人見者，皆云异哉。（敦煌本搜神记，敦煌变文集878页）
是箇少年皆老去。（杜荀鹤，重阳日有作，全唐诗卷26，7叶里）
百般美味不形相，是种珍修不尝啜。（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698页）

由以上例子知道，“是”单独用在名词之前，表示“凡”意，而且多与名词后面的“皆”“总”共用，进一步强调其意思。另外不仅直接附上名词，有时也在其间加上量词（最后二例）。

这样，当代名词指“所有”之物时，即为任指。在汉语中疑问代名词一般也转用于任指（什么→任什么）。或许因此而相反地从任指的“是”而产生了疑问的意思？不过它不用于一般名词只用于“物”（又写作“勿”“没”）的前面的原因还须要考虑，或许是很早就使用的“何物”的影响所致也未可知。而且正因为只用在“物”的前面，才很快地复合，最后成为一个音节，产生了“甚”的。

在说“是物”的时候，从语源上“是”表示疑问，“物”为“东西”意的名词。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光是相当于“物”的部分就表示疑问。现代北京话里说“干么”（即“干什么”之意。么ma阳平）的时候，这个“么”（也写作“吗”）为“何”意。这个“么”有点儿方言味，现在用得很广泛，前举《新方言》里也说“湖北曰么事”。现在寻检唐代跟它相当的词，没有写作“物”来表示的例子，而是用“没”：

金刚经道没语？（神会语录，石井本及P.3047；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124页）

问：“离念是没？”答：“离念是不动。”（大乘五方便P.2270及无题S.2503）

二乘人为没事，贪著禅味，堕二乘涅槃？（同上）

为没不觉不知？（无题S.2503）

缘没学此方便？（同上）

佛道没语？（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北京本，寒字81号）

缘没不攒身入草？（李陵变文，敦煌变文集86页）

缘没横罗鸟灾！（燕子赋，敦煌变文集249页）

听取经中没语道，分明好为唱唱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同上431页）

向下经文没语道，三千七宝唱将来。（同上433页）

缘没事谩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金精合属我，缘没

敢叫唤。（太平广记卷400引，博异志）

如上所示，“何”意的“没”在敦煌资料里很多，但在后时资料里很少，只找到一例。

这种用法的“没”是怎么产生的呢？看作是前述“是没”的省略很简单，但前面已述，在“是没”里，“何”的意思存在于“是”，“没”失去了意义而接尾辞化了。这样来看，启非省略“没”的现象即或有也不会有省略“是”的现象吗？下面把我个人的想法扼要阐述于下。

“何物”的“物”失去意义，仅同于“何”意的例子在南北朝时候不少。“何物”的“何”，词头辅音弱化，“何物”变成“阿物”。但是实际上只找到“阿没”（“阿磨”罕见）的写法。“阿没”在唐代的资料里多见，但是另一方面，“阿”作为接头辞不只附在名词前面也附在代名词前面，如“阿谁”“阿你”“阿侬”“阿那”等等。因而“阿没”的“阿”也被误解为接头辞，使人认为在这个词中“没”为“何”意，它的前面加上了没有意义的“阿”。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单个的“没”用作“何”意的。

注：关于“甚麼”，以《祖庭事苑》为始，《通俗编》卷33，助字辨略卷3、罗振玉《俗言》、章炳麟《新方言》，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唐钺《国故新探》卷2、吉川幸次郎说甚麼”（《中国语学2）、周法高“中国语法札记”（《国立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24）等均论及，此外片断的论述不胜枚举。

追记：本文是详述《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一书中的观点的旧稿的一部分，主旨相同。只是由于篇幅的关系删去了原稿的将近一半，因而有论说不充分的地方。另外，最近志林良治氏的论考问世，但本文未能论及。

（《神户外大论丛》19卷3号，1968年8月）

6. 《祖堂集》

《祖堂集》二十卷，为中国初期禅宗史传之一，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公元952年）由泉州招庆寺净修禅师文僜（一说“文”为“省”之误）之下的静、均二禅德编集，文僜写的序。此书比《景德传灯录》的编集早52年，是现存最早的总合性禅宗史传。编集的旨意与其说是史实，不如说搜集诸禅师的要语为其着眼点，也可看作古则公案的集大成。此书自五代编集以来，在中国已经绝迹，很早就传到朝鲜，在高丽高宗32年（公元1245年），作为大藏经的藏外补版而开版。其版木于大正初年被发现，用它重新印刷的书藏于各处。由于印刷上的好坏，或清楚或不清楚。全书“建”字缺笔，这是避高丽太祖王建的讳。另外，最近花园大学两次发行了誊写版，还有南朝鲜的影印本。

此书原来好像为一卷或不分卷，在开版的当时才分为20卷的，因而不能保证当时没有修改，但在内容上宜考虑为保存了五代编集时的原貌。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此书是系统了解早期白话的唯一资料。唐五代的诗词、变文等也有口语的影响，但其表现方式是零散的，只不过能拾举一些白话语汇。而且禅家语录中较早的多经后人修改加工，不可信用。本书用字保存了五代之旧，比如疑问助词（现代的“吗”）全都用“摩”，另外“什摩”“与摩”也同样。

参考资料：

太田辰夫《〈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1962）。

太田辰夫《中国历代口语文》（1957）。

柳田圣山《〈祖堂集〉的资料价值》（禅学研究 44号，1953）。

闵泳珪《景印祖堂集〉引》（晓城赵明基博士华甲纪念佛教史学

论丛，1965）。

（原载《中国语学新辞典》，1969）

7. 《祖堂集》语法概说

《祖堂集》反映的是唐末五代时候的语言，这个时候白话（近代汉语）的语法大体已形成。本文打算以《祖堂集》的语法为重点，观察白话的形成。

《祖堂集》原书现在存在与否不详，但因其版本犹存，故用它重新印刷的本子流传于世。这些本子都是将一叶（一块版木）暂且一折为二，订成线装本，所以没有版心。各叶的左端记有小字，如"祖 堂 集 卷一第二十四张"。所谓"张"就是"块"，也有作"丈"的，特别是从第四卷全部作"丈"，只有第一叶里没有这种侧记。最后一叶有例外，有时记在右侧，有时记得简略。总之，全书20卷就是这样编辑成的。一张即一叶，28行，把它四折订为折本，作折本形的书现已不存。

战后发行了把这种线装本按原样制成誊写版的本子。笔者所藏的本子为昭和26年（1951年）6月花园大学复印的五分册本（誊写版），上面清楚地记有原本的卷、张。后来，中文出版社的影印本出版了，各叶的卷、张的标记有多处被抹去。影印本另外还作为《〈祖堂集〉索引》里的附录。这上面卷、张的标记完全被抹去，一字未留。

上面提到的五分册本，在每一分册里收有原书的四卷，重新标上了各个分册通贯的页数。中文出版社的《〈祖堂集〉索引》也蹈袭了这种体例，使用起来非常便利。把原来的一张分作两页，每四卷标一通贯页数的形式到底还是方便的，跟原本的分卷形式不相干。虽为影印本，但涂去了原来的卷、叶，这有问题，不过现

在除此以外没有可依据的版本，所以本文例句的出处根据五分册本每册的页数。比如4.132，指第4分册132页。这相当于原本的第16卷13张的后半部。另外《祖堂集》没有活字本。原本异体字很多，拙编《唐宋俗字谱》祖堂集部分(1982年汲古书院)把这些异体字跟正体字相对照。《〈祖堂集〉索引》所收的影印本里加上了句读。

该书索引有拙编《〈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1962年初版，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和柳田圣山编《〈祖堂集〉索引》全三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0～84年刊)。前者主要为语词索引，后者为收录所有文字的所有用例的一字索引。

本文是笔者把1956年度和1981年度开特殊讲座课时发行的讲义合在一起，进行全面增补而写成的。引用的例句尽可能地选择浅显易懂的，并力求附上易懂的译文。不过在拙著《中国语历史文法》中详说的内容，本文多作省略，如加参照或许易于理解。

1. 名词

1.4 接头辞

现代话中的名词接头辞“阿”“老”已经使用。

1.4.1 阿

作为称谓的接头辞用，与现在相同。

阿婆睹师容仪堂堂，特异常僧。(4.132)

父阿嬢眷属远近邻舍，惣来惊讶。(1.113)

汝婀爷姓什摩？(1.107；婀＝阿)

这钝根阿师！(4.42)

1.4.2 老

老汉在这里住。(3.67)

老僧有事问诸人。(3.9)

老鸦衔红柿子来放师面前。(4.130)

汝也是老鼠吃盐。(4.32)

1.5 接尾辞

1.5.1 子

在名词后边附加"子"的用例，《祖堂集》里很多。关于其用法，当在动物名词后加"子"时如"狗子"，到底是狗之子呢，还是只指狗，从简单的用例难以断定。但是当说"老婆子"时，显然是"老婆"的意思，而非老婆之子的意思，这种"子"为接尾辞。跟子女的"子"或果实的"子"的原义无关的纯为接尾辞的例子很多，仅举数例：

琉璃瓶子口(2.73)

帝勅於白莲花亭子安置。(1.133)

乃戴笠子策杖入履。(1.167)

"子"有使动词名词化的功能，《祖堂集》里也有"拂子""投子"之类的例子：

六祖见僧，竖起拂子。(1.98)

三只投子掷下，失却一箇。(4.116)

"投子"后来写作"骰子"。

1.5.2 头

"头"在当时已很盛行，用例很多。用在块状、棒状义的名词后边，而且也用在方位词后边，这一点跟后世的白话相同。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做某事的价值(如"说头")，这类用法尚未见。

老僧要坐却日头。(2.87)

待你舌头落地则向你道。(5.108)

恰去到岭上，踢着石头。(3.37)

前头两则也有道理，后头无主在。(2.107)

1.5.3 儿

作接尾辞用的"儿"盛行较晚。由于《祖堂集》里在人和动物之

外几乎不用，所以好像作为接尾辞的“儿”尚未完成。比如，当说“猫儿”时，应是指一般的猫，但也不能断定绝对不是指猫之子。

2. 代名词

2.2 人称代名词

第一人称代名词有“我”、“吾”，第二人称有“你”、“汝”，第三人称有“他”、“渠”、“伊”。“吾”字用得很多，多出现于文言式的句子中，但当做宾语时，不一定是文言式的句子。

你只今识吾不？(1.149)

请兄与吾念看。(1.84)

“汝”也用得很多，恐怕口语里也使用，但也可见文言式的用法：

汝善护持，无令断绝。(1.44)

用于疑问的人称代名词有“谁”、“阿谁”、“谁人”：

汝是阿谁？(4.56)

谁人缚汝？(1.81)

2.2.1 第三人称

“他”、“渠”、“伊”等近代汉语里使用的第三人称代名词，在《祖堂集》里全部可以看到。中古时候“他”极少见，但此时使用频繁：

他道什摩？(2.94)

他屋里有多少典籍？(2.9)

道诚与他柴价钱。(1.90)

亦不敢辜负他。(2.53)

渠不似我，我不似渠。(1.169)

坐也听伊坐，卧也听伊卧。(2.24)

2.2.2 复数

在代名词后附上"等"、"辈"表示复数，但用例不多：

我等诸人谩作供奉。(1.121)

非我辈之所图。(2.38)

吾辈不及也。(4.131)

你等宜设无遮大会。(5.10)

"等"、"辈"似乎稍有文言味儿，之所以不用在第三人称之后，恐是因为前举"他"、"渠"、"伊"都是口语词，不把它们混杂在一起之故。由此来看，可以推测，口语中复数形式尚未成立。

2.2.4 尊称、谦称

把名词转用为尊称(第二人称)或谦称(第一人称)，不仅在这个时代，任何时代也都可见。《祖堂集》里常用"公"、"仁者"，"某"、"某甲"、"專甲"，但未传至现在。

关公什摩事！(2.108)

此间无公止泊处。(1.106)

仁者自心动。(1.91)

"某"作名词，不表示出人的姓名，这就转用为谦称。"某甲"即某人(指自已)，也作"某乙"，不过《祖堂集》里未见"某乙"。"專甲"不详，或疑为"某甲"之误写，但也有"某專甲"一语。这些词谦逊的意味都不强，近乎单纯的第一人称。

投某出家则不得。(1.175)

願和尚为某等说看。(1.121)

某甲不识文字。(1.84)

專甲不是那边人。(1.156)

第二人称的"你"在中古有一些用例，但不太确实。到了这个时代用得很多：

你莫闹。(2.86)

我问你。（1.116）

我与你休粮方。（1.181）

“阿”经常放在“你”前边，处于句子的开头。由于不位于句子中间做宾语等等，所以应是一种发语辞及“你”的接头辞。《祖堂集》中有七例。另在变文类的文献中也用在句子的开头。

阿你还知也无？（1.182）

2.2.6 自称、他称、统称

自称有“自己”、“自家”。

自己尚似怨家。（4.15）

亦不于自己事。（2.17）

何不问自家意旨？（1.110）

他称是指非自己的他人，不问单复数。《祖堂集》中“人家”、“他家”、“他人”有此用法：

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2.92）

他家即师国，贫道即国师。（1.121）

他人有剑伤物命，我之有剑救生灵。（3.4）

现代汉语中的统称“大家”，《祖堂集》里也用：

大家吃茶去。（3.115）

2.3 指示代名词

《祖堂集》里大体使用了以下一些指示代名词，这明确地显示了早期白话的成立。“箇”又作“个”，但在此书中没有区别。

近称

这 这 者 者箇 此 此箇

这里 者里 这边 此间

远称

那 那箇

那里 那边 彼中

疑问

那　那箇　阿那箇

那里　阿那里

甚摩　什摩

几时　早晚

2.3.1　近称

这

富于白话特征的“这”用得很多，但全做定语用，没有单用“这”做主语或宾语的。

这汉来作什摩？（1.158）

这多口阿师！（1.173）

这箇

一般可以自由运用，但用作主语限于判断句（用“是”）。

这箇是某甲兄。（1.175）

这箇不是火是什摩？（4.56）

不问这箇。（5.42）

从来疑这箇老汉。（5.99）

者

意义用法与“这”相同。

者阿师近前来。（2.84）

者箇

与“这箇”同，用例不如“这箇”多。《祖堂集》中没有“者箇”作主语之例，但由于用例很少，所以恐怕并非不能用作主语。

者箇雀儿还有佛性也无？（4.89）

辄不得损着者箇。（4.95）

此

“此”为文言词，但也作口语词用，在对话部分经常使用。

此是什麼人？（1.179）

此个

只见做定语的用例。只用“个”，未见用“箇”的例子。

不是此个事。（4.30）

这里

我这里有刀子。（2.5）

这里则易，那里则难。（3.89）

者里

与“这里”同。

汝诸人来者里覓什麼？（2.100）

这边

莫弃这边留那边。（1.162）

此间

也说“此中”，但用例极少。

汝在此间多少时？（1.174）

2.3.2 远称

那

远称的“那”用作定语。

任汝世界烂坏，那人亦不彩汝。（3.30）

要那南山作什麼？（2.114）

那箇

你什麼处见那个？（4.112）

那个人还吃不？（2.10）

那里

那里事作麼生？（3.89）

还有这里那里麼？（3.89）

那边

那边还有这箇麼？（2.16）

那边事作麼生？（2.62）

彼中

彼中还有这箇也无？（1.148）

汝何不往彼中？（1.130）

2.3.3 疑问

表示疑问的指示代名词“那”（上声）单独的用例未见。有表示疑问义“豈”、“焉”的，如“那得”、“那敢”、“那堪”“那”作状语。因此，这类场合的“那”可称为疑问副词。这种用法在六朝已可见到。

那箇

“那”为上声，为“谁”的意思，与现代汉语用法相同。

大德且道，那箇是如来？（4.46）

那箇魔魅教你出家？（4.103）

阿那箇

与上面的“那箇”同义。做主语、定语，没有做宾语的例子。

阿那个是惠？阿那个是寂？（5.7）

阿那个寺里住？（2.84）

那里

犹“哪里”，与现代汉语同。

江西那里？（2.75）

到那里？（3.38）

阿那里

生缘在阿那里？（1.114）

阿那里去来？（2.85）

如上所述，“阿那”以“阿那个”、“阿那里”的形式使用，应该认为仅作“阿那”是不能用的。《祖堂集》里与此相反的例子极少，应是版本的误脱。

阿那是维摩祖父？(5.37)

这个“阿那”应是“阿那个”，“个”字恐脱落了。

这个是像，阿那人是镜。(3.43)

此例的“人”恐是“个”字之误。

甚摩

未审吾师唤作甚摩？(5.138)

甚摩处来？(5.140)

什摩（同“甚摩”）

贵姓什摩？(1.175)

汝是什摩人？(4.50)

几时

几时再来？(2.54)

早晚

师归新州早晚却回？(1.98)

3. 数词

3.1 基数

3.1.2 两

当表示2时，古代汉语用“二”。古代汉语里的“两”原则上用于两个为一套的事物上。如“两手”“两岸”即是，这种用法也传到现代汉语中。但是在现代汉语中，仅仅说两个时也用“两”，尤其在表示个体的量词(也包括把名词当量词用者)时一定用“两”，这一特点在《祖堂集》里也已出现。

某甲有山妻，兼有两颗血属。(4.73)(“颗”与日语中“一粒种子”的表达方式相同)

千株松下两函经。(1.170)

胁上书两行字。(4.126)

两句语(2.31)

两株嫩桂欠昌昌。(2.132)

教两个儿子投马祖出家。(4.38)

据某甲所见，两个总是瞎汉。(4.16)

“两”用于名词前面的例子如：

过得两年。(2.49)

三日程二日行，两日程一日行。(1.114)

两人坐地歇息次。(1.175)

“两”用作动量词的例子：

打两掴。(3.140)

遶转两三匝。(1.129)

“二”与“两”的用法在《祖堂集》中并不是跟现代汉语完全相同的，书中也有“二个座主”的例子。

3.2 不定数

3.2.1 用两个数词的

下面列举《祖堂集》里出现的特殊不定数。这种不定数在古白话里有，但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大使用。

现代汉语用“三四”“四五”这类相连续的数字表示不定数。《祖堂集》里这种例子很多，但有用不相连续的数字的例子(现代方言里也应有)。

其僧三五日后便辞。(2.94)

师便掴三五下。(2.107)

说什摩五百七百。(5.52)

不定数中一般小数在前，但《祖堂集》里有小数在后的例子：

行三两步。(3.65)

俨茶三两垸。(2.82)

3.2.2 用数词、后助数词的

些　用“些”表示少数或不定数不是发生在古代汉语里，而是唐代的用法。《祖堂集》里“𡭗”的用例很多，这可能是表示不

定数的。如下面的例子所示，“些”“妙”都必定后带“子”字：

乞取盐钱些子。(2.41)

今日上堂吃妙子饭。(2.40)

来 《祖堂集》里也有用“来”指某数的前后的用法，都用在位数词“十”“百”“千”的后边：

近有十来人。(4.53)

有新到二百来人。(2.76)

以(=已?)经得二千来年真风不替。(3.99)

3.3 疑问数词

疑问数词“多少”已可看见：

寺中有多少住持?(1.101)

重多少?(2.60)

3.4 序数

第 序数词“第”中古就有用例，《祖堂集》中用得很多：

第二日粥鼓鸣了。(1.149)

第三度方始得许。(1.168)

4. 量词

4.1 名量词

4.1.2 计数

名量词在六朝以前就已使用，故无必要特别对《祖堂集》里的用法加以叙述。可以说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名量词的使用普遍化了。下面举一些C式(名词的定语)的用例。数个体的量词：

观察使差人送百柄馒头(4.84)

栽松后造一首颂。(2.146)

师入园中见一株菜。(4.94)

只具一只眼。(5.16)

三只投子掷下。(4.116)

如持一只筋搅大海水。(3.143)

把一枝木吹两三下。(4.56)

师抽一茎布毛。(1.107)

直下提一口剑，刺断天下人疑网。(4.31)

金鸡解衔一颗米。(1.65)

一轮孤月，万像齐耀。(3.7)

我有一领袈裟。(1.74)

莫咬破一粒米。(1.181)

见一条蛇，以杖撩起。(3.37)

奉师一条杖。(2.73)

一条绳子自系。(2.48)

普化喫食似一头驴。(5.16)

作一头水牯牛去。(4.110)

某甲有一段事欲问。(1.175)

枯木上生一朵花。(3.26)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4.49)

湖两边各有一片板。(2.93)

数集体的量词的用例：

曹山只有一双眉。(2.139)

者一队汉向这里觅什摩？(4.94)

4.2 动量词

动量词也很多。除了现代汉语里也有的“下”“回”“顿”“场”之外，也有现代汉语里不再使用的“度”“转”“匝”等：

打钟三下。(2.26)

六祖索杖打沙弥数下。(5.73)

师敲鼎盖三下。(4.94)

便失声咬齿三下。（2.73）

把一枝木吹两三下。（4.56）

叶落几回再抽枝。（3.41）

者个子好与一顿棒且放过。（3.46）

若与摩须死一场去。（2.48）

问三度方得问头。（5.103）

每日上山三五转。（5.48）

何妨看一转乎？（3.37）

蚁子在水中遶转两三匝。（1.129）

5. 形容词

5.1 重叠形式

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古代也有，这里举一些《祖堂集》的例子。

5.1.1 AA型

看时浅浅用时深。（1.162）

向高高山顶立，向深深海底行。（1.184）

莫为人间小小名利失于大事。（2.70）

5.1.2 ABB型

看时未免暗昏昏。（1.161）

冷侵侵地（3.86）

5.1.3 AABB型

这种重叠形式是把原来为一个词的AB重叠为AABB的形式，比如"明白"作"明明白白"即是。此类形式《祖堂集》里有一些，但由于无法看出其原形（如下例的"青黵"），所以也说不定是两个AA型的连用：

（丹霞山在什摩处）师指山曰："青青黵黵底是。"（1.59）

5.2 助形词

助形词（附在形容词后的助词）有“生”、“许”。

生　“生”是附在作述语用的形容词后边的助形词，多出现在句末。形容词的前边多有“太”：

和尚太粗生。（2.128）

大（=太）悭惜生。（2.124）

笠子太小生。（4.115）

近日禅师太多生。（4.107）

不用“太”的例子：

可怜生。（2.153）

许　出现在作述语用的形容词之后：

可惜许。（3.68）

5.3 比较句

现代汉语中用于比较句的介词“比”等等，《祖堂集》里尚未使用，像下面的例子是古代汉语式的说法：

何物大於天地？（4.84）

无苦於此苦。（2.13）

6. 动词

6.1 接辞

6.1.1 “打”

现代汉语中有以“打”做接辞的用法，如“打听”。同样的例子《祖堂集》里也有：

只管打睡。（2.92）

“打”是“做”、“为”的意思，“打睡”即“做睡觉的事情”，这恐是其原义吧。宋代“打”能代替各种动词用，但《祖堂集》里尚不发达。

6.1.4 “道”

特殊的动词接尾辞有“道”，用于跟知觉、心理作用有关的动词，《祖堂集》里用了“知道”、“信道”、“见道”、“闻道”“願道”：

还知道襄阳节度使斩新自由（？）摩？（4.53）

还闻道有道之君不纳有智之臣？（4.113）

6.2 重叠形式

6.2.1 AA型

现代汉语中像“看看”一类，重复动词表示短时态。但在《祖堂集》时代还没有这种意义的用法，仅仅是反复，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语气上的停顿，应是“看，看”。总之只是在文字上跟现代汉语相同，在声音上有区别，多用于命令的场合。这应是借助反复，明确强调意愿。

又云：“来，来！”（5.106）

沩山云：“去，去！”（3.33）

召众云：“看，看！”（3.37）

适来问话上座出来，出来！（2.54）

6.3 同动词

6.3.1 一致

古代汉语中不用同动词，中古时散见，《祖堂集》里极多见：

脚下底是什摩？（4.112）

此是什摩人居止处？（4.118）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4.115）

出门便是草。（2.57）

虽有善因，非是实相。（1.71）

未是好人。（4.6）

6.3.2 类似

如　似　现代汉语用“像…似的”，“似乎…”；与此相当的，

《祖堂集》里用“如”和“似”，有种种说法。

如大虫着角。（2.97）

他各各气宇如王相似。（2.60）

与摩商量，不如某甲镬地。（3.47）

此事似个什摩？（3.88）

佛性犹如水中月。（1.157）

犹如云开日出相似。（4.61）

恰如渴鹿趁阳焰。（1.164）

恰似肚里有事。（1.176）

恰似唱曲唱歌相似。（5.58）

佛教祖教如似怨家。（4.19）

者阿师欲似一个行脚人。（2.89）（“欲”为“似”意）

拟将心意学玄宗，状似西行却向东。（3.21）（“状”亦为“似”意）

6.4 助动词

这里举一些稍微特殊的助动词。

6.4.1 可能

解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会”，指经过学习、练习之后而会的事，中古用例很少。

还解说法也无？（1.122）

只解寻得有踪迹底。（2.120）

6.4.2 义务 当然

合 为“应该”的意思。

什摩人合得衣钵？（2.52）

6.4.3 必要

须

却须问取曹溪始得。（1.106）

应须

应须满口道。（3.57）

须得

是你诸人着力，须得趁着始得。（3.88）

总须

个个总须偿（=噇）他始得。（4.49）

要须　似为“无论如何也想”的意思。

要须得个护身符子作什摩！（1.116）

6.4.4　意欲

欲得

欲得去那里礼觐。（2.5）

老宿不欲得入。（1.139）

拟　拟欲　欲拟

“拟”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作“打算”讲，是“想要做……”的意思。《祖堂集》中又作“拟欲”“欲拟”。

僧才拟开口，师打之。（5.4）

学人拟欲归乡去时如何？（1.181）

师拟欲近前，雪峰以杖拄之。（3.77）

6.4.6　难易、适否

难以　“以”无意义，是附加的接尾辞。

师平生苦节高行，难以喻言。（4.55）

6.5　复合动词（使成、结果）

像“打破”一类的复合动词，有人认为后一个动词“破”是补语。但是由于意义的重点在后面的动词，前面的动词起着补充说明怎么会形成那样的结果的功能，所以这里暂且把它看作复合动词。这类动词古代几乎不用，可以说是白话所特有的。

打破家具。（4.109）

莫咬破一粒米。（1.181）

玄沙蹋倒锹意作摩生？（3.129）

师蓦推倒林际前。(5.16)(“林际”即“临济”)

任你截断天下人舌头(3.1)

直下提一口剑，刺断天下人疑网。(4.31)

若知则便打折脚。(4.131)

见　现代汉语中“见”用于“看见”、“听见”、“闻见”等一类动词里，由于只限于表示非任意的意思，所以如同一个接尾辞似的。但因为其中间可以加上“得”、“不”，作“看得见”、“看不见”，所以把“见”看作接尾辞也不合适。可能“看见”表明“看”的结果为“见”，从语源上应为复合动词(“遇见”等不能用“得”、“不”，这是因为动词“遇”有非任意性)。下面举些例子。

观见此瑞(1.10)

逢见达摩(1.76)

遇见五祖下智皇禅师。(1.131)

尽眼看不见(2.143)

6.6　后助动词

6.6.1　趋向

起　起来

师招起手打两掴。(3.139)

见一星火，夹起来。(4.56)

入　元以后说“进”，但在《祖堂集》时代尚未用“进”。

赵州走入里头。(2.41)

出　出来　出去

师乃推出枕子。(5.53)

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2.93)

师便打出去。(3.89)

上　上来

朱(珠?)簾齐卷上。(2.144)

着纳衣走上来。（4.122）

下　下来

祖师留下一只履。（5.48）

从山上走下来。（2.112）

转　“转”犹“回”，为方言词。“回”无用例。

此僧合唤转，与一顿棒。（2.102）

过　过去

有老宿见日影透过窗。（4.48）

洎错放过这个汉。（2.17）

飞过去。（4.82）

开

师以手拨开帐。（3.53）

住　驻

师便把住云(3.73)

赵州便出来把驻云(2.40)

来

自起来拨开。(4.56)

沙弥便上来。(1.183)

去

咄，出去！(2.10)

待汝回去，有信上大师。(1.106)

将　将来　将去　将出来

“将”在现代汉语已不用，古白话里多见，用如动词接尾辞或插入词。“将”的实义为“引领”、“带领”，“把”、“持”等，上面的用法应是“将”虚化后的用法。“将”的后面经常再用表示趋向的后助动词。

其价相当，送将至店。(1.89)

速道将来！(1.153)

向与摩时间将来。(4.4)

把将性命来！(4.95)

要头则斫将去！(3.141)

讶将去，钻将去，研将去。(2.91)（“讶”恐为“轧”或“砑”之误）

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2.93)

取　把动作的结果引向自己，表示确实地理解或获得的感觉。日语里也有“听取”的说法，而作为古白话来讲，这个词反映了它的基本神韵。不过，古白话里所使用的动词涉及面很广，所以其意义面也很广。

禅师云：“天台高多少？”师云：“自看取。”(4.70)

却须问取曹溪始得。(1.106)

汝诸方行脚来，觅取难得底物来不？(1.172)

老僧这里留取十个。(2.104)

道得一百个话，不如行取一个话。(3.85)（“行取”或为“亲自实践”意？）

6.6.2　动态

持续态

着　现代汉语中表示持续态的“着”，古代多写作“著”，中古为“置放”“摆放”等意义的动词。到了唐代，产生了表示持续态的用法，而且有很多相当于“到”。

钉钉着，悬挂着！(1.116)

安着何处？(2.8)

如无灯夜把着枕子。(2.25)

“着”用如“到”意（动作所及）的例子：

说着这个事，损着说底人。(2.17)

完了态

了　表示完了的“了”的用法跟现代汉语稍有不同。亦即《祖

堂集》在有宾语时，多为“VO了”的词序，现代汉语常用的“V了O”式没有见到。

过江了。（1.86）

各登坐了。（1.118）

隐峰接锹子了（1.115）

末后一例的语序在语气上没有完结，一般在下面要有接续的话。如果使语气完结，要另加“也”：

师曰：“立义了也。”（1.118）

你已是受戒了也。（1.150）

却 后助动词“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掉”，《祖堂集》里用得很多，有跟“掉”未必相同的用法，恐怕应该看作表示完了态。

（1）加强“除去”（从有到无）的意思。在这种场合或者动词本身有“除去”的意义，或者有预想除去的意义，这种用法跟现代汉语的“掉”相同。

自得五阴后忘却也。（1.114）

失却一只眼。（1.175）

抛却真金拾得瓦砾作什摩？（3.31）

打破家具杀却火，长伸瞌睡。（4.101）

这类动词，《祖堂集》里还用以下一些：放、弃、捨、失、烧、离、去（退）、脱、划、剥、斫、喫、吐、坏、埋、除。

（2）兼表“完全”和“确实”的意思。有的在某一点上可能跟前项消失等意义有关连。

与摩则太唐国内山总被阇梨占却了也。（2.61）

若有白衲衣，一时染却。（3.62）

师卷却经。（1.180）

和尚关却门，便归丈室。（1.169）

和尚闭却门，面壁卧。（2.148）

师骑却头云：“者畜生什摩处去来！”（2.34）

併却咽喉唇吻，速道将来！（1.153）

担却一个佛，傍家走飑飑。（5.5）

以上后六例的“却”，现代汉语通常用“上”表示。

师低却头。（2.84）

上例的“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下”。

倒却门前刹竿着！（1.31）

这个例子里的“倒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弄倒”，似表示使成的意思。其原因是，“倒”古无自动词、他动词之别地使用，在现代汉语里固定为自动词，所以当时特别表示使成。

反复态

“…来…去” 表示动作的反复。一般前后两个动词相同；但也有不同的：

过来过去。（1.101）

侵犯人苗稼则鞭打，调来伏去。（5.6）

6.6.3 可能

用“得”或“不”表示可能不可能有以下A、B、C三式，但《祖堂集》中不用C式。

A式 吃得 吃不得

B式 吃得了 吃不了

C式 写得好 写不好

A式是在动词后面用“得”或“不得”；B式是在“得”或“不”的后边跟上动词类的词，C式是后跟形容词类的词。

A式

争识得和尚？（1.118）

除得一翳底人，还称得向上人也无？（1.98）

只划得这个，还划得那个摩？（1.155）

还有人邈得吾真摩？（4.79）

否定句的例子：

讲主断不得。（1.91）

问着无有道不得底。（2.9）

主人推不得便升座。（2.20）

当带宾语时，“不得”置于其后：

谩他一点不得。（1.145）

消他不得。（1.180）

一笔丹青为什麼邈志公真不得？（3.22）

除了表示“可能”之外，“得”还有引出补语的用法，表示一种时态的用法，另外还有几乎没有意义的用法：

频频感得灶神现身。（1.111）

雪峰养得一条蛇。（2.114）

汝还记得渠不？（5.68）

将得何物来？（1.111）

B式

大庾岭头趁得及，为什麼提不起？（2.39）

到这里方知提不起。……只到这里，岂是提得起麼？（2.60）

锥又锥不动，召又召不应。（4.135）

某甲道不尽。（3.9）

B式没有并用宾语的例子。

6.6.4　对象、场所

用“与”（参照185页）。

6.6.5　程度、状态

杀　附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程度之甚。宾语几乎限于“人”，用于使役的意思。

苦杀人。（2.14）

与麽行脚笑杀人去。（4.133）

这种用法最早有汉代的用例，唐代尤其为多。但是像下面最后所举的杜甫诗那种不表示使役意的用法也时或可见。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汉诗12，332）
西施昔日浣沙津，石上青苔思杀人。（唐，楼颖，西施石）
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
御沟春水相辉映，狂杀长安年少儿。（刘禹锡，杨柳枝词）
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杜甫，冬至）

末例的"泥杀"应为"粘附""纠缠"之意，所以不是使役用法。

6.7 兼语句

6.7.1 使役

表示使役多用"教"，极少写作"交"。也有用"着""遣"的例子，也使用文言的"使""令"。

教

又教弟坐。（1.139）
又教侍者问法。（1.152）
教某甲共阿谁商量？（1.167）

着

师便索三个钞罗盛水，着讨蚁子，便抛放水里。（1.129）

遣

时时勤拂拭，莫遣有尘埃。（5.60）

《祖堂集》另一处（1.84）"遣"作"使"。

6.7.3. 被动

表示被动有古代汉语的"为…所…"式，这恐怕是文言形式，口语里用"被"。另又有"被…所…"式。

今为如来所化。（1.34）
有一铜铃被风摇响。（1.51）
六度被人下药。（1.74）
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惑。（4.61）
我是沙门，被尼众所笑。（5.109）

7. 介词

7.1 所在

向　除场所之外，表示方向、对象。

将一锴饭向堂中心着。（1.160）

便向他说。（1.87）

就　除场所之外，当表示向何人请求时也用。

就后山上起小屋。（1.168）

就村公乞牛栏为僧堂。（1.168）

就师乞眼精。（2.10）

7.5 到达

到　表示到达，多数用例为动词，但也有像下面应视为介词用法的：

我也曾到洞山来。（2.54）

某甲到这里去不得。（3.68）

既不到这里来，和尚争得委他灵利？（3.75）

投　“投”为“到”或“临”的意思，指到某时。

不许夜行，投明须到。（2.41）

待　指到某一时点，现代汉语用“等”。

待我死，即向汝道。（1.106）

7.9 目的

与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给”。另外也用作连词“和”。

诸兄与我念看。（1.84）

师与邓隐刬草次，见蛇。（1.155）

“与”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对象，其后有带间接宾语的用法，有时不是间接宾语而是直接宾语，在这种场合，“与”是前面的动词的后助动词。

侍郎以泥挑挑泥送与师。（4.92）

作契卖与你总了。（5.96）

便抽书过与师。（2.94）（“师”为间接宾语）

便抽刀，把柄过与刀子。（2.5）（“刀子”为直接宾语）

授与衣钵，传为六祖。（5.61）（“衣钵”为直接宾语）

7.11　材料、用具

用　表示材料、用具，为“拿…”“以…”之意。

用油涂足。（1.54）

7.12　处置

把　作为介词，“把”有表示处置和用具、材料的两种用法。“把”作动词为“握于手”之义，所以有很多例子不能断言为介词，比如：

尽乾坤是个解脱门，把手拽，教伊入，争奈不肯入。（3.61）

除掉以上疑似之间的例子，以下各例可以看作是介词：

莫把三乘相匹配。（3.93）

沩山向仰山说前件因缘，兼把偈于见似仰山。（5.82）

假使后学根机玄利，将是则顿晓，如鸡把卵啐啄同时。相性迟钝者，学而难晓，似盲人相色而转错耳。（5.122）

师便把火箸放下。（4.49）

自少来不曾把手指柱（“住”之误）别人。（2.148）

将　有表示材料、用具的用法和表示处置的用法，这方面与“把”相同。

将生止灭。（1.95）

谁将生死与汝？（1.152）

8. 副词

《祖堂集》里出现的副词很多，这里仅就其一斑叙述于下。

8.1　接尾辞

继承使用了中古汉语的接尾辞“復”、“自”等。除了副词也

有连词，恐怕都是文言式的。

地水火大，亦复如是。(2.23)

十人怕，不敢进，师犹自入界内。(4.53)

吾说法尚自不闻，宣况於无情说法乎！(2.11)

要渡但自渡！(4.131)

8.2 程度副词

8.2.1 表示强度的

太 大 古代汉语里也用，《祖堂集》尤多用，句末多并用“生”。

子问太高生。(1.150)

大钝生！(4.114)

太多也！(1.158)

不杀(煞) 大杀(煞)可杀 “杀”(煞)本是“厉害”义的形容词，只是“太”为副词，二者结合成为一个副词。

忆师兄哭太煞，失却一只眼。(1.175)

太杀拽人鼻孔，直得脱去。(4.51)

你太煞聪明！(1.180)

时时勤拂拭大杀好！(2.52)

可杀湿！(2.26)

可杀瘦痛！(2.26)

今日可杀寒！(3.83)

渐层副词有“转”、“转更”，都是“愈益”、“更”的意思。

转高去也。(2.125)

和尚转更勿交涉也。(1.121)

8.3 时间副词

8.3.1 过去

曾 表示以前有过的行为。古代汉语里也有若干用例，但大量使用的时代恐更迟晚。这个词相当于现代汉语里的“曾经”，但

不如说是用时态助词“过”表示这个意思的。

某等两人曾在百丈时(1.178)

我亦曾到沩山来。(2.54)

碎石院近黄檗，你曾到不？对云：曾到。(5.103)

方始

第三度方始得许。(1.168)

纔

纔望见走出过门前桥。(1.113)

8.3.2 现在

即便

师即便止。(1.78)

便 “便”为“就”、“于是”的意思。指短时间后的承接，表示几乎纯然承接的例子也很多。

趁得大庾岭上，见衣钵不见行者。其上座便近前以手提之，衣钵不动，便委得自力薄。(1.87)

上座若要，便请将去。(1.87)

恰 “正好”的意思。多用于时间方面，也用于某种状态顺利相合的场合。

师恰在宅里。(4.136)

恰是。(3.81)

8.3.4 不定时

镇常 “经常”“长久”的意思。《祖堂集》里出现在韵文部分，恐为诗语。

一物镇常灵。(1.163)

8.4 范围副词

8.4.1 单独

只 限定“仅仅这个”。

汝师只教此法，为当别有意旨？(1.130)

但　“只”、“仅”的意思。

　　但知在里许乱走，逢着人便问。(2.100)

“但”有时用如“但自”(194页)的意思：

　　师兄但去，莫愁其姊。(1.140)

8.4.2　个别

别　别更　为“另外”意。现代汉语里说“另”，“另外”。“别更”为“此外还”的意思，为口语词，经常使用。

　　秀才唯独一身，还别有眷属不？(4.73)

　　别更有住处不？(1.102)

更　“更”也有“此外”的意思。

　　山人更会何业？(1.120)

　　除却这个色，还更有色也无？(5.58)

8.4.3　相互

递相　“轮流”、“依次”的意思。

　　若也到山中，递相度脱。(1.176)

相　“相”为“互相”，但受中古语法影响，用于偏指(特指一人称或二人称)的例子也很多。

　　禅和大相轻。(1.101)

　　特来相访。(1.102)

在上面的例子中，动作不是相互间进行的，而是一方进行的。在这种场合，动词的宾语指什么，只有靠上下文判断。

8.4.4　共同

相共　“共同”、“一起”的意思。

　　相共转来药山。(1.178)

　　相共上百丈。(4.58)

一齐

　　当时七百余人一齐趁卢行者。(1.87)

8.4.5　统括

都　“全”、“全部”的意思，《祖堂集》里强调否定的例子很多。另也作“都来”。

二俱不实，都是假名。(1.135)

都无所见。(2.125)

尽乾坤都来是个眼。(3.22)

也　意思为“亦”的副词“也”中古极罕见，唐代始用，《祖堂集》里很多见。

我也知你来处。(1.149)

佛来也打，祖来也打。(2.92)

总　“全部”、“都”的意思，《祖堂集》多用。也有表示时间上“一直”的意思(跟现代汉语相同)的。

如许多众僧总是我儿子也。(2.66)

大家总觑汝。(2.88)

两个总错会古人事。(2.113)

师问：“汝在此间多少时？”对曰：“三年。”师曰：“我总不识汝。”(1.174)

8.5　情态副词

8.5.4　决定

但自　“但自”意为“跟他事无关”、“只管”“只顾”。光是“但”也有这个意思，所以“自”可以看成接尾辞。

我某甲独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1.140)

只管　为“只顾”之意。

得这个信后，只管忧愁。(1.176)

8.5.7　相反

却　为“反倒”意。

密却在汝。(1.87)

讲主断不得，却请行者断。(1.91)

8.5.8　仅差

洎 为"几乎"、"差一点"之意。"洎"的这个意思在他书中未见用例。

若不问和尚，洎空过一生也。(3.70)

洎错放过者个汉。(2.14)

8.5.9 推测

莫 "莫"用于推测时，句末同时用"不"、"摩"，构成疑问句，这是个原则。"莫"也作"莫是"、"莫便是"。

莫从天台採得来不？(2.82)

莫是得智阇梨信不？(1.177)

莫是湖南去不？(2.10)

莫是海上座摩？(4.58)

8.6 否定副词

当表示"没有"的时候，《祖堂集》里用动词"无"、"无有"、"没"、"勿"。"无有"在中古多见，《祖堂集》继承了这一用法。"没"单用，没有作"没有"用的。"勿"在古代汉语里为禁止副词，《祖堂集》里也用作"没有"义，恐为方言。以上各词都是动词，这里举些例子：

本来无有种，花亦不能生。(1.79)

没佛可成，没道可修，没法可舍。(2.79)

汝勿姓也。(1.82)

石室便摆手云："勿任摩事。"(2.31)

作为否定过去的副词，除了用古代汉语的"未"之外，又有"不曾"、"未曾"：

这个人未出家在。(2.48)

未过得一两日念得彻。(2.50)

其儿子在家时并不曾语，又不曾过门前桥。(1.113)

某甲未曾游天台。(1.114)

表示禁止用"莫"，也有少数用"休"、"休得"

你莫闹！(1.86)

已到岸人休恋筏。(5.19)

和尚休得看经。(1.179)

8.7 疑问副词

还 只放在是非问的述语之前，这个词本身几乎没有意义，类似的词中古有“宁”、“为”、“颇”。

阿你还知也无？(1.182)

还会摩？(3.77)

草还青也无……牛还喫也无？(2.122)

还识老僧不？(3.12)

以上例子因为在句末用了“摩”、“也无”、“不”等疑问助词，所以仅用这些词疑问的意思就很明显。“还”还带有“究竟”的强调语气，但有很多例子连这种语气也不能认定。“还”不用于特指问，构成选择句连词的例子见下文。

争 为“怎么”意，用于反问，不是纯粹的疑问。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词变为“怎”，但因为二者的意义和用法不同，恐怕没有关系。

者沙弥争取次语！(1.112)

若不与摩，争识得和尚？(1.118)

只有姊，独自无人看侍，争抛得！(1.140)

作摩 为“怎么”之意。“摩”或为“何”之意。后来“作摩”二音缩合为“怎”，但《祖堂集》里尚未用。

作摩不分？(3.23)

作摩商量？(3.44)

世界坏时作摩坏？(3.54)

又是乱走作摩？(4.3)

“作摩”后面附名词的有三例：

庐陵米作摩价？(1.111)

未委江陵米作摩价？（3.12）

浙中米作摩价？（3.46）

三个为同样的例子，不能看作误字。这个“作摩”或是“如何”的意思，他处未见用例，很可疑。

另有在句末作“那作摩”的用法。这个“那”可能是助词，但不确实。用这三个字表示强烈的反问语气，是一种准句末助词。

何曾失却那作摩？（1.153）

怕烂却那作摩！（4.57）

是你诸人患颠那作摩！（4.133）

只如佛法到此土，三百余年，前王后帝，翻泽经论，可少那作摩！（5.73）

作摩生　“生”是意思为“样”的接尾辞，“作摩生”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怎么样”，但有时还用作“为什么”的意思。

汝作摩生？（1.98）

作摩生是和尚本分事？（1.108）

是你三家村里男女，牛背上将养底儿子，作摩生投这个宗门？（1.114）

云何　与“如何”意同，是一种疑问述词。《诗经》里有用例，除此以外上古似不用。中古用得很多。

云何本义？（1.46）

其意云何？（1.51）

五祖云何分付衣钵与慧能？（5.60）

若为　与“如何”相同，意为“怎么”、“怎样”，从中古时候就已使用。其语源待后考。

是汝若为对他？（4.17）

有人不许，是邪说，有人信，言不可思议，不知若为？（1.126）

8.8　指示副词

《祖堂集》里有一些常用的特殊虚词，难以归入品词分类的框框，为方便起见，一并说明于此。

伊摩　《祖堂集》里只有一例，为“那样”之意。可能“伊”是指“他”、“那”意思的指示词，“摩”可能是从“物”派生的接尾辞。这样标写的极少见，作为显示出原义的写法，是很宝贵的（其它资料中也写作“異没”）。

正伊摩时行鸟道。(2.154)

与摩　意为“这样”、“这么”，用作定语、状语、述语。相当于文言的“如此”、“与”或为“伊”的音变。

岂有与摩事？(1.118)

正与摩思不生时。(1.87)

若不与摩，争识得和尚！(1.118)

任摩　语源的推定见下文。其意义与“与摩”相同。《祖堂集》里有14例。“任”后来又写作“恁”

既然任摩，何用更见贫道！(1.117)

三十年同行，作任摩语话。(2.49)

《祖堂集》里出现的是“伊摩”、“与摩”、“任摩”三个，现参照一些其他词，对三者的关系加以推定。

石井本《神会语录》里有“異没时作勿生”(那样时怎么样)一语。“異没”即“伊摩”是没有疑问的。可能“伊摩”是比“異没”后出的标写法，但由于用“異”字不成其义，故用“伊”，以与原义接近。二字声调不同，“異”应是实际的发音。“伊”因后边的“没”(“摩”也同样)而音变作im(iam)，写作“任”。应该用跟“伊(影母)同一影母的“荫”“窨”等字来表示im，但由于是笔画多的稀用字，故采用了方言中同音的“任”(日母)。现在同音的地方为潮州(im)、广州(jam)、双峰(in)。像这样采用“任”字的，是以禅宗流行的华南音为基础的。“任”字后来作“恁”字，“摩”又作“麽”字。“恁”字日本的禅家念作in，

大概继承了方言的读音。“恁”在元代好像也普遍发lm音，有把“啻约”（考虑、思忖意）作“恁约”的例子。另外，现在把“恁”发作nèn（去声）音的，似是长江中部的方言音。

只摩 《祖堂集》里也写作“只没”，其它资料里有种种写法。蒋礼鸿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里释作“这么”，“如此”。《祖堂集》里的用例多为颂和韵文，可能在当时的口语里已日渐不用了。

学人不重朝庭贵，不可倏（條？）然只摩休。（3.8）

不坐禅，不修道，任运逍遥只摩好。（5.11）

如鸟空中只没飞。（1.135）（此例的“只没”，《景德传灯录》卷5、《大正藏》51，243上作“只麽”）

9. 连词

因为没有篇幅列举《祖堂集》里出现的所有连词，下面仅举其一斑。

9.1.1 并列

一则…二则… 此为表示并列的连词之一，分开叙述原因、理由。

一则喜不自胜，二则恋和尚法席，所以与摩泪下。（5.85）

9.1.2 累加

非但

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也不要。（1.115）

尚自 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相当于“尚且”。

达底人尚自如此，岂况是你诸人！（3.42）

吾说法尚自不闻，岂况於无情说法乎！（2.11）

岂况 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说“何况”，《祖堂集》里不用“何况”。“岂况”跟“尚自”相呼应的用例上面已举，下面举其它用例：

无情尚尔，岂况有情乎！（1.123）

若是思大，佛亦不作，豈况国王乎！(2.118)

9.1.3 选择

还 “还”除了作疑问副词的用法之外，构成选择问时也用。

祖意与教意还同别？(3.7)

古人还扶入门，不扶入门？(3.84)

秀才唯独一身，还别有眷属不？(4.73)

在以上的选择问(问是A是B，原则上不用疑问助词)里，“还”或用于前句，或用于后句，未见前后两句都用的例子。特指问(使用“谁”,“何”、“哪里”,“何时”等疑问词，不用疑问助词)里未见用“还”的。

为 为当 为复 这些是构成选择疑问的连词。“为”“为当”“为复”出现在中古。除了同一个词用两个之外，也可以混用不同的词，还可单用。

无情之物，为在三界内，为在三界外？为复是心，为复不是心？(1.122)

为当是一句，为当是三句？(3.136)

以下是混用不同词的例子：

为当求佛，为复问道？(1.132)

譬如皇太子受王位时，为太子一身受于王位，为复国界一一受也？(1.124)

单用的例子：

未审心与性，为别不别？(1.121)

为复长弄，还有置时也无？(2.13)(这个例子是用“为复”的选择问和用“还”的问句的混合形式)

密语密语，只有这个，为当更有意旨？(1.87)

9.1.4 承接

只如 相当于古代汉语的“至於”、“至如”，有举例论述的功能。只是《祖堂集》的用法以冠于句子开头者为多，几乎像个发语

辞，只表示下面要说点什么。

只如上座过在什摩处，即被打之？(1.181)

只如古人与摩问，意作摩生？(2.41)

9.3.1 因果

为 盖为 只为 现代汉语里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因为”是“因”和“为”的同义复词，《祖堂集》里只用“为”。又有“盖为”“只为”。

古人为明异中异，所以重洗面。(3.26)

盖为不达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5.102)

只为有，所以来。(2.10)

只为不识，所以无来去。(2.57)

缘 “缘”为“因”之意。

缘有老母家乏欠阙……(1.90)

9.3.2 让步

虽然 虽则 “虽然”在古代是两个词，“虽”为“即便”意，“然”为“如此”意。到了唐代，“然”失去意义接尾辞化，“虽然”成了“虽”的意思。《祖堂集》里有“虽然如此”的例子，这四个字在古代汉语中与“虽然”相当。另有“虽则”。

虽然如此，个个总须偿(=尝)他始得。(4.49)

虽然不受，不得不与他。(2.52)

大人虽则年老，若有此心，有什摩难！(4.38)

亦 “亦”有与“虽”相同的连词用法：

亦不赞赏，心自诠胜。(1.85)

9.3.3 推论

既然 既是 以既定的事实为基础进行推论。

既然恁摩，何用更见贫道？(1.117)

既是骑马，为什摩不踏镫？(2.151)

9.3.4 假定

若也　“若也”表示假定，“也”用如接尾辞。

若也不闻，谛听谛听！(3.24)

忽　“忽”为“如果”之意。

忽有人问，百年后什摩处去？作摩生向他道？(2.75)

9.3.5　纵予

设　设使　设而　“设”表示假定很普通，但《祖堂集》里似是表示“即使”的意思，就是说似为纵予意(假定的反转)。它往往接“也”、“亦”，使反转之意益明。或许当时假定和纵予两方面都使用也说不定。

设有，亦无展底功夫。(2.146)

设使有，与汝向什摩处著？(1.111)

设而道得十成，犹是患聱。(3.88)

饶　纵予连词。犹言“即便”，下句进行反转。

饶你与摩，犹较王老师一线道。(4.49)

直　直饶　直是　直得

“直”也是纵予连词，跟上述的“饶”复合成“直饶”。另又有“直是”、“直得”。

直道本来无一物，也未得衣钵在。(2.52)

直饶不来，也是儿子。(2.12)

直是道得十成，亦须痛决过。(4.13)

“直得”也有意思为“直到”的，这里先举其作纵予连词的用例。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交涉。(3.26)

直得趁着，还不丧身失命也无？(3.89)

9.3.6　限定

只用　跟现代汉语的“只要”相同，表示唯一的条件。

众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一时解脱。(1.125)

10.助词

10.1 词组助词

10.1.2 类似

表示类似的助词有"相似","一般"。原为动词，把它用作助词。

相似

恰似漆村里土地相似。(2.92)

闪电相似，石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雳相似。(3.88)

相状 与"相似"同。

如大德未出家时相状。(1.145)

一般

便同谤於般若出佛身血一般。(3.125)

亦如树果一般。(3.127)

大人才见两僧，生佛一般礼拜。(4.38)

10.1.3 接续

地 现代汉语里附在状语后的助词，《祖堂集》里尚未多用。其用法有二。

(1)附在重叠形式之后，有五例，多单独作述语。

冷侵侵地(3.86)

漭漭荡荡地(3.113)

嗔迫迫地(3.127)

朦朦瞳瞳地(4.112)

露迥迥地(5.6)

有人长欢喜，有人嗔迫迫地。(3.127)

(2)附在特定的词后面，构成副词，如"特地","蓦地","背地"等。

蓦地起来，伸手云……(3.98)

又，像上面那样该用“地”的地方作“底”的例子，《祖堂集》里很多。

底　附在定语后面的助词，有十种用法，《祖堂集》里只有其中一种用法未见。

(1)代＋底＋名　(无用例)

(2)名＋底＋名

大业底人为什麼阎罗天子觅不得？(2.121)(此例或许省略了(5)里的动词)

(3)形＋底＋名

不安底上座唤同行云……(2.54)

(4)动＋底＋名

设有亦无展底功夫。(2.146)

(5)动名＋底＋名

不辨生死底人作摩生？(2.123)

不带以上五式里的中心语(被修饰语)，就成为下面的五式。

(6)代＋底

汝底与阿谁去也？(2.10)

(7)名＋底

背后底是什麼？(1.171)

(8)形＋底

将虚底来，……虚底不可得。(1.118)

(9)动＋底

即今问底在阿那个头？(5.34)

(10)动名＋底

只解寻得有踪迹底。(2.120)

10.2　句末助词

摩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吗”，早先写作“麽”，“摩”更早，应是五代时的标记。

还见这个摩？（4.9）

佛弟子唱如来梵不得摩？（5.47）

莫是西边去摩？（5.46）（“莫是”为推测语气）

無 用例极少。

还称得长老意無？（3.98）

也無 或因用两个音节易懂些，其用例很多。

佛还曾迷也無？（1.118）

彼中还有这个也無？（1.148）

汝还知也無？（1.183）

未 现代汉语里说“…（了）没有”，在古白话里相当于“…（了）不曾”。“未”的这一用法始自中古，《祖堂集》里极少见。

和尚还曾见未？（5.7）

也未 跟“未”单用相比，“也未”多见。

吃饭也未？（1.166）

东湖水满也未？（4.42）

不 以“不”做疑问助词，上古就有用例，中古更多，现举较早的用例于下。

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史记，张仪列传）

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儿不？（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尊君在不？（世说新语，方正）

《祖堂集》里不仅多用，而且还兼“無”和“未”的用法，就是说当问有无时也用“不”：

此后更有难不？（1.64）

另外询问过去的事情也用“不”：

还曾出不？（2.51）

和尚还曾（以）佛法与人不？（2.58）

还到顶上不？（2.61）

“不”又作“否”，用例较少：

你去让和尚处达书得否？（1.150）

还将得尊圣经来否？（3.81）

有一种说法认为句末助词“不”发“否”音。《广韵》上声有韵“否”“不”均为方久切，二字同音。《广韵》里“不”有四音，用在句末的这个“不”是否为方久切没有注明，但很早句末助词的“不”跟“否”就只是写法的差别，实际上或为同一个词。

以不　已不　跟作句末助词用的“不”或“否”相同，他书又作“以否”“已否”，但《祖堂集》里未见。“以不”“已不”在《祖堂集》里的用例都很少。

莫是此三昧以不？（5.78）

见有身心，是道已不？（1.133）

“以不”“已否”（包括“以否”“已不”）可能是“与否”的音变。因为“以”“与”通用在唐代常见，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充分。“与否”在古代纯作句末助词的用法似未见。

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左传，僖公三十年）

愿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郭子，古小说钩沉49页）

上面例子中包含“与否”的部分（子句），是前面的动词（“观”“检校”）的宾语，整个构成子母句（包孕句）。借助“与否”而产生了疑问的意义，很难把它称作助词。“与不”的例子没有找到。总之，可以推测“与否”是“以否”等的先行形式，不是功能相同的形式。

聻　尼　你　这三个字写法虽不同，但应为同一个助词。“聻”，《广韵》为“止韵，乃里切，指物貌”，跟“你”同音。《正字通》云：“聻为语助，音你。如禅录云：‘何故聻？’云：‘未见桃花时聻？’皆语余声。”在现代汉语里相当于疑问语气的“呢”（由“哩”变化的“呢”不是疑问语气，故除外）。《祖堂集》里“聻”

有三例，助词的“你”有四例，助词的“尼”有一例，用于省略问（承前问）和疑问语气的强调。省略问的例子：

只今聻？（3.1）

王老师你？（4.115）

那个尼？（1.172）

上例的“尼”,《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1，页311下）里作“聻”。强调疑问语气的例子：

作摩生疑聻？（5.83）

什摩处你？（3.65）

前记《正字通》的引例中，“何故聻”为疑问的强调，“未见桃花时聻”为省略问，可以说确实把握了这个字的用法。

著（着） 句末助词“著”用于命令：

倒却门前刹竿着！（1.31）

礼拜着！（2.102）

吐却着！（2.110）

拽出这个死尸着！（4.140）

者 从中古时有假定的用法。也可以说在“若”字先行的句中，“者”表示轻轻的停顿，但也有不用“若”的，在这种场合只能说是表示假定。

若变悔者，朕当破作七分。（1.14）

众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一时解脱。（1.125）

在 相当于现代方言里的“哩”,表示某种事态的存在，或是表示精警（指出某一事态的存在,促使听者注意的语气）。“有…在”，“犹…在”，“未…在”等相呼应是其特征。宋代又说“在裹”，进而从“裹”变为“哩”；在北京话里，这个“哩”跟“呢”合流了。

更有庵在。（1.102）

这个人未出家在。(2.48)

虽然如此，犹虑恐人笑在。(3.70)

若与摩，汝智眼犹浊在。(5.69)

也

(1)相当于文言的“矣”，现代汉语句末助词“了”(啦)；(2)相当于现代汉语句末助词“呀”；(3)相当于文言疑问助词“耶”；(4)文言中最普通地使用的具有判断、说明语气的“也”——一共有以上四种用法。这四种用法的区别，由于受到原文为片断性的、难以客观地把握其文理的资料的制约，有时不一定能明确，只是大致的标准。

(1)相当于“了”“矣”，表示完了。

自得五阴后，忘却也。(1.115)(“五阴”即五蕴，指五蕴所成之身。“忘却也”即“忘掉了”)

和尚转更无交涉也。(1.121)(“无交涉”指话离了轨)

学人会也。(3.118)

师义堕也！(1.118)(即师义不成立)

“这个师僧在摩？”侍者云：“去也。”(3.119)

居此多少年也？(4.86)

那个师僧若在，今年七十四也。(5.43)

年老也，争受谩语！(2.39)

石乌龟解语也。(2.154)

跟“了”有表示“开始”的用法一样，“也”也有这种用法：

归去也，归去也！(3.36)

与摩则大众归堂去也。(3.53)

“了”有表示感叹的用法，“也”也同样有：

太迟也！(2.14)

噫，祸事也！(4.109)

(2)相当于“呀”，表示感叹、强调。

阇梨但莫展手也。(2.142)

师於半夜时叫唤，贼也，贼也！(5.48)

近那，吃饭了去也。(5.104)

(3)相当于"耶"，表示反问。

师曰："是何姓？"于答："是佛姓。"师曰："汝勿姓也？"(1.82)

某甲早晚入於邪道也？(1.127)

(4)判断、说明的语气

这是"也"最基本、最一般的用法，无须重述，为慎重起见举例於下。这是文言的残留，《祖堂集》里也以这种用法最多。

日下者，京都也。(1.64)

来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来着"，有回想往事的语气，在现时点其动作、状态不存在。

何处去来？……添香去来。(2.13)

行者何时曾死来？(2.48)

什摩处去来？……踏山去来。(2.61)

王老僧二十年前亦曾与摩来。(2.82)

说"去来"时还表示"走吧"的意思。这个"来"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吧"(但"吧"表示推测的用法"来"没有)，表示说话者的意志或命令。这种用法的"去来"中古以后常常可见，但《祖堂集》里尚未使用。

去　这个助词似表示结果、实现的语气。

这阿师他后打破泥龛塑像去。(1.159)

如何得成佛去？(1.119)

若一向不耘，莫草埋却去也无？(3.6)

如何得不疑不惑去？(3.70)

与摩则忘前失后去。(4.83)

去在　"去"有时与助词"在"併用，在这种场合，"去在"

为"结果＋精警"的语气。

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2.92)

汝向后也会去在。(5.54)

寂子此语，迷却天下人去在。(5.55)("寂"为仰山和尚)

去也　"去也"连用之例极多。由于"也"的语气很复杂，所以对"去也"连用时的解释也很难做到客观，大体分为结果(未来)、完了、反问三种。

与摩则作一头水牯牛去也。(1.172)(结果)

汝底与阿谁去也？(2.10)(完了)

与摩则无圣去也？(1.82)(我把"也"译作反问的"耶"，但释作其他语气也可以)

10.3　准句末助词

…始得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才好"。经常跟句子前头的表示必要的补助动词"须"一类相呼应，有时也不用。

却须问取曹溪始得。(1.106)

直须与摩捉他虚空始得。(4.51)

识弁奴郎始得。(3.56)

8. 宋代语法试探

I　绪　论

进行语言的历史研究最应注意的是资料的选择。万一弄错得出的结果便不可相信，这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国的资料，按照创作当时的原形原封不动传下来的毋宁说是例外。大体的内容姑且不论，期待一字一句都保持创作当时的原貌，几近乎不可能。特别是提到宋代，总要推出口语体的小说。现在我们见到的《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全都被

当作宋代的作品。前两种称宋刊本，《京本通俗小说》称为元钞本，但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现在详细论说这方面的问题与本稿的旨趣相距过远，故从略。本稿首先从可靠的宋代资料中（不用说必须包含口语在内的）抽出若干语法特征，再拿这些特征跟其他资料相对照，反过来推测那种资料的可信性。这种场合下，希望被抽出的语法特征尽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假如是特殊的，因为文献里出现的少，难于作为检验资料的尺度。从这种想法出发，本稿就以下两点进行检验。

(1)复数词尾。

(2)作为"的"前身的"底""地"等的用法。

Ⅱ

含有口语的宋代文献中靠得住的有什么呢？

一般论及文本的时候，最可靠的是作者的稿本，而且最好是它的定稿。但是在中国这块地儿这样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甭想指望的。于是退一步只能用跟作者的时代相差不太远的时期出现的文本了。那么不太远到什么程度呢？把各种情况综合起来考虑，首先取同一朝代的。就是说宋代资料中第一可靠的当是宋刊本乃至宋抄本。以此为基准首先选定五种可靠的资料。

1．张子语录　宋张载（1020—1077）撰，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四部丛刊续编所收。

2．龟山语录　宋杨时（1053—1135）撰，同上。

3．挥麈余话　宋王明清（1127—？）撰，有庆元六年(1200)跋，景汲古阁景宋钞本，四部丛刊续编所收。

4．诚斋集　宋杨万里（1124—1206）撰，景江阴缪氏艺风堂藏景宋抄本，四部丛刊所收。

5．刘知远诸宫调（影片）(1)

自然，有宋本存世并含有口语的宋代文献不止于以上五种。譬如

《景德传灯录》就符合上述条件，但这里不求贪多。理由是，《景德传灯录》是用唐五代的资料编纂而成的，以它作为宋代的资料使用，必须经过相当慎重的处理。此外，考察宋代时，将有可能发生问题的是南宋的语言，故特别希望有其末期的确实资料。与此相反，北宋的材料即使再增加一些，得出的结果恐怕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取到如此程度就可以了。

Ⅲ

就以上五种资料考察其复数词尾（作为现代语“们”的前身的）及“地”“底”（作为现代语“的”的前身的）的使用情况，结果如次：

	复数词尾	副词词尾	形容词词尾
（张）		地4	底11
（龟）	门2		底6
（挥）	懑3	地1	底1
（诚）		地32	底27
（刘）	懑5	地29	底24
（合计）	懑8 门2	地66	底69

首先从复数词尾说起，先看用例。

他门（龟3.13b，4.15b）

他懑（挥，余话2.23b，刘30）

自家懑（挥，余话2.23b）

这懑（挥，余话2.24b，刘16）

村夫懑（刘9）

妯娌懑（刘18）

畜生懑（刘12）

如上所举，要言之，“门”或“懑”附加于名词或代名词，

名词限于表示人的。这里所举的"畜生懑"本不是人，但刘知远的用例是骂人的。另外"这懑"好像是"这些人"的意思。"懑"和"门"当时发音是否相同在此不作断定。五种资料中均未见到"们""每"就不必说了。

其次谈副词词尾"地"。"地"如前所述共见66例，其中成为定型化熟语的如下。

特地（张1例，诚27例）

恁地（张3例，刘2例）

立地（诚3例）

霍地（诚2例）

忽地（刘1例

悄地（刘1例）

蓦地（刘1例）

私地（刘1例）

怎地（刘2例）

陌地（刘4例）陌＝蓦

一迷地（刘2例）

除了以上50例还余16例，除下面1例外全部见于《刘知远》。

缓缓地且看国家患难面（挥，余话2.24b）

《刘知远》的15例全部列举出来过于烦琐，只举下面一例。

两人时下好心焦，不住地偷观知远（刘9）

就以上所举可知，"地"原则上是作为副词词尾使用的，但偶尔也有用于述语（即动词）的时候。

畜生懑悄地（刘12）

下面考察五种资料中所见的"底"的用例。定型化的有5例。

甚底（刘2例）

那底（刘3例）

其余64例大体可以归纳为下面六种形式。

①形—底—名

心是浑然底物（张，后录2b）

花叶蔓青非蔓青，吃来自是甜底冰。（诚，卷29，春菜）

②动—底—名

长亭短亭三复五，总是儿时行底路。（诚，卷4，濠原路中）

似尧民图上画底行踪。（刘10）

立着底三娘。（刘29）

有不与恶对底善，又有与恶对底善。（龟，后录3a）性只是理，非是有这个物事，若性是有底物事，则既有善，亦必有恶。（张，后录2b）

③动—名—底—名

西铭只是发明一个事天底道理。（龟3.25b）

孟子是个有规矩底康节。（张，后录，10b）

便似泣竹底湘妃别了舜王。（刘19）

④形—底

拣个好底说耳。（张，后录7a）

您两个也不是平善底。（刘12）

鲈鱼小底最为佳。（诚，卷28，垂虹亭观打鱼斫鲙）

⑤动—底

若是他依本分会底，必有道理。（龟4.5b）

不伏底多。（挥，余话2.23a）

也有聚散别离底。（刘17）

祇今开底是红梅。（诚，卷40，同岁翁弟游东园）

⑥动—名—底

得胜底如风吹白鹭玉毛轻。（刘35）

安期自是参渠底。（诚，卷17，过长峰径遇雨遣闷）

据以上可知，“底”①②③是为了构成形容词式的修饰语而使用

的，④⑤⑥则是那些被修饰语在字面上没有出现的。还有

⑦名一底一名

⑧代一底一名

⑨名一底

⑩代一底

这四种形式在五种资料中没有见到，我想这是因为用例过少所致吧。不管怎么说，“地”或“底”的后世选用文字“的”还不存在。只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想再说一下“端的”，因为这个“的”是“的确”的“的”，自然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之外。“端的”在《刘知远》中见到2例。

Ⅳ

包含宋代口语的资料绝不止于以上五种。因此，就其中的文本是否为后世之作，抑或时代本身就不清楚的作品，试以上述用字法检验之。

《三朝北盟会编》(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钞本)

懑20　门28　地17　底32　们1　每1

那些用例列举起来相当烦琐，因此从略，只举出其中就宋代原貌来说可疑的“们”“每”2例。

若未信时语问他们。(炎兴下帙63，静嘉堂文库藏钞本同。但这一句子似乎有误，光绪排印本作“若未信可问它们”)

你每所说，待信来，又已前数次失信，待不信来，又怎生全不信得。(炎兴下帙62，静嘉堂藏钞本及光绪排印本把“每”改作“们”)

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钞本除此二例外，其他的“底”“地”“门”“懑”等的用字法跟前述五种宋刊(钞)本全都一致，这表明这个文本是非常可靠的。

《朱子语类》(天保五年〔1834〕江户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

据以上日本刻本前十卷的调查，结果如次。

门 2　地77　底350　们 1

用“们”的地方如下所举，但静嘉堂文库所藏明初刊本及朝鲜刊本均作“门”。

往往佛法入中国，他们自会寻讨（卷 3 ）

就以上所述来看，《朱子语类》也和前举五种资料的用字法相同，可以说作为宋代的资料是大体可信的。但“底”的用法中，有上述五种资料未见到的用法。这是因为该书的“底”到卷十就出现350次之多，所以能够反映在表面上，并非因为跟他书有时间乃至地理上的差别。这种在代名词或名词之上加“底”的用法，可分成下面四种形式。（接前述）

⑦名—底—名

古人于小学小事中，便皆存个大学大事底道理在。(8.3b)

⑧代—底—名

我底脚踏这一段了。(10.6b)

⑨名—底

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 7.5b ）

⑩代—底

则是缺阙了自家底。（ 8.4b ）

把以上“底”的用法简单明了地表示出来可列成下表。

	不省略形式	省略形式
形＋底＋名	①甜 底 冰	④小　底
动＋底＋名	②行 底 路	⑤开　底
(动＋名)＋底＋名	③事天底道理	⑥得 胜 底
名＋底＋名	⑦大学大事底道理	⑨古 人 底
代＋底＋名	⑧我 底 脚	⑩自 家 底

日本刻本的前十卷没有“的”，但记得其他部分似乎有

"的"。还有"们"，朝鲜刊本好像差不多都作"门"。

《山亭儿》（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37）

在文学史上作为宋代话本被举出的为数不少，但其中从用字法方面能够明确认作宋代作品的，仅有《山亭儿》一篇。其他的纵使其内容是宋代的，也被认为多数经过后世相当程度的修改。而且这篇《山亭儿》也决非是按照原形传下来的，下面的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

地28（内误用1） 底36（内误用2） 的1 们6

下面列举除"们"以外误用的四例。

见一个小小地庄舍寂静去处。（"地"应正作"底"）

生绢底衣服渐渐底都曹破了，黄草衣裳渐渐底卷将来。（"底"应正作"地"）

两个使马的。（"的"应正作"底"，也有作"底"的地方）

《张协状元》（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排印本）

出戏文在三种中显然是最早的，但因为是排印本，总是要多这少打一些折扣才行。

现在考察其用例，结果如下。

地50 底112（内误用19） 的2 门27 们1 每9 假如把它当作宋代的作品来看，"底"误用的19例，的2，们1，每9就都是错的，占全体的15%强。但这个比率跟他书比起来绝不算多。

《宋六十名家词》（国学基本丛书景汲古阁刊本）

极粗略地调查一下，会有遗漏之处，注意到的情况如下。

地19 底22 的4 懑3 满1 们1

下面打算详细讨论一下其中可认为是错误的用例。首先举"的"的四例如次。

刚者不坚牢，柔的难摧挫。（稼轩词，卜算子，齿落）

这个"的"当然应作"底"。对照看一下景小草斋钞本《稼轩长

短句》卷十一（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所收），果然作“底”，因此可断汲古阁本为误字。

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非利，说的口干罪过你。（稼轩词，夜游宫，苦俗客）

这个“的”须作“得”，查景宋本“稼轩词”丙集（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所收），果作“得”。同样可断汲古阁本为误字。

不须更展画图看，是个寿星的模样。（稼轩词，鹊桥仙，为人庆八十席上戏作）

这个“的”必然作“底”才行。景小草斋钞本《稼轩长短句》卷十，此句作“自是个寿星模样”。

还暗忆钿合蓝桡，彩夅壉腕，见的更怜心苦。（梦窗甲稿，过秦楼，芙蓉）

这个“的”令人生疑，《曼陀罗华阁丛书》本作“葯”，恐怕应从曼本。

尽他们劣心肠。（金谷遗音，惜奴娇）

这个“们”恐怕是误字，但《金谷遗音》只有汲古阁本能见到，无法断定它应作“门”还是应作“懑”。

琴心传密意，唯有相如，失笑他满恁撩乱。（克斋词，洞仙歌）

复数词尾用“满”来表示，前述五种资料中未见，但也许看作是宋代的用字法为好。

以上，史书取《三朝北盟会编》，语录取《朱子语类》，小说取《山亭儿》，戏曲取《张协状元》，词取《宋六十名家词》，做完了五种资料的检验。其他的作品中，语录大体可信；小说，即《宣和遗事》，《五代史评话》，《京本通俗小说》，及三言等书所见被推定为宋代的作品，差不多都不能相信。《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因为不那么口语化，不能用以上的尺度来判断。

V

到了元代，“地”“底”一起开始换成“的”，(1) 甚至连“得”也有开始写作“的”的。(3) 这是因为音韵体系变得非常简单，可以推定“底”“的”都作上声的〔ti〕，“地”作同一个音的去声。“地”声调虽不同，但用文字记载口语时无视声调的情形元代有其例，特别是作为词尾的“地”跟有实义的词不同，发音多少总会变弱，因此去声和上声的差别也就没有重视的必要了吧。其次，“得”作〔tei〕的上声，声调跟“底”“的”相同而音小有差异。可是它们都属于《中原音韵》的齐微韵，作为同韵可以相押，而且同样地发音多少有些变弱，可以推测它们的差别并无大得了不得的感觉。下面从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里举些用例看看，作为元代资料，它是跟《全相平话》并列的最可凭信的了。（括弧内的文字是宋代用法的推定，“底”字并附前表的顺号）

元来这做鬼的（底）比阳人不自由(西蜀梦，倘秀才)……⑥

那其间正暮秋九月九，正是帝王的（底）天寿（西，滚绣球）……⑦

折皮鞭催走似飞坠的（底）双镝（西，天下乐）……②

宫里紧紧的（地）相留，快不待慢慢的（地）等候。（西，三煞）

慢慢的（地）枉步显的（得）你没气力。(拜月亭，天下乐)

杀的（得）那东吴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西，尾）

想我那从你的（底）行为，被这地乱天翻交我做不的（得）耿俐（拜，赚尾）……③

则恁的（地）由自常思想。（拜，贺新郎）

我不曾有片时忘的（得）下俺那染病的（底）男儿（拜，白）……③

有儿夫的（底）不谤掠，无家长的（底）落便宜（拜，金盏儿）……⑥

这的（底）十中九敢药病相当。（拜，牧羊关）

你说的（底）这话我猜着也啰（拜，白）……②

愿天下心厮爱的（底）夫妇永无分离（拜，倘秀才）……②

你也枉把您这不自由的（底）姐姐来埋怨（拜，新水令）……①

那的（底）是你有福。（拜，白）

少不的（得）向我绣帏边。（拜，驻马听）

以上从元刊本《古今杂剧》里排在前面的《西蜀梦》和《拜月亭》中试举若干用例，仅据此就可知道宋代写作“底”“地”“得”的词，元代可能都用“的”来表示了。但是是否所有的场合都一律如此呢？也不尽然，往往有沿用宋代用字法的地方。现在来看一下用例。“底”照原样使用的几乎没有出现，大概都变作“的”了，但是“地”和“得”照原样留存的则有。首先说“地”，几乎所有的“地”都限于用在前面的副词是一个字的场合，跟“地”字结合定型化的情形很多。

我早豁地离了坑位，悄地低了咽颈，缊地红了面皮。（拜，后庭花）

戈地冻口口的（底）雪上加霜。（拜，斗虾蟆）阿马想波，这恩临怎地忘。（拜，哭皇天）

耶娘行特地心别。（拜，滚绣球）

“地”如上所举，在元代往往能够见到，因为用它作词尾的副词有一些已见于唐宋诗词等，成为熟语了。同时“地”读去声，跟读上声的“的”在声调上有差别，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再说“底”“的”都属端母而“地”却属定母，因为元代某些方言存有浊音，所以还应考虑到这种方言的差别，这也可能成为“地”的写法往往被保存下来的原因。

下面说“得”。“得”改写成“的”，如前所述，只限于位

于动词之后作后助动词的时候。但即使是这种场合，“得”有的也原样保持下来。

每常我听得绰的说个女婿。（拜，后庭花）

煴煴的羞得我腮儿热。（拜，叨叨令）

动词的“得”没有改写作“的”的，这自不必说，但为谨慎起见还是举两个例子。

教俺两口儿早得团圆。（拜，倘秀才）

今日这半边鸾镜得团圆。（拜，水仙子）

最后再说复数词尾，元代多写作“每”，不用说也有写作“门”的，但写作“们”的在确切的资料(元本)中是否有，还是疑问。

Ⅵ

以上明确了宋代跟元代用字法的差别，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了解同一资料的不同文本的优劣。《三朝北盟会编》人文的钞本为善本，光绪排印本依照元代或元代以后的用字法加以改动之处很多。民国28年海天书店排印本也一样。其次《简帖和尚》，有清平山堂刊本和《古今小说》卷三十五两种文本，把它们比较一下看，《古今小说》本把清平山堂刊本所见的八个“底”字中的七个改为“的”，剩下的一个“底”字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字。还有清平山堂本的两个“懣”，古今小说改作“们”。又次拿兼善堂本《警世通言》卷十六(小夫人金钱赠少年)和《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三〈志诚张主管〉相比较，前者的两个“地”，后者改为“的”。例证就不必举了。连前者都不能看作就是宋代的原貌，更何况后者是在此之上又经后人之手的呢。

比较宋元的用字，用以上的方法是很方便的。因为元代的作品用“底”的极少，就它跟“的”的关系，特别是构成熟语的那些，再举例以示，进一步明确它们的差别。

“这底”和“这的”

《朱子语类》有：

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6.9b)

还有赵长卿的《惜香乐府》亦见：

这底栖惶你看是谁不是。(品令)

元曲中差不多都作“这的”。

“那底”和“那的”

宋代的“那底”元代作“那的”。例如《刘知远》有：姓刘人那底久后必荣显。(8)

那底甚礼道。(20)

元代作品为“那的”。

“兀底”和“兀的”

这是有名的“阿堵”的变化形式。宋代写成“兀底”，如《嫩真子》《山亭儿》等所见用例即如此，元代的作品写成“兀的”。《宣和遗事》有：

兀的夜来那高平章到来也。(影印士礼居本，前集38b)

这至少不是宋代的用法。还有《董西厢》里也见到两种写法。

“甚底”和“甚的”

宋代作品中可见到“甚底”。

学者常谈多说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朱子语类8.2a)

将为道儿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山亭儿)其他的用例便省略了。这些元代同样改作“甚的”。《宣和遗事》中有“甚底”也可见到“甚的”。

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前集29a)

杨戬奏个甚的。(前集33b)

还有《董西厢》也可见到两种写法。关于这些“底”字，要言之，用“底”一贯到底的是宋代之作，用“的”一贯到底的是元

代或元代以后的作品，“底”“的”混用的，断为宋代之作但经元以后修改过，或就断为元代以后的作品，都不算大过。另就“地”和“门”“懑”而论，也可以说情况大致相同。关于这些词的来源有必要调查唐五代的文献。大体的情况是可以搞清楚的，但若言及于此需要相当的篇幅，且有离题之嫌，故留待其他机会。顺便提一句，民国初年以来，把“的”分成“的”“底”“地”三种表达方式也相当地流行，还有人认为这有历史上的根据，那是搞错了。

（1953.7.21脱稿）

跟本稿有关系的论文，有竹田复氏《诸宫调里刘知远的地位》（昭和13年），小川环树氏《代名词儕们的沿革》（昭和14年），高名凯氏《汉语规定词的“的”》（民国33年），吕叔湘氏《说们》（1949）。竹田氏的文章本是研究文学史的，因论及语言故引作参考。高氏的文章在资料方面存在难点。小川氏的文章处理资料极合适，受启发之处颇多。本稿没有一一注明跟这些论文有关系的地方，于此一并鸣谢。

［附注］

（1） 刘知远诸宫调是俄国科斯洛夫将军探险队发掘出来的，作为探险报告的一部分译出（“俄国科斯洛夫探险队外蒙考古发现纪略”东方杂志第24卷15号），见过《刘知远》原件的向达氏的《题记》如下：

述刘知远事戏文一册，现存42叶，藏俄京研究院亚洲博物馆。1907年至1908年，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考察蒙古、青海，发掘张掖黑水故城，获西夏文甚伙。古文湮沉，至是复显。此刘知远事戏文，残本42页，即黑水故城所得诸古书之一也。柯氏所得有时次者，有乾祐2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元后1190年）刊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方广佛华严普贤行愿品，21年刊骨勒茂材之番汉合时掌中珠。又有平阳姬氏刊历代美女图版画：大都为12世纪左右之物。此刘知远事戏文当亦与之

同时也。

郑振铎氏见其影印件谓“大有宋刻的规模”，又谓或是金版流入西夏之物。（宋金元诸宫调考)还有罗福葨《俄人黑小访古所得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

（2）关于宋代不使用这种用法的“的”，顾炎武《唐韵正》卷19所叙如次：

按的字在先声则当入药，音都略反，灼酌妁芍之类也，转去声则当入啸，音都料反，钓㣿杓豹之类也，后人误音为滴，转上声为底，按宋人书中凡语助之的皆作底，并无的字，是近代之误，（中略）今人小的字亦当作小底，宋史有内殿直小底，入内小底，内班小底，辽史有近侍小底，承应小底，笔砚小底。

（3）作为参考，举若干宋代“得”的用例，均见于前举五种资料。

要道得亲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为亲切。（龟2·10b）

若下注脚，尽做得谤讪宗庙，他日亦拈得出。（龟3·12a）

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贤人君子愈出脱不得。（龟3·13b）

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挥，余话21b）

不知踪序，恼得兄嫂生嗔怒。（刘15）

（神户外大论丛4—2，3合并号，1953）

9. 《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

这是在朝鲜很早以来就作为汉语教科书而广泛使用的《老乞大》《朴通事》二书加上谚解（用谚文作解释）而成的著作。《朴通事》原本产生的年代，据书中所记步虚和尚在燕京永宁寺说法的事来推断，当比元至正七年（1347）多少靠后一些。关于《老乞大》虽有据地名作出推论的，但尚须检验。两书的著者都不明，恐怕是高丽的侨民，《老乞大》著者可能是住在东北（沈阳或辽阳一带)的人，《朴通事》著者可能是长住北京的人。书名的“乞大”是kitai（契丹的转音，在北方民族中间指中国）的译音，

“老”指长年居住该地方通晓人情事故的人。两书最初刊行约在1423～1434年间，在李朝初期作为最权威的汉语教科书来使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了修订的必要，1480～1483年间由两名中国人予以改订。其后，天才的语言学者崔世珍（中宗时人，于16世纪前半）作了谚解和《老朴集览》等。奎章阁丛书第8的《朴通事谚解》是在肃宗三年（1677）编辑的，但跟崔世珍的原本（现只存上卷）相比，本文并无大的差异。奎章阁丛书第9的《老乞大谚解》似乎是据康熙版，而且以没有谚解的汉字文本作为附录，但没有大的差别。《老乞大》《朴通事》的汉语部分是1840～1843年间的改订本或与之极相近的本子，可作为元，明间的资料。

《老乞大》的内容是有关旅行、交易的实用会话。《朴通事》的内容由风俗、岁时、娱乐等有关中国的生活、文化的高级会话构成，各章的终了以俗谚作结，显得很灵透。两书反映的可能是北京或华北的方言。语法、词汇可以看出元代的特征，但不一定那么统一，因为是改订本的缘故。另外还具有所谓蒙文直译体的特征。试以近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套一套看，只有1.2两点大体相合，其他的都套不上。

谚解本用谚文加上两种汉字注音。左侧的是《四声通考》的音，右侧的音依从《国俗编撰之法》的注音，没有《四声通考》那样严密的标记符号，不如说是朝鲜语的译音。近时发现的崔世珍原本《朴通事》上，有标明声点的点，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崔世珍《老朴集览》在内容上不是多么有价值，只收难词的注释，李丙畴编校本里附有索引，很方便。

清代的改订本《重刊老乞大》（乾隆六十年）《朴通事新释》（乾隆三十年？）是相当近代的了，但《老乞大新释》（乾隆二十六年）并没有达到全然靠近北京话的程度。

参考资料：小仓进平、河野六郎《增订补注朝鲜语学史》

（刀江书院 1964）。闵泳珪《关于老乞大》（大正大学报36辑，1943）。《老乞大弁疑》（人文科学12辑，1964）。《朴通事的著作年代》（东国史学9·10辑，1966）。李丙畴《老朴集览考》（1966）。

（《中国语学新辞典》，1969）

10. 《老乞大》的语言

I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很早以来就广泛使用的汉语教科书，著者不明，关于写作时期也没有明确的记述。但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小仓博士在他的《增订朝鲜语学史》（以下简称《语学史》）中指出该书中用到了“高丽”这个词，并且注意到在《老乞大新释》（1761年序）及《重刊老乞大》（1795）中这个词被改作“朝鲜”，似乎考虑到了该书写作的时期，但避开做出断定。不消说，固有名词具有好使用旧称的倾向，名称的变更和它的使用之间总是存在一些时差，这是极普通的。因而固有名词可能成为推测上限的根据，但若作为推测下限的根据则必须相当慎重。“高丽”这个词作为口语直到最近仍然存在，却不能因用到这个词就断言它是处在元朝支配下的时代。假如像这样把重点放在依据固有名词上来推定时代，把现本当作明代产物倒是可以找出许多的例证，相反作为元代之作的根据却几乎没有。譬如本书中可见到“北京”这个词，不用说这是明代永乐元年（1403）以后的名称。尽管如此，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因为可见到该书使用元时词语的记载。譬如：

御昼讲，侍读官李昌臣启曰，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颇异，多有未解处。（成宗实录十一年〔1480〕十月条，据语学史）

被称作崔世珍所著的《老乞大集览》中，也有把据该书引用的词句说成是元朝时用语的记载，如“汉儿人有”之项：

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

“替子”项下：

（前略）此元制也。

“库车”项下：

（前略）今此库车盖收藏物料之库，如库藏者也，元俗犹然。

等等。同样被认为是崔世珍所著的单字解“阿”项：（前略）皆元朝之语。

还有“者”项：

蒙古语谓诺辞曰者，两书善本皆述元时之语，故多有者字，今俗不用，故新本易以着字(1)。

据以上诸例，认为《老乞大》成书于元代不为大过。其次，作为《老乞大》最初刊行记录的《世宗实录》五年（1423）条载：

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启，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直解孝经等书，缘无板本，读者传写诵习，请令铸字所印出，从之。（据语学史所引，下同）

又《世宗实录》十六年（1434）条载：

颁铸字所印老乞大、朴通事于承文院、司译院。

据此可知，该书是从世宗五年起到十六年（1423—1434）之间刊行的。这样说来，该书在李朝初期作为最权威的汉语教科书而被广泛使用，但随时代的变迁渐渐地产生了改订的必要。最初的改订好像是在成宗十一年起到十四年（1480—1483）之间进行的。

继方才所引的《成宗实录》十一年十月条之后续引如下：

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馔者领中枢李边与高灵府院君申叔舟以华语作为一书，名曰训世评话，其元本在承文院，上曰其速刊行，且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

又《成宗实录》十四年九月条载：

先是命迎接都监郎听房贵和，从头目葛贵校正老乞大、朴通事，至是又欲质直解小学，贵曰头目金广妒我，疑副使听谗，故我欲先还，恐难雠校，若使人谢改正朴通事、老乞大之意以回副使之心，则我亦保全矣。

根据这条记事来看，从事改定的是叫作房贵和及葛贵的两个人；从“故我欲先还”的字句来看，肯定是汉人。其后崔世珍撰写了谚解及《老乞大集览》、《单字解》等，但那时新旧两种本子的《老乞大》尚存世。因为到崔世珍时为止进行的改定只有房贵和及葛贵所作的那一次，故崔世珍所说的旧本即1423—1434年间的刊本(也许是写本，似乎这中间没什么差异)，新本即1480—1483年间产生的房贵和等的改订本吧。我们现在能够容易见到的《老乞大》是《奎章阁丛书》第九收入的两种文本，即前半所收的附有谚解的，及后半附载的没有谚解的汉字文本。我们把前者称作现本的《老乞大谚解》，后者叫作现本的《老乞大》。

以下进一步考察诸本的关系。

(1)新本和旧本之间似乎存在相当的差别。

关于新本旧本的记事只有两处，除前面引到的单字解的“者”项外，只有《老乞大集览》下“劣马”条可见：

旧本作乖骑马。

但即使仅仅据此也可推测它们是有相当差别的。

(2)其次，《老乞大谚解》的现本和《老乞大》的现本之间差别很少，而且只限于单纯的写法上的不同或哪一本是误字那

样的程度，看不出根本的差异来。

（3）新本似乎和现本是一致的。

（4）《老乞大集览》所见的单词全部跟现本的《老乞大谚解》一致。

以上至少是从现在残存的资料中得到的客观的事实，但为使这种事实成立有必要再作如下讨论。

（a）崔世珍的谚解依据新本，而且对新本的本文未作根本的改动。

（b）崔世珍的《老乞大谚解》，至少限于汉字文本，大约跟现本没什么差别。作为与此相对的反论，可以举出在《四声通解》的附录《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中所见的声点现本中全付阙如，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左右汉字文本的可信性，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声点不是文字，它不被重视是可能有的事。就是在中国，由于本子不同，完全没有标上表示四声的半圆和句读的例子也不少，因此朝鲜的版本也存在着大体如此的可能性，这样来看不是更合适吗。

由于大体如上述的理由，可以认为现本大致是明初改订时的原貌，再进一步说，现本的《老乞大》即崔世珍所说的新本，现本的《老乞大谚解》，至少限于关于汉字的文本，保存了崔世珍的原形，现本《老乞大》和现本《老乞大谚解》的差异（这种差异如前所述绝非根本性的），是否可以说它反映了崔世珍的汉字文本曾有修正的痕迹呢。

本书的内容由有关旅行、交易的会话构成，现在试着调查一下那里面出现的地名，可以见到南京、苏州、湖州、杭州、易州、定州等，但这些都是被冠于织物等之上的名称，实际上朝鲜人为交易所作的旅行的地点，从朝鲜接近处开始的顺序列举，有义州、辽阳、夏店、北京、涿州、高唐、东昌等，还有作为海港的直沽。据此来看，当时为交易而到华北旅行的朝鲜人的足迹充其

量不过到山东省的北部，似乎不曾走到黄河以南。《老乞大》所用的语言大体是据以上地方通行的话而写成的吧。

Ⅱ

为了搞清《老乞大》的语言特征，有必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取时代和地域都相同的其他口语资料作比较。适合这样条件的资料似乎没有，不得已取较好的方法，即主要用《元曲选》及《元秘史》的总译，不足之处随时再援用其他资料。

《元曲选》借黎锦熙氏的话说是用元代大都话写的，恐怕经过明代的修改，因此跟产生于元代又经明代修订的《老乞大》条件大抵相当。但《老乞大》一方可以说有限界，似乎有意识地向明代靠近，而《元曲选》毋宁说具有相反的意图。

《元秘史》的总译，不用说是于各段末了用汉语写出其大意的部分，并不是把蒙古语用汉字作表达符号在右侧以稍小的字记下单词意义那样的旁译。总译也可说成是意译，但那种旁译全都原封不动地作为汉语的资料可不成。理由是，旁译并非翻译而是带有说明的部分。譬如原文的蒙古语出现复数形时，旁译缀一“每”字，但这样的“每”不止于单纯地表明复数形态，作为汉语来说，那样的词有或者没有都不要紧，与此相反，总译方面首先立足于汉语的立场来写作，不用说有省略原文的地方，也有的地方补进了原文没有的词。因此研究汉语的场合首先应依据总译，旁译只有在确认那个词见于总译（或其他所利用的文献）之后才能使用。

至于《老乞大》中所见到的词汇也好，语法也好，跟这些资料相比较，似乎都可以说有相当的共通之点。也有《老乞大》中见到的词汇在《元曲选》里没见到的，因为《老乞大》是由极实用的日常琐碎事情组成的，跟《元曲选》那样的戏剧脚本相比，

即或有那些见不到词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然这不是说《老乞大》跟《元曲选》或跟《元秘史》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下面举若干例子试作说明。

（1）关于人称代名词

《元曲选》里见到的人称代名词极其复杂多歧，达到以下所记的33种之多。有些只是写法上的差别，实际应看作同一个词，但这里也分别作为一种来计算。

我　我每　我们　我家　我等

俺　俺每　俺们　俺家　俺等

咱　咱每　　　　咱家

喒　喒每　喒们　喒家　喒等

洒家　灑家

你　你每　你们　你家　你等

您　您每　　　　　　　您等　恁

他　他每　他们　他家

从实际上说，在《元曲选》那样由多至百种的戏曲集成的总集中会有若干疑义的。它作为数十位作者的作品集，其中肯定包括从时间上从地域上都带有相当差异的作品。因此《元曲选》中所见到的人称代名词的复杂性是否有这方面原因呢，这似乎是很容易产生的疑问，但即使进一步把范围限定在初期大部人的作品，或者限定在一位作者（比如关汉卿）的作品上，人称代名词也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这还应该看作是对元代人称代名词复杂程度的反映。其次从《元秘史》的总译中搜集到的人称代名词有如下12种，变得相当简单。

我　我每　俺　俺每　咱　咱每　你　你每

您　您每　他　他每

那么《老乞大》怎么样呢？

我　我们　咱　咱们　你　你们

他　他们

只有如上 8 种，“俺”“您”及其复数形式都没有出现。不仅如此，跟“咱们”有83个相比，“咱”只有 7 个。因此假设把“咱”除外，结果人称代名词成为 7 种，这跟清代的北京话几乎是一致的。清代的北京话没有“俺”和“您”，“咱”和“喒”只有复数形式。即使比《老乞大》时代靠后的，譬如《金瓶梅词话》等，人称代名词也没有变得这样简单，“俺”和“咱”等都出现很多。

(2) 关于“给”

“给”是北京话乃至北方话特有的词，同样被称作官话的南京官话中没有这个词。作为动词用作“给与”的意思，作为介词(前置词)用作to或for的意思，是清代北京话资料中才开始见到的，在此以前的作品中绝对未见。现在从《红楼梦》中举几例。

你来迟了，昨儿已经给了人了。(6 回)

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57回)

趁早儿给我瞧瞧。(23回)

像这样的场合，宋元明的资料差不多都用“与”。北京话的旧入声字有的有两种读法，如北po，pei，白po，pai，薄po，pao等，这些都是收-k尾的入声字，收-t，-p尾的入声字中没有像这样相对应的(2)。

因此，跟kei这个音相对，用收-p尾的入声字“给”，完全是一个假借字，但为了证实这一点，可举的例子极少，姑且举若干其他的写法吧。

本等要三百两，让爷十两，只己二百九十两罢。(醒世姻缘传 6 回)

拿出二两织来丢己人。(同上8回)

快己他做道袍子。(同上 8 回)

咱这剑也不卖归您。(五代周史平话卷上)

却讨个生活归您做。(同上)

而在《老乞大》中可以见到把这写成“馈”的字。

你只馈我一样的好银子。(237页)

贴六个钱馈我。(115页)

并在单字解中有“遗也，字本在群母而俗读皆从见母上声”的解释。它的音作ZI，这个音的字只有这样一个字，跟现代北京话kei这个音节也只有一个字如出一轨，无疑是现代及清代“给”的前身。

(3) 关于“了”

现在作为后助动词或助词(句末助词)使用的“了”，恐怕是从完了意义的动词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按如下的顺序。首先到唐代为止，只存在如下两种形式：

1. 动词＋了

2. 动词＋目的语＋了

例如：

二人辞了便进路，更行十里到永庄。(董永变文，S.2204)

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敦煌本六祖坛经)

到宋代开始出现了如下形式：

3. 动词＋了＋目的语

只举一例：

设若欲取江南州县与别人，却坏了元帅军马。(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62)

现在屡屡见到的“了”在前后都用的形式似乎到明代才出现，元代尚不存在。即

4. 动词＋了＋目的语＋了

你又吃了早酒了。(金瓶梅词话19回)

不过在元代作为跟以上形式相当的有下面那样的说法(5)：

5. 动词＋了＋目的语＋也

母亲许了亲事也(救风尘1)

现在来看《老乞大》，4的形式和5的形式并存。这里似乎显示出比元代更新的东西。

他也吃了饭也。（81页）

马敢吃了草也。（59页）

这店里都闭了门子了。（60页）

我写了这一个契了。（156页）

（4）“旋…旋…”

这是跟现在“随…随…”相当的形式。譬如《红楼梦》里所见到的：

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73回）

《老乞大》中跟“随”相当的是用“旋”。可以见到这样的例子：

我也旋糴旋吃里。（95页）

这种形式在唐宋时是很盛行的。譬如：

不似新声唱亦新，旋调玉管旋生春。（司空图，歌者12首）

不疏不密随宜了，旋落旋开无不好。（诚斋集12，郡治燕堂庭中梅花）

但到元代这种用法似乎已经衰微了，元曲中只看到如下一例：

你只做得个旋扑苍蝇旋放生（东堂老2二煞）

这句“旋扑苍蝇旋放生”是说前后行动的矛盾，总觉得带有成语那样的影响，因此不能认为“旋…旋…”的说法在元代还存在，毋宁说在元代只残存于这样成语式的结构中。但在《元秘史》中有如下用例：

成吉思旋饮旋歌，三次方已。（卷四）

因为前后有几分文语的成分，令人产生“旋…旋…”不一定反映了当时口语这样的疑问，但跟《老乞大》的例子合起来，宁可仍然看作口语。这样的地方应该说是残留着比元代更早的成分，这种情况便令人产生疑问，或许《老乞大》和《元秘史》等共同依据的是跟元曲等所反映的话语有若干不同的话语。因此离开了时代的观

点，进而去搜寻特殊之点，就知道作为中国语是包含各种各样奇怪感受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仅据《老乞大》的例子是无法弄清《老乞大》是否受到编写于朝鲜的制约，因此应尽可能地同其他资料相比较，以求得其例证。

（5）名词的复数形式——们(每)

《老乞大》中有“马们”那样把“们”用于动物的例子。

马们分外吃得饱。(43页)

这头口们多有不吃的。(31页)

总体上说，“们”通贯古今都没有对人类以外的东西使用的例子，下面的例子实际上仍是指人的。

畜生濾惰地。(刘知远诸宫调)

别跟着那不长进的东西们学(红楼梦8回)

下面试把《元曲选》里所见到“每”(们)摘取出来看一下，如：

百姓每，官吏每，宫人每，宫女每，庄农每，财主每，弟兄每，这厮每，那厮每，小的每，家人每，头目每，首领每，宰相每，穷儒每，孩儿每，道人每，秀才每，街坊每，老人每，小孩子们，庄农每。

所举都是用于表示人的名词，没有见到用于人类以外的东西的例子。其次来看《元秘史》的总译。

哥哥每，弟兄每，兄弟每，百姓每，儿子每，母子每，老人每，人每，贼每，妻子每，老的每，大王每，父子每，弟每，伴当每，子每，女子每，勇士每，子孙每，达达每，将军每，散班每，千户每。

如上所举都是用于跟人有关的，但“马”跟《老乞大》一样可以见到用例，这种一致似不能认作偶然，至少得考虑存在着一种带有“马”的复数形式的方言。

骟马每放得肥着。(元秘史卷6)

（6）日头

现在姑且据《国语辞典》，把它的解释摘引如下：

㈠日（太阳）㈡昼，吴语或旧小说中每用之。㈢日 3 ，所指之一日，定准之一日，旧小说中每用之。

下面调查一下《老乞大》的用法，如：

日头这般高了（69页）

跟《国语辞典》解㈠相当。

山也有相逢的日头。（259页）

跟解㈢相当，没有跟解㈡相当的用例。但《老乞大》还有另外的用例。

身子安乐时，再着五个日头到了。（18页）

用现代话来说，“五个日头”即应说成“五天”。“日头”的这种用法好像从金代开始就有，下面举到的三个例子都是金代的“汉儿”语言。

城里人只有三个日头里。（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

你只活得一个日头，犹华人言一日也。（汪若海劄子）

你门只有一个日头活哩。（中兴战功录）

第二例的汪若海劄子把夹注也混入了本文，但如今传下来的几种文本中都可以见到，恐怕是原注或非常早的注。根据这条注来看，一个“日头”这样的词不是华人的词语，因此非“汉儿”的南人感到奇怪。《老乞大》把这种话叫作“汉儿言语”，可以认为这是显示明代的“汉儿言语”跟金元的“汉儿言语”相通的一个例子。另外，“日头”的这种用法，在《高丽史》《五代史平话》《元曲选》《魔合罗》等也可见到。

下面考察《老乞大》中所见到的所谓蒙古语直译体部分出现的特殊用语，但对构成蒙古语直译体的实体与其名称是否合适这一问题暂不触及(4)。

（7）有（句末助词）

《老乞大》中有“有”用于句末的例子，如：

你的师傅是甚么人？是汉儿人有。

对此《老乞大集览》解释说：

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

这种“有”的奇怪用法，在圣旨碑，《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元秘史》《高丽史》吏文，《正统临戎录》等等，自元至明初的资料中多有所见，无疑是在实际的口语中使用的。到元曲中不再被使用，但元曲里可看到“一壁有者”（等在一旁）那样惯用语式的“有”的奇怪用法，把这些综合起来考虑，“有”可能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句末助词。

（8）上头

《老乞大》里有用“上头”表示理由的例子，如：

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47页）

这样的词在元曲中也能见到已为人所知，另外还可举出下面那样的用例。

不得打捕的上头烦恼了。（元秘史卷一）

我见察阿歹谨慎的上头。（元秘史续二）

（9）不拣

“不拣”的后头用疑问词或两个以上的名词。《老乞大》的例子有：

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202页）

不拣怎生，着我宿一夜。（88页）

不拣怎么，你与我做些个粥如何。（98页）

这种说法一见甚奇，但把“不拣”跟“无论”“不论”“不拘”（这在清代最多）放在一起考虑时，也就不足为怪了。首先是作为原来的动词加上否定副词的形态，很早就下面那样的用例：

一刹那间不拣贵贱老少。（临济录）

还有作为关系词用于从属句的例子，也很早。

不拣迦楼乾闼婆，鼓乐清歌任吹唱。（维摩变文，罗氏藏）

不拣几时忘不了。(孝经直解)

我今不拣那里寻母亲出来。(后庭花1)

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鲁斋郎0)

不拣说甚言语，都要听我。(元秘史卷三)

(10) “不…那甚么”

《老乞大》中可见到这样的句子：

不是好兄弟那甚么。(259页)

这种说法甚珍奇。在白话圣旨中多可见到“不怕那甚么”的形式，此外还有：

阿的不是别了孝道的勾当那甚么。(孝经直解)

孝顺的勾当不有那甚么。(同上)

这个“那”是疑问助词(从河野六郎据谚解所作的解释)，这样的助词在元代文献中不为珍奇。这里姑且举一个《老乞大》的用例。

后头不修理那。(192页)

只是“甚么”那样的用法至今尚未能检出其他的用例。

Ⅲ 小 结

《老乞大》的语言，尤其是它的语法和元代的特点相一致的地方很多，但也有比元代更新之处，特别是有的地方接近清代的北京话。也有的地方可以看出比元明时代的语言还早，那是由于《老乞大》所依据的方言使然。

《老乞大》所用的方言(只把方言限于用在regional dialect的意义上不一定合乎语言的本质)，如果按照《老乞大》的用语来说，就是“汉儿言语”，它包括作为汉语来看一见就会感到奇怪的内容。它有许多跟《元秘史》或其他所谓“蒙古语直译体”的作品相通的地方，而且跟金代的“汉儿言语”也似有关连。C一到元代就看到许多直译体的文献产生出来，对这种现象，似应考虑那是长期以来据蒙古语翻译的结果，但把《隋书》(突厥传)所见的破格文

体公文书之类也放在一起考虑时，可以推测它的基础是北朝以来“汉儿言语”的大流，尽管这大流表面上不大表现出来。

《老乞大》在明代不得不修改的最大原因恐怕是“汉儿言语”势力的衰退。但是这种“汉儿言语”也许通过一种什么方式作为清代的所谓旗人话再度重新得势呢。不管怎么样，《老乞大》的原本是用比现本更特殊的语言写的，这从《集览》，单字解是可以想象到的。

[附注]

（1）据此可知旧本诺辞用“者”。这样的“者”在他书中不会没有用例，如《正统北狩事迹》有“众皆曰，者，也先乃以上付伯颜帖木儿令护之”。这个“者”后世作“嗻”，在清代的旗人间使用。但是，把它写作“着”，按理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的，这一点且存疑。

（2）作为例外，以-t收尾的入声字有“没”，但此点应该另作考虑，因此说北京音系没有-t，-p读音语音的对应并不错。

（3）但是，有些被称为元代作品，实际上却不大可信的作品中能够稀稀地见到明代以降的形式，如：

我替你说着，饶了你了（元曲选，铁拐李1，元刊本没有此例）

下了药了（凌初成本西厢记，三本四折，此外还有数例）

（4）这里举出的“有”以下的4个词只限于入矢义高氏《元曲助字杂考》里面所举的。

（1952，11，4于中国语学研究大会发表，1953，1.6成稿，深谢本稿写作时承蒙调查《李朝实录》的畏友乌居久靖氏）

（中国语学研究会论集，第1号，1953）

11. 关于汉儿言语

——试论白话发展史

I

朝鲜很早以来作为会话教科书使用的《老乞大》中可见到“汉

儿言语”这个词，即：

你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奎章阁丛书第9，页3)

些少汉儿言语省的。(同，页3)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页9)

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页9)

他汉儿言语说不得的。(页92)

我汉儿言语，不理会的。(页138)

《老乞大》中的用例只有此处列举的五例，但此外还有“汉儿”“汉儿人”“汉儿伙伴”“汉儿小厮”“汉儿学生”“汉儿学堂”“汉儿文书”“汉儿茶饭”“汉儿地面”，共计16例。这种“汉儿言语”谚解中作“汉语”(第一例的谚解)，又据小仓博士指出，《老乞大》的改订版《老乞大新释》(1761)及《重刊老乞大》(1795)改作官话[1]。不过，“汉儿言语”这个词即使能够简单地换成“汉语”或“官话”，也还没有探明它的性质。既然还没有弄清楚这样的替换是否真的合适，那就有理由在这里斗胆提出问题[2]，为此必须首先研究“汉儿”这个词的意思。

箭内博士在他的《元代社会的三阶级》文中引到《元典章》[3]，其中有如下一段：

内中多是汉儿。汉人、女真、契丹达达蒙古小名里做达鲁花赤有，今后各投下各枝儿里说知，选拣蒙古人委付者，汉儿、女真、契丹达达小名里做达鲁花赤的，都合革罢了有。

这段引文中的小字夹注原文没有，是箭内博士加上去的[4]，据此“汉儿”即“汉人”。那么“汉人”是那些人？《辍耕录》卷1氏族条对汉人八种列举如下：

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求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女直同

对这条记载，箭内博士作如下说：

辍耕录的编者在汉人八种中不举汉人应该说是极不合适的，又如后面所述，严密地说起来，汉人也有两种，曾在金国治下的中国人叫汉人，在宋治下的中国人叫南人，而且他们之间在待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据此而言之，汉人八种应当改为汉人十种。不过，对竹因歹等四种果真是部族名称否持疑，所以我们所说的汉人，只以汉人、南人、契丹、高丽、女直、渤海六种为研究对象。

以上作为博士的说法，狭义的汉人指金国治下的汉民族，广义的汉人不单指契丹女真等，还包括所谓的南人，但就宋以后的用例来看，汉人多与南人并举，汉人中包括南人的看法没有道理。后来的东洋史学研究中这一点似乎得到订正，如爱宕松男氏把元朝治下的诸民族按大类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种，汉人跟广义的所谓"汉儿"相当，包括以汉地为主并在其他二三处地方居住的契丹、女真、高丽人，即金朝旧管下的诸民(5)。这样说来，汉人有广狭二义，"汉儿"也同样，《老乞大》中用的是狭义，《元曲选》似乎只于《酷寒亭》中有见，我体会吉川博士好像把它解作广义的(6)。总之，说汉人也好，说"汉儿"也好，简言之是一样的，但似乎有文野的差别，即汉人是文语的，"汉儿"是口语的。而且可以这样认为，"汉儿"这一口语是老早就存在的，把它改成文语的是汉人。"汉儿言语"这种场合的"汉儿"，本来是狭义的，但把它作为广义的"汉儿"来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汉儿言语"看作是广义的"汉儿"间的共通语这样的看法比较合适。

Ⅱ

元朝时"汉人""南人"的区别决非元朝时始有，这一点已由赵翼指出了并为人所知(7)，但对"汉儿"这个词从来没人考察过。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词作稍详细些的叙述。"汉儿"这个词

似乎早在北朝就开始使用，如有名的"折杨柳歌辞"中即可见到：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而且北朝的史书中屡屡可见，如：

神武曰…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北史卷六，又北齐书卷1）

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北齐书卷21，北史异文，无"汉儿"语）

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北史卷32，又北齐书卷39，缺"州"字）

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北史卷47，又北齐书卷39）

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北史卷28，北齐书卷50，缺"多事"二字）

上引最后一例《资治通鉴》（卷171）亦引，胡三省注如次：

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

可是阿那肱所说的"汉儿"指的是一个叫源师的人，他是鲜卑秃发氏的后裔，无疑是胡人。这说明北朝时胡汉的区别并非靠血统，而是依据其文化教养如何，这种情况值得注意(8)。这样说来，北方中国的汉人或汉化了的北方民族被称作"汉儿"，与此相对，江南的汉人被称作"吴儿"。下面援引若干例句：

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晋书卷94，夏统传）

使还，孙腾谓曰，何意为吴儿所笑。（北史卷81，李业兴传）

高祖曰…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北齐书卷24，杜弼传。北史卷55缺"儿"字）

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可啼，杀吴儿。（世说新语卷2，政事。又太平广记卷253也引用，"足"作"答"，"曰"作"云"）时朝廷方欲招怀荒服，待吴儿甚厚。（洛阳

伽蓝记卷2）

时代可以追溯很远。关于“汉儿”一词的起源，有如下的说法：

《事物纪原》卷10“称汉”项(9)：

> 演义曰，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原，故胡人骂中国曰汉儿，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夷自太始太素已还，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曰取两汉盛者也。

《古今事物考》卷8，“汉”项的文字跟上面所引几乎相同，亦引来作参考(10)。

> 苏氏演义曰，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原，故胡人骂中国曰汉儿，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夏自古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取两汉盛者也。

《询刍录》“汉子”项(11)：

> 汉武帝征伐匈奴，二十余年，马畜孕重堕殡罢极，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之为汉儿人，又曰好汉，自后为男子称矣。

这一说把“汉儿”的起源追溯到汉武帝的时代，但那时的文献中未见到“汉儿”一词，不一定可信，还是出于五胡十六国的说法为妥吧。

后来由隋朝统一了中国的南北，唐继续保持这一局面，但即使在唐代“汉儿”“吴儿”的称呼似依然通行。下面举一些笔者注意到的用例：

> 钑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贺知章，答朝士）
>
> 钑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顾况，和知章诗）
>
>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司空图，河湟有感）
>
> 成都府出小驷，以其便于难路，号为蜀马，今宣城郡亦有小马，时人皆呼为宣州蜀马，语习不悟，良可笑焉，有似中宗

时，时人呼姚丞相为陕州吴儿。（资暇集，顾氏文房小说本）

坤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汉儿喜饰说，毋多谈。（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

另外，在日本有所谓“汉音”“吴音”的名称，它的基础也植于这种自南北朝至唐五代间吴汉的区别，但在中国的资料中尚未检出用例。

接下到了宋代及与之大体同时代的辽金时代，“吴儿”的称呼似不再被使用，但“汉儿”一词尚极普遍地通用着。《辽史》中似未见到“汉儿”一词(11)，自可见到“汉儿司”“汉儿行宫都部署”“汉儿行宫副部署”等官衔名，无疑当时是使用“汉儿”一词的。可以这样认为，《辽史》把“汉儿”这样的口语词改写作“汉人”，但固有名词不宜作这种改变，所以按原样保留下来了。《契丹国志》中可见到数例“汉儿”，较早的有会同九年（945）的记事：

又谓群下曰，汉儿何得一饷眠，自古但闻汉和蕃，不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大金国志》中所见之“汉儿”达到更多的数目，举例略去，这里从《三朝北盟会编》中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见到的“汉儿”一词多到不胜枚举的地步，只举足以了解“汉儿”性质的重要例子。其中之一是卷23所见的如下记事，可知“汉儿”是可以被看作“番人”的(12)。

初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如义胜军等，皆山后汉儿也，实勇悍可用，其在河东者约十万余人，官给钱米赡之，虽诸司不许支用者亦听支使，久之仓廪不足，以饥而怨，出不逊语，时我军所请皆腐余，亦怨，道路相逢，我军骂侮之曰，女番人也，而食新，我官军也，而食陈，吾不如番人也，吾诛汝矣，汉儿闻之惧。

又同书卷232所收绍兴三十一年（1161）9月29日的招谕指挥谓：

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诸国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

这里把“汉儿”和宋朝支配下的“中国人”区别使用。此处所说的“中国人”由金朝来说就是“蛮子”。“蛮子”一词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

元代“汉儿”的用例没必要列举，故从略，只想举朝鲜资料中见到的，如《高丽史》卷44，恭愍王23年（1373）所见：

它不会说汉儿言语，把这高丽人每绑了手脚，撇在水里…

见达达说达达话，见一般火者说高丽话，见汉儿说汉儿话…

吏文中亦可见到，因而《吏文辑览》也收入了，但只有下面的例子(13)：

汉儿，即汉人也。

Ⅲ

唐宋以降的文言文大体以周汉文章为轨范，但词汇也好语法也好都不可能全数为唐宋以后的文言文所继承，所谓的僻词废义被淘汰，它的最大公约数才在后世留存下来。口头进行的说话和文章之间能够看出差别，这是不问古今东西都存在的现象，并不值得特别地惊奇，但口语和文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却存在问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而且是系统的例证。通常认为到后汉时口语和文言之间的差别似乎已经产生，这从后汉的文章中有一些跟后世的口语(即所谓的白语)一致，相反跟文言不一致的成分上面可以推测出来。这样一来，口语和文言渐渐地分离开了。从整体来说，口语在文献中得到表现的机会不是很多，但不管怎样，文言常常受到口语的影响。要想在文言文中防止口语因素的混入是很困难的，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拒绝口语反映到文章中去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如此，概而言之，在文献中记录下来的口语还是相当贫乏，不容否定这种记录不足以反映出口语来。诚然宋代

以降出现了相当口语化的作品，但它们不管怎么说还是作为旁系而存在的，不能看作中国文章的主流。现在只就作为主流的文言文来看，假使能反映口语的话也肯定是在对话的部分，而不是叙述的部分。于是进一步考察它的对话部分看看，可知大致有两种场合。其一是说话人或听话人有无教养，无教养者的场合表现口语的地方多。另一是感情状态，说话者感情平静的场合表现口语的地方少，感情激昂的场合，比如发怒，或极度高兴，或戏谑玩笑时，表现口语的地方就多。把这反过来，自然不能说那种场合必定有口语的表现，但口语若有所表现的话，必定在上述那样的场合，这种断定不会有多大差错，从来在中国说明语言和文章乖离的场合，总要援引《易》中所见的孔子的话“书不尽言”，或《左传》中出现的同是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可是这些话即使能够说明文章一般地不能反映口语的理由(14)，也不能说明如上所举那样尽管很少却有口语表现的情况。因此，若是把着眼点放到上述那样反映口语的方法上考虑其理由的话，那理由恐怕是这样的，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们在稍微正式一点的会话中尽可能地避开日常家庭内使用的口语，而使用跟写文章时用的语言相近的话去跟人谈话。简言之，文言是社交用的语言。在会话中使用文言，即使在文言跟口语距离不那么大的时代，也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第一，缺乏教养的人做不到；再者，感情激动的场合也难于做到。可是对于有教养的人们来说，选一个心平气和地平静讲说的机会绝不是不可能的。第一这并非外国语而是本国语言，第二过去在中国所谓有教养就专门集中在文言文的阅读和写作上，因此随意地把学得的文言词汇联缀在一起用到会话中，对语法简单的汉语来说，绝非像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困难(15)。这里所说的文言，自然指作为文言文素材的语言，而不是指文章乃至文学。因此假如举出具体例子的话，那将不是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若是想到史书等所见的浅近的文言的对话，那倒

是最近情理的。

像这样，在文明主义的汉民族的社会中，懂得而且能够写作文言文不仅仅是知识人的必须条件，同时作为其素材的文言（或者是尽可能接近文言的话语）也用于口头语，要求他们能够用文言说并听得懂，这一点迄今尚未被注意，有必要再就此点作稍详细些的论述。

Ⅳ

明治时代的标准会话教科书《官话指南》（特别是其官话问答的部分）和昭和以来彦根高商的白廷贵氏的会话教科书（有数种）的某一种都可称得上非常文语的，假如有人读到这些书的话，那是无论谁都可感觉到的吧(16)。这样的话语，无须再说，决不是架空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存在的。例如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1932年出版）记叙了乡绅的会话，如：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如果诸位有何善策，李某无不从命。…

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

诸位既然相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苟有事故发生，尚望大家共同负责。…

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

而且书中还写道，说这种言词的时候，须摇晃着头，用朗读古文那种腔调说出(17)。这里引用的句子混入了若干口语的因素，其前后的文句也某种程度地在口语中掺杂着文语。这是在音韵体系变得非常简单，结果同音字增加，而且口语和文语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的现代所进行的对话，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不能不为其相当文语化而吃惊。用这样的文语被称作“转文”，因而这种拿腔拿调的态度被称作“文诌诌”。清代作品中，试着翻一翻《红楼梦》就可以知道，那里面女性和小孩和奴仆人等使用地道的俗语，与

此相反，北静王和贾政及其他贵族士大夫们在正式场合所作的对话非常接近文言。首先举文语的例子：

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谅也。"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恩，果如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红51回）

其次举口语的例子，这里引用的是贾府里掌实权的凤姐在家庭内对她丈夫贾琏说话的场面：

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红16回）[13]

明代作品中就反映口头语这一点来说，怕是无出《金瓶梅》之右吧。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卷2这样说：

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

为何人。

能达到这样程度，只有它的对话忠实于口头语才有可能，但口头语不止限于口语，也有文语，这只从下面一例便可明白。这是一位名叫蒋竹山的医生对李瓶儿说话的场面：

不瞒娘子说，小人内为失助，中馈乏人，鳏居已久，子息全无，倘蒙娘子垂怜见爱，肯结秦晋之缘，足称平生之愿，小人虽衔环结草，不敢有忘。（词话本第17回）

更进一步回溯时代，把目光转向元代，《元曲选》中有《㑳梅香》一剧。这个“㑳”即“文谄谄”的“谄”，女主人公是位侍女，某时在王公大人宅内使役，“俗语”一点不用，尽以“文谈”应对，因此人人都赞赏她。（楔子）原先作为知识人才能做到的事，由一个奴婢身份的人来做了，这说明即使在元代仍通行用文语来会话。

那么唐代如何呢。这里从趣味极深的具体例子入手。这就是高彦休《唐阙史》卷上所见的如下记事(19)。

（前略）正郎省礼大忿，掷书于地，叱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制此碑，盖爱恩深厚尔，其辞约三千余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

并且后面有夹注：

已上实录正郎语，故不文。

这部分的夹注除鲍廷博的一条注之外，其他全可看作作者的自注。据此，作者是把这句话作为口头语原样记录下来的。但这句话除末了的部分外大体为文语。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唐代的知识人大概是用这样程度的文语自由交谈的吧。为了进一步确认这种推测，笔者又采取另外的办法。这就是试着从对话的文章中捕捉相当于“自身不懂文语…”或“你那样地滥用文语…”那样的表现。可是古时没有跟现在的“文语”相当的词。跟它相近的有“书语”

"书言笔语"等，但这大约是文章中表现出的技巧性措词的意思吧。不过，因为它不可能是口语，就结果来说，跟文语的词句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酧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人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重，更无余语，但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但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坂者、北邙山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朝野佥载卷2）(23)

饼铺出身的这位御史的话真是奇怪不可解之言，勉强翻译的话，是否可这样译呢：

> 意思不懂的话没有用，让黄泉路上的人活着回来，如果不接受手铐脚镣的话，叫他吃孟青棒。

确实，这句话作为表达来说是很俗气的。但作为语言来仔细推敲的话，只有"你"这个词和"但"的用法具有口语因素，其他都没有达到作为文语不能使用的程度。这样看来可以想象，以这位侯御史的眼光来看，囚徒的"书言笔语"应该是更加文语化的。下面引"书语"的用例。

> 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隋书卷66）

这是隋高祖(文帝)和荣建绪的问答，说自己不解书语的文帝的话几乎就是文语（"不"用作疑问句终词是口语性的），由此也可以推测，像这样程度的文语是作为口头语，而且是平顺的口头语而通用的。《隋书》卷70叙宇文化及的话里也提到"书语"这个词。

> 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

恩，富贵累世，至妻公主，光荣隆显，举朝莫二，荷国士之遇者，当须国士报之，岂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因众叛，躬行杀虏，诛及子孙，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规篡夺，污辱妃后，枉害无辜，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

李密的这些话，除了开头和结尾恐怕不是口头所述，从"至妻公主"那儿起到"将欲何之"止过于骈文化了，大约经过了相当的修饰(21)。尽管如此，李密所说的原话还是相当文语化的，这一点恐怕不会搞错。时代有前有后，但只要是不识字的人说的话，也能够作为推测的手段。为此打算再举一例：

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增注(1)

这里作为使用俚语的例证，特笔大书"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这一谚语。就我们的常识而言，这种程度的语句为什么作为无教养的证据而被举出，真是感到不可思议，那么当时有教养的人们说的话都是文言喽。还有从敦煌发现的"辞仪"之类，据那波博士介绍(22)，那里面所收的问候的话跟旧中国的尺牍没什么不同，是用文言修饰的语句联缀起来的。这也是文言作为社交用语而被使用的证明，因此顺便在这里一并记叙之。

V

在中国，跟现时期的口语确切相当的词似不存在。它是"俗语"同时又是"方言"或"乡谈""乡语"。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记忆中，曾有一位是"北京官话普及会"成员的"满洲"高官赠我一幅匾额，上面写着"普及方言"。从把北京话作为标准语一方来看，这种提法是很奇怪的。那位高官的想法，并不是把一种

方言作为标准语来采用的意思，而是认为口语就是方言。这样的事，只要稍微了解文语不管是写的话还是说的话都能确保其作为标准语的地位，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状况下，口语不单单是缺乏被记录的机会，它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抑压。这是通贯中国各时代都可以看到的倾向，就中以两汉、魏、晋的贵族社会尤为显著。但经过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期进入南北朝的时代，中国的主要部分处在北方民族的统治下。这些民族和若干王朝概而言之都被看作是粗暴的，主要因为他们是和文明主义的汉民族不同的朴素主义的民族。他们对汉文明的态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在北齐和北周，跟北魏不同，似乎醉心于汉文明的情形较少。这种倾向从他们对本国语的态度上就显明地表现出来。首先是北齐，鲜卑语的通行很明显，当时的宣传号令中都把鲜卑语作为必要的。下面摘取《北齐书》中有关的记事以见：

孙搴…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北齐书卷24，孙搴传，又北史卷55）

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北齐书卷39，祖珽传）

高祖自身也多用鲜卑话，但也懂得华话。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卷21，高昂传）

由于这种原因，鲜卑语对当时的北人来说是一种教养，也是出身立世之道。这一点从《颜氏家训》所见的如下记事也可知道(23)。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熟。（省事篇）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教子篇）

下面列举可以看出鲜卑语在北周也通行的记事。

> 武帝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我尝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隋书卷42，李德林传）
>
> 时梁岳阳王萧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于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音声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周书卷26，长孙俭传）

另外，《隋书》经籍志列有鲜卑语、国语的书籍十数种，也说明当时鲜卑语的盛行，但在这样的情势下，就不能期待文语式的会话了。作为统治者的北方民族并非不懂得华语，这从方才举到的北齐高祖的例子中就可知道，但是他们大胆采用的肯定是北方的口语，那是中国的知识人们从来不敢说出口的。这样一来，口语由当权者口中说出，就有几分被记录下来的幸运。据《颜氏家训》言：

> 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音辞篇）

这里说士庶也罢、朝野也罢，总之不过是说他们话语的变化。据此可知当时在南方士大夫和庶民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在北方则没有这种区别。这意味着在异民族统治下的北方中国，即使是士大夫阶层也不能不用口语，就是说作为阶层方言的文语不通行了(24)。这一时期的口语就是“汉儿言语”的最初形态，但它只不过在《北齐书》《北史》《隋书》等史书中有极片断的传述。这些书籍都是在唐代编纂的，尽管如此，好像还没有必要把这些书里面记录的语言下限推到唐代。它们都是用当时的资料而在后来编写的，即使编纂时表达有所改动，也只限于把口语的表达改成文语的场合，把文语的表达改成口语的情形极少有。北朝的“汉儿言语”因为资料不足，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有困难(25)，作为一个例子打算举第二人称代名词。

（1）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舆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至绝，然后释而急问之曰，你能作几年可汗。（周书卷50，突厥传。又北史卷99，突厥传）

（2）武平元年童谣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隋书卷22，五行志）

（3）二年童谣曰，和士开，七月三十日，将你向南台。（同上）

（4）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隋书卷58，许善心传）

（5）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隋书卷70，李密传，前出）

（6）后因大集，谓陈元康曰，我教你好长史，处李幼廉其人也。（北史卷33，李幼廉传。北齐书卷43，李稚廉传中"你"作"君"，文少异）

（7）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你父打我时，竟不来救，以刀环筑杀之。（北齐书卷12，太原王绍德列传。又北史卷52，"你"作"尔"）

（8）初天保中，显祖自晋阳还邺，阳愚僧阿秃师于路中大叫，呼显祖姓名云，阿那坏终破你国。（北齐书卷50，高阿那肱传。又北史卷92）

兹就以上八例检查一下它们分别是什么样的人说的话。例（1）是突厥的近侍重臣，（4）（5）是宇文化及，（6）是北齐的世宗文襄帝。（7）首先在句读的切割方面有若干问题。这句话未必不能读作"武成因怒，李后骂绍德曰"，但因为说这话的人无论如何也应是同一人，所以把全句的主语定为武成。所以这样定还因为《北齐书》卷七世祖武成帝纪中记录了武成帝杀太原王绍德的事。（8）是邺的阳愚僧阿秃师的话，（2）（3）是北齐的童谣。据

上述可知，“你”有五例是从北方民族的口中说出的，（8）（2）（3）或可看作汉人，但要言也仍是北方的愚僧和小儿的话，作为通行南北的、或有教养的汉人所说的话而被记录下来的例子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测，“你”这个代名词在唐代以前只是“汉儿言语”。增注（2）

那么，这种北朝的“汉儿言语”到唐代怎么样了？唐代是汉民族的文明社会再现的时代，政治上作为六朝的继续，贵族政治得到恢复。这样的态势对口语来说原则上决不是有利的。可是口语的势力跟从前相比似乎并没有变得衰败不振。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兴盛期时以国都长安为首的诸都市的发达而市民增加、以及他们生活的提高，特别是以安史之乱为转机的贵族的没落。

商业资本的增大，都市的繁荣，市民生活的充实都使口语的势力更加盛大了。“汉儿言语”在发展中消融，成为更普遍的“普通话”。不用说另一方面“文语”是存在的，但口语地位的上升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方才说到的“你”，到唐代似乎已经普遍使用，作为皇帝的话而被记录下来的例子也不是两三处。譬如《唐历》中（26）：

玄宗尝昼寝，问春草曰，汝本何人，何以得至柳家，春草曰，本杨慎矜婢，卖与柳家，玄宗曰，慎矜岂少钱而卖你，春草曰，不是要钱，本将杀某，敬思救得不杀，所以卖之。

玄宗实际上是否使用了“你”这个词，如今没有再作进一步调查的手段，但据此可知，即使玄宗使用了也使人感到没有什么不自然的，足以证明这个词已成为普通的词语。

继唐代之后经过五代到宋代，庶民势力的增加成为很明显的事，口语的地位也更加提高。不过，虽说是庶民，可是作为他们理想的仍是汉民族传统的文明生活，所以在口语势力增强的过程中难免有某种不安定，口语经常遭逢僵化的命运。可是恰在这时，中国又一次受到北方民族的侵入和统治。辽、金就是这样，

其治下的汉民族被叫作“汉儿”已如前所述。这种“汉儿”被看作番人，和中国人相区别也已经交待过了。这样看来，当时文献中提到的“蕃曲”等，不外乎是在“汉儿”间流行的曲子的意思。这一推测可以成立，例如：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哥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周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国寺货杂物处，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有两刀相并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及市井间多以绢画番国士马以博塞，先君以为不至京师才三四年，而气习一旦顿觉改变，当时招至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独醒杂志卷5）(27)

这里举到的五种曲子现在已不可能知道其曲词(28)，但从说它“其言至俚”“士大夫亦皆歌之”来看，至少它不是女真语这一点是明确的，必定是“汉儿言语”。（曲调是女真式的，还是汉儿间的民谣式的，不能断定。）

宋代可作为口语资料的有诗、词、话本、禅家及儒家的语录、诸宫调等，但最接近口语的，仍是这种“汉儿”及其统治者的话语。这种情况说明，口语跟北朝时一样是由朴素主义的北方民族及其统治下的汉人正式使用的。这种口语即“汉儿言语”，它在“汉儿”中间使用，也在北方民族和“汉儿”之间使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母语各异的北方民族中间它也被作为共同语，并且连极僻远的地方也可通行。在《许奉使行程录》可见到如下记事(29)：

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

据松井等氏所述："黄龙府即今长春府北的农安县。东三省舆地图说云，托撒寨位于农安东六十清里的万金塔附近、毋宁说位于万金塔更西边的地方。"像这样远离中国本土的地方，北宋的末年早就通行汉语这件事是值得注意的。而且那种汉语必定是极卑俗的口语，这一点不言自明。

这一时代的"汉儿言语"的资料比北朝稍稍丰富些，但在前面提到的"蕃曲""四国朝"之类的民间文艺已不存在的今天，主要的还得依靠历史资料（作为杂史来看待的一类）[30]。宋代出使北方时，回朝后要献上交涉始末的详细记录。这些记录开头就是具体的记事，如"某某上契丹事""某某行程录"等，把它称作语录是后人引用这些记载时加上去的。那一时期最早被认为是从天禧四年（1020）至天圣六年（1028）之间[31]。这种记录应该是相当多的，但现存的屈指可数。《四库总目》著录《重明节馆伴语录一卷》，谓"此其偶存之一也"[32]，但连这现在也不闻有传本于世。总的来说，这些被称作"语录"的著作原则上只能就事实作准确的记录，因此不必要求它们具有作为文章的完整性，口语在其中出现也无妨。交涉的经过必须按当时说话的原貌记录下来，这种要求不如说是金国方面坚决要求的。如王绘《绍兴甲寅通知录》中所记[33]：

> 聿兴云，元帅教将劄子去，都是元帅自道的言语，更无文采，再三道，你我直述著那言语，瞰有意、来者使臣，却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得。

但是，为北宋末年的种种战乱作记录的最大动机，恐怕还是精神方面的，就是说出于这样一种意图，把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的真实历史按原样记下来，以待世人或后世的评判。在这种场合，把口语换成文语时，便不无主观混入之虞，记录的可信性也就受到影响[34]。正因为如此，口语的原貌应在那些著述中得到表现。作为宋朝方面说来乃是为"虏"为"贼"者说的话，却留下了最

口语化的记录，这是饶有兴味的事。

这些记录中表现出的“汉儿言语”，很难断言它们没有受到某种形式的胡语的影响，但其自身是不掺假的汉语。尽管如此，它似乎总是被看作非汉语的东西(35)。考虑到“汉儿”是跟“中国人”相区别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下面举具体的例子：

其酋遣人语公云，枢密不捎空，我亦不捎空。如中国人称脱空（宇文虚中行状，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114）

“捎空”又作“梢空”“稍空”，《三朝北盟会编》凡四见，这里为避烦琐而省略他例。简言之，“捎”是送去信和物品，“空”乃无，又为虚言的意思，合起来成为说谎、失信等意思。宋元间一般通用的是“脱空”而非“捎空”，“脱空”在他书中也见到许多用例，而“捎空”却未见到其他用例(36)。但是作为汉语来说，就是写作“捎空”也没有丝毫不自然的地方。对此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这就是极常见的“日头”这个词的用法。

初七日四太子至，亦与诸酋首连接下寨，人马蔽野，骆驼牛马纷杂其间，毡车奚车亦以百数，至于攻城战具，来自陈州，粮食器甲来自蔡河，散遣轻骑，巡绰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里人只有三个日头里。（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37)

九日辰时，扣城西门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犹华人言一日也。（汪若海劄子）(38)

你门只有一个日头活哩（中兴战功录）(39)

“日头”的这种用法换成近代白话的话，“三个日头”应说成“三天”。这样的用法相当奇怪，宋代不用说了，宋代以后好像也没有。因而对此加上“犹华人言一日也”的说明并非节外生枝。把这一说明反过来看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话并非“华语”的结论来。这里面存在着“汉儿”乃至“汉儿言语”的特殊性。

“日头”的这种用例虽然很少却并非全然没有。《元曲选》中〈魔合罗〉有这样的例子，此外如《五代史平话》(40)、《老乞大》、《高丽史》等均有其例。这是“汉儿言语”似乎向普通话转化但没有结果的一个例子。另外像北朝的“你”到唐代成为普通话那样，也有宋代的“汉儿言语”到元代成为普通话的例子，如“歹”。“歹”就是“恶”的意思似乎无须说明，但这个词在宋代是极特殊的。“歹”又写作“䚟”，并可见到如下的记述。

其相与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䚟。（夹注，䚟者不好之谓）（黑鞑事略）

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梢答以河鲀船，巡者大呼云，歹船，歹者北以是名反侧奸细之称（文天祥，指南录卷3）诸酋称虏主曰郎主，在郎主旁，索不识臣，唯称曰䚟奴婢，䚟者至微至贱之谓，又歹者，指其异心，亦恶逆之称。（郑思肖，心史）(41)

像这样，“歹”一直到宋末仍须反复加以说明，据此看来，宋代一般是不使用的。《醒世恒言》卷33〈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和《宣和遗事》中可见到“歹”，但这只能说明这些作品即或是宋代之作也经过元代以后的修改，却不能反过来以此证明“歹”在宋代已作为普通话而存在(42)。这样说来，可以推测“歹”在宋代是“汉儿言语”，但到元代已极普遍地使用了，这方面的例子就不必列举了。

关于元代的“汉儿”前面已有所涉及，这一时期狭义的“汉儿”相当于从北朝到辽金的“汉儿”。元代能够产生广义的“汉儿，不用说有政治形势变化方面的理由，但比这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代的“汉儿言语”似乎比以前更加普遍地在北方民族间通行。如《元史》卷13载：

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

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汉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女直、契丹通汉语的是通例，不通汉语的反倒是例外。把这同前面所述《许奉使行程录》所见的记事相对照，可以知道汉语的流通变得更加兴盛。那种汉语自然是卑俗的，或者是不合规范的汉语，这一点勿庸置疑。那么什么样的资料最能反映出元代的"汉儿言语"呢？例如我们今天所见的元曲的宾白，按印象里面多是南人（蛮子）的语言，是带有共同性的东西，似乎找不出什么"汉儿言语"的特征。但里面有"一壁有者"（等在一旁）这样的用法，你说多么奇怪，恐怕这应看作"汉儿言语"吧(43)。但真正以"汉儿言语"为基础写作的并不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而应看作是《白话圣旨》、《元典章》、《通制条格》、《永乐大典》中引用的包含着元代口语的文献，以贯云石（1286—1324）《孝经直解》为中心的各种直解类著述等。这一连串的作品是被称作蒙古语直译体的，是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或把中国的文章译成蒙古语的过程中使用的特殊的文体。也有一种见解认为，它只在纸上存在，不曾在口头上使用过。大体上说，提出蒙古语直译说的是赵翼，但他只就白话诏敕而言(44)。随着近时新资料一样一样地被发现，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资料是用跟白话圣旨相类似的文体写作的，因此同样可以看作蒙古语的直译。可是直到近时才开始被注意到的资料中，反过来把汉文译成蒙古语时，总是首先把汉文拆散，改作蒙古语直译风格的口语文。这是在元代经筵进讲时，首先由汉人的讲官写出讲说用的草稿，实际讲解时再由翻译官进一步把它改译成蒙古语进讲，因而产生的。(45)这样的事看来确是合情合理不可更动的，只是为什么必须经过那么繁琐的手续，现在还有些不明白。还有为什么留下相当多的那种没有完成的、只作为翻译过程才有必要的文章，也还不能说明。可是这没什么要紧的，总之不过是说，不单

“汉儿”连蒙古人中懂“汉儿言语”的也不少。就是说汉人的讲官不仅仅懂文言文，而且能够说“汉儿言语”，翻译官则能够很好地掌握蒙古语和“汉儿言语”。假如汉人的讲官能通晓蒙古语，或者通晓蒙古语的翻译官能够理解中国古典的话，就不必像这样费二遍事了。但这是无法期望的事。因为“汉儿言语”作为中间媒介来使用，所以“汉儿言语”就成为当时的共通语，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说来，作为中间形态的直译体的口语文书，汉人也能理解，而且若干汉化的蒙古人也懂得，肯定是便利至极因而需要量很大的。假如所谓蒙古语直译体只作为翻译的一个过程而存在的话，就无法说明《孝经直解》那样的东西为何被刊行。它确实是“汉儿”“达达”共用的入门的注释书。

元代经筵中的二重体制乃是基于实际的需要，但其由来尚须更往前追溯。那就是宋金交涉中使节的构成，据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云(46)：

虏中每差接伴、馆伴、送伴客省使，必于女真、渤海、契丹、奚内，人物白皙详缓，能汉语者为之，副使则选汉儿读书者为之。

像这样由通晓女真语和汉语的及通晓汉语和汉文的两种人充任，才能够期待完善。不过元代的经筵以后者为主，以通晓蒙古语和汉语的人为从，这是由于外交和学问间的不同需要而自然形成的。

那么再进一步讨论，是否有元代的翻译官（通晓蒙古语和汉语者）所用的汉语跟所谓蒙古语直译体的文章相一致的具体证据呢？很遗憾，仓促间尚未见到可以直接证明的材料。但时代稍靠后就有记录蒙古人翻译的汉语的珍贵文献了，这就是《正统临戎录》。现引用《总目提要》的说明：

正统临戎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明英宗北狩始末，考明史艺文志，有杨铭正统临戎录一卷，此书末专叙铭官职升迁

之事，当即铭所述也，铭本名哈铭，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至英宗北狩，铭与袁彬俱随侍，及从帝还，赐姓杨，数奉使外藩为通事，孝宗立，汰传奉官，铭以塞外侍卫功独如故，以寿卒于官，事迹附见明史袁彬传，此书所记，与北征事迹略同，而详悉过之，惟首尾俱作通俗语，盖铭未必知书，当时口述，令人书之于册耳。

该书的特点以上所述颇详尽。要言之，该书乃是一不识汉字的蒙古人翻译口述事件的记录，虽时代靠下，但足以窥见“汉儿言语”的面目。现在试考察一下这部书(47)，发现跟元代所谓蒙古语直译体共通的特殊词汇出乎意外地少，但于句末用“有”则全篇悉皆如此，证明作为句末助词的“有”在口头语中是实际使用的。另外比《正统临戎录》稍前，准确说作于宣德六年（1431）的周宪王的戏曲《桃源景》中亦可见到蒙古人说的汉语，同样频频用“有”。下面引用其中的一部分(48)：

〔孤云〕 这达子，你说番语，我不省得、你学汉儿说与我听。〔净云〕 官人马不见有，下着大雪，那里去寻那马有。〔孤云〕 这达子，差着你，你怎敢不去。〔净云〕 我的达达人，法度行害怕有，便冻煞了，也去山的下坡将马寻有…（中略）

〔二净做受冷上云〕 来到这山下，马也寻不见有，这是个酒店，俺去讨两盏酒吃有。

另外还有：

好姐姐，与一盏酒吃有。

好酒多得吃了有，……

看来一般地只要在句末，无论何时总是可以用“有”的。这种“有”的奇怪用法，在圣旨碑、《元典章》、《通制条格》、《孝经直解》、《元秘史》、《高丽史》、吏文、《老乞大》及其他从元代至明初的资料中多可见到，特别是《老乞大集览》中

可见到这样的说明：

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它不只是单单用于书面语。再把其他所谓直译体中见到的种种特殊词广泛地同其他文献比较一下看，其他文献中能够见到用例的地方也很多，（举一个例子，如前面引用的桃源景的说白中"法度行害怕有"的"行"）结果这些就在直译体中集中地表现出来，其大体上是基于口语的这一点无庸怀疑。但直译体以白话圣旨为首多呈类型化，终究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看作口头语。

元代的"汉儿言语"明初似乎还保持着继续变化的余势。依据《元秘史》的总译或《老乞大》《朴通事》(49) 以及方才举到的《正统临戎录》同一时期的同类文献(50)，可以窥见明初的态势。不久"汉儿言语"消亡了，但其中一部分似乎变成普通话被继承下来。如现在常用的"很"元代写作"哏"，在《元典章》及其他特定的文献中屡屡出现，但并没有普遍地通用于各种文献。《元典章》的用例有陈垣氏的《元典章校补释例》(51)，这里姑且从《经世大典》引二例(52)：

其间里一个站添呵哏便当有。

二三年田禾不曾收米，气力哏消乏了。

《元曲选》情况如何呢？百种曲中只有如下二例用到这个词：

韩辅臣云，谁着你失误官身，相公恼的狠哩。（金线池 4）

〔油葫芦〕有那等守护贤良老秀才，他说的来狠利害。（老生儿 1）

这就明确地显示出"哏"在元代还没有成为普通话(53)。

对明代文献笔者尚正在调查中，还不能说些什么，但好像"很"用得很少，它变得大量使用似乎是从进入清代开始的。(54)

"汉儿言语"在明初消亡了。可以推测取代它的是官话。以前说过官话这个词在明代不存在(55)，但其后做进一步调查的过

程中见到如下的用例。不用说清代例不可胜数。

头目葛贵见直解小学曰，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语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李朝实录成宗41年〔1483〕9月）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明·张位，问奇集，各地乡音条）

方言凡问物之在者则曰在那里，此官语也，吾地曰来边，常州曰来头，丹阳曰来个，无锡曰来上，苏州曰来打。（明·徐充，暖姝由笔）

但明代产生的官话的称呼，是作为对“汉儿言语”的卑俗性的反动而产生出来的呢，还是出于排除南方音的意图呢，尚不明确。清代奖励官话以排除南方音特别是福建广东音为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明代是否也是如此尚不清楚。只能从如下的记事来推测明代似乎也为了排斥南音：

霍韬，字渭先，南海人…（嘉靖）六年还朝，命直经筵日讲，韬自以南音力辞日讲，请撰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以进。（明史·霍韬传）

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与璁萼深相得，璁欲用为吏部侍郎，且令典试南京，并为杨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与经筵。（明史，黄绾传）

Ⅵ

中国文艺的诸形态多发源于民间，一经知识人吸取并获可嘉的发展便逐渐僵化而死亡，这在文学史上有一致的见解。语言也同样，常常是新的因素从民众间产生，开始作为卑俗的东西，笔下自不必说了，就是口头上也很少用。但不久成为普通话，成为文学语言，随之便死亡了。因而在给语言输入新的生命力方面起作用的，正是那些在异民族铁蹄下挣扎的被遗弃的民众及作为统

治者的异民族自身。本稿即从以上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及他们的语言在白话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完）

（1952年3月15日初稿，1953年6月12日改稿、11月10日再修正）

[附注]

（1）《增订朝鲜语学史》。又龟返善雄氏《支那语和朝鲜》（日本语和支那语，昭和19年2月所收）也谈及这一点，但应作比这更进一步的考察。

（2）关于《老乞大》所见的语言特征请参照本书《‹老乞大›的语言》（又收入中国语学研究会论集第一号）。

（3）《满鲜历史地理报告》第三（大正5年12月），又《蒙古史研究》所收。此即据《蒙古史研究》（319—320页）

（4）“一年”二个字加上框表示该氏把它看成衍字，但一年这样的文字似不应看作无故混入的。这自然是“一半”之误。

（5）《关于元代色目人一考察》（蒙古学第1册）昭和12年4月。

（6）据吉川幸次郎译《元曲酷寒亭》164页。

（7）《廿二史劄记》卷28，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

（8）据《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

（9）《事物纪原》据惜阴轩丛书本，但“中国”下似脱“人”字。日本刻本“儿”误作“起”。又《朴通事谚解》（上，32页里，据奎章阁丛书）引用的《事物纪原》的文字与此明显不同，但关于“汉儿”的说法大意相同，兹不引。

（10）《苏氏演义》久佚，今本是据《永乐大典》的辑本，无本条。

（11）《询刍录》据今献汇言本。

（11）据《辽史索引》（若城久治郎编，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行）

（12）这句话有几分难念，《大金国志》卷3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可参考。

(13)《吏文辑览》卷2。

(14)不能忽视《易》系辞中见到的这句话还连着一句"言不尽意"，就是说所论述的并不仅仅是文章和语言的关系。

(15)因为没有词形的变化，文语和口语的词序只有极微小的不同，只要能够掌握文语的词汇，直接进行会话是没什么妨碍的。

(16)《官话指南》的上海话译本《土话指南》中，只有官话问答略去未译，可能是因为这一部分文语色彩过浓，译成方言不够味。

(17)同书第27章。

(18)《红楼梦》据亚东版程乙本。

(19)《唐阙史》据知不足斋本。高彦休据说是唐乾符（874—879）之际的人，皇甫湜元和（806—820）年间中进士。其中的夹注无疑是高彦休亲手所加，比如紧接着就有"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有二，后逢寺之老僧曰师约者，细为愚说，其数亦同"的夹注，这非后人所能作的，又李丞相特达条内，"寓王氏别寓"句有"忘其名"的夹注，这样的注非作者本人是不可能写上去的。

(20)《朝野佥载》据宝颜堂秘笈本。《太平广记》卷267亦引，有二三字不同。侯思止传又见于《旧唐书》卷186上酷吏及《新唐书》卷209酷吏，有类似的记载。又侯思止言"獬豸岂识字"作为无学文盲者的话似不相称，实际上有人指点，对此《新唐书》有记载。

(21)多用四字句并不一定就是非口头语的证据，实际上口头语用四字句的场合也不少。因为借用现成的惯用表达方式比起说话者自己现想的表达来会更快更巧妙些。

(22)《关于中唐晚唐时代接客辞仪类著作的出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9）。

(23)《颜氏家训》据抱经堂校定本，但前面的例句于鲜卑语下有"宋本有胡书二字系衍文"的夹注。不一定非看作衍文不可。又《日知录》国语条亦对鲜卑语有说明。

(24)方言dialect从H·C·Wyld，可以把它分为regional dialect（地域的方言）和class dialect（阶层的方言）。但这种区别根据场合不同会有两方同兼的情形，"汉儿言语"自然是class dialect，但从它只限于中

国北方而言，也有regional dialect的一面。

(25)关于"你"的出典，《通俗编》(卷18)《恒言录》(卷3)《迩言》(卷5)《里语征实》(卷上)《称谓录》(卷32)《陔余丛考》(卷43)艺各有所举，大同小异。综合所有，去其重复，得六例，再加上笔者查出的二例(最后二例)共举八例。又六朝译经中也有用例，但文本不同文字有异，故略去。

(26)《唐书》艺文志著录。《直斋书录题解》谓，乃柳芳贬谪黔中时，据高力士所言开元天宝年间禁中事所记。引文取自《资治通鉴考异》(四部丛刊本)卷13。

(27)《独醒杂志》，据知不足斋丛书本。

(28)跟这五种曲曲名一致的，有《武林旧事》卷2"队舞"条的六国朝、四国朝，及同书卷10"官本杂剧段数"所见之四国朝，又《中原音韵》大石调二十一章之一。

(29)《许奉使行程录》为《大金国志》卷40，《三朝北盟会编》卷20所收，后者作"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又松井氏的论文《满洲历史地理》(2)《许亢宗的行程录中所见辽金时代的满洲交通路》。

(30)文学作品中可认为反映了"汉儿言语"的就是《刘知远诸宫调》一类的作品。

(31)《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傅乐焕(北京大学国学季刊5卷4号)。

(32)《四库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存目一。

(33)这本书在《提要》史部杂史类存目中也能见到，但陈乐素氏推定为据《三朝北盟会编》的辑本。引文据《三朝北盟会编》卷162炎兴下帙62(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钞本)。《三朝北盟会编》的文本以这个钞本为最善，但也有难从之点，则据光绪排印本订正。如引文中的"迷"即据光绪排印本，人文的钞本作"迷"。

(34)像这样出于增加可信性的动机而把口语原样写入文章中，并非始于北宋末年，很早就可以见到。作为其极端的例子有献给皇帝的"状"中用"你"等字的例子。如"又回鹘安孝顺云，赤心宰相问汉国中看你回鹘好无"(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13)。

(35)作为与此相似的例子有直到近代仍不把客家看作汉民族的俗说。章炳麟在他的《岭外三州语》文中言："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容，广州人谓之客家，陋者且议其非汉种"。

(36)能见到"脱空"的文献有《五代史补》《宣和遗事》《警世通言》卷14（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西厢记》（救风尘）（桃花女）《老乞大》《古今类书纂要》等。又《京本通俗小说》因为被看作是取自《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的伪书，故不用其篇名。

(37)《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101。

(38)同上102。"犹华人言一日也"七字或为夹注而误入本文者。

(39)《藕香零拾》所收。

(40)《五代史平话》在文学史上大多是作为宋代作品来看待的，但那里面表现出的语言含有应视作元代语言的成分。

(41)《心史》通常被看作伪书，但桑源博士持反对意见，认为没有持疑的余地（蒲寿庚的事迹，昭和10年岩波版）。笔者也从这一见解。

(42)从《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即错斩崔宁)和《宣和遗事》的用字法来看，至少不能认为是宋代的原貌。所谓宋人平话除《取经诗话》外都值得怀疑。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4宋时俗字条内指出，《石林燕语》见到"歹字"，但那不是"好歹"之"歹"的证据。

(43)《伍员吹箫》四折、《楚昭公》一折、《张天师》三折等可见到。

(44)赵翼《陔余丛考》卷14，《廿二史劄记》卷30。

(45)吉川幸次郎《元杂剧研究》第3章元杂剧的文章（上）。

(46)引文据《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有节录，但没有关于要害之点的"副使"的记述。

(47)《正统临戎录》据《记录汇编》本。

(48)周宪王的戏曲中可见到蒙古人的会话，承吉川博士的指教，在次顺表谢意。

(49)二书似均形成于元代，但经明代修改过。

(50)例如《北使录》《北征事迹》《正统北狩事迹》等。

(51)《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四，29不谙元时用语而误例。

(52)据《永乐大典》卷19423。

(53)《老生儿》元刊本作"那几个守户闲官老秀才，它每都哏利害"。恐怕"哏"是元代的写法，似乎后来才写成"狠"进而写成"很"的。

(54)作为"狠"在明代的用例有如下一些。《水浒》没见用到这个词。行者笑道，这家子远得狠哩(西游记22回)；他这等热得很，你这糕粉，自何而来(同59回)。

(55)《中国语句末助词的历史研究》(1)(神户外大论丛2之4)。

增注(1)王彦章的话又见于《五代史补》。作为口语很有意思，故记之："王彦章曰，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

增注(2)另外《日本书纪》中见到5例"你"，这不能不令人推测六朝时"你"是否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普遍使用。但《书纪》即使只从其写作时期来看，也不能说没有唐代语言的影响，因此这里只限于举其用例。这五例似乎都作为卑称使用。

于是海神制曰，你口女从今以往不得吞饵。(日本书纪卷2)

已而召集鳄鱼问之曰，天神之孙，今当还去，你等几日之内，将以奉致。(同上)。

乱语扬言曰，今为使者，昔为吾伴，摩肩触肘，共器同食，安得率尔为使，俾余自伏你前。(卷17，继体纪)。

诏曰，惟你虾夷者，大足彦天皇之世合杀者斩，应原者赦。(卷20，敏达纪)。

嗔骂曰，噫，入鹿极甚愚痴，专行暴恶，你之身命不亦殆乎。(卷24，皇极纪)。

又作为"你"的音韵史研究，小川环树发表了《你和尔及日母的成立》(言语研究24号)。

(1954．6．30追记)

(神户外大论丛5－3　1954)

第 三 部

近 代（清）

---

12. 近代汉语

在中国，近代通常指鸦片战争以后。这里指整个清代，再进一点儿，把民国初年也包含其中。这一时代是北京话形成并作为通用语使用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北京话，是比北方话或官话范围狭窄、只在北京及其周围地区通行的语言，和北京官话的意思相当。但有一种从北京话中排除土语要素而加进文语韵味的高级交际用语也被称作北京官话，所以这里不用它。北京话到明代已经成形但还没有定盘。现代汉语的普通话虽以近代北京话为基础，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所以在汉语史上，特别把清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时代，并把它称之为近代，是应该得到认可的。

〔音韵〕 对北京话的音韵体系进行历史考察时，可分为无变化面(也就是保留中古汉语音韵体系的一面)和有变化面。前者作为历史考察不妨放在考虑之外，只就后者来说，北京话音韵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没有浊音b、d、g、v、z。

（2）没有见系齐齿、撮口呼（所谓团音）和精系齐齿、撮口呼（所谓尖音）的区别，全都成为j、q、x。

（3）没有-m韵尾。

（4）没有入声。也就是说，不但没有-p、-t、-k韵尾，也没有ʔ尾残余。

其中（1）（3）（4）诸点是明以前的汉语中已见的现象，只有（2）一点，据《圆音正考》（1743年序）等来推测，始于18世纪。但明确反映这一现象的韵书以华长忠的《韵籁》（1889）为最早。

〔语法〕 北京话语法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全都始于清代。

（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用“咱们”“我们”区别，不用“俺”“咱”等。

（2）有介词“给”。

（3）用助词“来着”。

（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

（5）有禁止副词“别”。

（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

（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以上特征《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语言自迩集》差不多全都具备，因而可以说它们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但细部上也有些差异和出入。还有《品花宝鉴》里没有（3）“来着”，其它方面也有若干问题，但大体上可以说是北京话。总之，虽然统而言之称作北京话，但绝不是说它具有单一的平均的性质，这一点是需要知道的。

清代作品中不是依据北京话的也不少。《儒林外史》中上述（2）“给”、《镜花缘》中上述（2）“给”（6）“很”（状语）都程度不同地多少可见，但与其它条件不合，跟北京话相距较远。还有被认为是明末清初时期的《醒世姻缘传》也不过

大致能满足上述条件中的（2）、（5）、（6）。明代所谓四大奇书中，《金瓶梅词话》最好地反映了北方话，而且晚出，也不过仅仅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上述条件中的（5）。北京话的条件如以上那样设定的话，北京话无疑是在清代成立的。

〔词汇〕 清代的北京语汇集有史梦兰的《燕说》（1867），但表现出尚古主义的倾向，不如说正音方面的书里所收的资料作为语言的记录更有价值。另外，地方志一类书中也有记述，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收有零星琐细的资料。朝鲜文献中，《译语类解》（1690）、《译语类解补》（1775）、《同文类解》（1748）等，被认为是依据北方话的。

词汇敏锐地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外来语。清代满洲语作为外来语在相当程度上被使用。但是这些词语若不是和官制相关的词语，就只限于和日常生活相关的极普通的词语。与官制相关的满洲语在汉人著述中也可见到，但跟日常生活相关的满洲语只限定在旗人的作品中，表明了作为统治者的满洲族的文化程度。清末西欧语作为外来语开始被使用，其中多是跟学术、文化相关的词语。而且象“德律风”和“电话”那样，当初的音译词几乎都被意译了，被从日本语来的借用词所代替的例子也不少。

〔方言〕 清代是跟现代接近的一个时代，因而有关方言的资料、特别是方言文学大量出现。吴方言有《缀白裘》为首的昆曲曲谱选本之类和《海上花列传》等小说。粤方言有被称作《粤讴》和木鱼书之类的作品，闽方言有《荔镜记》（有明刊本）等，都很著名。

〔语言政策〕 清初奖励旗人使用国语也就是满洲语，但未能遏止汉化的大趋势，所以没大推行开，只是嘉庆朝好像有那么一段流行的时期。关于汉语的标准音，因为官吏拜谒皇帝时，广东福建一带出身的人语言不通，所以雍正六年（1728）发出了使用

正音的敕命。为此刊行了《官音汇解》《正音撮要》《正音咀华》那样的标准语学习书。特别是《正音咀华》，因为作者莎彝尊是满洲人，内容应有引人注意之处。据说南方各地还设立了名为正音书院的学校。但是正音乃至北方话的普及，还应该向交通和产业的发达等经济方面去寻求它真正的原因才是。

（《中国语学新词典》，1969）

13. 《红楼梦》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艺术之一，语言并不仅仅是表现手段，它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说到《红楼梦》这部作品时，也必须把它的语言考虑在内。口语体的文学自宋（960～1279）元（1279～1368）以来已有很多作品，所以《红楼梦》那样的杰作在清初出现决非偶然。可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使用北京话，并充分发挥这一特征这件事，在中国语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过去虽有用北方话乃至用官话写的作品，但以北京话为基础写出来的作品，《红楼梦》为最初之作。现在试着列举一些北京话和广义的官话相区别的文法特征：

（1）第一人称代名词有包括式（inclusive）“咱们”和排除式（exclusive）“我们”的区别

（2）有介词“给”。

（3）有助词“来着”“呢”。

（4）有副词“别”（禁止）。

《红楼梦》正具有这些特征。反过来，北方话经常使用的助词“哩”和代词“俺”等，原则上不使用。

说这部小说以北京话为基础，自然不是说它一点也不含有其

它因素。譬如刘姥姥（第六回、第39—42回登场）那样的农村老妇屡屡使用北方方言。而且，曹雪芹的家长期在南京居住，有时也使用南京的方言。这部作品使用的北京话是18世纪的语言，当然有和今日北京话不一致之点，而且和其它作品一样，也会继承在它以前的白话小说的传统语言。因此，我记得似乎有《红楼梦》的语言不是北京话，而是南京官话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南京话，举例说第三回贾母称凤姐："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南省"有的本子作"南京"）。像这样说成"辣子"的南京话，作者自己是把它作为异质的东西来表现的，据此也可以了解这部小说的基础语言并非南京话。除了这样显著的地方而外，细微之处可以认为有南京话的影响，但基本上是用北京话写成的。这个"辣子"《儒林外史》中也可见到，在那里写成"喇子"。

论及北京话以外的因素，还必须把元明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语言考虑进来，这点在叙事部分尤为明显。几乎所有各回都以"话说"开头，以"且听下回分解"结束。"言"这个词，在对话部分用口语的"说"，在叙事部分就用"道"。像这样使用白话小说通有的表达方式乃至用语的地方也不少。而且和其它的白话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不会是用纯粹的言文一致的语体写成的。不止叙述部分，甚至对话部分也有相当的文语渗透进来。这种现象概括地反映了旧中国文语所占的优势，但这些文语因素并没有构成对生动活泼的口语的妨害，相反有助于口语的丰富。

以上概括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特性，下面欲就细部再稍加探讨。总体说来，文学首先是作为文学而存在的，这一点在把它作为语言资料考察时是不能忘记的。举例说，表示天刚亮这一段时间，可以用"早晨"，但北京口语说"早起"更普通，《红楼梦》也多见使用。还有"早上"一词，原是南京官话，《儒林外史》里多使用，《红楼梦》几乎不用，只有下面一例："凤姐

听了点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第51回）按北京话应该说成"早起催他早起"，实际发音时，前一个"起"读轻声，后一个"起"读正常音，听起来可以充分地区别意义，一点也感不到有什么不自然。但是把它写成汉字，不同的词变成了相同的文字，眼睛一看就产生一种抗拒。作者是为避开这一点而选用了"早上"这个词的吧，这样一来，跟前面的"晚上"对应，构成整齐的句式。这就是不能作为方言问题提起而应从文学语言方面加以考虑的一个例子。

叙述部分和对话部分的语言问题前面已稍稍谈到，一般地说，叙述部分的语言受文语或传统的白话小说所用的古白话的影响大些，对话部分接近北京话。譬如"便"＝"就"，"却"＝"倒"，"将"＝"把"，"与"＝"和、给"等，具有前者为古白话，后者在北京口语中使用的倾向。但也有例外。古白话"将"用于动词之间，如"走将来"，这种用法只在《红楼梦》叙事部分可见，对话部分是不用的。对话中知识阶级的男子的语言靠近文语，特别是对地位高的人用文语，这种现象应看作是对实际的反映。（后述）

出色的作品，对话能反映出那个人物的身分、个性、感情，而且随谈话的场合而变化。我们只看到所说的话，就能推测出是作品中什么人物在什么状态下说的。《红楼梦》的作者无愧于他在作品第一回对二流才子佳人小说的批评，他指责那些作品中丫鬟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极不自然，他自已对对话煞费心机，创作出跟作品中各色人物相符合的对话来。小说中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之一凤姐，绰号"辣子"，是一个极刚强善辩的人。这里引一段她说的话：

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

些不自在，就唬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第16回。主要依据《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下同。）

凤姐的话还没引完。她在丈夫外出时，因贾家遭丧事而担当起督理全家家事的责任，这段话是刚回家的丈夫向她道辛苦时的答话。她像发射速射炮似地滔滔不绝，宝钗之母薛姨妈评她说话"倒像倒了核桃车子的"（第36回），这里也同样，不知说到哪里为止。通过这样的话，一个尊长面前是乖孩子而背地什么恶毒事都干得出来的伪善者的面目便跃然纸上。文中加引号引起来的是成语或俗谚。还有开头的"给个棒槌就认作针"也是句俗谚，指阿呆、鲁钝的人，这里把它拆散来使用。只从这一段就用七句熟语来看，她的辩舌如何伶俐便可想而知。有教养的人也爱用成语，但这里使用的归根儿说还是通俗之语，俗谚在中国话里叫"俗语儿"，俗的东西，正是那些少教养的人才爱用的。这一段话中，凤姐连续不断地使用俗语，揭示了她缺乏教养、品格不佳的内质，而这些又是被那么自然，毫不造作地运用着，就中可见作者不同寻常的腕底工夫。

下面再就文语的会话举一例。像中世纪欧洲以拉丁语为上层社交用语一样，旧中国说文话也是知识阶级的资格之一。

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水溶道："世交之谊，何出此言。"…因问贾政道："那一位是衔宝而诞者？几次要见一见，都为杂冗所阻，想今日是来的，何不请来一会。"（第14回）

引文中贾珍的话和接下来的水溶的话都是文语．水溶问贾珍的话文白相间。这种程度的文语在知识阶级的礼仪会话中很普通，并非只是引用之处特加的文语腔。

《红楼梦》本文不短，这么长的本文在语言上有哪些差异，无论如何不是数页纸所能说细说清的，而且也无此必要。这里只略述其大概。据说《红楼梦》前80回为曹雪芹所作，后40回为高鹗所作。因而现存的文本中80回本和120回本应有较大的差别，120回本的前80回做了较大修正，所以跟原来的80回本不同。现在把原来的80回标作A，120回本的前80回作A'，后40回作B．120回本虽也有写本，但以刊本即“程甲”“程乙”二本为主。只是程甲本的前80回至今未能见到，故用同一系统的王希廉本（道光壬辰，1832年刊）代替。

瑞典的中国学者高本汉（B.Karlgren）1952年发表的《中国语法新探》（New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比较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的语法。他的方法是选定38种语法成分（或语法形式），求之于上列五种小说，列出它们出现的频率。他把其中的《红楼梦》分为前80回和后40回，就他选定的38个项目考察，没有发现其间的差异，并以此为理由，论断前后或许为一个人所写。可是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采用的方法，也就是38个语法成分的选定不适当而产生的错误结论。只要选定的方法合适，其间的差异是肯定会显现出来的。本来前80回描写细腻，笔意酣畅，作者是怀着自信动笔的。而后40回在整体上描写荒疏，只是急于构造情节，像前80回那样逼真精彩的文章很少。说明作者胸中无数，只是汲汲于不出疵漏。前后并非同一作者所作，这是只要读一遍就可知道的，同一作者说不能构成问题。

那么回到当初的问题上去，语言方面到底存在什么差异，大致可说出如下几点。

A中使用了A'B中未见到的，而且从《红楼梦》以外的资料也没检出的特殊语法成分"越性"（索性）"足的"（意义未详）等。还有A'中使用，B中未用，从其它资料中也可见到的旧北京话，譬如"肯"（屡次、经常…）"行动"（动不动）等。

A'没前者，有后者。

B前者后者皆无。

要而言之，A中包含着乾隆（1736—1795）末期意义已经变得难懂（前者）和意义虽能懂但北京话一般已不用（后者）的词语。A'（乾隆末的改订版）删掉前者，保存后者（这种改订办法和司马迁编《史记》时对古史料采取的态度相同）。B比A时代靠后，并且是新写的，所以不用说前者，连后者也不再使用了吧。程甲本和程乙本，据卡尔·格林说，文法上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有例外，但大体上是这样的。

A和A'，或者一般地说成离原本较近的或离原本较远的。有一种意见认为，离原本较近的北京话多，离原本较远的多把它改为通用语或南方话。但也不能说一律如此，相反的情形也有。只是离原本较近的文语多，文章有生硬之点，后者具有把它改为流畅的口语的倾向。

※见于《远东文物博物馆公报》（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24（斯德哥尔摩，1952）pp.51～80。

（中国八大小说　1965）

14．《儿女英雄传》

清代长篇小说，40回，作者姓费莫，名文康，生没年代未详，同治年间(1862～1874)尚在世。本书可能是他晚年的著作。原名

《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据说原定写53回，今本缺13回。今本第40回分量相当于39回的两倍以上，也许是原稿第41回中途停笔，和40回合并所致。然后由光绪戊寅年（1878）写序文的马从善（文康的幕宾）就这样定形拿出。刊本以该年北京聚珍堂本为最早，光绪6年（1880）附董恂评的其次。这两种本子是善本。

〔语法〕 本书的语言跟近代汉语的特点非常一致。这一点跟《红楼梦》相同，但细部可见到时代与方言的差异。比如《红楼梦》有“今儿”“明儿”，没有“这儿”“那儿”，可是《儿女英雄传》里可见到“这儿”“那儿”。另外只在《红楼梦》80回本里见到的“越性”（索性）“足的”（未详）和同书120回本的前80回里见到的“肯”（屡次）“能”（才）“行动”（动不动）等旧北京话，《儿女英雄传》中未见。其他如表示“未”的意思用“没”，用“没有”的例子极少见；表示比较用“～多了”，不用“～得多”。此外，没有“刚才”一词，说成“将才”“才刚”等（可以推定《红楼梦》80回本也不曾用过“刚才”）。本书还可见到副词“将”解作“刚”的例子。这种现象也见于山东方言。

〔词汇〕 本书反映满洲旗人语言的地方很多，最显著的是亲属称呼，例如称父亲作“爸爸”，母亲作“奶奶”，外甥作“外外”，显见是旗人话。作为外来语的满洲话用到30处左右，也有成句的。上举“奶奶”也有说是满洲话的。

这部小说因描写细致，语汇也丰富。特别是关于婚礼及科举的描写有它书所不及之处。成语俗谚之类也极丰。

参考资料：清水元助《关于儿女英雄传》（华语新声，二卷1号，1932；或华语集刊1集）。太田辰夫《关于儿女英雄传的语言》（中国语学研究会关西月报，1950.10）。太田辰夫《儿女英雄传校勘表》（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单刊1，1963）。宫田一郎、香坂顺一《儿女英雄传语汇索引》（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单刊，1968）。太田辰夫《儿女英雄语汇调查》（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第3号，1963）。

鸟居久靖《儿女英雄传集谚初稿》(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第1号、1962)

15. 《儿女英雄传》的语言

前　　言

《儿女英雄传》是满洲旗人文康著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时还在世，而且这部书无疑是文康晚年之作。因此可以推定这部书是在同治时期写成的(1)。这本书是用北京话写成的早有定说无疑，但是再进一步，全书都是用北京话写的吗？它的北京话具有什么特征呢？似乎至今尚无详细的研究。本文欲就这几点作全面的具体的考察，并以讨论本书在中国语史中所占的地位为目的。

文本以光绪四年及六年北京聚珍堂刊行的木活字本为最善。前者无评，后者把还读我书室主人(董恂)的评语作为夹注插入文中。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把还读我书室主人评本加上句读以石印本刊行。民国14年亚东图书馆铅印新式标点本依据蜚英馆本，把句读照式改成新式标点。虽删掉评语，但文字还是一样的。蜚英馆本(亚东图书馆本也一样)文字和句读错误很多，不能全信。笔者粗粗地订正了亚东本的错误凡720条(2)。这些错误大半是对北京话不理解而臆改(3)。亚东本错误虽如此之多，但它因此而易读，所以相当普及。本文将依据亚东本标明回数页数，字句有误时据聚珍堂本订正，不再一一注明。

1. 会话部分和叙事部分

首先应考虑的是会话部分和叙事部分的区别。叙事部分稍用文语以求表达简洁，跟口语有相当距离，因而几乎表现不出北京话的特征。下面试举一例。

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学业，因此上见识广有，学问超群，二十岁上就进学中举。怎奈他文齐福不至，会试了几次，任凭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会不上一名进士，到了四十岁开外，还依然是个老孝廉。(1.2)

把本书重新改写为口语的本子，有明治时的外交官天野恭太郎作的稿本。鱼返善雄氏曾予介绍(40)。据介绍上面引到的地方改写如下：

赶到了这位安二老爷手里，世职的袭次已经完了，他可就竟靠着读书巴结功名。好在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学业，所以他见识广有，学问超群，到了二十岁上他就进了学了，然后中了举了。无奈他文齐福不至，会了好几次试，无论是怎么篇篇锦绣，字字珠玑，老也中不了一名进士，赶到了四十岁开外了，还照旧是个老孝廉了。

上面的文字无疑比原文更口语化。因而若使叙事部分接近口语的话，和会话部分的区别就不致于那么大。《儿女英雄传》模仿说书的口气的地方很多。实际的说书，譬如据陈士和的《评书聊斋选集》(5)也可明白，叙事部分和会话部分差别不大。可是因为这是口头表演，没什么妨碍。作为读物，没有标点符号和标志会话的引文符号，容易产生难解之处。旧白话小说的叙事部分和会话部分采用稍微不同的语体来写，在没有引文符号的时代，恐怕是为了使文章易读而采用的办法。叙述部分不够口语化不会有损于作品的艺术性，但作为语言资料利用时，把这一点考虑进来为好。代词和助词多出现在会话部分，连词多用于叙事部分。两者相结合才能全面地描述语法。

那么，会话部分就全是口语化了吗？根据说话人和进行会话的场合的不同，也有差异。女性比男性、缺少教养的人比有教养的人、孩子比大人、兴奋的场合比不兴奋的场合，当然都更爱用

接近口语或俗语的词句。该书描写的安老爷的家庭，是有来历的贵族家庭，特别是安老爷和他的儿子安公子，教养很深，又是很严谨的品性，因此使用的语言也是间杂文语的上层语言。第34回有一段安公子参加乡试的情节。进贡院门的时候，被派来监督考场的乾清门行走的侍卫们在一旁闲谈。安公子听了他们的对话却一点儿也不明白。原文如下。

> 公子候着前面搜检的这个当儿，见那班侍卫公彼此正谈得热闹，只听这个叫那个道："喂，老塔呀，明儿咱们没事，是个便宜。我们东口儿外头新开了个羊肉馆儿，好齐整馅儿饼。明儿早起，咱们在那儿闹一壶罢。"那个…摇了摇头。这个又说："放心哪，不吃你哟。"…他…说道："不在那个，我明儿有差。"这个又问："说不是三四该着呢吗。"他又道："我们帮其实不去，这荡差使倒误不了。我们那个新章京来的嚄，你有本事给他搁下，他在上头，就把你干下来了。"公子听了这话，一个字不懂。(34.27)

侍卫负禁城守备之责，选八旗子弟中能者充任，无疑有相当身份。原文有"侍卫公"的尊称。安公子听不懂那些侍卫们的谈话，因为对安公子说来，听到的是非常俗气的土话。安公子本身说的话是高级的北京话，即北京官话；侍卫们讲的话应当叫北京土话。但哪一方讲的都是北京话，这一点上没什么分歧。本书中的会话，除了例外，都可以说是北京话，这并没什么不妥。

2. 方言

不用说，这本书是小说，不是会话教科书，况且登场的人物也不限于北京人。据说原来的说书人"必须真实模仿故事中人物所使的中国各地方言"(6)。以说话为母本的《三侠五义》《永庆升平》等，都有意识地运用片断的各地方言。

做了安公子妻子的张金凤的父亲张老是河南彰德人、母亲张老婆儿是京东(开封以东)人。这二人，特别是张老婆儿，使用河

南一带的方言。如："(张)老婆儿道：'好还怕不好喂，只是俺们拿啥赔送呢。'"(9.24)"喂"是助词，跟"啊"同义，"俺们"即"我们"，"倷"也写作"啥"，跟"甚么"相同。这些词在华北使用的地方挺多，不能特地限定为河南，但至少不是北京话。还有，安老爷在山东省茌平附近乘车：

那推小车子的先说道："这不行啊。不，我把你老萨杭罢。"老爷不懂这句话，问："怎么叫萨杭。"戴勤说："拢住点儿，他们就叫煞上。"老爷说："很好，你就把我萨杭试试。"(14·7)

"萨杭"是"煞上"(綑缚上)的方言音。"煞"sha读成"萨"sā的方言音在华北很多，不足为怪。"上"作语中语尾时读成hang的方言，有山东省寿光的报告(7)。虽然同在山东省，但寿光跟茌平有相当距离。或许当时茌平一带也说同样的方言，作者在那一带旅行而了解到的。

稍后，又是那个车夫劝安老爷吃"薄饼"，说："你老也得一张罢，好齐整白面哪。"(14.8)"得"，读dai上声，山东方言，吃的意思。《国语辞典》解作"遭受之意，如得苦子。"原义即"吃"。河野通一《支那谐谑语研究》49页、《牟平县志》卷10、《宽甸县志略》均见。

安公子的家庭教师程爷，听说公子会试合格，前来祝贺。平时好歹也是说北京话的，这次兴奋之余，竟打起故乡常州的乡谈(方言)来。安老爷向他施礼，他说"底样卧，底样卧"，表示谦逊。据作者说明、"底"是"何"的意思，"卧"是"话"的意思，跟官话"甚么话"相同。"底"用作"何"义，《北史》徐之才传和韩愈、李商隐等人诗中已见(8)，现代常州话也有这个词。(9)"话"不限于常州，吴语一般都发成ho这个音(10)。所以用近似的音"卧"来表示。

下面，程师爷继续打乡谈，原书用小字(即本字)注明意义，

如：

四世 雍兄 恭喜恭喜，武我 哈合 你裱往 涅日 叫肨作 日石 呐恩二字切音合读能也 攻虐玉，今涅日 直头叫肨作 亲青 测出 于蓝哉，阿拉阿拉者，可是如此之词转问之意也。(37.19)

像上面这样用文字表示方言音并加标记，《三侠五义》和《永庆升平》也有同样的例子。上文中，“直头”（实在）“哉”（用于句末，相当于“了”）等，也是方言词汇。

一位“喜娘儿”。（结婚时照顾新娘的女子）是扬州人，被人踩了脚，不由得大叫：“痛煞哉！我的菩萨！怎的这等蠢�！”(28.14)“煞”是“极”“很”的意思，“哉”相当于“了”，“菩萨”不限指观音菩萨，南方也称一般的神佛，“�”大概是语气助词。因为对于扬州方言的词汇，从来没有研究过，不知正确与否，但大致是反映了长江下游的方言吧。

3． 北京的土音土语

语言以意义作为内容，声音作为外形。这两者是密切不可分的，但文字往往有同它们游离开的情形。很多土音土语本来就没有定字，勉强地用文字写出来，也多和辞典里的音义不一致。要点是，把文字还原成声音，既要考虑字面背后所含的声音，也要兼顾意义，就是说，怎样才能正确地复原。以下分类举例说明之。

3.1 罕见字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罕见，并不是说那个字不见于辞典，而是说辞典里没有收入和该书音义相当的解释。

［冱］字典注读hù去声，闭塞或寒凝的意思。可是按本书的用例，这个字当读wu去声，是加温使变暖的意思。

只得接过来递给一个丫鬟，摸了摸，那钱还是冱的滚热的。(13.29)又用烤热了的干布手巾冱一回，擦一回。(16.19)霎时把一条冰冷的肠子冱了个滚热。(20.3)

《通俗编》卷36杂字条："焐，元杂剧屡见，同乐院博鱼青衫泪俱有焐脚之语，㮾砂担有湿衣焐干语，而字书未收此字，世俗率以熩当之，熩音户，光也，与偎暖意略不相涉。"该书的"焐"即与此"焐"同。"焐"，现行辞典内亦见。

［硌］ 一般字典注曰"音洛，山上大石也。"《国语辞典》解作"ge去声，谓被凸起不平之物压挤而致破损或痛苦"，乃是全然不同的解释。《国语辞典》没有举出出典，实际上可能取自《红楼梦》的用例，二者颇一致。下面举一例："秦哥儿是弱症，怕炕上硌的不受用。"（红楼梦第16回）但本书的用法和上举各项不同。本书中"硌"读luo去声，重叠堆积的意思，动词；在计数重叠堆积之物时还用作量词。

二人进了地窨子门，果见有几个箱子硌在床头上，一个个搬下来打开。(10.10)他却搬张桌子，又硌张椅子。(18.12)只见靠北窗八仙桌子上堆着大高的两硌册子。(36.9)只见华嬷嬷…那只手还掐着一硌茶碗茶盘儿进来。(37.5)

这个词，《国语辞典》用"落"："叠积日落，如'把这些书落在一块儿'，又叠积一处者，曰一落，如言'一落书'、'一落碗'"。它书也有写作"磊"或"摞"的例子。

［躄躠］ 《国语辞典》"躄"，bi去声；"躠"，sa去声，但没有这二字组成熟语的例子。跟此二字相似的有下面一词："蹩躠，biesa①旋行貌。②用心力貌。"但这是文语，举的是《庄子》及卢照邻的《五悲文》中的用例，其他辞典中亦见。总的说，和该书的"躄躠"不同。

早把一腔怒气撇在九霄云外，心里只有暗暗的佩服，却又一时不好改口，无奈何，倒合人家闹了个躄躠，眯缝着双小眼睛儿，问道，你这话大概也够着万言书了罢，可还有甚么说的了。(26.27)

上引之"躄躠"，和《中华国语大辞典》的"撇邪"、《中日大辞

典》的"撇斜"相当。意思是，心中愿意却故意装出不愿意的样子，虽然同意却作出不同意的姿态，即装模作样。北京的歇后语有"隔墙儿扔毛窝，撇鞋。""二姑娘拿槍蝙蝠，撇鞋。""撇鞋"即"撇邪"。

［蹉礤］

跑得满头是汗，张着张大嘴，一上蹉礤便叫，龙媒，龙媒。(36.22)

这两个字也不见于字典，根据声旁可知音jiangcha(ca)。《国语辞典》也没收与之相当的词。但《增订清文鉴》卷20坛庙条作"姜礤"，《初学必读》作"姜擦"，《燕说》卷3作"礓礤"，《俗呼小录》作"僵礤"等等，文字虽异，却都有记录。现代话读jiangcar（都读阴平），指台阶两侧的斜面。

3.2 变调的例子

土语的用字，有不少无视文字本来的或一般的发音，采用近似的读法。其中最多的是变调，即把本来的声调改作其他声调后使用之。

［拉］ 一个不留神，把手指头拉个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8.18)"拉"，普通读阴平，这里读阳平，"割"的意思。也有写作"剌"的。

［通］ 索性请老兄看过了，再镌上那通碑上。(32.26)"通"，通常读阴平，但这里读上声，是计数石碑的量词。也写作"统"，如："何不转到碑前头读读这统碑文。"(38.32)

［蓆］ 你倒是揭起炕毡子来，把那蓆篾儿给我撅一根来罢。(29.38)"蓆"，xi阳平，这里读去声。这个词在《国语辞典》作"细篾儿"，是编蓆子的材料，用高粱、芦苇等茎的表皮破成的细丝。

［较］ 像是有点儿来头，不敢合他较正。(32.2)"较"，通常读上声或去声，这里特读阳平。"较正"，辩解、争论的意思。

也写作“噌争”，如“低着声儿彼此噌争理儿。”（老舍《二马》3页）

3.3　变声的例子

也有声母改变的例子，但只限于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转换。

〔镑〕　便是没人来问,因话提话,还要找着镑两句。（21.28）“镑”，普通读bang去声，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读pang上声。通常写作“嗙”，吹牛夸口的意思。

3.4　变韵的例子

变韵的例子一般多伴有轻声化，这种现象不限于该书才有，故此省略，这里只讲其它的例子。

〔握〕　这个字本读wo去声，但下面的场合应读wu上声：只见一个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从厨房里跑出来。（6.19）两个大拇指堵住了耳门，那八个指头握着眼睛在那里藏猫儿呢。（6.23）这个字现在写作“捂”，是“盖”的意思。过去用“握”的例子很多，如：“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红楼梦第63回）《新方言》释言有如下之说，也就是这个词：“说文，阏，遮攤也，从门於声，古当读如乌（於即乌字），故隖从乌声，训为小障，汉书召信臣传，起水门提阏，阏即隖字，所谓小障矣，今人谓以手掩口曰阏，以被掩身亦曰阏，皆读如隖。”谢璿的《方言字考》115页节引了上述文字，并加上“俗亦作渥”。

〔顿〕　这个字读dun去声，但下面的场合应读den去声：早听见门里看家的狗瓮声瓮气如恶豹一般顿着那锁链子咬起来。（14.9）下面的例子中，用的是同一个词：“黛玉听说，用手帕垫着手、顿了一顿，果然风紧力大。”（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第70回，789页）这个词，现在新造了“扽”“撜”等字作表记，是把绳子等物拉紧的意思。

4.　满洲语

该书为满洲旗人所作，以旗人为主人公，描写旗人家庭的地

方也不少，因而相当多的地方使用了旗人的语言。通常说的八旗，有满、蒙、汉之分。汉军由旧时移居满洲的汉民族编成，他们从根儿上说是从山东、河北一带来的移民。到清代，旗人（包括满蒙汉）居住在北京的内城（驻在其他地方的也有），非旗人的汉人被集中移往外城（南城）。

由于上述原因，可能在旗人间通行一种特殊的方言，虽基本上和汉民族用的北方话无大差别，但有若干特殊语汇（特别是关于称呼的）。笔者把这叫旗人语。另外也用了一些满洲语。

该书使用满洲语，有两种情形。一是用在句中作单词，二是用于整句话[11]。前者去掉重复约有30个词，但官名、称呼及其他特殊的词较多。这种现象在作为统治者的满洲族朝廷君临天下的当时是自然会有的，但本书似乎还带有表现旗人以及旗人家庭气氛的意图。可是另一方面看不出这种意图的地方也有。为了让张太太知道安公子考试合格的喜报，满家里找她，最后连贮藏室都去找过了。这个贮藏室，书中写作“哈什房”，即满语Hašа boo（35.41）。不过是自然地使用了旗人的家庭用语，似乎并没有特为追求修辞效果而用的意思。

[巴图鲁]Baturu　勇士，勇敢的。还有一种叫“巴图鲁砍肩儿”（15.2）的无袖上衣。

我们这位小爷只管像个女孩儿似的，马上可巴图鲁，从小儿就爱马。（3.9）

[包]Boo　家，蒙古的圆形帐篷。

好容易盼到站了，得住那个恶臭的蒙古包。（40.85）

[格格]Gege　对年轻女子的敬称。

[戈什哈]Gosiha　卫士。他书多写作“戈什哈”，也有略写成“戈什”的。

见面得跪倒爬起，说话得嗻儿喳儿，还照着督府衙门那些戈

叶哈排场儿称他大人，你们自己称是小的。（40.13）

[库图扐][库忒累]Kutule 扈从旗人的奴仆。《燕说》卷四又写作“苦独力”“苦特勒”。

那时国初时候，太几旗人家里都还有几名家将…曾经调过八旗大员家的库图扐兵。（18.11）

[梅楞章京]Meireni janggin 官名，汉名叫“副都统”。

我们太爷是世袭阿达哈哈番，九王爷新保的梅楞章京。（34.31）

[苏拉]Sula 空闲、闲散的意思，称仕于内府而无官职者或一般的小使之类的人。

只见一个军机苏拉进来向他说，乌大人打发苏拉出来，叫回大人…（40.14）

[辖]Hiya 侍卫。

当了个难的乾清门辖，好容易升了个等儿。（37.3）

[章京]Janggin 有品级的武官（用例已出）。

[克食] Kesi 天授之福。多半指祭祀结束后领到的供物。《红楼梦》118回写作“克什”。

这是老太太的克食，多少总得领一点儿。（21.5）

[嬷嬷爹]Meme ama 乳母的丈夫，“爹”是ama的译语。

[嬷嬷妈]Meme eniye 乳母，“妈”是eniye的译语。

但是嬷嬷爹嬷嬷妈怎么重也重不过老爷太太去。（36.4）

[妞妞]姑娘的意思，一般认为是由表小儿可爱的满语词Nio-nio转来的。也说“妞儿”，这是不是把“妞妞”省略后附加“儿”尾的呢。不过《癸巳存稿》认为是“娘”的转音。

妞妞手儿拙，也不会作个好活计。（28.35）妞儿舍不得大娘了。（20.19）

[挖单]Wadan 盖布，罩布。像袱纱那样有两层。

安老爷上前去了那层红绸挖单，现出里面。（24.33）

[密鸦密罕丰库]Miyamigan （服饰佩物）funku（手帕）。金属环上悬挂手帕、小刀、锥等用物。文语叫“带环”。

[掰他得]Baita be 做事…（下略）

莫世兄便问道，甚的叫做“掰他得”，…托二爷…便告诉他道，这是坛庙大祀赞礼的，赞那“执事者各司其事”一开口的前三个字，祭文庙也用得着。（35.5）

满洲语成句使用的地方有两处（40.56，40.100），都是为了保密才使用，可见当时满语的用途之一。

5. 旗人语。

旗人使用的特殊语汇中，可以推定是汉语的，叫作旗人语。多数是称呼。或许是明代华北的方言在满洲地区被保存下来，或者是由它变化来的。关于旗人语，似乎只有极片断的记述。笔者综合这些记述，对照该书，检出八个词来。

把父亲称作“爸爸”，现在已经相当普遍了。但原先是旗人语[12]。称母亲为“奶奶”也同样[13]。

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样。你见谁提起爸爸奶奶来也害羞来着？（14.6）

小孩的敬称用“哥儿”[14]，自己的孩子称“二爷”[15]。后者只有可疑的用例。书中的纪献唐是汉军旗人，有一处他自称“二爷”（18.10）。因为纪献唐是老二，也许是“二少爷”的略称。

我只可笑我们玉格这个傻哥儿，眼看着这就要作哥儿的爹了。（40.25）

外甥称“外外”[16]。

好孩子，好外外，你别着急。（3.12）

“饽饽”，也有人说是满洲语[17]，不确。它应说是旗人语。还有把饺子叫作“煮饽饽”，也是旗人语。

姨奶奶吃完了饽饽。（15.23）再加上包煮饽饽作年菜，也不

曾得个消闲。（24.6）

“额隆袋”(18)（马褂的一种）也是旗人语。这个词还写作“额卷袋”“卧龙袋”“卧龙代”等。《清稗类钞》服饰类·卧龙袋条：“卧龙袋，马褂之窄袖而对襟者也。其身较对襟大襟之马褂略长，亦曰长袖马褂。河工效力之人员，常以之为正式之行装。相传某相国尝随驾北征，其母夫人忧其文弱，不胜风寒，为纫是衣，取其暖而便也。相国感母恩，常服之不去身。一日，急诏论事，未遑易衣。帝问所衣何名，因直陈其事。帝褒其孝，命得服以入朝。当时名之阿娘袋，后误为卧龙袋。久之，又称为鹁翎袋矣。”该书中有四例，今举一例：

甚至如斗篷、卧龙袋，一切衣服都备得齐整。（32.16）

6. **成语俗谚等**

该书用了许多成语、俗谚、歇后语等固定结构的表达样式，使叙述灵活。鸟居久靖《儿女英雄传集谚初稿》(19)，以谚语为中心，收了230条左右，漏掉很多。而且收录的标准，即谚语的定义，也没有交待。下面简述一下笔者的看法，并结合出示该书的用例。

歇后语由上下两句构成，上句暗示或提起下句，因而可以省略下句，而且下句有许多是双关语。如“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该书的用例即省略了下句：

你这孩子，才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几篇儿是几篇儿。（34.6）

“打破沙锅——璺到底”，“璺”和同音的“问”一语双关。这句歇后语也见于元曲《东坡梦》第四折。

就让姐姐装糊涂不言语，我可也“打破沙锅璺到底”，问明白了，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话。（26.2）

俗谚应该说是民众的智慧，它含有某种判断，特别是有关道德的，也被称作格言。

不打不成相与。（10.8）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26.7）像上举那样不含有特定判断的，应从谚语中排除。我想把其中文语成分的称作成语，口语成分的叫作俏皮话。但也有人把四字构成的统统叫作成语。下面举具体的例子看一下。

> 列公请想，这桩“套头裹脑”的事，这段“含着骨头露着肉”的话，这番“扯着儿朵腮颊动”的节目，大约除了安老爷合燕北闲人两个心里明镜儿似的，此外就得让说书的还知道个影子了。至于列公，听这部书也不过“逢场作戏”，看这部书也不过“走马观花”，真个的还把有用精神置之无用之地，费这闲心去“刨树搜根”不成。（23.9）

这段短文中，成语或俏皮话就用了六个，不能不叫人吃惊。其中“逢场作戏”“走马观花”是成语。“套头裹脑”“刨根搜树”虽是四个字但很俗气，跟成语异趣“。含着骨头露着肉”“扯着耳朵腮颊动”应该叫作俏皮话。从以上引文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可以说是成语俗谚的宝库，堪称使人应接不暇。

7. **有关婚礼科举的语汇。**

该书第24回至28回叙述安公子跟何玉凤结婚的事，描写颇详细，因而有关结婚的语汇也很丰富。现在，把介绍限定在婚礼当日。首先是从新娘家送来嫁妆，这叫“送妆”。对此，新郎持生鹅等行礼，叫“谢妆”或“奠雁”。这时（以后也是）不供茶，和日本是同样的。然后，迎亲花轿来到。新嫁娘乘轿之先，把小金如意和银元宝握在手心里，吃一口苹果。花轿到了新郎家，门却关着，叫也不开。礼生唱礼后门才渐渐打开，“满天星”（红纸包着的铜钱）四散撒下。花轿在内院落地不动了，突然从轿左，接着从右面射过箭来，第三箭正对着轿子。这叫“射三箭”之仪。新娘从轿内出来，和新郎同拜天地，上堂拜祖先。在这之后，才由新郎拿红纸裹着的秤杆挑下嫁娘的盖头，拜父母。随后，新郎新妇手执一丈左右的彩绸的两端，新妇抱着宝瓶，新郎手持镜

子照着新娘，同入洞房。此后行“合卺礼”，吃“子孙饽饽”，吃“长寿面”。最后还有“搭衣襟”(把衣服的下摆盖在对方身上)、“倒宝瓶”(把宝瓶中的五谷金银等倒在衣服上)等仪式，撒金钱，降幔帐。(以下略)。

因为新郎的父亲安老爷是个有考据癖的人，婚礼也有参酌古仪之处，因而不全是当时一般行的旗礼，这点也许不用说。尽管如此，似这般极尽详细的描写，在其他作品中是没有见到过的。

安老爷参加会试(第1回)，中第三名进士，殿试选在“三甲”。安公子乡试(第34、35回)中第六名举人，次年的会试、殿试(第36回)被点中“探花”(第3名)。描写科举的小说只有《儒林外史》较有名气，本书一向不为人所知。但比较之下，本书远为详细，连许多细微之处都讲到了。表面上的事连法制书中也有记载，所以没有特别仰赖本书提供材料的必要。但关于细部的具体的状况，本书是否有他书所未见的记述呢？譬如赴考场时都带些什么东西呢？有代替顶棚的“号顶”(防土落下张在考场上部的布)、“号围”(围在四周的布)、“号帘”(挂在入口的帘子)，甚至还带上“风炉儿”(做饭用的小炉子)、铁锤、钉子。还有安公子一看挂在自己考场墙上的表，已经丑正(早晨2时)了(34.38)，由此可知当时还用上一块怀表。到考试终了之日，贡院中满是粪冢，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找不到，这是安公子的体验之谈(35.9)，倒也不难想象。门外汉只对无聊的事感兴趣，而专门家看了，在了解科举实态之后，会做出大有用处的记述。

这本小说对封建的社会和风俗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描写官僚腐败的章节(第2回)，不仅仅成为清末谴责小说的先驱，作为中国的小说恐怕也是第一次吧[20]。邓九公所见的前门外的饭铺和剧场(第32回)，涿州天齐庙的庙会(第38回)等等，对这些

地方的描写，也是过去的小说中罕见的活脱脱的社会写生。因而使用的语汇富于变化，对话也活跃生动。小说的后半部分，只能称作迂儒之评的安老爷的长谈论义见多，有令读者敬而远之的倾向，殊为可惜，但其间也随处可见到饶有趣味的描写。

8. **语法**

因篇幅有限，这里不能全面记述该书的语法，只取其要点以示。

8.1.1 代名词第一人称复数的排除式“我们”和包括式“偺们”（也作“咱们”）被分别使用。

我们已写了知单去知会同窗的朋友。（3.9）

谈话对方的安公子被“我们”排除在外。

华奶公见公子发急，只得哄他，说道：“且等借了银来，偺们慢慢再讲去的话。”(3.9)谈话对方的安公子被包括在“偺们”之中。

也有例外。那种情况可以看作是方言，或为特别地表示亲密而使用了“偺们”。

“俺”“俺们”“咱”“偺”等，因为河南、山东的人物才使用，可能是方言。“俺”“俺们”用于排除，“咱”“偺”用于包括的例子很多。

自从姑娘你上年在那庙里救了俺一家子，不是第二日偺就分了手了吗？(21.11)

上文的“俺”把谈话对方何玉凤排除在外，“偺”则包括在内。说话者张金凤出生河南。

我回家，咱就喝。（29.34）

这里的“咱”包括谈话的对方安老爷。说话的邓九公是山东人。

8.1.2 没有“您”，有“你老”“你老人家”。

8.2.1 “这些”“那些”后带有量词“个”和不带量词“个”的情形都有。“些”也同样。“好些”用例本身就少，没有出现带“个”的用例。

8.2.2　有表示场所的“这儿”“那儿”（去声）“那儿”（上声），“那一块儿”虽有但少见。这些《红楼梦》中均未见。

人家大师傅叫我在这儿劝你，可没说准你出这个门儿。你那儿走哇？（7.13）正北上一攒子树那一块儿，那是黑家窝铺。（14·14）

8.2.3　表示时间的代词有“这会子”“这早晚”“那会儿”“多早晚”“多偺”等。

那大爷…这会子熟化了。（15.23）大约这早晚也就好回来了。（14.17）说的那会儿，好，笑嘻嘻的答应着。（30.7）这个白斋可吃到多早晚是个了手呢。（21.13）他到底赶多偺才来看我来呀？（39.28）

8.2.4　特殊的代词有“这么”（也写作“这们”）“那么”（去声）“那么”（上声）“多么”。

你们要这们闹起来，那可就是作践我了。（29.30）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师傅的少林拳有多么霸道。（6.15）

8.3.1　兼表数词和量词的“俩”之外，同一类的语言单位还有若干。用文字来表示的例子，其他资料中绝无类似者，足以证明本书忠实于口语(21)。

那俩更夫。（4·21）撒官板儿一位。（38.40）撒sa＝三个。我们庙里他们爷儿五哇。（7.21）五哇＝五个。迈上几呀鸡子儿。（34.19）几呀＝几个。偺多早晚置他两张机，几呀纺车子。（33.43）

8.3.2　动量词作为动词的补语放在宾语前面的时候，像下面第二例那样省略数词的情况极少见。

跟他父亲到过一遢甘肃。（22.3）有数词的例子。浇了回菊花。（30.3）

8.4.1　用于比较，表示相距很大时，现代语用“～得多”

“～的多”，但本书用“～多了”相抵。这恐怕是清代北京话的显著特点。

老爷一看，就比那西边儿安静多了。（38.41）

8.4.2 表示“很…”，北京话用“～着呢”。本书有一例，更多是用“～着的呢”。

那说书说古的菩萨降妖捉怪的多着呢。（8.11）这位老人家的正经话多着的呢。（19.20）

8.5.1 动词重复时，在中间插入代词宾语的情形有很多。后面的动词，也许可以当动量词来看待。

拿他一拿。（2.11）赏他一赏。（5.16）问他问。（4.21）

8.5.2 动词后面使用趋向动词时，有在中间插入宾语的情形（A）。但是同现代语一样，只把“来”“去”分离出去放在宾语之后的情形也很多（B）。

A：拣那镟子起来。（6.14）怎生说是我的东西起来。(9.4)
集个成数出来。（3.10）

B：抬起头来。（0.5）怎生的只管问起妹子来。（9.16）现出许多人来。（0.5）

8.5.3 本书中，有不可能补语同动词分离，放在宾语之后的情形。如现代语说“扭不过他”，本书说成“扭他不过”(4.5)。这种分离似乎只限于宾语是代词，或至少含有代词的场合。但是不分离的情形也不少。分离的情形是否稍含旧式的说书语调呢？

饶你不得。（6.22）奈何我不得。（8.12）瞒他不过。(2·9)
放他母女不过。（18.1）放我孀母孤女不下。（8.12）
饶不得他。（36.12）告诉不得你。（32.6）瞒不过这女子。（7.5）

8.5.4 有可能补语的场合，有时也可见到不规则的词序。

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9.15）

8.6.1　表示起点的介词用“打”“起”“从”“由”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可是日头打西出来了。（33.27）起脚底下到北边儿，不差甚么一里多地呢。（34.34）

8.6.2　表示方向的介词有“朝”，也有“衝（冲）着”“上”，但极少。

他把那尖刀，背儿朝上，刃儿朝下。（6.7）衝着那喜鹊呸的啐了一口。（40.58）只听见冲着他说了俩字。（32.10）他也不及问究竟上那儿去。（40.37）

8.6.3　介词“给”用得极多。

由提塘给他发了去了。（3.10）给他打点那路上应穿的衣服。（3.13）先给舅太太请了安。（3.11）给＝向，跟。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3.2）给＝被。

有“给”的介词宾语被省略的情况。

长班预先给我下公馆。（2.8）

有“给”表示使蒙受损害的意思。

再闹上一阵不防头的怯话儿给弄糟了。（21.3）

你有本事给他搁下。（34.71）

未见被动句并用“给”的例子。类似的例子有一个，但跟现代语的用法不同。

谁知叫这位老爷子这么一折，给折了个稀呼脑子烂。（40.46）

有处置句并用“给”的例子。但有使蒙受损害的意味时，不用“给”的宾语。

把这石头上的土给我拂落净了。（4.24）把个小院儿给摆满了。（27.25）会把老爷随身的东西给丢了。（38.40）后二例表示损害。

“给”还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方向和对象。

把那抄来的原奏掏出来，递给公子阅看。（3.4）这位小爷出来进去的交给谁呀。（3.7）

8.6.4　本书没有介词“和”，全都写作“合”。“合”也用作连词。类似的例子用“跟”的只见到一处。

正要合大人讨人呢。（2.11）只有太太合公子见老爷进门来愁眉不展。（1.17）就是我过来那年娘母跟我姐姐在这里住的那一程子的事么。（40.34）

8.7　下面把清代语法史上成为问题的副词，本书见到的词和没见到的词（包括少见的近似的用例）都并列出来。没见到的词加上括号。本文没有篇幅详叙，说明和举例留待别的机会。

（顶），挺，很，将（刚），将才（刚才），才刚，已就，快（快要），赶紧（赶快），这就（马上），直，老，（光），（净），（的确），管保（保管），准是，横竖，左右（反正），索性（爽性，爽得），只管（尽管），（简直），敢则（敢情），（特意），好在，偏偏，恰巧（偏巧），（差点儿），大概，大约，约摸，或者，（也许），没（没有），别。

8.8.1　“一边…一边…”，现代语用于同一主体同时做两种动作的场合。但本书有很多是用在两个主体分别做不同动作的场合。

两下里都把真心瞒起来，一边假作痴聋，一边假为欢笑。（22.19）

8.8.2　“可是”表示疑问和强调，有用于主语之后的倾向，但现代语的用法（跟“但是”相同）很少见。

墨定儿似的东西，可是个白耳掖儿。（4.7）

8.8.3　清末多用的“皆因”尚未见用，相当的词是“只因”。

只因我们河南一连三年旱涝不收。（7.5）

8.8.4　“无论”从来都是用在构成一组的反义名词或疑问词之前，但本书出现了跟现代语相同的用法。

无论他是骑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10.18）

8.9.1　助词“不则”很值得重视。金受申《北京话语汇》作“不喇”，解作使语气柔和。《庸言知旨》《正音撮要》《社会小说北京》也见使用，“不”也写作“罢”，“则”也写作“呐”。

真个的，我也撒一泡不呐。（9.13）

偺们说话儿不则。（38.6）

8.9.2　“来着”用于过去、回忆。

这书子我不还求大爷你念给我听来着么。（3.21）

他还问偺老爷子来着呢。（17.10）

8.9.3　古代白话中，“哩”表示动作事态的存在和不变化、精警（由指出动作事态的存在转为单纯地提醒注意）等。清代北京话中变为“呢”，跟表示带有疑问的种种语气的“呢”合流。笔者把前者的“呢”称作乙类，后者的“呢”称作甲类。这种区别靠语气决定，但像“呢吗”“呢罢”那样连用的“呢”肯定是乙类。“哩”在本书中也出现若干，但大体上是作为方言来使用的。

甲类：怎么就会不济事儿了呢？（3.13）表示疑惑。

他不来可怎么好呢？（3.16）表示焦躁。

公子…问：“银子呢？”（3.11）表示省略疑问。

作呢，还作得来。（1.14）表示假定。

乙类：靠着窗台儿在那里歇腿儿呢。（41.8）

我来的时候，棺材还没有呢。（3.14）

有舅母呢。（3.12）

二位奶奶都没起来呢么？（38.1）

只怕在书房里呢罢。（33.5）

结论

笔者曾选定清代北京话的12个虚词，作为考察清代白话资料

基本特性的尺度[22]。即：

儿（"日""里"的变化形态），咱们，您，俩，别（表示禁止、推测），得（dei），多偺，给，～的慌，…似的（是的），来着，要咱（不则）。

后来有所增加，对北京话的语法特点做了大致地全面概述（有72个项目，词数过百）[23]。只是数量过于多，作为从语言资料中检出北京话成分的标准，使用起来不方便。因此从其中选出常用的六项，进而加上从语法史角度考虑的"很"，共有七项，作为衡量清代北京话的尺度。把这七个项目和上面所述一对照，差不多完全一致。无疑这部书基本上是用北京话写成的。

1． 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来区别。不用"俺""咱"等。（8.1.1）

2． 有介词"给"。（8.6.3）

3． 用助词"来着"。（8.9.2）

4． 不用助词"哩"而用"呢"。（8.9.3）

5． 有表示禁止的副词"别"。（8.7）

6． 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8.7）

7． "多了"用于形容词之后时，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8.4.1）

本书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口语这一点已在各项中说过了。譬如表示"几个"的意思使用"几呀"（8.3.1）等，赵元任也没有注意到[25]，本书却偶有记录，这无疑是很珍贵的。本书可以说是北京的土音土语、成语、俗谚、歇后语，以及有关风俗（特别是婚礼）、科举等语汇的宝库，抛开本书研究清代北京话是不可能的。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特别是对了解旗人的语言尤为重要。作为清代北京话的资料，《红楼梦》是著名之作。把本书的语言跟它比较一下，时代差很明显。因为篇幅的关系，本稿不能论及。但《红楼梦》所见到的旧语汇，本书不使用的有很多。与此

相反，本书新语汇增加，可以看出向现代北京话靠近的倾向。本书可以看作是同治之际写成的，但作者当时似乎已有相当年纪了。因而推想这本书的语言在当时是不是已经有几分旧调了呢？这本书的最后一回（第40回）是由后人整理的，似有若干加笔。这一回中，可见到介词“上”（8.6.2），强调“等”的“等等”（40.69）、“也许”（40.62）。混入这样的新成分的原因，恐怕也是时间差，或者说是由于加笔者年龄上的差别。这一点打算有机会再详细论述。

[附注]

（1）关于该书的作者、写作年代等，笔者在另外发表的《儿女英雄传杂考》（神户外大论丛25卷3号）有述。

（2）《儿女英雄传勘误表》（初稿）（明清文学研究会会报.单刊1，1963年）。

（3）《儿女英雄传校读杂记》（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 2，1962年）。

（4）鱼返善雄《女雄传巡检——日本人写本的发现》（桃源4.5，1947年）。

（5）著名的评书演员陈士和（1887--1955）讲说《聊斋志异》的记录本。1955年至1958年刊行14集。

（6）罗信耀著、式场隆三郎译《北京的市民》（昭和16年）306页。

（7）董遵章《山东寿光方言里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中国语文，1957年5期）

（8）刘淇《助字辩略》、方毅《白话字诂》等。

（9）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民国17年）100页。

（10）《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年）140页。

（11）本书所见的满洲语，一部分已在《清代文学所见的满洲语》（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5集，昭和38年）论述过，本稿只补足其漏掉部分。

（12）《自修者的支那语》说是满洲语。还有《清稗类钞》称谓类，太后之称谓条，光绪帝称孝钦后为“亲爸爸”。

（13）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安次二郎《北京话》（华语月刊84号，1940年），《自修者的支那语》，《沈阳土语汇集注释》（师大月刊22期，1935年）及其他。

（14）《清稗类钞》方言类·八旗方言。还有安次二郎《北京话》等。

（15）安次二郎《北京话》等。

（16）参照《正音咀华》卷三称呼。

（17）安次二郎《北京话》等。

（18）《清稗类钞》八旗方言，《井上支那语辞典》。

（19）《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第1号（1962）。

（20）这一部分标上知行《支那及支那人》（昭和13年）早已译出介绍。

（21）《哥儿俩考》（神户外大论丛3卷4号，1953）

（22）《清代的北京话》（中国语学34号，1950）

（23）《北京话的语法特点》（久重福三郎先生坂本一郎先生还历纪念中国研究，1965）

（24）《近代汉语》（本书　　页）

（25）赵元任《俩仨四呃八呃》（东方杂志24卷12期，1927）。HJAS Vol I, No.1.1936。

（日本中国学会报26集，1974）

16.《儿女英雄传》的副词

关于《儿女英雄传》的语言，已在《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6集（1974年）述其概略。那篇论文分成一、会话部分和叙事部分，二、方言，三、北京的土音土语，四、满洲语，五、旗人语，六、成语俗谚等，七、有关婚礼科举的语汇，八、语法等八个部分。由于是全面的论述，所叙势必简略。尤其是关于副词的叙述，因为篇幅不足，说明和用例不得不全都割爱。副词能显示出时代和地域差异的地方很多，很重要。本稿拟就清代语法史上有

问题的副词作一番论述。编号按拙著《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年)的章节编号。不过，也有些词拙著没收，那就标上同义词的章节编号。《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的用例据亚东本，简称"红"、"儿"、并标出回数和页数。

18.2.1

〔顶〕 好像本是南方方言，本书没见到确实的用例。用他书的用例来补充。

他们顶好的首戏。(红93.5)

我们这个船上，有五个孩子，顶好的有两个。(品花宝鉴2回)

那俩更夫，一个生的顶高细长。(儿4.21)

其实俺妈在这里头，算是顶善和的哩。(老残游记13回)

〔很〕 元代开始有，但只在以北方语为基础的特殊文献中才见，《元曲选》等极少。明代很少作补语用。据《燕山丛录》可知，明代的北京话可作状语用，但在作品中普遍使用是从《红楼梦》等清代北京文学开始的。即使在清代作品中，《儒林外史》等的用法和明代相同。现代的西安、贵州等西南官话中，仍只用作补语。本书的例子极多。

那银子有处寄去很好。(儿3.7)

究竟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也无味的很。(儿1.9)

〔挺〕 表示直立或笔直地伸出。它用作副词的例子自清代始见，但早期的例子多复合成"挺硬"。这是"变得笔直"义和"坚""硬"义带有共同点而结合起来的。因此只能说"挺"是表示样态的，还不是程度副词。到《儿女英雄传》方变得广泛用于形容词之前，可以看作程度副词了，但仍有用于表示积极的强劲意义的词语之上的倾向。

甚么事儿他全通精儿，还带着挺撅挺横。(儿4.8)

是个挺大的大狸花猫。(儿6.2)

还外带着挺累赘。(儿17.14)

挺长挺深的一个大口子。(儿31.7)

18.2.2

〔越发〕 差不多跟"更"相同，但表示时间的意味更强。从明代开始有，"越"还写作"一""益""月"，"发"也写作"法"。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多用在会话部分来看，可能是当时的口语。有表示比较的用法，还有的用法跟"索性"相同。

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红24.3)

月至天中，比先越发精彩可爱。(红76.2)

只听桂花阴里又发出一缕笛阴来，果然比先越发凄凉。(红76.5)

黛玉见了，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住。(红20.13)=索性。

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发的跑出来了。(红44.6)=索性。

你这人越发难说话了。(儿6.10)

这越发不好了。(儿7.22)

18.3.1

〔将〕 本书"刚"极少用，代替它的是"将"。"将"作为文章语表示未来的用例也有，但引人注意的是"刚"的意思，即表示极近的过去。同样也没有"刚才"一词，都说成"将才"。但是有"才刚"(极少)，却无"才将"。现代"刚"在方言里发展到什么情况没有调查。关于"刚才"，据《汉语方言词汇》，济南、成都、昆明、合肥用"将才"。这样看来，应考虑这四个地方把"刚"说成"将"的可能性。要之，《儿女英雄传》可能反映的是北京话内部的一种小方言。

谁想刚出了院门，大爷要出恭。(儿12.13)

不想将(=刚)上那座高岭，又出桩岔事。(儿8.16)

想来是将才串店的这几个姑娘儿不入你老的眼。(儿4.18)

这是我才刚擦脸的。(儿9.21)

〔已就〕 “已经”“已然”的意思。这里只有一例，他书还见到若干。

二师傅已就把他两个的心肝取了去了。(儿8.19)

三间大殿，年久失修，已就圮毁。(北京101页)

已就也已就了。(永庆升平第10回)

18.3.3

〔快〕 作为状语使用的“快”，早期是“迅速…”的意思，还没有“一会儿”“很快就…”的意思。像后者那样表示很近的未来的用法，《红楼梦》极少见，本书则时时可见。

快三更了，该睡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195页)

姑爷留神，快到了。(儿11.14)

这天也快亮了。(儿11.20)

“快要”相连的用法，时代就更靠后了。

日头快要黑呢。(华音启蒙 5a)

天快要亮了。(苦社会5.17)

到了快要大喇嘛转世的时候…(四声联珠667页)

〔这就〕 早期是“这已经…”的意思，还不能说是一个词(第1例)。表示“现在立刻…”“马上就…”的意思，《儿女英雄传》有一例(第2例)，但更多地使用之，似乎时代更靠下一些。

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红46.4)

眼看着这就要作哥儿的爹了。(儿40.25)

我这就给您办去罢。(官话指南，酬应琐谈10)

“马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尚未见，或许这个词本是吴语，但是否华北也有使用的地方呢？就北京话资料而言，大约从《品花宝鉴》开始见到。

老爷分付不日写书，马上差人下与山东巡抚侯爷。(金瓶梅词话27回)

马上就要捞本儿。(品花宝鉴19回)

18.3.4

〔赶紧(的)〕 本书可以见到，但好像是在《品花宝鉴》里最先出现。《红楼梦》里没有。

即与他做了墓誌赶紧刻了。(品花宝鉴59回)

赶紧的吃了一碗饭。(品花宝鉴11回)

你赶紧把你的行李也拿上，也就走罢。(儿3.15)

“赶快”的时代更靠下。

我赶快替少奶奶打点去。(老残游记5回)

〔赶忙(的)〕 古代白话中似乎没有，可《红楼梦》中多用。但是《儿女英雄传》中未见。

忙赶忙说。(红66.3)

宝玉听说，赶忙的放了手。(红34.6)

宝玉听了，赶忙的喫了晚饭。(红82.5)

县官闻听，赶忙去了。(三侠五义16回)

18.3.5

〔老〕 表示时间长的“老”在北京话中找不出比清代更早的用例。

我这里老等。(红61回)

只是给你个老不开口。(儿28.22)

伊老者老没回家。(小额8页)

18.4.1

〔净(竟)〕 范围副词，“只”的意思。北京话“净”“竟”同音，在不同音的地方似乎用“净”。“竟”本是时间副词，后来才变得能跟范围副词“净”混用的吧。《红楼梦》里尚无，可以认为《儿女英雄传》是最先出现的。《儿女英雄传》“竟”似乎带有表示时间的意味，相当于“总是…”。“净”是“只”“光”的意思，不带有表示时间的意味。从《官话指南》的例子来看，这

种差异不存在了。

别竟靠奶妈儿。（儿20.21）

这事竟靠媳妇们两个也弄不成。（儿33.28）

净嫁妆就是十万黄金十万白银。（儿31.32）

这们一来，倒仿佛我竟认得钱，不认得交情。（小额27页）

是竟收拾钟啊，是还收拾表呢。（官话指南，官商吐属14）

〔光〕《儿女英雄传》里没有表示"只"义的"光"。"光"本指光滑有光泽，因为光滑的东西什么都不易附着，所以什么都没有也叫"光"。譬如"光身子"就是一丝不挂的身体，也就是只有或只是身体。"光"可能由此转生"只""仅仅"的意思。

休说木植木料，光砖瓦连土也值一二百银子。（金瓶梅词话35回）

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光留下这个死的儿子。（红86.5）

再者，也不光为我，就是老太太听见也喜欢。（红101.12）

这个词，《品花宝鉴》和《小额》中未见。下面补充些他书的用例。

光论身体，人同蓄性相近。（同治三年京都福音堂刊《正道启蒙》第2课）

为何衣服并无血迹，光有身后一片呢？（三侠五义5回）

18.5.1

〔管保〕有这种倾向：北方用"管保"，南方用"包管"（保管）。有时还可看作动词。这个"管"跟古白话的"管""管取""管情""多管"等相同，是"必定"的意思。说不定还跟古白话表示推测的副词"敢"有关系。（古白话开口、合口通用的例子有很多）

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红64.19）

二百吊钱管保买不下来。（儿4.7）

"保管"的例子。

包管好了，这不过是一时飞灾。（红25.6）

这件事交给姐姐，保管你称心如意。（儿9.17）

〔管〕 对以“管”为主组成的“管取”“管情”“多管”等一连串的词，丰田穰《唐诗俗语考》（《唐诗研究》所收）和入矢义高《元曲助字杂考》（东方学报，京都14—1）已有所述，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中也可见到，因此古白话（明代以前的白话）的用例就让给那些书，直接进入清代。即使现代语，“管”也是表示“担保”“保证”意思的动词，比如“管换”就是“保证退换”的意思。既然“管”的副词用法是从动词引出的，仍可以看作是动词的用例就有很多。

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红55.16）

这可走罢，管走得快了。（儿14.8）

你只管见去罢，管你一见就认得。（儿17.13）

〔管取〕《红楼梦》里没有，但《儿女英雄传》屡见使用。从会话中使用较多来看，大约是当时口语中使用的。以后的文献中似乎又见不到了。

老爷假如这等问我家一官，管取他还摸不着头脑呢。（儿14.26）

〔管情〕《红楼梦》里没有，《儿女英雄传》只检出一例。《金瓶梅词话》中可以见到，或许是北方方言吧。还有“多管”．《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也没见到。

大官人若见了，管情一箭就上垛。（金瓶梅词话7回）

再加上邓九公大敞辕门的一说，管情费了许多的精神命脉。（儿19.32）

〔准是〕 北方话中“准”用作“一定”的意思。这在元曲等里面已见，但随时代往后变成了“准是”。

他准是笑我呢。（儿4.17）

今儿个准是跟人殴（怄的误字）了气啦。（小额10页）

18.5.4

〔横竖〕《金瓶梅》写作“恒是”“恒数”“恒属”等。说不定这是通过“左右”等的类推而变成“横竖”的。

横竖与自己无干，且藏在心内。（红72.1）

横竖我是个局外人。（儿13.9）

〔左右〕现在已不使用了，但古白话中很多。《小额》中没有。清代有用例。

左右也不过是这么着。（红64.7）

左右是家里白坐着，再走这一趟就是了。（儿1.8）

〔反正〕因为这个副词到清末才开始出现，所以本书未见。

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小额1页）

我们反正每天早起绕一个湾儿。（北京21页）

反正是你的过。（汉语入门197页）

〔索性〕（索兴）这个词古白话中多使用，现代语也有说“爽得”的。古白话中还有“率性”，是方言，《红楼梦》有正书局本里很多。“爽性”似可看作南方话吧。《儿女英雄传》用“索性”（也写作“索兴”），不用其他。

不然，索性归了班，十年后才选得着。（儿1.14）

今日回回师傅，索兴别作那文章了罢。（儿3.9）

偺们哥儿俩爽得亮盒子摇。（小额56页）

不如咱们想个小买卖，爽得孩子出了师再说。（北京104页）

开了明伦堂，爽性把大成殿上的鼓搬了下来。（文明小史2回）

一不做二不休，爽性再是一拳。（负曝闲谈9回）

左右是死，率性说了。（水浒全传62回，1056页）

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顿。（好逑传13回）

〔只管〕这个词五代时期开始出现，古白话中常用。到清代可以见到让步连词的用法。现代北京话中多说成“自管”，但《儿

女英雄传》中没见到。“尽管”也许可看成南方话吧。跟“只管”一样，它也是先作副词使用，后成为连词的。

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红43.3）连词。

我们这位小爷只管像个女孩儿似的，马上可巴图鲁。（儿3.9）连词。

请父母只管去，把我留在家里。（儿2.5）副词。

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红楼梦八十回校本37回，384页。有正本作“尽管”）

鱼儿趁水尽管唱。(白雪遗音3.29a)

你们尽管唱，唱完了不妨再唱。（品花宝鉴25回）副词。

尽管五魁六顺的猜拳，一台双台的摆酒，…其实真有钱的，没有几人。（苦社会1回）连词。

〔简直〕这个词好像比较新，早期的用例必加“的”，构成“简直的”“剪直的”。还有“简”“剪”都是精母字这一点也不能漏过。现在有了不加“的”的形态，而且使用的是“简”（见母）字。这个词本是“径直”“不做拐弯抹角的事而率直地…”的意思，现代语变成“全然”“实在地”的意思。下引《品花宝鉴》的例子业已能看出这种倾向，但《儿女英雄传》的用例仍停留在原义上。

简直的来到大街上。（白雪遗音3.31b）

你有甚么好花儿呀，好吃的呀，就剪直的给我戴，给我吃，不爽快些儿吗？（儿29.18）

不中意的剪直的不理。（品花宝鉴27回）

简直的不够喝凉水的。（小额4页）

〔敢情〕〔敢则〕这两个词是同义词而文字不同。《儿女英雄传》用“敢则”，还有不少意思相同的“敢是”。

老祖宗也去，敢情好。（红楼梦八十回校本29回，301页。

亚东本作“敢仔”）

我挨了打，你敢自不同。（红60.6）

敢则是师傅。（儿6.14）

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膛了。（儿11.7）

他敢是救我来了。（儿6.7）

《小额》中有“敢情”，没有“敢自”等。《北京》里没“敢情”，可见到“敢则”。这恐怕是北京话内部小方言的不同。

敢情是大姐呀。（小额23页）

看你很老实的，敢则还富于心计呢。（北京49页）

18.5.5

〔特意〕《儿女英雄传》中没见到怕是偶然的吧。散见于其他的北京话资料。

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红48.6）

我今日特意早起。（品花宝鉴22回）

今儿个是特意给伊老大爷请请安。（小额28页）

究竟他们是有什么职业，作完了什么工作，劳累之余，特意出来安慰自己不成？（北京94页）

18.5.6

〔好在〕《儿女英雄传》中表示侥幸的文语系统的副词“幸而”“幸喜”“且喜”“幸得”等有许多。白话系统的“好在”，《红楼梦》中未见，但《品花宝鉴》和《镜花缘》中相当多。不用说，本书中也用了不少。

好在所费无多。（镜花缘8回）

好在人人说好，没有一个看得出来。（品花宝鉴48回）

好在僧们带着仵作呢。（儿11.6）

18.5.7

〔偏偏〕《红楼梦》前后开始见到，本书也有。也有附带“儿”的，还有带“的”字的。

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红92.11）

偏偏儿的早起他兄弟来瞧他。（红10.4）

偏偏从工完这日下雨起，一连倾盆价的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儿2.21）

〔偏巧〕 这个副词极新，至清末才开始使用，不用说，本书没有出现。

偏巧走到大街上，叫下夜的兵给拿住。（官话指南，官商吐属30）

偏巧今儿个奶奶带老王跟三爷出门儿啦。（小额10页）

〔恰巧〕 这个词好像在本书前后才出现，《红楼梦》《镜花缘》《品花宝鉴》等均未见。这个词指的是恰好遇到某一机会，那个机会是好是坏，由上下文决定。因而它是一种时间副词，顺便在这里说一下。

恰巧张姑娘忍着笑过来要合何小姐说话。（儿33.33）

恰巧在此地庄外遇见华忠。（儿15.20）凑巧。

恰巧走到离庙不远，这位县官因早起着了些凉，忽然犯了疟气。（儿11.3）不凑巧。

恰巧唤他。（三侠五义76回）

18.5.8

〔差点儿〕 这个词是"差一点儿"的省略，旧时说"差些儿"。本书未见。

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金瓶梅7回）

差一点儿没有睡着了。（语言自迩集，谈论篇72）

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同上18）

人家差一点没恼啦。（小额125页）

〔大概〕 本书"大概""大约"都用，"大概齐"也有一例。

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儿1.10）

奴才大概齐也听见华忠说了。（儿22.21）

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动静，大约早报完了。（儿1.10）

18.5.9

〔约莫〕“大约”的意思。有人说《朱子语类》所见的“约摸”就是这个词，但实际是表示约略推量的动词。

如竹椅相似，须著有四只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只脚，决定是坐不得。若不识得时，只约摸恁地说，两只脚也得，三只脚也得，到坐时只是坐不得。（卷9，日本刻本9叶）

某常说道，天下事无他，只是个熟与不熟，若只一时恁地约摸得都不与自家相干，久后皆忘却。（卷18，日本刻本36叶a）

《水浒》里多用，已成为副词。写作“约莫”。

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水浒全传1.4）

《红楼梦》里未见，而本书多用之。

那天约莫有巳牌时分。（儿4.2）

〔或者〕本书多用作副词，只有很少几例用作连词。

或者他问我果真有个道理也未可知。（儿5.8）副词。

但遇着歹人或者异怪事物，他便咆哮不止。（儿8.15）连词。

〔还许〕〔也许〕只用“许”也就表示推测的意思了，但它还可以再加上副词“还”“也”。“也许”《儿女英雄传》有一例，靠近卷末，可认为是后人的加笔。

这俩小子将来就许有点出息儿。（儿39.26）

那何玉凤听了“乌里雅苏台”五个字，耳朵里还许有个影子，只在那里愣愣儿的听。（儿40.20）

也许万两黄金买不动他那个不字儿。（儿40.62）

也许这张票子你们忘了收了。（官话指南，官商吐属34）

这话也许不真。（小额37页）

〔只怕〕 古白话常用的推测副词。《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也有许多，但到清末就不大使用了。

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红2.10）

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还容易些。（儿3.10）

18.6.2

〔没〕〔没有〕 表示"未"的意思的否定副词。《红楼梦》和《品花宝鉴》两种都用，《儿女英雄传》只限于用"没"，"没有"应视作例外。笔者能够检出的只有下面2例。《红楼梦》由于文本的不同而有许多不同之处。

我没说什么。（红26.12）

我的寿礼还没送来。（红26·15）

我并没有比你，我并没有笑。（红22回、八十回校本221页。亚东本9页）

方才的戏都没唱完。（品花宝鉴25回）

倒没有问他姓名住处。（品花宝鉴4回）

那石头风丝儿也没动。（儿4.22）

那部书竟没有载这句方言。（儿4.20）

果然没有看见。（儿38.51）

另外，《小额》只用"没"，不用"没有"。《北京》"没"很多，"没有"极少。或许表示"未"的意思用"没"是旗人话吧。

〔别〕 表示禁止。《儿女英雄传》里有古白话体系的"莫""莫要"、普通话的"不要"等，但口语部分用"别"。

你别着急，别委屈。（儿3.12）

结 论

以上以《儿女英雄传》为中心，讨论了清代语法史上应引起注意的副词。疏漏之处很多，但《儿女英雄传》所表现出的副词的特征，是可以了解个大概的了。

笔者把清代语法史分为三期。

前期　顺治～乾隆（1644～1795）《红楼梦》等

后期　嘉庆～同治（1796～1874）《儿女英雄传》等

末期　光绪～宣统（1875～1911）《小额》等

前期约150年时间，后期约80年时间，末期不到40年。造成时间不均衡的原因，是因为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资料增加了。所谓清末就是它的末期。资料应该属于哪一时期是个困难的问题，不是简简单单能说清的，所以略而不谈。

现在前期以《红楼梦》、后期以《儿女英雄传》、末期以《小额》为代表（因为《小额》比前面二者量小，故加些其他的资料），没有的项目用〇表示，把各时期前面提到的副词按有无组合起来，共组成八组。

（1）前—后—末　很，别，索性。

（2）前—后—〇　越发，管，左右，只怕。

（3）前—〇—末　顶，赶忙，光，敢情，特意。

（4）前—〇—〇　越性，足的，肯，行动，能。

（5）〇—后—末　挺，已就，快，赶紧，净（竟），准是，恰巧

（6）〇—后—〇　将，将才，管取。

（7）〇—〇—末　快要，这就，马上，赶快，反正，爽得，尽管，简直，偏巧，也许。

（8）〇—〇—〇

（1）是三个时期共有的，换言之即清代通用的。必须考虑它跟古白话（明代以前的白话），还有跟现代语的关连。古白话有的不成问题，没有的（或用法上有差异的）就是问题了。好像“很”和“别”就具有代表性。

（2）是以《儿女英雄传》为下限的。“越发”“管”“左右”“只怕”等大约属于此类。这些词《小额》等未见。威尔德的

《语言自迩集》（1867年初版）里有"还发""只怕"．但这本书如笔者《清代北京话语法研究资料》（神户外大论丛2卷1号，1951）所述，它依据的是《清文指要》（嘉庆14年以前刊行），而《清文指要》又是引用"清话百条"（Tanggū meyen）的系统，所以不一定能正确地反映出出版当时的语言，是本靠不住的书。

（3）和（6）放在一起，就足以了解《儿女英雄传》所依据的方言的特殊性。属于（3）的有"顶""赶忙""光"等。"敢情"在《红楼梦》里可见到少量的例子，据此也许归入（7）更妥当些。属于（6）的一组副词中，"将""将才"应注意它们的方言性，"管取"也可以作为古白话残留的例证。

（4）因为脱开本文的宗旨而没有全都论及。这是《红楼梦》的语法问题，这里略述一斑。

《红楼梦》80回本作为A，120回本的前80回作为A'、后40回作为B。

A中使用了A'B中未见到的，而且从《红楼梦》以外的资料中也没检出用例的副词"越性"（同"索性"）"足的"（意义未详）。还有A'中使用的，B未用，但从其他资料中可见到的旧北京话，如"肯"（屡次、经常…）"行动"（同"动不动"）等。

A' 没前者，有后者。

B 两者皆无。

那么，有没有AA'B通用（即80回本也用，120回本也用）、而《儿女英雄传》等后世资料见不到的副词呢？似乎还没见到特别明确的例子。"能"作"才"的意味使用是旧北京话，AA'能见到，可是B只有可疑的用例，似应作为没有来计量。要之，因为B是续作，是缺乏个性的文章，所以有特色的词比较少吧。

（5）是以《儿女英雄传》为上限的词。这方面有"挺""已

就”“快”“赶紧”“净”“竟”“总是”“恰巧”等许多词，足以证明本书极好地反映了口语。

（7）是《儿女英雄传》中未见，但现代语经常使用的重要的副词。“快要”“这就”“马上”“赶快”“反正”“爽得”“尽管”“简直”“偏巧”“也许”等就是如此。其中有若干词在比《儿女英雄传》更早的《品花宝鉴》中可见，但多数是清末产生的。《品花宝鉴》用的是北京话，但跟《儿女英雄传》等旗人语不同，是基于北京外城（南城）居住的汉人的语言，在探讨普通话来源上有重要作用。

（神户外大论丛，26卷3号，1975）

17. 以《金瓶梅》为题材的满汉语并用的俗曲《升官图》

引　言

关于《升官图》，傅惜华氏《明代小说与子弟书》（曲艺论丛1953年，上杂出版社）及关德栋教授《〈升官图〉跋》（上海中央日报，民国37年＜1948＞9月14日，又见曲艺论集，1958，中华书局）有述，拙稿《清代文学所见之满洲语》（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5集，1963）也有介绍。它的全部内容由于人所皆知的原因尚未公开，一般认为将来也不可能公开发表。笔者曾就关德栋教授受教俗曲的全文，所以许久没有发表，是因为不能全部解读清楚。这种情况到现在仍旧如此，但考虑到为了推进研究，以求达到全部解读的目的，先把原文发表，以承博雅之家的指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本稿把解说连同原文一并收录，并加上简单的注释。如前所述，不明白之点尚有很多，期待不远的将来能够补订。

解　说

一般说的“升官图”，是一种掷骰游戏．把它译成日本语应叫作“发迹双陆”吧。唐代称作“彩选格”，宋代又称作“选官图”。在纸上书写中央及地方大小文武官职，用骰子或一种棋子决定进退。进退有德才功赃四种，德的进升路子最大，才功次之、赃则受到降罚。说是一种图，实际上有好多种类，笔者所藏的可以想见是民国初年印刷的，用“洋纸”即成卷半纸石印（半纸，一种日本纸，习字写信用。——译者注），自白丁至太师共79项（全部为文官）。从印刷上看并非古物，但在内容上可以推断它是保存了传统的旧形式。永尾龙造氏《支那民俗誌》第2卷（昭和16年）P·763所收的与此差不多，但官名增加4个，成为83个。同书P·766还刊载了民国以后新制的，自白丁直至大总统。日比野丈夫氏在山西购到手的只有24个文官，是简单的一种（学海4卷2号，昭和22年，《升官图》）。还有吴守礼氏介绍的文武兼备极详细的一种（南方土俗3卷3号，昭和10年，《话说升官图》）。另外，跟“升官图”类似的东西，旧时还有“选佛图”“选仙图”等，都是从低位的佛、仙顺次向高位推进。还有以俗文学为题材制造的。比如取材于《西游记》的“西游全图”（见前载永尾氏的书）和取材于《红楼梦》的“大观园图”。都是供民众娱乐的。明代无愠禅师《山庵杂录》有禅师玩“选佛图”而受戒的故事，现代作家巴金也说到过玩“大观园图”的事。

把这部俗曲(子弟书)取名《升官图》，是因为其中说到了许多的官名(包括若干准官名)，这些官名不但兼有文武而且满汉并用。这些官名自然不能像“升官图”游戏那样有完整的体系，只不过是把想到的名目错杂咏出，所以无法比较，但据此是否可作如下推测呢：在满洲语流行时期存在着一种满汉并录的“升官图”

游戏，受它的启发创作了俗曲《升官图》。这只不是是假说而已，但太平世被无聊所苦的旗人若是想出了满汉兼录的新的“升官图”游戏，当然会有心思去把它干好的。

俗曲《升官图》的内容，是咏唱《金瓶梅》(《水浒传》也有这一部分)所见的西门庆调戏潘金莲的故事。叙述相当露骨，有点忌口。《金瓶梅》被翻译成满洲语，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刊本，这部俗曲恐怕也是受了满天下流行的《金瓶梅》的影响吧。这部俗曲的妙处全在文字游戏上。各句都嵌入某官名或准官名，但都用来表示别的意思。所以若是只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说的是什么一点也不能明白的词句占了绝大部分。文字里面寓含的意思，大体有下面一些种类。(数字表示曲文的行数，也有的是注的顺号)

A 谐音

1. 全部谐音的(例)协尉→邪欲(9)

原文的“协尉”xieyu寓同音的“邪欲”意。

2. 部分谐音的(例)护军校→笑(7)

只用原文“护军校”的“校”xiao表示“笑”的意思。

B 省略(例)军门→门(3)　苏拉→拉(6)

“军门”的“军”没有意义，只用“门”的意思。“苏拉”只用“拉”的意思。

C 转义(例)卓异(17)

“卓异”本指官吏业务评定时成绩优秀，这里称女子乃尤物也。

譬如想要说“裤”的时候，这部曲子并不把它直接说出来，而是说成“司库”(33)或“额折库”(37)。“司库”是管仓库的官吏，“额折库”是用汉字写出的满洲语音ejeku，即通常称作翰林院侍读或主事、知事一类的官名。这里的“库”和“裤”同音，所以用这些官名表示“裤子”的意思。即笔者称作部分谐音

的那一种。还有"炮手"（5）只表示"手"而略去"炮"，"守备"（49）只用跟"守"同音的"手"的意思而弃掉"备"的意思。关于上述那样的寓意将在注释中对照说明之。

这部曲子在刘复、李家瑞《中国俗曲总目稿》P·219有著录，还见于傅惜华《子弟书总目》1954年增订版P·96。只有钞本、作者不明，但为八旗子弟游戏之作可以确定无疑。时代也不明，但把它看作嘉庆道光间满洲语流行时所作较为合适。全曲由72句组成，每句的字数不定。押"发花韵"，即北京话里以a（含ia，ua）结尾的韵。曲中使用的满洲语因计数方法不同有若干差异，大致将近40个。这些满洲语用满字、汉字（音译）并记。本稿以汉字为主，满字依据möllendorff标记法用罗马字标在括号内。注释旨在简洁，有的内容忌讳明言，也有故意含糊之处。官名中见于吴守礼介绍《升官图》之文者，注上〔吴〕字。

最后深谢关德栋教授的好意，同时启请大方指教。（1965．1．27）

注　　释

1．西门庆调情把钱大史花。

1．大史，大使〔吴〕之误。"使"无义，"大使花"即大量地花（钱）。

2．请潘金莲去裁那包衣达（booi da）。

2．包衣达，或写作"包衣大"，汉名"内管领"，但旧时"包衣按班"即内务府大臣也这样称呼。这里单指"衣"。

3．王婆子他倒上门军躲出去。

3．门军，守门的士兵。这里单用"门"义。"倒上门"

即反插门(从外面插上)。

4. 西门庆他色胆如天把司狱发。

4. 司狱〔吴〕，跟“私欲”谐音。但把“私”看作无义也可。

5. 走到跟前伸炮手。

5. 炮手，炮兵。这里单用“手”。

6. 将潘金莲的袖子一苏拉(sula)。

6. 苏拉，闲散的意思，指内府无官者，一般也称小使之流。这里单用“拉”义。

7. 满脸嘻嘻那们护军校。

7. 护军校，64行juwani da的汉名。但这里“护军”无义，只用“校”，跟“笑”谐音。

8. 说趁着没人偺们乌真辍哈(ujen chooha)。

8. 乌真辍哈，也写作“乌金超哈”，“汉军”的意思。这里未详究竟表示什么意思。

9. 这淫妇春心难按把协尉动。

9. 协尉(官名)，跟“邪欲”谐音。“尉”如“云骑尉”那样读yu去声。

10. 喀拉膳的毛那们扎兰呢达(jalan i da)。

10. 喀拉膳，“拉”是否“扒”的误字?两腿中间叫ka-badang。扎兰呢达是甲喇长。这里单用“扎”(也说“扎煞”)，指毛竖立。

11. 心里觉着艾什拉蜜(alsil ambi)。

11. 艾什拉蜜，救援。这里只取“艾”字(跟“爱”谐

音）。

12. 那话头儿像画稿的凑达。

12. 画稿，兴许指“画行”，在公文可决时写一“行”字。“凑达”也写作“凑搭”，跟“凑”同，靠近、加添、归拢的意思。

13. 说你这有情有义一等子。

13. 一等子，“子”是爵位。五等爵的每一等又各分成三等。这里“一等”无义，大概只取“子”吧。

14. 我情愿一辈子给你当个郭什哈（gosiha）。

14. 郭什哈，通常指护卫高官的武士。这里或许转成侍女、侍妾的意思。

15. 门庆说你模样长的比戛巴什先（gabsihiyan）官学生还俊。

15. 戛巴什先，兵的先锋或敏捷的人。这里指什么不详。

16. 恰好似员外郎新开一朵探花。

16. 员外郎，〔吴〕作“员外”。探花〔吴〕指殿试成绩取得第三名的人。这一句是“恰好似园外新开一朵花”之意吧。

17. 怪不得王婆子在我的跟前保你卓异。

17. 卓异，官吏治绩超群。这里指潘金莲乃是尤物。

18. 你真是个养汉的木昆呢达（mukun i da）。

18. 木昆呢达，一族或一伙人的头目。

19. 怎奈吴月娘作我的治仪正。

19. 治仪正，〔吴〕作“仪正”，为銮仪卫（司皇帝銮驾等事）的官。这里大概是指

	约束行为的人。
20. 娶了你算一个阿拉哈占音（araha janggin）你混着罢。	20. 阿拉哈占音，即副章京。章京是高级武官。这里有指妾的意味。
21. 金莲说多谢官人的恩骑尉。	21. 恩骑尉，清代的世职名。这里只用“恩”。或者把“尉”看作“遇”的谐音，只省去“骑”，解作“恩遇”。
22. 我入夫艾单（faidan）就不怕他。	22. 夫艾单，指行列、仪仗。这里指进入西门庆之妾的行列吗？
23. 两个人眉来眼去动了额色。	23. 额色待考。
24. 男贪女爱要京察。	24. 京察，中央对官吏的政绩评定。这里寓意不详。
25. 西门庆那达拉密（dalambi）起了兴。	25. 达拉密，成为首领或成为长官的意思。“达拉”寓下垂意。
26. 潘金莲那未入流的浪水乱滴达。	26. 未入流，指未进入九品的最下级的官。“入”即《水浒》“入娘贼”的“入”，“流”即流动。
27. 官人说这床上无有教习可怎么干。	27. 教习〔吴〕，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内的教官。这里“教”无义，“习”与“席”谐音。
28. 淫妇说那不是多崟呢占音（doron i janggin）你垫上	28. 多崟呢占音，掌印的章京。这里指“哆啰呢”（宽幅

他。

的昵料），“占音”无义。

29. 解开了牛录（niru）脱下了银红袄。

29. 牛录，以百人编成的军队单位。这里指“钮”（钮扣，中国用布做成）。

30. 那乌克身（uksin）子白净像那棉花瓜。

30. 乌克身，汉语叫“马甲”，指骑兵。但这里的“乌克”无义，“身”跟下面的“子”合成一个词。

31. 西门庆按住金莲的拨什户（bošokū）。

31. 拨什户，汉语叫“领催”，八旗里掌记录发放的官。这里“户”无义，“拨什”与“脖子”通。

32. 连忙的拿把总去摸咂咂。

32. 把总〔吴〕，武官之一。这里寓“巴掌”意。“咂咂”乳房。

33. 隔着司库就摸一下。

33. 司库〔吴〕，管仓库的官。这里“司”无义，“库”即“裤”。

34. 金莲说阿拉（ara）你别闹克以夫(keifu)快干罢。

34. 阿拉，叫声。克以夫，矢的一种，汉语叫“大披箭”。这里寓意不明，是不是和“快”音近呢？

35. 回手解开红黄带。

35. 红黄带，清朝宗室系黄带，觉罗（太祖的旁系子孙）系红带。这里“红黄”无义。

36. 就往那边驾司里爬。

36. 驾司，兵部有车驾司，或

	即指此。寓意不详。
37. 又脱下柘榴红的额折库（ejeku）。	37. 额折库，用汉语说，是相当于翰林院侍读、主事、知事一类的官。这里只借"库"跟"裤"同音。
38. 他身上连知县全无把人爱杀。	38. 知县〔吴〕，县的长官。这里跟"支线"同音，"连知县全无"指一丝不挂的裸体。
39. 仰把插像布库（buku）吃了个多活洛。	39. 仰把插，仰面跌倒。布库，相扑，摔跤。"多活洛"像是借用字，不得其意，是不是"坐蹲儿"，即臀部着地摔倒的意思呢？
40. 漏出了小肚子底下的喀达拉巴（gadaraba）。	40. 漏，即"露"的借字。喀达拉巴，未详。
41. 毛烘烘四面都是蓝翎长。	41. 蓝翎，清制礼帽后面插的装饰羽毛，六品以下使用。这里似乎什么意思也没有。"长"，"生"的意思。
42. 当中间你瞧罢好像那八旗合操的仰山洼。	42. 仰山洼，北京西北郊某山的洼地。每年十月十五日在这里举行八旗合同演习。（燕京岁时记）
43. 东西别名叫花户。	43. 花户，户籍。这里指女阴。
44. 好像胡子嘴可无有四衙。	44. 四衙，四衙门，也许是指

翰林院、詹事府、六种及各道（监察御史）。这里“四”无义，“衙”跟“牙”谐音。

45．官人连忙翻译举。

45．翻译，翻译官。“举”是指科举吗？“翻”寓意“翻身”。

46．像过马的一般往上爬。

47．把淫妇两条腿那么一分得拨什户（fundebošokū）。

47．分得拨什户，汉语叫“骁骑校”，佐领（niruijanggin）的次官。这里只用“分”。

48．西门庆把挺硬的游击往里插。

48．游击〔吴〕，武官名。但这里的用法和51行的“鸟枪”义同。

49．金莲害怕伸守备。

49．守备〔吴〕，武官名。这里“备”无义，“守”跟“手”谐音。

50．慌忙托住了夸兰〔 〕达（kūwaran i da）。

50．夸兰〔 〕达，兵营之长。〔 〕内似脱“呢”字。但这里只用“夸”字，“胯”的意思。

51．说你这鸟枪雄壮我耽不住。

51．鸟枪，即猎铳，但官名似也有叫“鸟枪”（狙击兵）的。这里寓“阳物”意。

52．西门庆说你把阴门柏唐阿（baitangga）。

52．柏唐阿，小佣人。这里是“掰”的意思，用两手分开。

53．手头儿招呼着内廷管。

53．内廷馆，想是内廷中的某

馆吧。待考。

54. 棍儿上的海巡乱串达。

54. 海巡，未详，想来是官名。《井上中国语辞典》等解作“税关的监查役员”。

55. 金莲说你比射拨缩艾罕（bosoiaigan）的还不准。

55. 拨缩艾罕，设在山崖的弓箭靶子。也有解作布靶子的。

56. 你底下冲着中书加劲呀。

56. 中书〔吴〕，内阁的官，掌机密。这里跟什么谐音不详，也许只是单用“中”的意思。

57. 你瞄瞄僧官急的青筋叠暴。

51. 僧官，《四声联珠》P.127，僧有僧纲司，俗叫僧官。是指僧录司的官吧。“官”也许读上声，跟“管”通。

58. 底下跑晕了两个嘎来达（galaida）。

58. 嘎来达，汉语叫“翼长”。诸处驻防的章京（janggin）马甲（uksin）等分成左右两翼，称其中一翼的长官。这里寓63行的“卵子”。

59. 西门庆说雀儿上有榜眼。

59. 雀儿，阴茎（主要指小儿的）。榜眼〔吴〕，殿试取得第二名成绩的人。这里“榜”无义，只用“眼”（穴）。

60. 瞄着倒像个头等瞎（hi-ya）。

60. 瞎，侍卫。通常写作“辖”读成阴平。这里写成“瞎”

是为了使其寓含的意思更明显。“头等”无义。

61. 金莲说少不得我当喀达拉密（kadalambi)。

61. 喀达拉密，管辖、取缔的意思。寓意未详。

62. 西门庆说得了莫儿格(mejige) 就进瞎衣巴(hi yai ba）。

62. 莫儿格．传达消息的人，或指消息。瞎衣巴，侍卫场所的意思。这一句寓意不明。

63. 两个卵子像白押拉(bayara）拿门的一般样。

63. 白押拉,汉语叫“护军”，即护卫兵。

64. 几老八出来进去他得了专〔 〕达（juwan i da）。

64. 几老八，是把“鸡巴”按人名造出的词语。“专〔 〕达”是护军（bayara）的长官，汉语叫“护军校”。“得了专〔 〕达”也许是“得了意”的意思。〔 〕处可能脱落了“衣”（跟“意”谐音）之类的字。

65. 金莲说我是纳捐监生假金顶儿。

65. 纳捐监生，靠捐钱获得的监生。“金顶儿”是7、8、9品官员所用的“顶子”（帽子上装饰的玉)。“假金顶儿”即是监生所戴的假的金顶儿吧。“假金”是不是“加劲”的谐音，待考。

66. 八子里比秀才还酸你慢着罢。

66. 八子，也写作“巴子”，北方话指女阴。“酸”指

	装模作样貌，此处内含的意思是酸软。
67. 官人得意他哈撒的更托锦（tojin）。	67. 哈撒，"哈"读作去声，摇晃的意思。托锦，孔雀，似乎指孔雀翎（5品以上用，参照41行的"蓝翎"）。实际上"托"字无义；"锦"与"紧"谐音。
68. 把京奇呢占音（jing kini janggin）出了一大洼。	68. 京奇呢占音，即正章京。这里用"京"表示同音的"精"。
69. 歇息了一会才拔贡。	69. 拔贡〔吴〕，每12年从生员中选拔优秀者入都。这里单用"拔"意。
70. 好像回了围的喀伦几达（karungida）更觉乏。	70. 喀伦几达，喀伦（karun）是哨探，即斥候；几达就是枪。
71. 金莲说这笔帖式(bithesi）可怎么好。	71. 笔帖式，部院的书记。内含的意思待考。
72. 门庆说你不必着急拿敖尔布（olbo）擦。	72. 敖尔布，由汉人编成的军队名，也叫鹿角兵。这里只用"布"的意思。

（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6号，1965，9）

18.《小额》的语法和词汇

I 序 说

这部小说是被推定为满洲旗人的松龄（松友梅）所著。单行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北京刊行。关于作者全无所知，但据本书德洵序，光绪三十三年创立北京进化报社时，他曾任总务。或许是富裕的旗人，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投身于新事业。在本书中批评小额时说："老先生如今要活着，必肯提倡地方自治，学堂报社，也必肯捐钱。"（131.13），这恐怕也包括作者在内，乃是当时上层阶级的一般风潮。本书据说曾在北京进化报连载。把连载文章合并成册时，理应留下每一回的痕迹，但本书不能确认这一点。只有像"要问他那份儿坏，前两天也说过。"（48.10）"闲言少叙（叙了三天了，还少叙哪）。"（114.15）等，不能不说是连载的痕迹，但只到这种程度可理不出个头绪来。本书的容量正如作者自称"短篇社会小说"（77.10）那样，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巨篇。因此若作为连载物的话，分成几回，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都是疑问，但因为没能查到进化报，这些问题只得留待后日。

书名叫作《小额》，小额还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如书中所说"旗人指名为姓"（4.14），"额"是名的第一个字，便以此作了姓，全名叫什么不清楚，只知号"少峰"（33.15)。他放高利贷，因手下的人滥施暴力受到牵连而入狱，放出后，背上又生恶性肿毒而受尽痛苦。痊愈后改悔，放弃了高利贷业，悠悠自适，同时参与慈善事业。这就是主要情节。其间穿插着跟无赖汉一样的高利贷的催收人，乘人之危的亲戚友人，缺德的医生等，意在描写社会的黑暗面。但对首要的主人公小额的罪恶描写不足，而且即

或说到社会的黑暗面，只以个人的漫话作结的地方也不少。这恐怕是受了旗人的通性，即作为生活安定的特权阶级而形成的乐天性的影响吧。另一方面，对旗人的生活作了详细的描述，再现了古都北京的人情风俗。

使用的语言忠实地反映了旗人的口语，作为了解清末旗人话实态的绝好资料，是极为重要的。本来旗人说的话作为北京话最纯粹的部分，被看作汉语的规范。因而明治以后旗人被选作中国人教师的情形很多，而且教科书也大部分以旗人的语言为基础。基于此，对于过去一直学习汉语的人说来，这本书的语言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应予看重的地方。但是，那类教科书的语言无论怎么说也只是表面化的语言，是平易而单调的。因此，难于进入实际语言的内里，真实地了解它的实际面目。作为弥补这一缺欠的作品，有也是旗人写的小说《儿女英雄传》，但从整体来看，未能摆脱文章语的影响，会话也有很多过于文雅。不过这并不是《儿女英雄传》作者的过错，因为作品主人公安老爷的家庭是极上流的家庭。比如第34回有一段安公子参加乡试的情节，进贡院门时，被派来监督考场的乾清门行走的侍卫们在一旁闲谈，公子听了他们的话却全然不解。侍卫担任禁城守备的任务，选八旗子弟优秀者充任。究竟是一种什么程度的地位我们缺乏实感，但具有相当的身份是肯定无疑的。听不懂那些侍卫们的谈话，说明对公子来说那是非常俗气的土语。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来读一读那些会话，也会感到那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土语。这种程度的土语，本书随处可见。总之，本书的语言虽和明治期的教科书及《儿女英雄传》在同一线上，但口头语的表达和土语更丰富，因而也就更难解。

作为显示本书口语性质的例子，可以举出书中夹写的注音。如（例文后的数字表示页数、行数）：

他（音贪，北京称尊长之事）(10.3)

你我他三(萨平声)的(22.12)

固山(音赛)(22.12)

贼尾(音以)子(48.6)

好孩子核(音壶)儿(61.8)

油炸果(音鬼)(3.13)

夹注中除音注外还有注解性的和评论性的。如:

拨什户缺(就是领催)(3.3)

这是注解性的，说明满洲语和北京土语。与此性质不同的，如:

小额当了三年的库兵，算是好，没出多大的吵子。(贼星发旺)。(1.9)

这是一种"批"。写这批语的可能是作者以外的人(写序的杨曼青?)吧，它的轻妙之处使人联想到相声中的"捧哏"。

本稿要谈的是该小说的语法和词汇上的特点，但列举这些特点的根据如何，很多地方没有说明，请参照拙著《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及《北京话的语法特点》(久重福三郎先生坂本一郎先生还历纪念中国研究1965所收)。

Ⅰ 语　　法

1. 名词

1.1 名词的接尾辞"儿"用得非常多，省略的地方肯定也不少。

道儿(1.2)	故事儿(1.4)	马褂儿(1.12)
门口儿(3.2)	时候儿(6.4)	地方儿(76.10)
胡同儿(24.11)	功夫儿(43.1)	隔壁儿(43.5)
岁数儿(3.10)	娃儿(3.12)	豆儿(4.1)
一块儿(5.2)	外号儿(6.10)	茶馆儿(7.4)
门儿(8.12)	声儿(26.8)	样儿(23.12)

下面是不带"儿"的例子。

功夫(9.7)　　　时候(69.14)

"儿"用在带"小"的名词后特多，也有用在接尾辞"子""头"后面的。

小押儿(1.6)　小绿布口袋儿(2.5)

小辫顶儿(2.12)　小杈骨儿(2.13)　小脑袋儿(6.12)

小烟馆儿(21.7)　小买卖儿(23.14)　小姑娘儿(25.3)

小麻子儿(2.12)　小剪子儿(100.9)　小枕头儿(88.10)

同一名词分别带"子"和"儿"的，原则上"儿"表示短小或昵爱，"子"表示相反的语气。但也有完全不同的情形，或看不出区别来。

1.2　尊卑合在一起的称呼也用了不少。

爷儿几个(126.11)　爷儿两个(14.3)　爷儿们(16.8)

爷俩(22.10)　父子爷俩(22.4)　老爷儿俩(14.3)

娘儿俩(71.15)　哥儿几个(7.9)　哥儿俩(27.5)

2.　**代名词**

2.1　有把"我们"用于单数的例子，可看作谦称。

您请我们来，我们自己会瞧，您要一说，我们就不用瞧啦。(119.8)

2.2　正确区分第一人称复数的排除式"我们"和包括式"偺们"(zan men)。不用"咱"字可能是因为这个字还读作za。事实上只是作者，但用"偺们"把读者也包括进来以使说话的语气亲密的用法也时有所见。

听我告诉你，偺们是本旗本固山，你阿玛我们都是发小儿，我们一块儿喝茶的时候儿，那还没你呢。(22.12)

要说徐吉春的相貌打扮儿，偺们也得说说。(105.11)

2.3 第二人称尊称多用"您"。说"您哪"只限于句末。这是一个代名词呢，还是应把它看作"您"加助词"哪"呢？"你

老”“你老人家”没有出现。

您不知道吗？您侄儿上南苑啦。（3.11）

老大爷，没气着您哪。（7.6）

2.4 第三人称尊称，文字用“他”，但一定加括号注上“音贪”，和普通的“他”相区别。

秃儿叫他（音贪，北京称尊长之声）也没理。（10.3）

“他老”没见，但有“他老人家”。像第一例那样用作普通的尊称毋宁说是个例外，多数是像第二例那样作蔑称使用。

要是不赏我们脸的话，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就在您门口儿，让小连给他（音贪）磕个头。（29.3）

过来一往起搀他，喝，他老人家可讹住了。（74.3）

作蔑称时也说“他老先生”，对女性也可使用。还有“他老兄”。这时只把“他”看作代名词，跟名词“老人家”“老先生”等作为同位语来使用比较妥当。另外，本书未用“俺”“咱”“偺”（不加“们”）。

他老先生就开了演说啦。（41.13女性）

他老先生才动身。（57.6男性）

2.5 本书中所见的指示代名词如下：

	近称	远称	疑问
事物	这	那	那　甚么
	这个	那个	
场所	这儿　这里	那儿　那里	那儿　那里
	这块儿	那块儿	
	这溜儿	那一溜儿	
时间	这当儿	那当儿	那会儿　多会儿
	这早晚儿	这项	多偺　多早晚儿
（特殊）	这们	那们	多们

近称和远称不一定是对等的，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近称内包括

远称，近称的用例也占压倒的多数。有很多近称译成日本语时必须译成表远称的“あの”，这是因为说的是这儿，但也特意把客观上处于远处的事物引入谈话场合，用近称来 表 示。还有“这些”等的“些”，在该书应看作数词，所以不把“这些”等称为一个代名词来看待。

2.6 “这”本身可以用作主语或定语。（“这”用于数量词前面的例子略）

这是我跟前的大儿子（23.8） 这事（11.4） 这小子（12.9）

这时候（21.1） 这话（36.15） 这衙门（54.1）

“这个”可用作主语、宾语、定语。

这个又问那个（3.5） 这个秃小子（12.5）

表示场所多用“这儿”，少用“这里”。“这儿”还用来表示时间。

且这儿他老先生就弄了块牌，居然的出上马啦。（86.8）这时。

孙先生这块儿睡觉。（58.3）

这溜儿又住不住啦吧。（25.5）

表示时间的有“这当儿”（这档儿）“这早晚儿”“这项”（“这一向”之意）等。

少奶奶这当儿先给老者倒了碗茶。（10.5）

今儿个怎么这早晚儿呀。（8.14）

姐姐这项好。（61.11）

2.7 远称“那”可作主语、定语。其后用数量词的例子略。

那是我阿玛。（28.4） 那不行。（84.7）

在那衙门里都很能拿点儿主意。（48.13）

您请那屋里歇歇儿去吧。（99.15）

“那个”用作主语、宾语、定语。

那个说，这两天没活。（3.3）

这个又问那个。（3.5）

上岁数儿的问那个年轻的。（3.11）

表示场所的有“那儿”“那里”“那块儿”“那一溜儿”。

都在那儿坐着闲谈呢。（4.10）

在那里闲谈。（3.10）

大概准是王亲家爹那块儿。（50.8）

那一溜儿街房。（21.10）

表示时间的有“那当儿”（那档儿）。

那当儿家里有谁呀。（46.5）

2.8 表示疑问的“那”（上声）用作定语、状语。无“那个”，有“那一个”。

病人在那屋呢。（119.13）

您猜是那两块料。（81.1）

那有准儿的事呀。（3.5）

那一个不欠二年半的徒罪。（6.13）

问场所多用“那儿”，“那里”很少。也可用于反语。

搁在那儿啦。（27.9）

他那儿动的了身呢。（15.14）反语。

三大爷您上那里去。（13.7）

徐吉春说，那里，那里。（108.9）

问时间的有“那会儿”“多会儿”“多早晚儿”“多偺”。

回头那会儿饿啦，炸着吃得啦（14.15）

多会儿用，多会儿取去。（67.11）

又不定多早晚儿。（3.7）

您多偺听见东家有信出来，您再过钱不迟。（64.7）

2.9 特殊的代词有“这们”“那们”“多们”。“们”通常写作“么”，但本书用“们”。据Edkins说，用“们”的是直隶（河

北省）的方言。把“怎么”也算上，本书所见的用法列举如下。

	单独		～数量词	～样	～着	～啦
	状态方法	时间方向				
这们	+		+		+	
那们	+	+	+		+	
怎么	+		+	+	+	+
多们	+					

老仙爷这们灵，老仙爷那们灵，说了个津津有味。（95.8）就这们个功夫。（68.2）　听见这们一个信。（65.14）你老是这们着。（24.4）　起那们就老没来。（74.6）（那时）往那们去。（117.14）（那边）　很不是那们回事情。（77.14）　那有那们着的呢。（100.1）　那们我走啦（12.11）　该怎么花钱听您一句话。（50.1）　你怎么这们麻烦哪。（57.8）　大伙儿说怎么回事情。（8.3）　你猜大车王怎么样。（26.6）　怎么着，等一等儿。（5.5）你怎么啦。（40.14）　你瞧老仙爷有多们灵。（97.9）

3. **数词**

3.1　本书的“些”后面一定跟上量词。因而“这些”“那些”不能原封不动地用来作主语、宾语、定语，所以本书不存在这样的代名词。

这些个俗套子也不用细说。（17.11）　可是向来不信服这些个。（98.5）　听听这些位的历史。（47.10）　那些个帐户儿。（2.14）　那些位领催老爷们。（6.5）　又流了好些个脓。（124.8）又有些个不开眼的人。（1.10）　弄了些辆车。（79.14）

作为例外，只有后面是“日子”的时候不用量词，是不是因为“日子”这个词不必用量词呢。还有“甚么”的前面有用“个”

和不用“个”的例子。

又过了些日子。（126.13） 这些日子所叙的。（77.10）

我且听他们说些甚么。（27.15）

可不知道说了些个甚么。（101.13）

3.2 “二”“两”的混用

又有老少两位堂客。（3.10）这是青皮连跟胎里坏二位先生的下场。（82.11）

第二样儿专爱嫖。（54.5）

第两样儿是一见好就讲拿捏。（109.2）

3·3 数词和量词合并的，除“俩”lia之外还有sa，文字用“三”表示。“俩”有时也和“两”混同书写。因为“俩”的音本来和“两”相同，所以也没什么办法。

内中就有俩人。（81.1） 回来俩多月啦。（36.2）

你别这们你我他三（萨平声）的。（22.12）

3.4 不定数的表示方法只举稍微特殊一点的。

没有个一千八百的，您不用打算行。（64.3）

有个万儿八千的闹头。（70.1）

后助数词“来”表示约数，通常指那个数的上下，但本书的评者可能把它看得同“多”一样。可以认为作者也是这样使用的。

拢共三吊来钱。（111.1）

同是这件事，夹注写作“三吊多钱”（112.1）

3.5 “第一”也说成“头一”，但像这样“头”表序数的只限于“第一”。“头”还可表示“前”的意思。

头一样儿…第二样儿…第三样儿（54.3）

头二十年我遇见的那些个事情。（46.3）＝前

4. 量词

4.1 有量词后接接尾辞“儿”“子”的情形。

伊太太吃了三个儿。（14.15） 善金跟姑娘吃了几个儿。

（15.1）这群碎催一见善大爷，个个儿紧毛。（80.2）这场儿官司。（26.3）　　一号儿买卖。（59.1）了起一小块儿银子来。（21.15）挨了好几通儿打。（70.11）

老是靠着西北的那张儿桌儿。（34.1）

打了一阵子快杓子。（87.1）　好几百口子。（3.2）　那一份子难受。（83.15）4.2 动量词置宾语前作补语使用时，可以省掉数词。

打算到邊北城。（69.8）　能上邊护国寺。（125.15）干场儿官司。（41.2）给明五爷登门磕头道了回谢。（83.3）

5. 形容词

5.1 形容词的重复形式AA型中，除“深深”外多带“儿”尾。

听我慢慢儿的道来。（1.4）好好儿的请请儿你。（100·13）小小儿的作了点儿主意。（73.6）

不认识他的真少少儿的。（54.6）

深深儿的请了一个安。（61.11）

AABB型不大常用，带“儿”的例子也很少。

乱乱烘烘，直点儿的吆喝（3.14）

青皮连愰愰悠悠，来到旗下衙门。（2.15）

耗一个月关这点儿银子，还不痛痛快快儿的给你。（4.3）

A里AB型相当于“里”的地方有用“啦”的例子。

小额哆哩哆嗦的说道。（101.6）

很有点儿妖啦妖气的。（95.5）

5.2 表示比较的程度深时，用“～的多”。本书“～多了”不是单纯的比较，而是指变化。《儿女英雄传》是把“～多了”用于单纯的比较，本书表示“成为这样”是否可看作普通话化的倾向呢。只是无论那种例子都太少了。

我出来比甚么都值的多。（83.1）

疼的可就好多了。（123.13）

5.3 有用“比”表示递进的用法。

是一天比一天厉害。(91.9)　真是一天比一天浅。(126.8)

6. 动词

6.1 接尾辞“～吧”表示动作在短时间内或简单地做一下那样的语气。

于是乎两个人敛吧敛吧。（82.8）

无非是哭吧会子，说吧会子。（82.13）

唱吧了会子。（104·2）

后来又瞎聊吧了会子。（114·8)

6.2 动词重复的AA型多带“儿”，跟“一”并用时也是这样。

您请那屋里歇歇儿去吧。(99.15)　您救救儿我啵。（106.7）

太太也是刚忍一忍儿。（94.12)

您救一救儿我吧。（115.13）

6.3 在表示目的的动词跟“来”或跟“去”并用的连动式中，“来”“去”多放在后面，但也有用在前后的例子。

这必是府里头车来接我来啦。（27.11）

所以来接来啦。（8.12）

我再去打听打听去。（37.2）

今天小文子儿去请去。（94.1）

6.4 本书“仿佛”不是副词，而是表示类似的动词。

仿佛在那儿见过似的。（35.13)

6.5 有用“能”表示可能性的用法。

在他手里借十五两银子…就能这辈子逃不出来。(2.4）

我决不能跟他们打架（19.4）

不能这们闲在吧。（56.5）

6.6 用“叫”（教）表示使役和被动的例子也有，但用“让”

的特多，而且后面还用“给”的也屡屡可见。使役和被动在构句方面的差异如下。

使役　有“让”后省略兼语的（例4，5）。“给”后有带介词宾语的（例3），也有不带的（例2）。即使不带的也可以加上（例2，“你”）。

被动　“让”后的兼语不能省掉，“给”后也不能带介词宾语。

使役

让各甲喇放吧。（8.4）　例1

让你奶奶先给收起来。（15.3）　例2

让你奶奶给爷爷弄饭去吧。（10.5）　例3

人家既不让管……（30.9）　例4

赶紧让套车。（104.14）　例5

被动

让小连刁住了腕子。（6.1）

他女人是让他气死啦。（21.8）

上回我就让他给咬了一下子。（15.8）

让街房给拦住啦。（25.4）

6.7 后助动词“～给”用得很多，还有被看作是它的音变的“～过”。后助动词“～给”一般被当作介词，实际上是从兼语动词出来的。

（把药方子）递给金针刘看看。（120.1）

您等我说给你听听。（46.15）　把伞交给了童儿。（33.11）

借帐的钱粮由领催手里，对过跑帐的。（2.6）

又交过老张十两银子。（104.14）

6.8 后助动词“了”好像实际上发成la的音，也写作“啦”。

一听说小额遭啦官司。（50.10）　正对啦劲啦。（19.2）

6.9 表示“到”“在”的意思的后助动词多用“的”。

你先把这封信给送的府里去。（18.5）

我们傻瓜是的，还坐的那儿听呢。（44.5）

7. 介词

7.1 表示起点的介词经常用“且”。这个词《北京音系十三辙》（卷3页8）虽注读作qie，但用“起”字来表示的实际用例却一个也没有。本书还可见到“自且”复合的例子。

且外头买了一大捧樱桃来。（15.1）

且今天说到我们停版。（112.7）

自且小额一出来，接连着好几天……（83.2）

“起”在清末的北京话里使用，《儿女英雄传》等书中可见到，本书也用到。明治期的教科书中能见到“解”，但本书中没有。“解”和“且”不过是不送气和送气的差别，也许有关系。

起外头跑进来。（8.2） 又瞧老头子起昨儿回来透着没神儿。（18.12）

“打”也多少可见。

三个人打外头进来啦。（75.7）

打昨儿晚上，脊梁上有点儿痒痒。（85.10）

7.2 表示方向的介词不用“朝”，替代它的是“衝”“衝着”（也写作“充”）。“上”也用得挺多。

饿膈冯衝里躺着。（56.1）

衝着一个上岁数儿的领催说。（4.12）

你上那儿去。（13.8）

老张同王香头上耳房去。（100.2）

7.3 “给”除后助动词的用法之外，还有动词、兼语动词、介词的用法。

给你几个大。（12.8） 例1

夜里给了小额一口烟抽。(52.1)　　例 2

给赵华臣请了个安。(71.4)　　例 3

您给我梳头…给我换衣裳(19.6)　　例 4

给他一个颠儿核桃。(53.10)　　例 5

例 1 是动词。例 2 的“给”也是动词，但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抽”，“小额”成为兼语，因而“给”又是兼语动词。例 3～例 5 都是介词，但像例 3 那样表示方向对象的和例 4 那样表示目的代替的用法较之其它为多。例 5 表示对于某种事物施与不利，这种用法在本书极少，除此例外未见其它。“给”用作纯粹的兼语动词的例子（即在构句上跟作介词的相同）在本书也极少。

给你们哥儿几个见见吧。(28.5)　　例 1

您等我说说这各家儿的情形，给您听听。(58.8)　　例 2

例 2 这样的情形，“给”作为后助动词来使用也可以，或者把它省略，让人根据上下文去体会。另外，省略“给”的介词宾语的地方也不少。

您等我说给您听听。(46.15)

您等我写出来。(　　)您瞧瞧。(89.9)

您给(　　)哄哄孩子。(10.4)

7.4 古白话中“把”的用法有两个宾语的，分别为(1)授与，(2)认定充当，(3)比较比喻，(4)改变，(5)命名。本书中只有(1)用“把”，(2)用“拿”，(5)用管。似乎没有(3)(4)的用例。

就把外甥女儿给人家啦。(41.8)　　(1)

真拿这几家亲友当作护身佛一个样。(58.7)　　(2)

人都管他叫小额。(1.5)　　(5)

有一个宾语的例子很多，说明从略，只举其中并用“给”的例子。

把秃儿给我带来。(12.5)　　例 1

把膏药给取回来了。(116.10)　　例 2

就把匣子给拿进来啦。(121.1)　　例 3

把某宗室家的小姑娘儿给打啦。(25.2)　　例 4

就把大车王给抓了走啦。(25.9)　　例 5

两个人早把青皮连给拉了走啦。(7.11)　　例 6

例 1 介词连语作状语使用。例 2、例 3 “给”的介词宾语被省略，把它补上就成为跟例 1 相同的构句，但例 4 以下不能补入介词宾语。例 4 和例 5 带有对“把”的介词宾语（小姑娘儿，大车王）施与不利的意味。普通就是如此，例 6 大概也同样，是违背青皮连的意志，强迫把他拉走的吧。

7.5 表示共同、对象的介词及并列连词多用“跟”，“和”只有一例。这恐怕是本书的显著特色。介词的用例有：

我决不能跟他们打架。(19.4)

都跟小反叛儿似的。(24.14)

脊梁上跟背着冰一个样。(85.5)

就冲少奶奶跟姑娘使了个眼色儿。(14.5)连词

里头是各样的膏子药跟面子药。(121.3) 连词

有几处也用“同”“同着”，但没有连词的用法。

我那天同大家伙儿还上人家娃伊的门口儿(40.15)

伊老者同着恒爷这儿喝酒吃饭。(11.6)

8. 副词

8.1 通常不必加“的”的副词加“的”的例子很多，当然同一副词也有不加“的”的例子。

这件事情，本来的麻烦。(62.3)

小额一听，忽然的想起。(36.1)

素日为人，极其的不说理。(73.14)

烟也没抽，立刻的起身。(114.10)

就弄了块牌，居然的出上马鞍。(86.9)

大家出了衙门，彼此的分手。(9.5)

务必的把金针刘请来才好。(117.3)

他这个药位，尤其的可笑。(90.1)

虽不是副词，但下面的例子也是准此行事的吧。

无非是跟嫖吞赌白吃猴，从中的取事。(44.14)

今天忽然来到，額大奶奶所以的一惊。(74.6)

8·2·1 程度副词有“顶”，但“挺”用得特多。用“挺”的形容词有“好”“香”“臭”“重”“远”“忙”“大”“硬”“高”“齐”“红”“深”“熟”“亲热”“热闹”“机伶”“圆全”“厉害”等。

顶可恶的三样儿。(1.3)

现如今日子过的挺好。(26.14)

8.2.2 “很”在古白话中通常用作补语，如“～的很”之类，除特殊的资料外，用作状语的面不广。到清代的北京话，用作状语的情形变得多起来。本书这种倾向格外明显。还有用作述语形容词的状语的例子。

名目很多。(2.10) 很好，很好。(30.3)

有用作补语中状语的例子。

来的很邪。(19.15) 说的很好。(30.4)

有用作述语动词的状语的例子。

很表同情。(4.7) 很给人治错了几回。(87.2)

很说了些个直话。(77.15) 也都没得很周旋。(13.15)

很配了点子治霍乱治跌打损伤的药。(131.12)

作为补语使用的只有2例，都是医生说的话。特别是第二例，明示医生是个南方人。

我可短礼的很哪。(88.7) 你这个身子，虚弱的很哪。(107.7)

8.3.1 时间副词多用“刚才”，未见“才刚”。没有“马上”而用“立刻”“登时”等。“登时”只一见，似为文语，但也不一

定就是如此。“已然”也同样不能肯定说它就是文语。

我刚才给我大舅送完了信。(42.3)

黑老婆儿立刻就要找人家不答应去。(25.3)

登时抓了把青字儿。(25.6)

昨儿个在衙门已然在老爷子跟前央求过一回啦。(28·11)

8·3·2 “快”“这就”用来表示不远的将来的用法是在清末产生的。本书也见到若干。

人已经快满啦。(33.12) 疮口…居然就快长平啦。(126·8)

我这就走。(7.15) 这就吃饭啦。(15.2)

8·3·3 表示突然的意思有“抽冷子“猛孤丁”等。“冷不防”也有，但没有明确的用例。还有表示“原本”“从根儿上”的意思用“地宫里”,很罕见。

就是总办,抽冷子有挠头的事情,也常跟他们要主意。(48·13)

猛孤丁的一听见。(14.4)

称得起狼吃狼，冷不防。(58.1)

一听说小额遭啦官司，地宫里就没安着好心。(50.10)

8·3·4 表重复的副词“二反”也是罕见的用法。

街上吃的早饭，二反回来。(94.2)

徐吉春又微坐了一会儿…二反告辞起身。(108.12)

8·4·1 范围副词“竟”多用作“只”的意思，但似乎多带有表时间的意味。

竟吃药不行。(93.4)

耳闻目染，竟是些个野蛮的事情。(131.5)

8.4.2 “都”的意思多用“全”来表示。但是，“连…都”的意思可以把“连”略去只用“都”来表示，“全”没有这种用法。“所”也有“完全”“全部”的意思。

大家伙儿全这么一要。(5.7)

早晨的事我全听见说啦。(18.10)

又过了些日子，觉着所大好啦。(126.13)

前半夜所没睡。(18.10)

8.4.3 本书有"一共"，但也说"拢共"。

拢共三吊来钱。(111.1) 笼共四百银子的事情。(73.9)

8.5.1 情态副词中表示真确的副词形形色色，稍特殊些的有"准""一准""铁准""准保""管保""必是"等。

他说吃十二两准好。(111.11)

他们是一准苦央告来。(17.7)

铁准是永远监禁。(62.9)

说是七八天准保收口儿。(126.3)

管保是又找人家去啦。(26.7)

必是阿玛受了委屈啦。(9.6)

8.5.2 表示决定的副词除"横竖"外还可见到"反正"，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没有"索性"，"爽得"只有一例。"只管"写作"自管"，出现较多，但没见到"尽管""竟管"。另有"简直的""敢情"等。

他不是见天四下儿钟下馆吗，横竖也快啦。(10.7)

反正没有光明正大的事情。(1·3)

偺们哥儿俩爽得亮盒子摇。(56.10)

应该多少的话，您只管说吧。(67.3)

不服自管告我去。(16.15)

简直的不够喝凉水的。(1.4)

敢情是大姐呀。(23.8)

8.5.3 表示"坚决"的意思，用"一死儿"。

秃儿听见太太回来啦，一死儿非过上屋来不行。(11.13)

8.5.4 "可"有"可是"的意思，但表强调时也用。

简直的连一句正经话都不会说，他可有五样儿出众的能耐。(54.2)

手下的碎催可忙啦。(2.5)

王妈，你可给我瞧着点儿狗。(15.7)

8.5.6 表示仅差用"几几乎""差一点"等。

几几乎没把老先生烂死。(55.6)

人家差一点没恼啦。(125.7)

"大概"多见用，但"大约"只在夹注内见到一例。可能作者不用"大约"这个词吧。"大概"也写作"大概齐"。

大概这也快啦。(5.10) 大概听说是跟谁怄气啦。(12.2)

大概齐这回事您也知道啦。(28.8)

8.5.7 表示推测用"许""也许"。"碰巧啦"表示"一凑巧…也说不定"的意思。

碰巧啦他许恼。(103.1) 这话也许不真。(37.5)

8.6.1 表示"未"的意思，否定动词时用"没"不用"没用"。省略动词的场合，即用它来回答的时候，"没""没有"都用。疑问句的句末只用"没有"。

在下也没研究过。(2.9)

伊太太说："小三儿还没断奶哪？"楞祥子说："没哪。"(15.15)

善金说："奶奶您没坐晚席呀？"伊太太说："没有。"(14.7)

您听见他这一套啦没有。(5.10)

8.6.2 表示禁止时用"别"。"不用"表示没有必要，也可表示婉曲的禁止。"不用"的合音"甭"未见。

诸位别忙。(1.4) 您不用着急，不要紧的。(48.12)

9. 连词

连词在口头语中多不用，带有很强的应付的倾向，因此象本书这样和口头语密切相关的文章用得也不多。但尽管如此常用的一些也大概都用到了。

9.1.1 “连…带…”表示名词或动词并列的句子的连带成分。

连马钱带药钱，总干个十两二十两的。(124.9)

连哭带喊，爹妈一阵乱叫。(118·6)

连急带嚷的声儿。(92.9)

但在最后用“的”的时候，可以作述语。

他倒连拦带劝的。(26.14)

“一边儿…一边儿…”多见用，没有“一面…一面…”

一边儿喝，一边儿说。(3.15)

“随…随…”只有一例，用于不同的主语后面。

王香头随说，转心张随写。(99.5)

有“越…越…”，但“越来越”尚未见到。

心里越想越难受，越想越窝心。(83.6)

9.1.2 表示累加的连词中稍特殊的有“外带着”等。

不但不赴汤投火，外带着是下井投石(62.13)

奉公守法，谨慎小心，外带着非常的耿直。(31.15)

上例的“外带着”近乎“并且”、“而且”。这个词还有“越发”的意思。

别人求他们，外带着不行。(48.15)

类似的有“又搭着”。

额大奶奶原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又搭着盼着爷们出来的心盛。(68.15)

9·2·1 表示因果用“因为”，强调时多用“皆因”。

皆因小额这档子事情，头绪太麻烦，所以老没说到。(75.8)

9.2.2 表示假定用“要”“要是”，还用“…的话”与它呼应。没见到只用“…的话”表假定的例子。

老爷子要在家的话。(29.1) 要是不赏我们脸的话。(29.2)

“若”有一例但出现在夹注内，不能认为是作者的语言。

你若睡了，怎么能想法子吃人呢。(64.14)夹注

10 助词

本书不用“哩”，替代它的除用“呢”之外还有“来着”等，表现出北京话的特征。还用到一些其他文献中几乎没有见到过的口语助词，这也是值得重视的。

10.1 “等”在文语系统原只用一个字。本书有“等等”的用例，但会话中不用。

善全给那大叔凤大爷祥大哥文三哥等等。(8.13)

“甚么的”稍微特殊的用法只有一例。

也许有个平错了甚么的。(23.15)

10.2.1 “吗”从前写作“么”，但本书差不多都写作“吗”，极少用“么”。

你没作活吗？(3.3)疑问

额老爷您怎么老没来呀？小额说：“竟有事吗？”(34.2)不乎不满

要说他的外科么，好像稍差一点。(115.7)假定

10.2.2 甲类的“呢”用于承前疑问、假定、疑问的强调。

额大奶奶赶紧向李顺说：“六老太爷呢？”(75.2)承前疑问

你要听我的话呢，好好儿的安分当差。(131.2)假定

你为甚么不跟了去呢？(14.9)疑问的强调

你吃不吃呢？(17.13) 疑问的强调

“呢”和“哪”混用的情形很多，但像这种场合本书是不用“哪”的。

10.2.3 “着”可用来表示命令。

诸位请着…老弟兄们走着。(30.10)

10.2.4 “吧”从前写作“罢”，但本书多数用“吧”。

说：“放吧。”(8.2)大爷善金说：“我去吧。”(15.6)

您还是有点儿不舒服吧。(84.15)

练甚么吧。(3.4)"练什么，您说吧"的意思。

少奶奶请起罢。(72.11)我送您家去罢。(8.9)

10.2.5 "啊"受前音的影响而变音，写作"呀""哇""哪"。本书的用例如下表：

助词 \ 前音		zhi,chi shi,ri,er	zi ci si	a,e,o,	i,ü	u,ao	n	ng
啊 (19)	a		子 (1)		[illegible] (1)	好 (1)		
	nga							放横 壬嚷法 纫哄河 轻凶疼 行(劲) (16)
呀 (96)	ya			茶大加 话化奶爷 克么哥的 说错 (26)	必席点 意急总剂 气弟来差 奶背备谁 对催溃去 (30)		钱 (1)	姓享 密兄 洪 (9)
	ra	事是儿二 (30)						
哇 (17)	wa					糊了闹 酒小道好 瞧牢(17)		
哪 (89)	n+a =呢						管心您 反饭全管 连人见然 紧短烦万 千完很善 忍 (37)	
	=呢	吃事是儿 (9)	子司 (3)	家话个 克着饿说 的 (16)	里意你 来奶没去 叙豫(19)	屋要瞧 (3)		动轻 (2)

"啊"在本书使用了19个，其中前音是-ng的多至16例，"啊"集中使用在前音是-ng的场合，或许说明它不是发成a，而是说成nga的音吧。可是其他三例肯定不是nga．大约只在这三例中发成a的音。要之，应按"啊"表示a和nga两个读音来理解。

"呀"在本书有96例，其中前音是shi、er的占30例。但在shi，er之后"啊"并没有非发成ya不可的理由。为什么这里不写成"啊"呢？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里的"呀"实际上是发成ra的音。其他的例字读成平常的ya并没什么不合理之处。恐怕本书的"呀"也是表示ra、ya两个读音的吧。

"哇"本书使用17个，只限于前音是-u，-ao的时候。有一例是"知哇"相接，但这可以看作是"知道哇"的误刻。因而可以说"哇"表示的是a的变音wa。

"哪"用于句末的占89个。此外"哪"的后面再接助词的有8个，这可以从"呢"的变型中排除。89例中前音是-n的占37个，不能否定a受前音的影响而发生音变这一说法，但也有把"呢"说成"哪"的，因此还得承认其中有些是属于"呢"系统的。除上举例之外的52个就全是非a系统的"呢"的变音。

10.2.6 "呀""吧""啦""哪"的a有变成ou（或o）而写作"呦"（吆）"啵""喽""喏"的。这些都可以理解成对原来助词的语气添加强烈的感情色彩（表露说话人的感情，以求得听话人同感与同情的语气）。

"呦"you本书有6个，前音没什么特征。表示比"呀"感慨更深的语气。"吆"只有一例，跟"呦"相类。实际的发音也许是yo。

这两天正是万寿寺呦。(19.1)

您不知道吆？(112.14)

"啵"bo本书表示恳求或劝诱的语气。

快去啵，快去啵！(116.1)

先吃他的药看啵！(115.8)

"喽" lou以"啦"的语气为基础，加上求得听话人同感或同情的语气。

现在出了这档子逆事，人家自然是不能管喽。(59.4)

我要死喽！(117.1)

"喏" nou是"哪"(呢)的变化吧。(喏nou《国语辞典》所收)

徐吉春喏，你这剂药害苦了我喽！(117.1)

上例的"喏"是"啊"受前音的影响变作"哪"，再加上更强的感情的语气变作"喏"的。

比他爵位大的人犯这种恶习的，很多很多喏！(112.4)

上例的"喏"从表示精警的"呢"(哪)化出，加上强烈的感情色彩，以求得对方的同感。

10.2.7　列举词语时用的助词"啦"，从语源上讲，跟"了"无关而是从"哩"化出的。稍早一些的书写作"咧"，本书也见到。

甚么摆斜荣啦，花鞋德子啦，小脑袋儿春子啦，假宗室小富啦……(6.12)

长甚么砍头疮咧，搭背咧这些个症候。(125.2)

10.2.8 "啦吧"连用，用于列举语句的场合。

黑老婆儿这们一调唆，甚么成心赶罗偕们啦吧，又甚么总得斗斗他们啦吧，这溜儿又住不住啦吧。(25.4)

他居然会装听不见，竟跟几位章京瞎聊别的，甚么今天不算很冷啦吧，又甚么操演的还齐集啦吧，没话儿他这们找话儿。(113.14)

像下面这样的例子很少见。这个"啦""吧"用于列举，带有放在一起连用的"啦吧"的意味。

甚么我们不愿意给人家配药啦，又甚么都让生意人给闹坏

了吧。(109.14)

10.3.1　乙类的“呢”的叙实用法，即表示动作事态的存在不变化的用法，多跟副词“还”“正”“没”等呼应。这种用法的“呢”也写作“哪”。

也在南城打官司呢。(49.10)还没放呢(4.7)

正这儿说着话呢。(43.10)银匣子都包着呢。(4.10)

用“哪”的例子。

姑爷在南城打官司哪。(53.2)少爷还没回来哪。(45.7)

心里正这儿犹豫哪。(23.7)给您留着哪。(9.2)

助词连用时，这种叙实用法的助词放在前面。但本书只有“哪”的用例。

孙先先在屋里哪吗？(63.9)太太在屋里哪吗？(94.11)

没告诉你等着堂官过乎哪吗?(5.6)

我们三小子还没逛过哪吧！(19.1)

从指出某种事态的存在，转而只起促使对方注意的作用，这叫精警。

我还有要紧的事呢。(44.11)回头碰巧啦还许抄家呢。(43.15)

俄罗斯要是打官司，比僧们的照应还大呢。(25.12)

我非听见小额挨打，我心里才痛快呢。(40.3)

我还有事哪(13·14)一半天我还来哪(63.1)

今天王爷还让您去哪？(19.14)

您这们大岁数儿，不敢劳动哪。(13.12)

如上那样表示精警是非叙实的用法，它的后面不再加其他的助词。连用时，其他的助词放在前面。

以为是让他们给拍阿啦呢。(29.10)

表示存在不变化的和表示精警的，在助词连用上存在着这样明确的区别，但单用时容易混淆。可是，即使是在那种场合，我们仍

然知道，“吗”“吧”等能够加在句末的是表示存在不变化的。

“呢”的用法和表记的关系归纳如次：

		古白话	小额
甲类（疑问等）		呢	呢
乙类	（存在不变化）	哩	（呢）哪
	（惜警）	哩	呢（哪）

10.3.2 “啦”（3）的用法复杂。现姑且以动词“吃”、宾语“饭”为例，可以举出如下4式。

(1) 吃 了 { (a) 助词 / (b) 后助动词 / (c) 后助动词兼助词 }

(2) 吃了饭(b) 后助动词

(3) 吃饭了 { (a) 助词 / (c) 后助动词兼助词 }

(4) 吃了饭了(b) 后助动词——(a) 助词

(1.a) 我们走啦(7·21) 您瞧信就知道啦。(19.14)

(1.b) 去了也没回来。(39.5)

(1.c) 堂官是早走啦，夸兰达也散啦。(8.8)

诸位瞧见啦没有？(62.11)

(2) 到了茶馆饭馆儿，都称呼他额老爷。(2.2)

(3.a) 我给您请安啦。(7.6) 这就吃饭啦。(15.2)

(3.c) 您侄儿上南苑啦。(3·12) 你瞧见报子啦没有？(34.14)

(4) 伊老者可就吃了亏啦。(6.6)

伴随有否定、助动词的。

我是不等啦(3.7) 你别闹啦(10.1)不用套车啦！(11.3)

表示感叹强调的。

太可恶啦！(16.8)　家有贤妻的这两句话，是确有至理的了。(26.15)

表示假定的。

少啦可是不行。(64.5)

接形容词后表示变化的。

天已经是黑啦。(17.9)　回头那会儿饿啦，炸着吃得啦。(14.15)

10.3.3　有“来着”或许是北京话的典型的征征之一吧。“来着”是乙类即其后能够再续助词的，但本书没有那样的用法。

我竟在南屋哄孩子来着。(12.1)　刚才老仙爷说甚么来着。(99.12)

10.4　特殊的准句末助词有“…得啦”“…是怎么着”等。“…得啦”“…就得啦”是“那就行啦”的意思，屡见使用，几乎跟“吧”相同。

老爷子要是在家的话，您给言语一声儿得啦。(29.13)

善金说：“你不论怎么着，给我弄热了几个就得啦。”(17.13)

句末用“…是怎么着”的情形挺多的。这原是选择疑问的一种，表示“…或者如何做才好呢”的意思，极常用，但可以看作单纯表示诘问追究语气的例子也不少。也可以用“吗”来替换，但语气变得柔和了。

不给我是怎么着？(5.5)　倚老卖老是怎么着？(5.9)

其他的准句末助词有“…完啦”“…就是啦”“…才好”。

只当是小孩子跟您撒个娇儿完啦。(7.8)

反正我饶不了他就是啦。(8.6)

恨不得立刻官司完了出来才好。(65.15)

11．汇总

近代汉语即清代北京话的语法特点很多。为了概括地判断作

品语言的特性，不能不依靠语法特点，但应该选定语法特点的哪几点来作为尺度，有必要作技术上的考虑。笔者综合考虑频率、时代性和方言性，选定下面的七个项目。除此以外并不是没有可以再定的项目，但过于细致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项目过多变得烦琐，因此我认为限制在这种程度比较好。

（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来区别。不用“俺”“咱”等（2.2）

（2）有介词“给”。（6.6,6.7,7.3,7.4）

（3）用助词“来着”（10.3.3）

（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10.3.1）

（5）有禁止副词“别”。（8.6.2）

（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8.2.2）

（7）“～多了”用在形容词之后，表示“…得多”“…得远”的意思。

本书跟以上项目相比，只是第（7）条好像不够准确一致而留有问题，其他各点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Ⅲ 词　汇

本书的词汇是纯粹的北京话，含有许多其它地方不能通用的土语。其例不胜枚举所以全都省略了，但本书中有若干注释，而且稍稍难解的词在拙著《社会小说小额语释》中已试作解释，请参照。北京话里没有的部分，如名叫徐吉春的出生在江苏的医生说的话（P.106～108）。除了在括号中加上发音以示为南方音而外，还有“南边人管药方子叫药单子”之类的夹注。这是有意识地使用部分方言，对全书以北京话为基调没什么影响。本来说书人“必须真实地模仿故事人物使用的中国各地的方言”（武场隆三郎译《北京的市民》P.306）。模仿评书的《儿女英雄传》就用

到山东、扬州、常州等各地的方言，以评书为母本的《三侠五义》成段地使用山西方言（第24回）及其它各地的方言，《永庆升平》也用到山东等地方言，这些都反映了说书人的传统，本书也是同样。

下面拾取若干特异之点来看一看。

表示“朝”zhao的词，本书用“早晨”或“一清早”，不用“早起”“早上”，这是较为特殊的。说到“今日”、“明日”时，多用“今儿”“今儿个”“明儿”“明儿个”，但“今天”“明天”等也可见到。“今天”等可以认为是从南方引进的，但已能看出普通话化的倾向。说“每日”的时候多用“见天”，但也有极少的“每天”。“弟”的意思说“兄弟”不说“弟弟”。说“看”的时候用“瞧”占有压倒多数，它的非任意的词是“瞧见”。可是“看”“看见”也用到一些。

因为这部小说作于辛亥革命稍前，即所谓提倡新政的时期，新词，特别是从日本语输入的新词处处可见。例如：

科学(2.9)　研究(2.9)　调查(55.12)　维新(23.11)

运动家(45.2)　遗传性(21.10)　程度(13.4)

教科书(55.12)　下流社会(22.3)　演说(41.14)

专门学(54.3)

时间的表达不统一，跟现代相同的“点钟”用得挺多的。

辰时(3.1)　十钟(3.1)　四下儿钟(10.7)

两点多钟(8.7)

本书还是具体了解旗人语言的绝好资料。

首先是人名，夹注指出“旗人指名为姓”(4.14)，说明了父姓“伊”、子姓“善”的奇怪现象。与此相关连的是“祥子”式的称呼，这是以正式的名字祥山(39.13)的“祥”作姓，加上子构成的称呼。还有小额的儿子叫小文子儿，一看就知道是从名字文祥派生出来的称呼(72.14)。老舍的《骆驼祥子》是相当有名

的，但对主人公祥子的名字迄今似无说明。这种称呼方式，是否用来提示祥子是满洲旗人呢（说不定还包括蒙古旗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用人的称呼方式。一般称用人，男性如“老王”前面加“老”，女性如“王妈”后面加“妈”。但本书里伊家的王妈称作“老王”，额家使用的张姓女子也称作“老张”。恐怕是旗人家庭的风习。

称呼孩子为“老大”“老二”，我指出过这不是纯粹的北京话（北京话的语法特点3.3）。这是我的中国人老师教我的，但总觉得似乎不大正确。《儿女英雄传》中亦见，可知在旗人间流行这种称呼方式，本书也是一样的。村上知行把这作为旗人家族制度的特征举出来（支那及支那人P.208）。这种说法似乎有误解（参照追记），但不管怎样旗人间是有这种称呼的。

旗人的亲属称呼很有特点。本书称父作“阿玛”或“爸爸”。“阿玛”是满洲语Ama，《急就篇》也写作“阿妈”。“爸爸”现在已成为普通话，但在清代仍应看作旗人话。《儿女英雄传》第14回：

> 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样。你见谁提起爸爸奶奶来也害羞来着？

这里的“奶奶”在旗人话是母亲的意思。因而与之相对的“爸爸”也应是旗人话。

把母亲称作“奶奶”本书亦见，有“奶奶长阿玛短”对用的地方(44.13)。不过“奶奶”还有祖母的意思，如本书(25.15)“求爷爷告奶奶”即跟“爷爷”（祖父）对举，甚至还用作对主妇的尊称，类似“令政”之意。作母亲讲的“奶奶”据杜书田《沈阳土话汇集注释》(师大月刊22)似应该作nene。但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注作nainai并谓“旗人称母亦曰奶奶”。杜的注音也许是讹音。

“太太”本书有的地方用作祖母的意思。《北平音系十三辙》

谓"旗人称祖母亦为太太"。安次二郎的《北京话》(华语月刊84号，1940年3月)也讲到旗人的语言：

还有现在北京的旗人，他们的祖宗本来是满洲人，话哪，说的是北京话，可是称呼上跟北京人不一样，管爸爸叫阿妈，管妈妈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

以上所说跟本书的用法相合。只是上文"爸爸"和"妈妈"对举是近代的说法，原来是"爹爹"和"妈妈"，也有"爹"和"娘"相对应的。旗人话现代几乎不用了，只有"爸爸"仍占优势，可能是受了西洋语的影响。《正音咀华》反映了一部分旗人话，里面可见到"太太"(祖母)，"爸爸"(父亲)，但母亲却作"妈妈"。

亲属称呼以外的旗人话，特别醒目的是当"去"讲的"克"。它本是"去"的方言音而并非满洲话。这个词的存在很早就为人所知(如上引安次二郎的文章中就可见到)，有不少地方写作"喀"。但是像这样多量使用的资料除本书外尚未见到。就从这一点来说，这本书也是应特加珍重的。还有"饺子"本书称作"煮饽饽"，这也是旗人话(华语月刊57号，P.20坂本一郎氏注)。这个词《儿女英雄传》和《正音咀华》中亦见。

本书中还相当多地用了满洲话。只是除了"阿玛"(前述)和"喏"(Je，回答的话)之外，大致限于跟制度有关的用语上。

拨什户 Bošokū (3.3)(汉语，领催)

固山 Gūsa (22.12) (汉语，旗分？)

甲喇 Jalan (4.7)(队伍的一种)

牛录 Nirū (3.3)(汉语，佐)

夸兰达 Kuwa ran i da (3.4) 军营之长。也写作"宽儿塔"(程朴洵《近四十年来中华国语变化之大略》国语月刊49号，1935年10月)。

詹音，章京 Janggin (114.1，113.14) 将校。

莫吉格 Mejige (8.2) 连络通报员。

乌佈Ubu（92.15）官职，位。

恒爷说：“我不坐着啦，大爷你才回来呀？”

善金说：“喏。”（14.2）

Ⅳ 结 论

以上叙述了本书的语法和词汇的特征，说明本书作为清末北京话，特别是旗人话的资料是无以类比的重要之作。本书的出现，除了证明迄今为止出自中国人的关于旗人话或北京话的片断记叙（如前述的张洵如、程朴洵、安次二郎及其他人的著述）大体正确而外，还出示了更加丰富的具体例证。

本书由畏友波多野太郎博士无意中购到手，从对它的论考以《评论晚清短篇社会小说小额》为题（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9集，1967）发表开始，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原文又影印刊行（横滨市立大学纪要No.186A44，1968），因此容易得到。刊行时除了附录上面提到的论考文章外又增加了补遗。对于波多野博士将如此贵重的资料公开发表表示感谢，同时期待这本书为更多的学者所利用。因为本书的语言是比老舍的作品、也比《儿女英雄传》味道更浓的有意思的北京话。

追 记

前面所说村上知行的误解，是指他所述旗人把长男叫“老一”之点，这恐怕是“老大”之误吧。但从《儿女英雄传》把褚一官称作“褚老一”来看，也未必就一定是错误。只是褚一官并非旗人，而是山东人。切望博雅之教。

（神户外大论丛21卷—3号，23卷—3号，1970，1972）

19. 社会小说《北京》的语法和词汇

Ⅰ 前　　言

追寻北京话的谱系时，清末恐怕要举出被推定为同治年间写成的《儿女英雄传》，到民国15年以后发表的老舍作品，这中间约有50年的距离。其间不会没有种种的资料。近年，波多野太郎博士所研究并刊行了全文的社会小说《小额》，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资料。笔者最近又得到一份在《小额》和老舍之间的珍贵资料。这就是将要介绍的社会小说《北京》。这部小说标明“社会小说”，可知它是承《小额》等之后绪。作者也是北京旗人，两书都是用北京话（或可说是旗人话）写成的，共同点很多。

下面介绍该书的版本概况。

书背文字题“社会小说北京　北平穆辰公儒丐著”。开头是北京正阳门及著者小影，然后是六篇序和题词，自序(共16页)。正文计15章253页，还有雪笠山人写的跋（1页）。底页记有“民国13年2月1日发行，著者兼发行者，奉天商埠半亩寄庐，穆辰公，总售所，奉天，盛京时报社”等文字。B6版。

Ⅱ 作　　者

关于作者的传记，未找到可靠的材料，但波多野乾一《支那剧及其名优》(大正14年刊)屡次言及。据其所言，作者穆辰公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出身，剧评家。民国6年著有《伶史》，民国四五年之际在北京《国华报》任记者，大正14年（民国14年）时任奉天《盛京时报》的记者。

《伶史》未见，但可知是由后来任《实事白话报》经理的何卓然

供给材料而写成的京剧史，如《程长庚本纪第一》《郭宝臣本纪第六》所示，是取正史风格的体裁，传后有赞。《支那剧及其名优》有很多处把原文改成带假名的现代日语而加以引用，故可以推测原著的概略。

除上述之外，从该书所附的序跋还可知作者号六田（儒丐也是号吧），著有《梅兰芳落溷记》（《支那剧及其名优》作《梅兰芳外史》，可能是异名），及《香粉夜叉》《徐生自传》等小说，当时很流行。

关于作者，所能了解的情况大要如上，但本书的主人公宁和（字伯雍。书中专以字行），明白无误的是作者自身。譬如伯雍也是早稻田大学出身（146页），这跟波多野乾一所言作者的情况相合。还有伯雍是《大华日报》的记者，也可看出这是在暗示作者曾任《国华报》记者。因此可以试着把书中所见的伯雍的事迹缀合起来看。

伯雍光绪十一年（1885）生在北京西郊旗人的家庭。光绪三十一年作为留学生被派遣到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宣统三年(1911)归国，被拔为法政科举人，未几清朝崩溃而未就官职。民国元年（1912）作了大华日报的记者，其后5年间作为新闻记者兼作家活跃在北京（大华日报是袁世凯支持的，所以民国5年随袁的失足而停刊）。

以上是本书主人公的略历，把《大华日报》换成《国华报》的话，就可以把它原封不动地看成作者的略历，这样做恐怕不为大过。转到《盛京时报》大概是民国5年以后的事。

Ⅲ 内　　容

本书以新闻记者伯雍记其见闻为体裁，因而把它归入欧洲式的小说范畴不大合适，因为它作为清末谴责小说的末流，与其说作为小说来组织，不如说更把重点放在事实的描写上。因而逐次地

从人物登场、事件开始起循序而记。总之是采用《儒林外史》伊始并成为后世谴责小说常套的叙述形式，用伯雍一人所见所闻的形式把事件串起来的手法，类似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梗概如下。

住在北京西郊的青年伯雍，因为到友人白歆仁经营的《大华日报》作记者，所以前往北京城内。住在报社的伯雍邂逅少年俳优白牡丹（实有的人物），为之组织后援会，又在宴会上结识了与众不同的艺人秀卿。因做这做那的，从报社领取的月薪就不够用了，又兼任教育公所的杂志编辑，但因厌恶官僚的愚劣，不久便辞职了。这其间，白牡丹的父母由天津来京同艺师发生纷争，伯雍等作为中间人为之说和。但白牡丹后来有了更有力的后援者，便离开了伯雍等人。

白歆仁的情妇艺人桂花突然失踪。实际上是白歆仁为了娶她作妾而暂时藏起来了。同行的记者向主张男女同权的胭脂团（白妻也是团员之一）告密。胭脂团从白的包车夫身上查清事实，闯入桂花藏身的屋内。但后来白成功地把桂花娶回自己的家中。

秀卿罹病，把母亲和幼弟托付给伯雍后死去。伯雍为寻找二人的谋生处而奔走，首先去试探女工工厂，赁金低得惊人。接着又去访问官办的孤儿院，知其类似监狱。结果把秀卿的弟弟送入寺院附属的孤儿院，又看到报纸广告的原稿，马上让秀卿的母亲投入一新婚夫妇家作女佣人。

但是那对新婚夫妇，男的是从寺里逃出冒充官员的不守清规的和尚，女的是叫田氏的寡妇。田氏发觉受骗后向警察告发，请求逮捕其夫。因受此牵连，秀卿的母亲又失业了。

这时，举行知事的采用考试。伯雍合格了，但成绩丙等，必须进政治补习学校补习一年。伯雍绝意仕进，决心做一名小说家。

秀卿的母亲借居李从权家。李从战地买了三个女子带回北

京，让她们接客。伯雍访问秀卿的母亲而遇见李，在他的陪同下参观了最下层的卖淫窟。伯雍劝告李，让那三个女子从事缝纫一类的工作不行吗？伯雍把秀卿的母亲和弟弟带回西山，托付给一位叫万松野人的慈善家。

白歆仁赞成袁世凯的帝制，《大华日报》成为袁的御用报纸，随着袁的没落，报纸也停刊了，伯雍于是回到西山老家。

根据以上的梗概就可以知道，这部作品通过一位叫伯雍的新闻记者的眼睛，多方面地描写了北京的黑暗和腐败，就这一点说，它无愧于社会小说的名义。可是作者真正关心的事（毋宁说是痛心的事更恰当些），却似乎是曾享有荣誉的旗人的没落。

在西山练兵场见到征服金川纪念碑，伯雍不胜感慨。

> 在洁白的石头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下了征服金川的历史。当时，建立这样的纪念碑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处。喜玛拉雅山顶也有这样的纪念碑。中国人在从前就有的十八个省之外，又得到相当于它的一半的领土，得以在那些土地上进出。现在，人人都以为那些土地从来就是中国的，究竟是谁开拓了那片领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人们已经全忘了。（187页）

伯雍还在路旁遇到被两个无赖汉欺侮的可怜的老人。老人被逼迫归还从无赖汉那里借的钱。无赖汉说：

> 你这家伙怎么着，无论怎么都没钱？不说话抗着…以为如今还是清朝那世道，你们领俸禄吃白米，那就错了。如今你们旗人不行啦，还摆出副了不起的面孔哪…

看到旗人被侮辱，伯雍心头怒发，同无赖汉争执起来，并代还借款救了老人。老人谢过走开了，但听人传说，老人其实是和无赖汉结成一伙，骗取行人的同情而得到一些钱的骗子手。（第9章）

本书出场的主要人物，比如艺人桂花和秀卿是没落的旗人子弟。李从权似乎本来也是旗人。伯雍偶然乘坐的人力车车夫德山也是旗人。作者说：

怎么北京的普通人民，男的除了拉车，女的除了下窑子，就会没饭吃呢。（244页）

虽然说的是"北京的普通人民"，实际描写的贫困者却是旗人。

作者反对辛亥革命，因而对民国是否定的。作者让伯雍跟他的同僚王风兮作如下说：

中国直到清代不曾存在大地主、大资本家。那些人都是民国后急剧产生的。像大资本家梁士诒，若在帝政时代的话，肯定被没收财产。还有为了一个师团长，就把北京附近某县差不多全部耕地买下占有之，河间的"一邑"（这里指整个县）为冯国璋所有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19—221页）

辛亥革命后，财富急速地集中于军阀、政客之手。这些军阀和政客的行为，无非是整个儿地培育了"社会革命党"。（221页）

这并不是在说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似乎是更本质的问题。就作者来看，恐怕想说：这是以何为目的的革命！

作者还让某个无知的旗人作如下说：

我们如今连饭也吃不上，将来天子再出的话，就跟原来一样能吃上饭了。（231页）

这部作品描写的时代是民国元年的事，实际上作品写于民国12年。这一时期或许还有企望清朝复辟的呼声吧，只是认为依靠日本军阀建立满洲国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清朝的遗臣且不论，即使像作者那样没在清朝作过官的人也对清朝抱有好意，这是必须注意的。作者离开北京移住奉天，也许是因为那个地方对旗人来说适于居住。

Ⅳ 语　　法

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地记述本书的语法，因此只从补足拙著

《中国语历史文法》及同《小额》相比较的立场出发，在这里举一些要点。

1.1　能够正确区别并使用代名词“咱们”（偺们）和“我们”。

老同学。咱们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往那里去了。我们也不知你的住址。（15页）

三秃子说。先生得暇，到我们家里坐着。……伯雍说。我离此不远。咱们可以常常在此相会。（21页）

1.2　“您”很多但无“怹”。“俺”不过作为方言来使用。

总理来了。请您过去呢。（13页）

这时荀风鸣忽然大着嗓子用他的乡音喊道。你给过俺多少钱哪。俺来一盪。你就往外撵俺。俺的儿卖给你咧呀。（97页）

荀风鸣是白牡丹的父亲，河北省东南的东光县人。

1.3　“这些”“那些”带“个”的极少。

你们别只顾说这些了。（56页）

那些议员。那些报馆总理。那些妓女。（44页）

你这人怎竟想这些个。（26页）

还有数词“些”“好些”也不带“个”。

伯雍…和柳墨林说些闲话。（80页）

所以有好些人很器重他。（80页）

1.4　表示场所多用“这里”“那(去声)里”“那（上声）里”，“这儿”“那（上声）儿”很少。似乎没有“那（去声）儿”。

他为什么住在这里呢？（132页）

那里也不见得热闹。（33页）（去声）

我们家那里有宝贝。（32页）（上声）

河儿里头就是这儿呀。（132页）

那儿有这么一个八大胡同。不是石大人胡同呀。（33页）

（上声）

1.5 有“这么”“那（去声）么”“怎么”“多么”。其中“怎么”只用一个“怎”字的很多。“多么”还写作“多们”。连词的“那么”又写作“那末”。无“这们”“那们”。

别闹了。这么大了，老不安静一会。（32页）

现在已有一群人想着那么办。（16页）

你今天是怎么啦？（39页）

这些馆役，怎这样不知自爱。（10页）

这种雇老师的办法。有多么聪明！（42页）

相形之下。有多们难为情！（30页）

那末这里我们今天不能住了。（126页）

1.6 “这么”的意思只用“这”，但出现很少，多用于“这早”“这晚”连缀的场合。

但不知他是那庙和尚。怎这大胆子呢？（198页）

你怎这早就起来了？（25页）

那里这晚睡过觉。（18页）

1·7 问时间用“多怎”，不写作“多咱”“多偺”等。

多怎才是挣钱日子。真可谓遥遥无期了。（52页）

2·1 比较时表示“……得远”的意思，用“～多了”“～的多”。

空气比这边强多了。（20页）

究竟比你老在乡下强的多。（11页）

3.1 能愿动词多用“应当”，“应该”“该当”极少（均1例？），“须”除“须得”外也单用，还有“也须”“总须”等。“捨得”（舍得）的用法特殊，近于“肯”。

论理你老人家应该打听打听去。（226页）

他简直不知人类的残忍性该当多大了。（242页）

尤且须得拿新闻记者当人看待。（92页）

最要紧的须教他学作人。（56页）

怎的也须想个长策。（32页）

先生也不必天天来。但是总须常来一点好。（71页）

譬如你们这回事。也费不了我们几个钱。便是花几个钱。绝不至破产。也费不了许多力量。不过舍得走几步路。舍得说几句话也就成了。（104页）

大爷捨得给旁人磕头。怎么捨不得给我们大奶奶磕个头呢。（123页）

4.1 动词后用“在”时，北京话是到达的意思。第2例特有趣。“就”作动词使用表示接近的意思，但也用作只表示场所的介词。

没人知道住在那里去了（106页）

他若不弄个妾。便是到在议场里。也有点相形见绌。（29页）

你可以就着窗户上的玻璃。往里看一看。（242页）

伯雍见说。大着胆子。就一块玻璃往里一看。（243页）

然后把铺盖就床上叠起来。（9页）

鬼鬼祟祟。就灯底下画他的画报（79页）

4.2 表示“从…”时多用“由”，很少用“从”（例句中相当的成分是句首的“自从”）。没有“打”“解”等。

由被窝里把我们老爷掏了去。（198页）

我由明天起。便实行您教给我的主义。（239页）

自从我到了报馆。与我的习惯是大相反。（43页）

4.3.1 作为表示关连的介词用“对于”的很多，也许这是比较早的用例吧，一般认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才见得到，至少到清末还没有。只用“对”字的不多，而且是“向”的意思。

你的手段我非常赞成。对于男子。你要不打他。他慢慢的就要打你。（117页）

实对你说。这样闹法，我实在来不及。（43页）

"对于"的意思，也有只用"于"的。乍一看，像是文语，但考虑到直至清末尚无替代它的词，不能不把它看作口语。但是只就本书而言，也许是文语化的持续，这里也举清代的例子作参考。

这是于他们有利的事。还有往外推的吗？（55页）

我如今把他气走。他一定要报复的。那时于我们都有些不便。（91页）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红楼梦80回校本30回，317页）

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红楼梦八十回校本37回，396页。亚东本等字句小有异，但有"于"）

那有矿的地方，还得于那地方的人的风水无碍，才能开呢。（四声联珠709页）

4.3.2 举出相关的例子用"如同"，比较特殊。这里是"至于""关于…"的意思。

先别求眼前的便宜。如同薪水什么的。可以不必跟他争多论少。（18页）

4.4 "给"用得挺多。

到军营里给人家作书记去了。（3页）

于是他给歆仁去了一封信。（4页）

也有省略"给"的介词宾语的。

这事要给（　）侦探出来。（105页）

或不能补入介词宾语的。

兄弟一生事业。便为这东西给耽误了。（8页）

把十几张宣纸信笺。已然用秃笔给抹得不成模样。（13页）

附缀于动词的。

然后递给德三一张五吊钱的票儿。（7页）

4.5.1 能见到"把"用于不能确切地看作他动词的例子。

跑了半天。才把吗楠阵跑出去。（20页）

我也把这里头的规矩都明白了。（236页）

他深恐把伯雍得罪了。（245页）

4.5.2 命名用"管…叫…"。

有人管他叫老祖宗。（33页）

4.6 "照"有"像"的意思但不能用作述语，而且多数后面要跟"这样""那样""似的""一样"等。这种用法《儿女英雄传》等亦见。

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3页）

男子都照你似的。世界上没有妓女了。（76页）

4.7 "跟"到清末用作介词和连词。其用例从《老残游记》（1903？），《清国风俗会话篇》（1906），《小额》（1908）等可见，本书并非初出，但一般说来也是值得重视的。

我跟你们说也不信。（25页）

嫖客跟妓女。究竟是怎个关系呢？（58页）（连词）

4.8 表示比较时用"比"，但也常用"较""较比"。

这屋子较厢房宽大多了。（59页）

收入较比从前强多了。（80页）

"较""较比"也用作副词。

较弱的妇人。管不了男子。（106页）

他的手眼较比快多了。（159页）

5.1 "是"作为副词的接尾辞用得很广．"自"是文言的。还有"事"，是动词但接尾辞化了。这些都不能说是北京话。

兄弟很是久仰的。（8页）

对于俳优里面不幸的人。更是特别怜爱。（129页）

秀卿的思想。终是改不成了。（128页）

便是救了出来。已是不完全的人了。（128页）

正自想着。（11页）

他正暗自着急呢。（176页）

秀卿的娘一听这话，已自怔了。（227页）

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3页）

在伯雍跟前大事卖弄。（81页）

我的目的。只不过略事参观。（283页）

5.2.1 “顶”和“挺”的用法似乎没什么区别。其实学校的职教员。和学生里面。很有顶好的青年。（68页）

我的日子还挺困难的。（54页）

5.2.2 “很”极多，用作状语、补语。

这两天的报。很热闹了。（62页） 状语

少的很呢。（58页） 补语

5.2.3 “尤且”这个词屡屡使用，但这个词他书似乎未见。是“尤其”的意思，但稍稍带些连词性。

他对于贫民。对于不幸的人。向来表示一种同情的。尤且对于娼优里面不幸的人。更是特别怜爱。(129页)

5.2.4 “少”和“少微”的“少”是“稍”的意思。本书似乎没有写作“稍”的例子。

这里虽然有几处官立的小学。少大一点的姑娘。都不愿意去。（187页）

现在少微得意点的人。他们都不教他们的孩子上学堂。（42页）

5.3.1 “向常”作为时间副词屡屡见用，但这个词他书几乎未见。意思和“往常”相同。

你今天怎么啦。向常不喜欢挨着老爷坐着。今天怎会挨着他去坐。(39页)

5.3.2 “已然”多用，但没有“已经”是惹人注意的。还有“已就”。“都”用作“已经”的意思，是从表示强调变化来

的吧。

他膝下无儿。老伴已然死了。只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然二十岁了。(68页)

有三间大殿。有三间西厢房。已就残破(24页)

外面都一点多钟了…我上一遢陶然亭都回来了。(25页)

5.4 表示决定的副词有“反正”，“横竖”等未见。“索性”写作“索兴”。也有“爽得”。“只管”也作“自管”。无“敢情”有“敢则”。以上用例都不多。

我们反正每天早起绕一个弯儿。(21页)

他索兴把一切妄想都屏除了。(249页)

不如咱们想个小买卖。爽得孩子出了师再说。(104页)

咱们馆里有的是厨子。饿了自管分付他。(11页)

看你很老实的。敢则还富于心计呢。(49页)

5.5 “大概”用了很多，但“大约”只有一例。还有“也许”。“敢么”可能就是《中日大辞典》(爱知大学)里的“管莫”吧。

你大概被锥子扎怕了。(39页)

他那钱囊内。大约只有那两块钱了。(154页)

也许我刚到报馆。应当有这场接待。(44页)

听你之言。敢么要教挂花下窑子去。(34页)

5.6 “未”的意思多用“没”，很少用“没有”。禁止用“别”，但有一例用“莫要”。

这是还没改民国那一两个月内的事。(4页)

正在那里说笑话。彷佛没有看见伯雍。(66页)

先生别坐他的车了。(5页)

先生莫要笑话。我这是没法子。(235页)

6.1 表示原因理由等的连词有“因为”，但多用“皆因”。

皆因他在乡间住惯了。这里的气味。实在令他闷损。(19页)

6.2 表示限定的连词中，“只要”写作“自要”。“但分”也是“只要”的意思。(其他“只”作“自”的例子也很多)“除了”表示排除和限定，也很特殊。

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作。(5 页)

中国的君主。但分贤明一点。多一半要以圣人自居。…中国的贵族。但分读几本书。都要以贤公子自居。(219页)

那堂倌自当是饭座儿呢。忙站起来让道。(233页)

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3 页)

怎么北京的普通人民。男的除了拉车。女的除了下窑子。就会没饭吃呢？(244页)

排除除了我给人家使唤着 。(32页)限定

7.1 助词“不咱”(“吧”的意思)仅用一例。这个词见于《儿女英雄传》，又写作“不则”。其他资料几乎未见。

天还早呢。再坐一回不咱。(59页)

我也撒一泡不咱。(儿女英雄传 9 回)

你进来坐坐儿不则。(同33回)

7.2 本书未见用“啊”，“呵”有二例，恐怕就是“啊”吧。“呀”有79例，不用说前音是i u的情形比较多，但其它也用。“哇”的前音限于ao，u。特殊的用例有：

他也管不着哇！(226页)

可别把他打坏了哇！(117页)

也不至把我们全忘了哇！(159页)

第 1 例是“着”zhao(第二声)没有问题。第 2 例第 3 例的“了”通常发成le的音，但这里应看作liao。实际上是有人把助词“了”发成liao的音的(老舍就是这样)，作者似乎也是其中一个。《儿女英雄传》“了”作助词时也应读作liao。恐怕是在一部分旗人中通行的方言吧。但是另外也用“啦”，在下面那样完全相同的场合混用之。

不玩儿了。(215页)

大爷不玩儿啦。(90页)

“哪”只限于前音是n的场合。

助词 \ 前音	zhi,chi, shi,ri,er	zi,ci,si	a,e,o	i,ü	u,ao	n	ng
啊(2)	使 是						
呀(79)	誌 耻 诗 事 是 儿	子	大怕花话的德么爷所活我作	姨意易你息起低喜牌菜彩白美谁催愚狱语续矩局女	途妇哭妙	盾 们 心	方 当 同 [illegible]
哇(10)					小道走报好了着		
哪(9)						饭人菁钱官观紧	

7.3 现代语在列举的场合用“了”，它是“哩”的变音。本书的作者把助词“了”说成liao，所以列举时不用“了”是当然的了，他用“哩”或“咧”。

差不多天天去。牌哩酒哩。不知捧了多少次。(28页)

其实什么买收咧。阴谋咧。利用咧。条件咧。我听得都腻烦了。(77页)

7·4 乙类的“哩”除了方言全用“呢”。

俺可不怕你哩!(97页。东光县人荀凤鸣的话)

只见歆仁在一张钢丝床上仰卧着呢。(15页)

打算埋骨这里。资人凭吊。实在不容易呢。(23页)

7·5 用“来着”。

你们都干什么来着？（10页）

他说这话来着？（26页）

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151页）

头几天他考县知事来着？（226）

以上就本书的语法成分略加叙述。拿笔者前述所选定的近代汉语语法特点的七个项目，跟上面所叙的对照，完全一致。本书是用北京话写的这一点就清楚了。

（1）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和排除式用“咱们”“我们”来区别。不用“俺”“咱”等。（1.1）

（2）有介词“给”。（4.4）

（3）用助词“来着”。（7.5）

（4）不用助词“哩”，用“呢”。（7.4）

（5）有表示禁止的副词“别”。（5.6）

（6）程度副词“很”用于状语。（5.2.2）

（7）“～多了”用于形容词之后，表示“…得远”“…得多”的意思。（2.1）

V 词　　汇

这部作品的词汇比较新是当然的，但即或如此，仍用到满洲语。

伯雍乘坐的人力车的车夫姓德（这个姓汉人似乎不用）。伯雍立刻问道：

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5页）

“固赛呢亚拉玛”gusai niyalma是满洲语，旗人的意思。因此可知，不只是车夫，伯雍也是旗人。其次，桂花还没有成为艺人

的时候，为生活所困的母亲说过如下的话：

我一个妇人。能作什么。天天想主意。也想不出个善法。除了我给人家使唤着去。又有这个坠头街。累着我的身子。一步也动不得。（32页）

“坠头街”恐怕是满语Jui Togiya(孩子的碎片)的意思，跟“丫头片子”是同样的词。听说“街”的旗人音为gai，就是这儿的giai吧。本书“街坊”写作“接坊”（171页，223页等），也许原因就在字音上。

秀卿的弟弟叫崇格（133页以下）。《井上袖珍支那语辞典》谓：“格，用在汉人乳名下的字〔玉格〕。”因为《儿女英雄传》的安公子小名叫玉格（第1回），井上似乎即以此为根据，但汉人是旗人之误吧。《听雨丛谈》的著者是汉军内务府镶黄旗人，署名福格。其他有桑格、岁格等名，全都是旗人，但似乎不限于小名。

《小额》里面从日本语来的外来语不少，但本书更多见，而且还用了若干西洋语。

剖克（120页，poker通常写作“扑克”）

克罗克司（94页，crooks 真空管？）

马尔萨斯（150页，Malthusia）

哥伦波（27页，Columbus）

方言方面除荀凤鸣说的东光县的话之外，还有若干上海话，但使用时已普通话化了。

拆白党（202页） 敲竹杠（125页） 马路（7页）

至于北京的土话，无暇枚举。一般说来，女性的会话中使用土语多有风趣。现举一例，说话者是一位叫“邓二奶奶”的女性，她是白歆仁的表嫂、胭脂团的首领。

二奶奶道。他们的议员。不定是怎来的呢。他们家里也未必有二斗高粱一石小米。多一半是穷光蛋。仗着是学堂或留学出身。适逢其会的。被推得当了议员。论理一个男子。逢着这样一个机会。应当怎样为国为民。大展抱负。谁知他们八

辈子五没见过钱。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一脑袋黄土泥还没洗干净。在北京城也要混叫字号。乍得几百块钱月费。烧得他们五鸡六兽的。真是小人发财。如同受罪。(116页

上引"二奶奶"的话，开始一段虽含有讽刺尚未失去理性，不久兴奋起来，"八辈子五""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一脑袋黄土泥""混叫字号""乍""烧""五鸡六兽"等土话俗语，一套一套地随口喷出，的确堪称"骂得痛快"。

普通的名词，本书表示日期用"今天""明天""昨天"等，不用北京话的"今儿""今儿个"。只有"明儿"，但它作为"将来"义的副词来使用。

你们那位明儿给画一画题一题。(164页)

"现在"不大用，"如今"极多。老舍《龙须沟》的焦菊隐演出本，也把"现在"改为"如今"。

现在咱们不行了。(5页)

如今他才卒业归国。(2页)

本书使用的谚语和歇后语也举若干。《中日大辞典》未见的，简单地注明其意。

吃饼离不开井。(11页)吃饼多了口渴，

包子好不在摺儿上。(39页)

胖子不是一口吃的。(54页)

光棍不吃眼前亏(113页)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184页)性格相似的夫妻。

在京和尚出外官。(201页)收入多的是京都的和尚跟地方官。

猪八戒玩老雕、什么人玩什么鸟。(13页)

忘八吞扁担。归心似箭。(118页)归=龟。

属箭儿毛的。竟在钱上站着。(205页)

(神户外大论丛24卷—3号，1973)

附　　录

译经引用书目

译者名字后的数字为《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卷次，No表示该书通用的顺号。

阿閦佛国经二卷	后汉	支谶	11	No.313
阿阇世王经二卷	后汉	支谶	15	No.626
般舟三昧经三卷	后汉	支谶	13	No.418
百喻经四卷	萧齐	求那毗地	4	No.209
长寿王经一卷		(失译)	3	No.161
成具光明定意经一卷	后汉	支曜	15	No.630
出曜经三十卷	姚秦	竺佛念	4	No.212
大安般守意经二卷	后汉	安世高	15	No.602
大方便佛报恩经		(失译)	3	No.156
大庄严论经十五卷	姚秦	鸠摩罗什	4	No.201
道行般若经十卷	后汉	支谶	8	No.224
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三卷	后汉	支谶	15	No.624
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隋	阇那崛多	3	No.190
过去现在因果经四卷	刘宋	求那跋陀罗	3	No.189
九色鹿经一卷	吴	支谦	3	No.181
旧杂譬喻经二卷	吴	康僧会	4	No.206
赖吒和罗经一卷	吴	支谦	1	No.68
立世阿毗昙论十卷	陈	真谛	32	No.1644
六度集经八卷	吴	康僧会	3	No.152
摩登伽经二卷	吴	竺律炎、支谦	21	No.1300

那先比丘经二卷		(失译)	32	No.1670
㮈女祇域因缘经一卷	西晋	竺法护	14	No.553
菩萨本行经三卷		(失译)	3	No.155
七女经一卷	吴	支谦	14	No.556
三摩竭经一卷	吴	竺律炎	2	No.129
生经五卷	西晋	竺法护	3	No.154
十诵律六十一卷	后秦	弗若多罗·罗什	23	No.1435
太子须大拏经一卷	西秦	圣坚	3	No.171
维摩诘经二卷	吴	支谦	14	No.474
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一卷	后汉	支谶	14	No.458
无量寿经二卷	曹魏	康僧铠	12	No.360
贤愚经十三卷	元魏	慧觉等	4	No.202
兴起行经二卷	后汉	康孟祥?	4	No.197
修行本起经二卷	后汉	竺大力、康孟祥	3	No.184
须摩提女经一卷	吴	支谦	2	No.128
同上(别本)	吴	支谦	2	No.128
遗日摩尼宝经一卷	后汉	支谶	12	No.350
义足经二卷	吴	支谦	4	No.198
杂宝藏经十卷	元魏	吉迦夜、昙曜	4	No.203
杂譬喻经一卷	后汉	(失译)	4	No.204
杂譬喻经二卷	后汉?	(失译)	4	No.205
杂譬喻经一卷　道略集		(失译)	4	No.207
增壹阿含经五十一卷	东晋	瞿昙僧伽提婆	2	No.125
中阿含经六十卷	东晋	瞿昙僧伽提婆	1	No.26
中本起经二卷	后汉	昙果、康孟祥	4	No.196
众经撰杂譬喻二卷　道略集	姚秦	鸠摩罗什	4	No.208
撰集百缘经十卷	吴	支谦	4	No.200

〔附记〕

1. 后汉的支谶，一般作支娄迦谶，但宇井伯寿《译经史研究》认为这并无根据，支谶是正确的。此从宇井说。

2. 《杂譬喻经》一卷（No.204），一般作支娄迦谶译，但宇井、吕澂等从祐录作失译，此从之。

3. 《杂譬喻经》二卷（No.205）失译，但《历代三宝记》（房录）属后汉录，故加注解。

4. 《㮈女祇域因缘经》一般作安世高译，误。此取吕澂说，从祐录作西晋竺法护译。

语 词 索 引

本索引为专收本书所见的主要词句的语词索引。但作为辞典项目而撰写的部分，即6.《祖堂集》，9.《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14.《儿女英雄传》，及本索引无法容纳的11.《关于汉儿言语》和17.《以〈金瓶梅〉为题材的满汉语并用的俗曲〈升官图〉》未采用。

凡 例

1. 索引词语为了直观地显示其用法，后助用词或准后助用词、接尾辞及助词的一部分在该词语的前面加～表示，副用词、接头辞在该词后加～表示，插入辞在其前后加～表示。
   后面附加…的表示该词句用在句头，前面附加…的表示用在句末的助词等，…前后的词表示呼应形式。
   表示重复形式用AB等符号，表示词序或构句用VO等符号。
2. 数字表示页数。大字表示该词句在书中作为标目词被使用。
3. 各词句后的（　）内附识品词名，品词名从《中国语历史文法》（参照PP.18—22）的用语。品词略称如次。
   （名）＝名词
   　（副名）＝副名词　　（助名）＝后助名词
   （代）＝代名词
   （数）＝数词
   　（副数）＝副数词　　（助数）＝后助数词
   （量）＝量词
   （动）＝动词

（补动）＝助动词　　（兼动）＝兼语动词

（助动）＝后助动词　　（同动）＝同动词

（形）＝形容词

（助形）＝后助形容词

（介）＝介词

（副）＝副词

（连）＝连词

（助）＝助词

（接）＝接头辞、接尾辞

（动接）＝动词的接辞　　〔量接〕＝量词的接辞等

（插）＝插入辞

又、品词名之外还有如下用略称的情形。

（俗）＝俗谚、歇后语、成语、詈语等

（满）＝满州语的音译

（日）＝从日本语来的借词

（西）＝西洋语的音译

还有（＝　）表示异体字、音注、意注等。

A

AA（动）　121

AA（形）　119

AABB（形）　119

ABB（形）　119

阿～（接）　11、84、104、107

…啊（助）　293、316

…呵（＝啊）（助）　401

阿的（代）　18

阿底（代）　18

阿堵（代）　18、164

阿玛（＝父亲）（满）　301

阿没（代）　84、86、87、104

阿那（＝那上声）（代）　114

阿那个（代）　114

阿那里（代）　114

阿那（代）　84、104

阿你（代）　84、104

阿你…　111

阿侬（代）　13、104

阿谁（代）　14、84、104、109

俺（代）　173、174、213、215、236、242、276、299、309、318

俺等（代） 173
俺家（代） 173
俺每（代） 173
俺们（代） 173、225、236
暗地（副） 77

B

八辈子五（俗） 320
巴图鲁（满） 230
把（介） 132、217、285、313
爸爸（名） 232、301、302
～吧（动·接） 282
…吧（助） 293
…罢（助） 293
…罢咱（不则）（助） 241
白地（副） 77
掰他得（满） 232
镑（＝pǎng）（动） 229
包（满） 230
包管（副） 249
包子好不在V儿上（俗） 320
保管（副） 240、250
宝瓶 314
被（兼动） 130
被…所… 130
被…所V 37
被V 37
被…V 37
被V于 37
被…之所V 37
～辈（助、接） 15、110
～本（量） 24
甭（副） 290
比（介） 120、282、313
比（连、介） 57
比及（连、介） 57
比至（连、介） 57
彼（代） 13、17
彼中（代） 114
必定（副） 50、51
必是（副） 289
～毕（动） 34
毕竟（动） 35
毕讫（动） 35
毕已（动） 35
蹩躠（＝piēxiè） 227
～边（助名） 11、12
便（副） 46
便（副、连） 134、217
便即（副） 46
～遍（量） 27
～徧（量） 27
别（副） 135、213、215、240、242、256、257、290、299、315、318
别更（副） 135
～柄（量） 117
并（副） 48
并及（连） 55
并皆（副） 48
饽饽 232
拨什户（满） 302

…啵（助） 294
不（副） 22
…不（助） 54、63、137、138、147
不办（补动） 33
…不（＝否） 61
不曾（副） 137
不打不曾相与（俗） 234
不但（连） 55
～不得（助动） 129
～不动（助动） 129
不烦（补动） 33、53
不拣（连） 179
～不尽（助动） 129
不拘（连） 179
不肯（补动） 32
不论（连） 179
不…那甚么 180
不怕那甚么 180
～不起 12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320
不V之 7、22
不＋（代）＋V 7
～不应（助动） 129
不消（副） 290
…不咱（助） 316
…不则（助） 241、316
不足（补动） 33、53

C

才（副） 134
才刚（副） 240、246、287
…才好（助） 298
惨地（副） 77
～曾（助、接） 14
曾（副） 133
差点儿（副） 240、254
差些儿（副） 254
差一点（副） 290
拆白党（上海） 319
刬地（副） 155 162
长寿面 235
～场（量） 119
～场儿（量） 281
朝（介） 239、284
扯着儿朵腮颊动（俗） 234
辰时（名） 300
程度（日） 300
吃饼离不开井（俗） 320
持（介） 40
持许（三国何） 73
迟（＝zhi） 57
衝（＝充）（介） 284
衝（＝冲）着（介） 239、284
抽冷子（副） 288
～出（助动） 124
～出来（助动） 124
～出去（助动） 124
除了（连） 316
畜生道 154
船（名） 8
垂（副） 46
垂欲（副） 46

兹（代） 6
此（代） 6、17、77、87、112
此个（代） 113
此间（代） 113
此中（代） 113
～次（量） 27
次（介） 39
从（动） 8
从（介） 8、239、311

D

搭衣襟 235
打～（动、接） 120
打（介） 239、284、311
打破沙锅璺到底 233
打睡 120
大（副） 44、133
大概（副） 240、254、290、315
大概齐（副） 254、290
大家（代） 111
大杀（副） 133
大煞（＝大杀） 133
大约（副） 240、254、290、315
得（＝děi）（动） 225
待（介） 131
但（副） 47、135
但分（＝只要）（连） 316
但自（副） 133、135、136
直（副） 47
诞… 6
当（补动） 19、30、43、51
当复（补动） 30、42
当…为 67
当须（补动） 30
～倒（动） 124
到（介） 131
倒（副） 51、217
倒宝瓶 235
道（动） 216
～道（接） 121
～的（助动） 284
的（助） 78、157、158、160、161、165
（副词）＋的 286
～的多（助形） 281、310
～的很（助形） 287、314
（要是）…的话 291
～的慌（助形） 242
得（动） 163
得（补动） 30
～得（助动） 128
得（＝dǎi） 225
得（助） 161、166
得而（＝可能） 6
～得及（助动） 129
…得啦（助） 298
得无（副） 52
德律风（西） 214
得（＝děi） 242
顿（＝dǒi，扽，撴） 229
登时（副） 287

等（代） 18
等（助） 14、110
等等（助） 243、292
迪… 6
的确（副） 240
底（＝何）（代） 18、81
底（助） 78、85、146、154、157、158、160、161、165
底样卧（＝甚么话） 225
地(助) 77、145、154、157、161、165
地官里（副） 288
弟弟（名） 300
第～（副数） 118、280
递相（副） 48、135
～点钟 300
电话（日） 214
奠雁 234
调查（日） 300
迭相（副） 48
顶（副） 240、245、257、287、314
定（副） 50
洞房 235
都（副） 136
都（＝已经） 314
都皆（副） 49
都来（副） 136
都卢（副） 49
都悉（副） 49
端的（副） 157
～段（量） 118
～断（动） 124
～队（量） 118
对（＝向）（介） 311
对于（介） 312
顿（＝dèn） 229
～顿（量） 118
多多许（数） 23
多管（副） 250
多会儿（代） 278
～多了(助形) 213、238、242、281、299、310、318
多么（代） 237、310
多们（代） 279、310
多少（数） 117
多许（数） 23
多偺（代） 237、242、278
多早晚（代） 237
多早晚儿（代） 278
多怎（＝多咱，多偺） 310
～朵（量） 118

E

额隆袋（名） 233
～儿（＝～日，～里） 242
～儿（接） 108、274
～儿（量接） 281
AA（动）儿 282
AA（形）儿 281
AABB（形）儿 281
A—A（动）儿 282
尔（代） 16

爾（代） 16、17
尔故（连） 17、58
尔乃（副） 45
尔许（数） 23
…耳（助） 60
二（数） 115
二反（副） 288
二个 116
二爷（＝称自己的儿子） 232

F

～番（量） 26
～反（量） 26
反（副） 51
反正（副） 240、251、259、289、315
～返（量） 26
返（副） 51
方将（副） 46
方始（副） 45、134
仿佛（同动） 282
非但（连） 141
非但…亦… 56
非复（动） 43
非是（同动） 27、53
非为（同动） 27
～封（量） 24
风炉儿 235
逢场作戏（俗） 234
…否（助） 61、148
…夫（助） 6、8
扶（介） 40
拂子（名） 108
父子爷俩 275
～复（接） 43、133
复…为 67

G

该当（补动） 310
盖头（名） 234
盖为（连） 143
敢（副） 249
敢么（副） 315
敢情（副） 240、252、257、289、315
敢是（副） 253
敢则（副） 240、252、315
敢自（副） 253
赶紧（副） 240、248、259
赶快（副） 240、248、259
赶忙[的]（副） 248、259
刚（副） 240、246
刚才（副） 240、246、287
戈什（满） 230
戈什哈（满） 230
哥儿（＝儿子） 232
哥儿几个 275
哥儿俩 275
哥伦波（西） 319
（人名）＋格 319
格格（满） 230
各自（副） 48

～箇（个）（量） 24、25
硌（＝luò） 227
给（动、兼动、介） 174、284
～给（助动） 283、312
给（介） 213、215、217、239、242、286、299、312、318
给个棒槌就认作针（俗） 218
跟（介、连） 240、286、313
更相（副） 48
更（副） 135
公（名） 110
共（介） 42
共同（副） 48
共相（副） 48
狗拿耗子（俗） 233
固山（满） 302
固赛妮亚拉玛（满） 318
故（副） 46
管（介） 285
管（副） 250、257
管保（副） 240、249、289
管…叫… 313
管情（副） 250
管取（副） 250、257
管甚… 94
光（副） 240、249、257
光棍不吃眼前亏（俗） 320
规（补动） 31
规欲（补动） 31
归（动、介） 174
贵欲（补动） 31
～过（量） 26
～过（助动） 125、283
～过去（助动） 125

H

哈什房（满） 230
还（副） 138
还（连） 142
还许（副） 255
还自（副） 16、17
含着骨头露着肉（俗） 234
～行（助名） 12
好些 236
好在（副） 240、253
号顶 235
号廉 235
号周 235
和（介、连） 217、240、286
何（代） 18、20、81
何（＝何所） 71
何（＝谁） 71
何＋（名） 22
何＋（动） 21
何＋（介） 21
（动）＋何 21
（介）＋何 21
何当 19
何等（代） 18
何况（连） 141
何谁（代） 13

何所（代） 19、21
何所（＝哪儿） 68
何所（＝甚么） 68
何…为 65
何物（代） 18、103
何许（代） 19
何以…为 64
何以…为乎 65
何用…为 65
何足（补动） 33
合（补动） 122
合（介、连） 240
合香汇 235
曷（代） 6
很（副） 213、240、242、245、257、287、299、314、318
横竖（副） 240、251、289、315
候… 6
后（介） 39
乎（介） 6
…乎（助） 54、60、62、67
忽（连） 144
忽地（副） 77、155
胡（代） 6
恶（＝wū） 226
话说… 216
～回（助动） 125
～回（量） 281
～迴（量） 119
会（副） 51
会当（副） 51
混叫字号（俗） 320
或复（连） 56
或者（副） 240、255
霍地（副） 155
豁地（副） 162

J

几几乎（副） 290
及以（连） 55
及与（连） 55
即便（副） 46、134
己（代） 16、17
已（动、介） 174
几时（代） 115
几许（＝几何） 72
几呀（＝几个） 237、242
洎（副） 137
既然（连） 143
既是（连） 143
甲喇（满） 302
～间（量） 25
简直(的)(副) 240、252、259、289
见（补动） 63
～见（动） 124
见道 121
见天（名） 300
见V 36
见V于 36
将（介） 41、132、217
将（＝推量）（副） 52

将（＝刚）（副） 240、246、257
～将（助动） 125
～将～（插） 125、217
将不（副） 52
将才（副） 240、246、257
～将出来（助动） 125
将非（副） 52
～将来（助动） 125
～将去（助动） 125
蹽蹽（＝jiāng car） 228
较正（＝jiáo zheng 嚼争）（动） 228
交（＝教） 130
叫（＝教）（兼动） 283
教（兼动） 35、130
教科书（日） 300
教令（补动） 36
教…令…（兼动） 36
较（介） 313
较（副） 313
较比（介） 313
接坊（＝街坊） 319
皆悉（副） 49
皆因（连） 240、291、315
解（补动） 29、122
解（介） 284、311
借剑杀人（俗） 218
今儿（名） 300、320
今儿个（名） 300、320
今天（名） 300、320
尽管（副、连） 240、252、259、289
～茎（量） 118
净（副） 240、248、259
竟（副） 248、288
～竟（动） 34
竟管（副） 289
就（动） 311
就（介） 131、311
就（连） 217
…就是啦（助） 298
厥（代） 6
君（名） 15

K

～开（助动） 125
堪能（补动） 29
堪任（补动） 29
看（动） 300
看见（动） 300
科学（日） 300
～颗（量） 118
可（副） 289
可得（补动） 29
可杀（副） 133
可是（连） 240
克（＝去） 302
克罗克斯（西） 319
克食（满） 231
肯（副） 220、258
～口（量） 26、118
库图扐（＝库式累）（满） 231
酷（副） 44

夸兰达（满） 302
快（副） 240、247、258、288
快要（副） 240、248、259
宽儿搭（满） 302
况复（连） 43
馈（动、介） 175

L

拉（＝lǒ）（动） 228
辣子（＝喇子）（南京） 218
～啦～（插） 281
…啦（＝了）（助） 297、317
…啦…吧（助） 295
…啦…啦（助） 295
…啦吧…啦吧（助） 295
～来（助数） 117、280
～来（助动） 125
～来（助） 151
来V来 282
～来～去（助动） 128
…来着（助） 213、215、241、242、292、298、318
老～（接） 107
老（副） 240、248
老十（姓） 301
老二（名） 301
老大（名） 301、303
老人家（名） 276
老先生（名） 276
老兄（名） 276
老爷儿俩 275
老一（名） 303
了（动、助动） 33
～了（助动） 127、175
～了（＝啦）（助动） 283
…了（助） 175
…了（＝liao）（助） 316
乐（补动） 31
类如（同动） 28
冷不防（副） 288
～裹（接） 1
…裹（助） 149
～里～（插） 281
…哩（助） 149、213、215、241、242、292299、317、318
…哩…哩（助） 317
礼生 234
立地（副） 155
立刻（副） 287
～粒（量） 118
连…带… 291
连…都… 288
连…全… 288
两（数） 115、280
俩（数） 237、242、280
…咧…咧（助） 295、317
～领（量） 118
令（兼动） 130
拢共（副） 289
…喽（助） 295
～轮（量） 118
硌（动、量） 227

M

（奘）＋妈　301
妈妈（名）　302
妶妶爹（满）　231
妶妶妈（满）　231
马尔萨斯（西）　319
马路（上海）　319
马上（副）　240、247、259、287

…吗（助）　292
～满（助）　159,160
满天星　234
…么（助）　80、85、86、292

～枚（量）　24、26
没（动）　137
没（副）　240、256、290、315
没有（副）　240、256、290、315

枚偎窿京（满）　231
～每（助）　157、163、172、177

每天（名）　300
～门（助）　154、157、160、163、165

～们（助）　157、160、163、177

～懑（助）　154、157、160、165

猛孤丁（副）　288

密鸦密罕丰库（满）　232
乜野（＝何）　90
明儿（副）　320
明天（名）　300、320
明辰合门　5
…麽（＝么）　80
麽（代）　138
～麽（接）　140
…麽（＝么）　80
…麽（助）　105、137、138、147

殁（代）　84、104
莫（副）　53、137、256
莫便是（副）　137
莫吉格（满）　302
莫是（副）　137
莫要（副）　256、315
陌地（副）　155
蓦地（副）　145
某（名）　110
某甲（名）　110
某乙（名）　110
某专甲（名）　110

N

拿（介）　285
那（＝上声）（代）　19、114、278
那（副）　114
…那（助）　61
那得　19、114
那敢　114

那个(代) 114、278
那堪 114
那里(代) 114、278、309
那么(代) 237
那儿(代) 236、278、309
那一个(代) 278
那(=去声)(代) 113、277
那边(代) 113
那当儿(代) 277
那的(代) 164
那底(代) 155、164
那个(代) 113、278
那会儿(代) 237、278
那块儿(代) 278
那里(代) 113、278、309
那么 237、309
那们 278、309
那末(连) 309
那儿(代) 236、278、309
那些(代) 236、309
那一块儿(代) 236
那一溜儿(代) 278
…那作麽 139
～乃(接) 43
奶奶(=少妇之尊称) 301
奶奶(=母亲) 232、301
奶奶(=祖母) 201
奈许(=奈何) 32
难可(补动) 32
难以(补动) 123
…呢(助) 149、213、215、241、292、296、299、317
恁(=rèn) 83
能(补动) 282
能(=才) 258
能得(补动) 29
能善(补动) 29
…尼(助) 148
…聻(助) 148
你(代) 16、109、110、148、173
你等(代) 173
你家(代) 173
你老(代) 236、275
你老人家(代) 236、275
你每(代) 173
你们(代) 173
拟(补动) 123
拟欲(补动) 123
廿(=二十) 100
娘儿俩 275
恁(代) 173
您(代) 173、174、236、242、275、309
您等(代) 173
您每(代) 173
您哪 275
宁(副) 53、138
宁…耶 53
妞妞(满) 231
妞儿(满) 231

牛录（满） 302
侬（代） 13
哱…（助） 295

P

胖子不是一口吃的（俗） 320
刨树搜根（俗） 234
碰巧啦（副） 290
～匹（量） 24
偏（副） 44
偏偏（副） 240
偏偏儿的（副） 254
偏巧（副） 240、259
～片（量） 118
蹩躠（≈撇斜） 227
颇（副） 44、54、138
～破（动） 123
剖克（西） 319
仆（名） 15、16

Q

其（代） 13、17
其（副） 7
～畦（量） 24
岂况（连） 141
起（介） 139、284
～起（助动） 124
～起来（助动） 124
～讫（动） 34
讫已（动） 35
恰（副） 134
恰巧（副） 240、254、259
恰如（同动） 122
前后（副） 45
遣（兼动） 36、130
敲竹杠（上海） 319
瞧（动） 300
瞧见（动） 300
巧能（补动） 29
悄地（副） 155、162
且（介） 284
且听下回分解 216
且喜（副） 253
妾（名） 16
卿（名） 15
渠（代） 13、109
取（介） 41
～取（助动） 126
…去（助） 151
～去（助动） 125
去V去 282
…去也（助） 152
…去在（助） 151、152
全（副） 288
却（介） 39
却（副） 51、136、217
～却（助动） 35、217
却后（副、介） 39、40

R

～然（接） 143
让（兼动） 283

让…给　283
饶（连）　144
人家（代）　111
仁（名）　15
仁者（名）　15、110
忍（补动）　32
忍能（补动）　32
任摩（副）　140
恁（副）　83
恁地（副）　155
恁麽（副、形）　83
日头（名）　178
日子（名）　280
如（同动）　122
如…等（同动）　28
如今（副）　320
如其（连）　59
如似（同动）　28、122
如同（＝至于）（介）　312
如许（数）　86
如欲（同动）　28
如…状（同动）　28
汝（代）　109
～入（助动）　124
若（连）　56、292
若复（连）　43
若类（同动）　28
若其（连）　59
若…生（同动）　28
若脱（连）　59
若为（＝如何）　55、139
若也（连）　144
若…者　60

S

三（＝sā）（数）　280
撒（＝三个）　237
洒家（代）　173
灑家（代）　173
萨杭（＝煞上）　225
三甲　235
三两（数）　116
三五（数）　116
～杀（助动）　129
煞（副）　226
傪（＝啥）（代）　225
…傪（助）　226
善能（补动）　29
上（介）　239、243
～上（助动）　125
～上来（助动）　125
…（的）上头　179
尚自（连）　133、141
烧（俗）　320
少（＝稍）（副）　314
少微（副）　314
少许（数）　23
舍得（补动）　311
设（连）　59、144
设当（连）　59
设而（连）　144
设令（连）　59

设使（连） 59
射三箭 234
身（代） 16
身自（副） 16
甚（代） 81、88、92、103
甚的（代） 164
甚底（代） 155、164
甚麽（代） 81、86、88、98、280
甚麽的（助） 292
甚摩（代） 88、98、99、115
甚谟（代） 87、88、98
甚没（代） [redacted]
甚物（代） 88
甚（副） 44
甚大（副） 44
慎（副） 50、53
慎莫（副） 50
～生（助形） 120、133
～生（接） 139
十（数） 99
什麽（代） 81、86、88、98
什摩（代） 88、98、105、115
什没（代） 88、98、99
拾没（＝什没） 88、98
时… 6
使（兼动） 130
…始得（助） 152
是（代） 17、101
是（同动） 27、121
～是（副接） 313
是没（代） 81、86、88、89、97
是勿（代） 81、86、88、89
是物（代） 81、86、88、96101、103
…是怎么着（助） 298
～事（副接） 314
～首（量） 117
受V 39
孰（代） 9
属箭儿毛的，竟在钱上站着（俗） 320
～树（量） 24
～双（量） 118
爽得（副） 240、251、259、289、315
爽性（副） 240、251
谁（代） 13、20、109
（V）＋谁 20
谁V＋ 20
谁人（代） 109
说（动） 216
说头（名） 108
私地（副） 155
思欲（补动） 31
斯（代） 6
似（同动） 121

似欲（同动） 28
…似的（＝是的）（助） 242
送妆 234
苏拉（满） 231
虽复（连） 43
虽然（连） 143
虽则（连） 143
随…随…（连） 176，291
所（＝何） 70，71
所（＝谁） 72
所（副） 289
～所（＝许）（助名、助数） 12，23
所见V 38
…所见V 38
所V 6
…所V 38
所以（＝何以） 72
索性（副） 240，251，257，289
索兴（＝索性） 251，315

T

他（代） 13，17，109，173，276
他（＝您） 276
他家（代） 111，173
他老（代） 276
他老人家（代） 276
他老兄 276
他每（代） 173
他门（代） 154
他们（代） 173
他懑（代） 154
他人（代） 111
太（副） 120
太杀（副） 133
太煞（＝太杀） 133
太太（＝祖母） 301
您（代） 309
探花 235
傥（＝倘）（连） 58
傥或（连） 58
傥能（连） 52
傥若（连） 58
～遢（量） 281
套头裹脑（俗） 234
特地（副） 77，145，155，162
特意（副） 240，253
～条（量） 25，118
铁准（副） 289
挺（副） 240，245，258，287，314
挺硬 245
通（＝tǒng） 228
同（介） 286
同共（副） 48
同…如（同动） 28
同着（介） 286
～通（＝统）（量） 228
头～（副数） 280

～头（接） 11,108
～头（量） 26,118
～头儿（接） 275
投（介） 131
投子（名） 108
推倒油瓶不扶（俗） 218
脱（连） 59

V

V得O起 238
V了O 127
VO+（不可能补语） 238
VO了 127
VO起来 238
VO—V 238
V起O来 238
V[一]+（量） 237

W

挖单（洋） 231
…哇（助） 294、316
外带着（连） 291
外人（名） 17
外外（＝外甥） 232
…完啦（助） 298
万儿八千 280
忘八吞扁担，归心似
　箭（俗） 320
危（副） 52
为（同动） 27、56
为（副） 54、56、63、71、138
为（连） 57、142、143
…为（＝疑问） 64、67
为当（连） 56、63、142
为复（连） 43、57、143
为复…为当… 57
为…见V 37
为是（同动） 27
为是（连） 57、63
为所V 37
为…所… 130
为…所见V 38
为…所V 36
为V 37
为…V 37
为…之所V 37
唯除（介） 42
维（＝惟） 6
维新（日） 300
未（副） 137
…未（助） 62、63、147
未曾（副） 137
未+（代）+V 7
未…在 149
为许（＝为何） 72
…喂（助） 225
闻道 121
我（代） 13、109、173
我等（代） 173
我家（代） 173
我每（代） 173
我们（代） 173、213、215、236、

242、275、259、309、
318
我们（＝单数） 275
乌佈（满） 303
吾（代） 6、13、109
无（动、副） 137
…无（助） 147
无复（动） 43
无论（连） 179、240
无V之 22
无为（补动） 33
无有（＝无） 53、137
五百七百（数） 116
五鸡六兽（俗） 320
五眭（＝五个） 237
握（＝wǔ捂，捣） 229
兀的（代） 18、164
兀底（代） 18、164
勿（＝无） 137
勿（副） 53
迕（＝wù）（动） 226

X

悉皆（副） 49
喜（补动） 32
幰（＝xì） 228
辖（满） 231
～下（量） 26、118
～下（助动） 125
～下来（助动） 125
下流社会（日） 300
一下儿钟 300
现在（副） 320
相（＝偏指） 63、71
相（副） 135
相共（副） 135
…相似（助） 122、145
…相状（助） 145
向（副） 45
向（介） 131
向常（副） 314
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俗） 320
些（数） 116、277、279
些子（数） 117
觘（＝些） 116
谢妆 234
信道 121
行动（＝动不动） 220
幸得（副） 253
幸而（副） 253
幸喜（副） 253
兄弟（名） 300
休（副） 53、137
休得（副） 137
须（补动） 122、152、310

Y

…呀（助） 293、316
焉（代） 6
…焉（助） 6、8
言… 6

研究（日） 300
盐从那么咸，醋打那么酸(俗) 234
演说（日） 300
仰令（补动） 35
仰使（补动） 35
要（副） 51
要（连） 291
要是（连） 291
要须（补动） 123
爷儿几个 275
爷儿两个 275
爷儿们 275
爷俩 275
…耶（助） 61、62
…邪（＝耶）（助） 6、53、60
也（副） 49、136
…也（助） 8、27、60、127
～也（接） 143
…也未（助） 147
…也无（助） 138、147
也须（补动） 311
也许（副） 240、243、255、259、290、315
…一般（助） 145
一边…一边…（连） 240、291
一共（副） 289
一皆（副） 50
一递地（副） 155
一面…一面…（连） 291
一脑袋黄土泥（俗） 320
一齐（副） 135
一千八百 280
一清早（名） 300
一死儿（副） 289
一一（副） 50
一则…二则…（连） 141
一准（副） 289
伊（代） 13、109
伊摩（副） 140
台（代） 6
遗传性（日） 300
～已（动） 34
已毕（动） 35
…已不（助） 148
…已否（助） 148
已经（副） 314
已竟（动） 35
已就（副） 240、247、257、2
已讫（动） 35
已然（副） 288、314
…以不（助） 148
…以否（助） 148
以…为（＝疑问） 66
…矣（助） 6、8、61
亦（副、连） 49、143
亦复（副） 49、133
异麽（副、形） 83
异没 140
意欲（补动） 31
因为（连） 291、315
引风吹火（俗） 217

应当（补动） 30,310
应该（补动） 310
应可（补动） 30
应须（补动） 122
…呦（＝吆）（助） 294
永（副） 49
用（介） 132
用…故（连） 58
用为（＝以为） 68
用为…（＝疑问） 67
用…为（＝疑问） 66
攸（＝所） 6
由（介） 239,311
由来（副） 45
尤且（副） 314
犹故（副） 47
犹如（同动） 122
犹如…相似 122
犹尚（副） 47
犹…在 149
犹自（副） 47,133
有（助） 179
有蕢其实 5
有…在 149
又搭着（连） 291
于… 6
於（＝对于）（介） 312
（形）＋於 120
於即（副） 45
…与（助） 8,9
余人（名） 17
与（动、介） 131,174
与（介、连） 217
～与（助动） 129,131
与（＝以） 87
…与否 148
与共（副） 48
与…共 10
與摩（與＝麼） 105,140
與麽（副、形） 83,86
欲（同动） 28
欲（补动） 31
欲得（补动） 31,123
欲擬（补动） 31,123
欲似（同动） 122
缘（介） 40,84
缘（连） 143
愿（补动） 31
愿道 121
愿得（补动） 32
愿乐（补动） 31
约摸（动） 255
约莫（副） 240,255
越发（副） 246,257
越来越… 291
越性（＝索性） 220,258
越…越…（连） 291
粤（＝越）… 6
云何（＝如何） 54,139
允… 6
运动家（日） 300
缊地（副） 162

Z

～匝（量） 118
咱（代） 173、213、236、242、275、276、299、318
咱家（代） 173
咱每（代） 173
咱们（代） 173、213、215、236、242299、309、318
…哉（助） 6、8、60、226
…在（助） 149
～在（＝到）（助动） 311
[到]在（助动） 311
在京和尚出外官（俗） 320
…在里（助） 149
偺（代） 236、276
偺们（代） 236、275
喒（代） 173
喒等（代） 173
喒家（代） 173
喒每（代） 173
喒们（代） 173
遭…V 39
早晨（名） 216、300
早起（名） 216、300
早上（名） 216、300
早晚（代） 115
怎（副） 79、138
怎（＝怎么） 310
怎地（副） 155、162
怎么 279、301
怎生（副） 79
詹音（满） 302
乍（俗） 320
站下岸儿（俗） 218
～张（量） 26、106
章京（满） 231、302
～丈（量） 106
照（介） 313
遮（＝这） 76
～折（动） 124
者（＝这） 77、112
者（＝咱） 169、181
…者（助） 60、149
者箇（＝这箇） 86、112
者里（＝这里） 113
赭（＝这） 76
…着（＝著） 149、292
～着（助动） 126
～着的呢（助形） 238
～着呢（助形） 238
…著（助） 149
这（代） 77、111、276、277
这（＝这么） 310
这边（代） 113
这当儿（＝这档儿）（代） 277
这的（代） 163
这底（代） 163
这个（代） 112、277
这会子（代） 237

这就（副） 240、247、259、288
这里（代） 113、277、309
这么（＝这们）（代） 237、310
这们（代） 279、310
这傍 155
这项（＝这一向） 277
这些（代） 236、309
这早晚（代） 237
这早晚儿（代） 277
这儿（代） 237、277、309
吵（＝是的）（语） 302
镇常（副） 134
争（副） 78、138
正（副） 47
正使（连） 59
致（副） 47
之（代） 17
之（助） 7、14
之子于归 5
知道 121
～枝（量） 118
～隻（量） 118
祇么（副、形） 82
秖么（副、形） 82
直（连） 144
直（副） 240
直得（连） 144
直饶（连） 144
直是（连） 144
直大（副） 226
只（副） 134
只管（副） 136、240、251、289、315
只麽（副、形） 82、141
只摩（＝只没） 141
只没（副、形） 82
只怕（副） 256、257
只如（连） 142
只为（连） 143
只因（连） 240
只用（连） 144
指桑说槐（俗） 218
迟（连） 57
中（动、补动） 32
～钟 300
舟（名） 8
～株（量） 117
猪八戒玩老雕，什么人玩什么鸟（俗） 320
诸许（数） 23
煮饽饽（名） 232、302
～住（助动） 125
～驻（助动） 125
专甲（名） 110
专门学（日） 300
转（副） 44、133
～转（量） 118
～转（助动） 125
转更（副） 44、133
状（间动） 28

状如（同动） 28
状若（同动） 28
状似（同动） 122
坠头街（满） 319
准（副） 289
准保（副） 289
准是（副） 240、250、259
灼灼共华 5
若（兼动） 130
～子（接） 11、108
～子（量接） 280、281
（姓）＋子 300
子孙饽饽 235
～子儿（接） 275
自（代） 16
～自（接） 42、133、136、313、314
自从（介） 311
自非（介） 42
自管（副） 251、289、315
自己（代） 111
自家（代） 111
自家懑（代） 154
自且（介） 284
自要（＝只要）（连） 316
走马观花（俗） 234
总（副） 136
总须（补动） 123、311
足的（副） 220、258
昨天（名） 320
左右（副） 240、251、257
作么 85
作么生 85、87
作摩（副） 138
作摩生 139
作没 85
作没生 85
作無生 87
作勿生 85
作物生 85
坐（介、连） 40
坐山观虎斗（俗） 218

译本附录

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

译名	原名
B	
包括式	包括型
包孕句	包含句
被修饰语	被修饰语
本位语	本位语
宾语	宾语
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
补充关系	补充关系
补语	补语
C	
插入辞	插入辞
程度补语	程度补语
陈述关系	陈述关系
陈述语句	平叙文
重叠形式	重复形式
词根	语根
词组	连语
词组助词	词组助词
次数补语	回数补语
从句	从句
D	
代名词	代名词
单部句	单部句
单词	单语
单体词句	单体词句
单谓词句	单述词句
单音节词	单音节语
等立词组	等立连语
等立句	等立句
递进	渐层
独词句	单语文
独立词	自立语
F	
非任意的	非恣意的
动词	存动词
非叙实	非叙实
副词	副词
副词性修	副词的修
饰语	饰语
副动词	副动词
副名词	副名词
副数词	副数词
副用词	副用词
附加成分	附加成分
附属词	附属语
复句	复句
复合词	复合语
复体词句	复体词句

译名	原名
复音节词	复音节语
G	
感叹词	间投词
感叹语句	感叹文
H	
后助动词	助动词
后助名词	助名词
后助数词	助数词
后助形容词	助形词
后助用语	助用词
呼语	呼挂升语
J	
间接宾语	间接宾语
兼语	兼语
兼语动词	兼语动词
兼语句	兼语句
接辞	接辞
接头辞	接头辞
接尾辞	接尾辞
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
结合的支配关系	结合的支配关系
介词	介词
精替	精替
句末助词	句末助词
句中重音	文强势
句子	句
L	
连词	连词
连代句	连代句
连述句	连述句
连锁句	连锁句
量词	量词
M	
名词	名词
N	
疑问语句	疑问文
P	
排除式	除外型
Q	
期间补语	期间补语
R	
任意的动词	恣意的存动词
S	
上下文	文脉
数词	数词
数量比较	数量比较
补语	补语
述语	述语
双语句	双语句
瞬间动词	瞬间动词
T	
他动	他动
他动词	他动词
态	态
体词	体词
同动词	同动词
同动词句	同动词句
同位关系	同位关系
同位语	同位语

译名	原名
W	
文节	文节
谓词	述词
谓词部分	述部
无要求语句	无要求文
无述语句	无述语句
X	
象声词	拟声语
形容补语	形容补语
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词句	形容词句
形容词性修饰语	形容词的存修饰语
修饰关系	修饰关系
修饰语	修饰语
叙实	叙实
Y	
要求语句	要求文
与夺宾语	与夺宾语
语调	文音调
语句	文
Z	
支配关系	支配关系
直接宾语	直接宾语
主从句	主从句
主句	主句
主题成分	主题语
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
主语	主语
主语部分	主部
状态补语	样态补语
状态后助动词	态后助动词
准独立词	准自立语
自动	自动
自动词	自动词
助词	助词
助动词	补动词

译 者 后 记

我们很高兴能够比较及时地把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教授的大著《汉语史通考》的中文译本奉献在诸位读者面前（须知我们三年以前合译的另一本书稿——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仍在出版社躺着）。这首先要感谢太田先生的厚意，当这本书1988年6月刚刚在日本出版发行时，他就不嫌麻烦地亲自邮寄惠赠给我国的同行，使我们能一享先睹之快。

我们还很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在当前出版业困难重重、经济效益决定书稿命运的时候，能够慨然出资扶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并使此译本较快地面世，真可谓胆识俱兼的义举。

太田辰夫先生著述甚丰，他的名字很早就被我国语言学界知晓，搞汉语尤其是搞汉语史的，几乎尽人皆知。译者之一的江蓝生曾有幸于1987年在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亲聆太田先生的指导，对于先生深厚的汉学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逊和蔼的风度有着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时就感到有义务把太田先生的研究成果介绍给我国的同行们。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支持，刘坚先生于病中为译本写了序，我们十分感谢。

关于本书的翻译，再作以下几点说明：

（一）本书原名为《中国语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年6月初版发行。日本所谓“中国语”就指汉语，并不包括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在内，如果沿用原书名也不致造成多大误会。但是，考虑到“中国语”和“汉语”在字面意义上的差别，也为了使我国更广大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决定把译本定为现名。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

（二）这本书跟太田先生1950年代出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1958年，江南书院；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姊妹篇。前书是对汉语发展史中跟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的详细描写和论断、本书则主要是对某些专题或专著的论考，各有侧重，互见其长。前书有蒋绍愚、徐昌华合译的中译本（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我们在翻译时注意到与蒋、徐译本在体例上尽量保持一致，比如：

（1） 略去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只有个别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2） 对术语的具体处理一依蒋、徐译本在《翻译后记》（三）里的作法（请对照本书译本附录）。

（三）本书附录1《译经引用书目》和附录2《语词索引》是原书就有的，译本附录《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转录自《中国语历史文法》蒋、徐译本所增加的附录（410页），有些术语在本书虽未出现，也未作删减。

（四）日文版原书的校对十分细致，是我们所见到的同类著作中错误较少的一种，虽有些疏忽，大多无碍于读解，我们在翻译中随手订正，就不一一注明了。

由于我们的日语水平和专业水平所限，这本书的译文肯定有不够准确、不尽妥贴之处，敬请太田辰夫先生和各位读者指正；如有因翻译不当而造成的错误，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江蓝生　　白维国

1989年2月于北京